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

先秦之部 下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中國哲學史組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編

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

——先秦之部下

中華書局



荀子

據王先謙荀子集解本

荀子亦名孫卿子，又名荀卿新書。漢書藝文志著錄孫卿子三十三篇，劉向敍錄稱荀卿新書三十二篇。唐朝的楊倞作荀子注，把三十二篇分爲二十卷，對於各篇的次序也有所變動。現存的荀子，經過楊倞的重新編排，但是它現在的情況跟在漢朝時代的情況基本上是相同的。

荀子是戰國晚期人，事蹟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是先秦的一個最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的唯物主義思想貫穿在他的自然觀，認識論和邏輯思想中，成爲一個包括哲學各方面問題的偉大的唯物主義體系。這個體系是由他批判了以前諸子學說綜合而成的。

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後來封建社會統治階級所痛恨的，因此在漢代以後，統治階級把荀子所反對的孟子加以推崇，而對於荀子則加以排斥。於此更可以看出來荀子和他的思想的價值。

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

中規，雖有槁暴〔一〕，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二〕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三〕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四〕，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蹞〔五〕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則亦及之〕〔六〕。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八〕〔七〕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鼫〕鼠五技〔八〕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九〕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爲邪，安有不聞者乎！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一〇〕，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一一〕，問一而告二謂之囋〔一二〕。傲，非也；

嘖，非也。君子如嚮矣。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一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

問楛〔一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一五〕匪舒，天子所予。」〔一六〕此之謂也。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一七〕好

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一八〕，君子貴其全也。

注　釋

〔一〕槁，枯；暴，乾。

〔二〕參，讀三。

〔三〕見詩經小雅小明篇。

〔四〕潃，音脩，尿。

〔五〕蹞，同跬，半步。

〔六〕據王先謙說補。

〔七〕據盧文弨說改。

〔八〕䶕字據王說改。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

〔九〕見詩經曹風尸鳩篇。

〔一〇〕端，讀爲喘。端而言，微言。

〔一一〕傚，躁的假借字。

〔一二〕囋，語聲繁碎。

〔三〕安，荀子常用的語詞，義同於是，則。

〔四〕楛，惡。問楛，指所問非禮義。

〔五〕交，王引之說，讀爲姣，侮慢。

〔六〕見詩經小雅采菽篇。

〔七〕致，極。

〔八〕光，劉師培說通廣。

譯文

君子說：學習是不可以終止的。譬如青色是從藍色染料裏提取出來的，可是它比藍色還要青；冰是水結成的，可是它比水還要冷。挺直的樹木，和垂直的繩平行，可是把它彎曲起來製成車輪之後，就成爲圓形，即使枯乾了，也不再挺直，這是由於人工的彎屈使它這樣的。可見樹木受了繩墨就能挺直，金屬在磨刀石上磨過就能鋒利，君子博學而且時時檢驗自己，這樣，智慧就明達，行爲就沒有過失了。

因此，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站在深谷旁邊，就不知道地有多厚；沒有聽到先王的遺言，就不知道學問的博大。干、越、夷、貉的孩子，初生的時候，啼哭的聲音是相同的，可是長大之後，習俗就不相同了，這是由於教養的關係使他們這樣的。詩經上說：「唉！君子呀，不要老是安逸地休息，恭敬地守住你的職位，要愛好正直。神人聽着，就會幫助你獲得極大的幸福。」所謂神，沒有比與道同

化更大的；所謂福，沒有比沒有禍事更長的。

我曾經整天地思考，可是遠不如用一會兒功夫來從事學習；我曾經蹺起脚來眺望，可是遠不如登在高處看得遼闊。登在高處招手，手臂並沒有加長，而遠處的人都可以看得見；順着風勢叫喚，聲音並沒有加大，可是在下風的人都聽得很清楚。利用車馬旅行的，並不是他的脚跑得很快，可是他能到達千里之外；利用船和槳來航行的，並不是他本身能懂水性，可是他能橫渡江河。君子的長處並不是他的生性和一般人有差別，只是善於憑藉事物罷了。

南方有一種鳥，名叫蒙鳩，牠用羽毛來做窠，又拿髮來編結，把鳥窠結構在蘆葦的穗上，風一吹來，葦穗斷了，卵破了，小鳥也死了。牠的窠並不是不完固，而是由於它所依傍的是葦苕。西方有一種樹，名叫射干，樹莖只有四寸長，可是生在高山之上，面臨着八十多丈的深淵。樹莖本身並不能長得這樣高，而是由於它所站的地勢就高。蓬蒿生在蔴稭裏面，用不着扶持就自然長得挺直。蘭槐的根就是白芷，要是把它浸在尿裏，君子們就不接近它，一般的人也不佩帶了。蘭芷的本質並不是不美，而是由於爲尿所浸泡了。因此，君子在居住上必定要選擇好的鄉鄰，在交遊上必定要接近有修養的人士，這是爲了防範壞事壞人的感染而使自己接近中正的人士。

物類的興起，必定有其最早的開端，榮譽或侮辱的到來，必定和人的德性行爲相適應。肉腐爛了就會生蟲，魚乾了就會生蠹。懈怠輕慢到了極頂，就會忘記自身，災禍就會發生。做人的方法，要是太過於剛強，會自然遭到挫折；要是太過於柔弱，會自然遭到束縛。自己有不好的思想行爲，怨恨就會

集中起來。比方把木柴平整地放在一起，火燄必然向着那乾柴燒去；同是一塊平整的土地，水流過來，必然向着那潮濕的地方流去。草木分類地叢生，禽獸成羣結隊，這些生物都是各自跟着牠們的同類聚集在一塊的。所以箭靶張掛了，弓上的箭就會朝着它放射；林木茂盛了，刀斧就會去砍伐；樹葉成蔭了，鳥雀就會前去棲息；醋酸了，蚊蚋就會聚集在它的周圍。所以人的言語有時會招惹禍患，人的行動有時會招惹恥辱。君子們謹慎地選擇自己的立身之所吧！

土堆成了山，風雨從這裏興起；水積成了深淵，蛟龍就從這裏產生；積累善言善行成為美的德行，智慧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聖心也跟着具備了。所以不從半步一步開始積累，就無從走完千里之遙的路程；不積聚許多小的水源，就無從匯成汪洋的江海。騏驥一跳，不超過十步；駑馬走十天，也就能趕上牠了。成功只是在於不半途而廢罷了。拿雕刻作比方，要是刻一下就停止，就是腐朽的木頭也刻不斷；如果刻着不停，就是金石也可以刻穿。蚯蚓並沒有銳利的爪牙，又沒有堅強的筋骨，可是牠在上面能吃到塵埃泥土，在下面能飲着黃泉，這是因為牠能專心一意。螃蟹有八只脚和兩只螯，可是沒有蛇鱔的穴洞牠就無處可以寄身，這是由於牠用心急躁。所以人們要是沒有冥冥深沉的意思，就不會有昭昭燦爛的明智；要沒有埋頭苦幹的工作，就沒有赫赫偉大的功業。在叉路上徘徊着的行人，就不會達到目的地；服事兩個君主的臣子，誰都不容納他。眼睛不能同時把兩個對象看得明白，耳朵不能同時把兩種聲音聽得清晰。螣蛇沒有脚，却能起飛；鼫鼠具備五種不同的技能，却反而受到窘迫。詩經上說：「尸鳩在桑樹上，養育着七個小鳩，〔但牠的用心是均平的。〕善人君子們，他們的儀容舉止也是專一的。

儀容舉止既然是專一的，所以他們的心也和打結一樣是堅固的。」因此，君子們的用心，應該集中於一。

從前瓠巴彈瑟，水裏的魚兒都出來傾聽；伯牙彈琴，那吃草的六馬都抬起了頭。可見無論多麼微小的聲音，沒有不被別人聽見的；無論多麼隱蔽的行爲，沒有不會暴露出來的。山裏有了美玉，連山上的草木都能潤澤；水裏有了明珠，連水邊的兩岸都不枯乾。人們做善事，只怕不積累罷了，哪裏會別人不知道呢！

學問從哪裏開始，又到哪裏爲止呢？答道：從所學的科目上說，應該從讀經開始，到讀禮爲止；從做人的意義上說，應該從做士人開始，到做聖人爲止。眞誠積累，力行日久，就能入門，學到老死那天然後停止。所以學問就所學的科目來看，雖是有個終點，可是就做人的意義上來看，就不能一刻放鬆。如果照這樣去做，就能把自己修養成人；如果不照這樣做，就會變成禽獸。要知道，書是政事的記錄，詩是中正的樂律所在，禮是法典的根本，制度的原則。所以學到了禮就可以終止了。這就叫做達到道德的頂峯。像禮那樣的敬愼而有節文，像樂那樣的中正和悅，像詩、書那樣的博大，像春秋那樣的隱微，天地間的道理就完全具備了。

君子是這樣來學的：學問聽進耳朵之後，就把它珍藏在心裏，然後貫通到全身，並在動靜上表現出來。那怕是在喘息時說出來的話，或者跟小蟲一樣蠕動一下，都可以拿來做人們的榜樣。小人是這樣來學的：聽進耳朵之後，馬上就把它從口裏說了出來。須知口和耳朵之間只有四寸的距離，哪能夠充實七尺高的身軀呢！古人學習的目的是爲着自己的修養，現在人學習的目的是爲了要拿學業給別人

看；君子的學習是要拿學問來充實自己的人格，小人的學習是要拿學問當做禮品送人一樣來向別人矜誇。所以別人沒有發問就告訴他，這叫做急躁；問一件而告訴他兩件，這叫做嘮叨。急躁是不對的，嘮叨也是不對的。君子應當像應聲似的來對答別人的問話。

爲學的方法再沒有比靠攏自己心服的老師更便利的了。禮樂只是規定了一些大的法則，並不能委曲地給人加以解說；詩書只是記載了許多故事，並不能完全切合於各人的實際；春秋的微言大義太隱約了，並不能很快地使人理解。倣效自己平日心服的人，同時又學習君子的學說，那就可以使自己高深、全面，處處合於實際了。所以說：爲學的方法再沒有比靠攏自己心服的老師更便利的了。

爲學的大路，最迅速的就是靠攏自己心服的老師，注重禮儀是次要的。要是不能採用上等的方法靠攏心服的老師，又不能採用次要的方法注重禮儀，而只是學習些雜記之學和講述些詩書的課文就算了事，像這樣，學一輩子也不過是個鄙陋的儒生罷了。相反的，如果要想考究先王的大道，以仁義爲根本，那麼，這禮就正像是溝通四方八面的途徑一樣。當實施起來時，好比提起皮衣的領子，屈曲着五個手指來抖擻它，大多數的毛就會順着垂了下去。要是不走向禮法這條道路，只在詩書裏學一點書本知識就算了事，就好比用手指去測量河水的深度，用一把戈去舂米，用一根錐子當筷子來吃飯，是不可能得到結果的。因此，注重禮儀，雖然學問沒有搞通，還不失爲一個好禮的人士；要是不注重禮法，即使精明善辯，也只能是個散漫不受拘束的儒生。

有人拿不正當的問題來問你，就不要告訴他；有人告訴你壞的事情，就不要去問他；有人談論壞的

理論，就不要去聽他；遇有爭意氣的人，就不要同他辯駁。所以對方一定要順着正當道理而來的，然後接近他，要是不順着道理來的，就躱避他。因此，對方禮貌恭敬了，才可以跟他說明道理的方向；對方言辭和順了，才可以跟他作理論分析；對方神色聽從了，才可以跟他作高深的研究。所以不可以跟對方說而說了，就叫做急躁；可以跟對方說而不說叫做隱蔽；不看對方的神氣顏色就說叫做瞎子。所以君子不急躁，不隱蔽，不做瞎子，謹慎地適應着問者的情況再發言。詩經上說：「既不侮慢，也不怠緩，所以能受天子的賞賜。」就是這個道理。

發一百枝箭，有一箭不中，不配稱做善於射箭；走一千里路，差半步沒有到達，不配稱做善於御馬；對於事物的倫序類例不能貫通，對於仁義不能專一，就不配稱做善於學習。講到學，本來就是要把學習提高到專一的程度。要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一時鑽進去，一時退出來，那是街道上的行人。如果善的成分少，不善的成分多，那簡直是桀、紂、盜跖了。惟有專一地用全力去學個徹底，這才是學者。

君子知道那不完整不純粹的學習不能算是美好，因此在誦讀之中（卽上文所說的：「始於誦經，終於讀禮。」）來求得貫串，經過思考來求得會通，設身處地來加以體驗，排除那些有妨害的東西，經常地保持修養。使自己的眼睛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看見，使自己的耳朵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聽見，使自己的口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說出，使自己的心除了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之外什麼都不想考慮。等到愛好學習到了極點，就和眼睛之喜好五色，耳朵之喜好五聲，嘴巴之喜好五味，內心之想占有天下的利益一樣。所以那權勢利欲也不能傾

覆他，羣衆也不能轉移他，天下都不能動搖他。活着這樣做，臨死也是這樣做，這才算得是有德行有操守。有德行有操守，然後才能堅定；能堅定，然後才能應付事物。能堅定，又能應付事物，這才算得是有成就的人。天表現出它的高明，地表現出它的廣大，君子所貴重的却是這個完整純粹的道理。

非十二子 節錄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一〕，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二〕，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三〕儉約而僈〔四〕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紃〔五〕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六〕，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七〕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八〕，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九〕嚾嚾〔一〇〕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一一〕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一二〕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一三〕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注釋

〔一〕喬，同譎。喬宇，猶言譎詭。鬼，怪。瑣，小。

〔二〕綦谿利跂，于省吾說，應讀作極蹊利歧，言極其邪徑而利其歧途也。

〔三〕大，讀爲太。

〔四〕優，讀爲曼，無。

〔五〕紃，同循。

〔六〕惠，王念孫說：當爲急字之誤。甚察而不急，謂其言雖甚察而不急於用。譯文據此。

〔七〕猶然而，盧文弨說，宋本作「然而猶」。

〔八〕五行，仁、義、禮、智、信。

〔九〕溝猶瞀儒，郝懿行說，都是愚蒙。

〔一〇〕嚾，音歡，讙譁。

〔一一〕子游，郭嵩燾說是子弓之誤。

〔一二〕奧，室西南隅。窔，室東南隅。

〔一三〕佛然，楊倞說，讀爲勃然。

譯文

現在社會上有這樣的人：他們把邪惡的言論文飾起來，用以擾亂天下，使用詭怪瑣細的伎倆，使天下的人頭腦混亂，不知道究竟什麽是是非治亂。

放縱着自己的性情，安心胡搞，行爲同禽獸一樣，根本不合乎社會上的秩序和政治上的道理，然而他們的立論有一定的根據，講起來有一套道理，因此能夠迷惑羣衆。它囂、魏牟便是這一流的人。

忍着自己的性情，專走邪路，只以與衆不同爲高尚，不能夠聯合羣衆，講明忠孝大義，然而他們的立論有一定的根據，講起來有一套道理，因此也能夠迷惑羣衆。陳仲、史䲡便是這一流的人。

不知道統一天下和建立國家的主要道理，重視事物的功用，過於節儉而忽視社會的等級差別，因而也就不能容許等級的分別，不能使君臣上下區別開，然而他們的立論有一定的根據，講起來有一套道理，因此也能夠迷惑羣衆。墨翟、宋鈃便是這一流的人。

重視法治，可是又沒有法，輕視舊有的法則，喜好自己創作，企圖在上面取得君主的信任，在下面取得羣衆的服從，整天的言論成了大套的文章，但一追究，又茫無邊際，沒有著落，不能治理國家，安定社會的秩序，然而他們的立論有一定的根據，講起來有一套道理，因此也能夠迷惑羣衆。愼到、田駢便是這一流的人。

不以先王爲法，不以禮義爲是，喜歡搞怪僻的學說和奇異的言辭，雖然分析得很清楚，但不是人們迫切需要的東西，辯得很巧，但是沒有用處，費的事很多，收的效果很少，不能拿來作治國的綱紀，然而他們的立論有一定的根據，講起來有一套道理，因此也能夠迷惑羣衆。惠施、鄧析便是這一流的人。

粗略地效法先王，但又不知道先王的綱領，却仍然是才能很高，志氣很大，所聞所見很多，但是也

很雜。按照過去的傳統造成自己的學說，叫做五行，這種學說既錯誤不合乎法則，又偏僻幽滋，無法解說。然而自己却用文辭加以掩飾，並且假裝正經地說：「這眞是先君子的言論。」子思首先提倡這種學說，孟軻也就隨聲附和，世上愚暗的腐儒亂哄哄地瞎喊一陣，也不知道他們的錯誤，就接受了他們的學說，並且轉相傳授，以爲仲尼、子弓因有這種學說才被後世的人所重視。這是子思、孟軻的罪過。

至於能把道術智略總領起來，把言論和行爲整齊起來，把各種大綱細目統一起來，然後召集天下所有的英傑在一起，用古道和眞理告誡教育他們，這樣一來，不出堂室之內，不離牀席之上，聖王的文化和太平景象便可以蓬蓬勃勃地興發起來。上述的六說旣不能侵入，上面舉的十二子也不能接近。他們雖然沒有立錐之地，但王公大人不能同他們爭名。當他們在下位的時候，各國諸侯不知其賢，沒有一個君主一個國家能夠容納他們重用他們；等到他們的盛名比得上各國諸侯的時候，又沒有一個諸侯不願用他們做臣子。這是聖人不得勢的例子，仲尼、子弓就是如此。

統一天下，裁成萬物，使人民生長養育，使天下都得到利益，四面八方的人沒有不來服從的，前述六說立刻息滅，十二子也會跟着轉變。這是聖人得勢的例子，舜、禹就是如此。

現在且問仁人們將趨向那條路呢？那就是，達而在上，就效法舜、禹的制度，窮而在下，就效法仲尼、子弓的道義，務求息滅十二子的學說。這樣，天下的禍害就可以除掉，仁人的任務就可以完成，聖王的事蹟也就顯著出來了。

……………

王制

請問爲政？

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一〕不能不待須〔二〕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三〕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四〕。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五〕，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是〕〔六〕王者之政也。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七〕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則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

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八〕。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九〕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

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分均則不偏〔一〇〕，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一一〕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一二〕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

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一三〕，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

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

用彊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鬥。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鬥。人之民日欲與我鬥，吾民日不欲爲我鬥，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伺強大之間，承強大之敝，此強大之殆時也。

知強大者不務強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強道者也。

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一四〕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衞弱禁暴，而無兼幷之心，則諸侯親之矣。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所以親之者，以不幷也；幷之見，則諸侯疏矣。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幷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一五〕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魯莊，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六〕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矣。

王者之人，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王者之論〔七〕：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尙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折〕愿〔八〕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王者之〔法〕〔九〕：等賦，政〔一〇〕事，財〔一一〕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一二〕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一三〕，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紶〔一四〕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二五〕此之謂也。

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二六〕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

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

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

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二七〕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滿〕〔二八〕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二九〕之數。脩憲命，審詩商〔三〇〕，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三一〕師之事也。脩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省農功，謹畜藏，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三二〕，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三三〕，尚完利，便備用，使彫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三四〕，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脩(採)〔埰〕清〔三五〕，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

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順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敎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三六〕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豪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強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強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爲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三七〕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捽〕〔三八〕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剸天下〔之〕〔三九〕勁矣；案然修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爲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

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四〇〕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

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四一）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天下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鬥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

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幷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幷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四二）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

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倪）〔兌〕（四三），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四四）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

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

注釋

〔一〕罷，同疲。

〔二〕須，須臾，一刻兒。

〔三〕依王念孫說刪。

〔四〕昭繆，即昭穆。古代宗廟裏排列世代次序的方法。始祖在正中，左昭右穆，父爲昭，子爲穆，孫又爲昭，以此類推。這裏只借此表示上下貴賤。

〔五〕據王先謙說補。

〔六〕據王念孫說補。

〔七〕假道，寬假開導。

〔八〕隊，同墜。

〔九〕職，劉師培說，當作聽。

〔一〇〕偏，用爲徧。

〔一一〕澹，借爲贍。

〔一二〕見尚書呂刑篇。

〔一三〕都是衞君。
〔一四〕漸，浸漬。
〔一五〕據王念孫說刪。
〔一六〕眇，高遠。
〔一七〕論，論說賞罰。
〔一八〕據王念孫說改。愿，通傆。折愿，制裁狡黠的人。
〔一九〕據王念孫說補。
〔二〇〕政，通正。
〔二一〕財，通裁。
〔二二〕幾，同譏。
〔二三〕政，讀爲征。衰，等差。
〔二四〕紶，王引之說，當爲紟。
〔二五〕見詩經周頌天作篇。
〔二六〕致，極。
〔二七〕別，脫離母體。
〔二八〕據王引之說改。

〔二九〕白，王引之說，同伯。百人爲伯。

〔三〇〕商，王引之說，讀爲章。

〔三一〕大，音太。

〔三二〕索，通素。百索，百蔬。

〔三三〕功，精好；苦，粗劣。

〔三四〕五卜，雨，霽，蒙，驛，剋。見尚書洪範，指卦兆的形狀。

〔三五〕採，據俞樾說改爲埰，坟墓。清，廁所。

〔三六〕辟公，諸侯。

〔三七〕愉，愉快；殷，梁啓雄說，借爲慇，痛苦。

〔三八〕卒，據俞樾說改爲捽，交對。

〔三九〕據王先謙說補。

〔四〇〕薛越，讀屑越，狼藉。

〔四一〕以，同已。

〔四二〕頓頓，讀敦敦。

〔四三〕據王先謙說改。佞兑，口才銳利。

〔四四〕憍，同驕。

譯文

有人請問治理國家的事應該怎樣做？

回答說：凡是有賢德和才能的人，不一定依着普通用人的次序就可把他選舉出來；不振作和不能幹的人，要立刻把他廢掉，不能稍留一會兒；首惡份子不必進行教育就可把他殺掉；平常的人不一定等待國家刑政的制裁就可以化導他們。在名位未定以前，把賢人和不賢的人像父昭子穆一樣各歸其類地分別起來。某人雖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孫，但是他本人不能受禮義的範圍，就把他歸在庶人一起；某人雖是庶人的子孫，但是他本人努力學習文學，端正本身的行爲，能夠受禮義的範圍，就把他歸在卿相士大夫一起。凡是亂說亂道，胡作非爲，流亡不安分的百姓，給他們以相當的職業，並且教育他們，給他們以相當時期，使他們能夠改過自新，用表揚奬賞的方法來勉勵他們，用刑罰來懲戒他們。如果能夠安於職業，就收養他；如果不安於職業，就擯棄他。凡是啞子、聾子、跛了脚、斷了手以及身體發育不全而過於矮小的人，在上位的人應該收養他們，按照他們的材能給他們以相當的工作，加以任用而給以衣食，普遍照顧而不要遺漏。凡是才性和行動違反時代的人，就要把他們處死，不可赦免。這樣就叫做天德，也就是王者的政事。

聽理政事的最大職分是這樣的：以好意來的，應該以禮貌接待他；不懷好意來的，就以刑罰對待他。這兩種人分別開來，賢人和不賢的人就不會混雜在一起，是和非也就分得淸楚了。賢人和不賢的人不混雜在一起，英俊傑出的人就會前來；是非分得淸楚，國家就會治理好了。這樣，名聲就可以一天

一天傳播開來，天下的人也都樂意順從，一下命令就能使人民奉行，一下禁令就能使人民不再作爲，到了這種境地，王者的任務就完成了。

凡是聽理政事，若是專用威嚴猛厲的態度，而不肯稍爲寬和一些去開導人，那末在下面的人就會恐懼而不敢和上級的人親近，周密地隱閉着一切情況而不敢盡量揭發出來。這樣，國家的大事就會近於廢弛，小事就會近於亡失了。反之，如果和聲悅色，肯用寬和的態度去開導人，而不加以懷疑拒絕，那末姦邪的言論就會紛紛地雜陳於前，試探的辭說就會像銳利的刀鋒一樣齊頭並起。這樣，所聽的議論太多，事情煩雜，就又有傷於政事了。

所以僅僅有了法度而不去討論它，法度條文上所未提到的事就無法可依，必定廢而不興；規定了職務而不能推類關通，職務上所未包括的事就無人承辦，必定墜而不舉。所以有了法度而又能加以討論，定了職務而又能互相關通，好的計謀沒有隱藏，好的政事沒有遺漏，百事都沒有過失，這除了君子是沒有人能做到的。所以「公平」這兩個字就是聽政的權衡，「中和」這兩個字就是聽政的繩墨。凡是法度條文上載着的，就依法行事，如果是法度條文上沒有載的，就以類相推，這樣，聽政的辦法就完備了。若是偏私阿黨而沒有正常的法，那就是聽政的人出了偏差。所以有了好的法度而還發生亂事，也許是有的，有了君子在位而還發生亂事，却從古到今沒有聽見過。古書上說：「治是君子造成的，亂是小人造成的。」就是這個道理了。

要想分得均勻，就難得普偏；勢力相等，就難得統一；大衆都講平等，就誰也不能指使誰。有了天

地，上下就有了差別；明智的君主剛開始當位，處理國事就有了制度。須知兩個同樣尊貴的人，誰也不能事奉誰，兩個同樣卑賤的人，誰也不能指使誰，這是自然的道理。勢位相等而所愛和所惡的都相同，物資不能供應，就必定會相爭，相爭就必定會亂，亂就會使物力窮盡了。古時候的帝王厭惡人們的爭亂，所以制出禮義來加以分別，讓他們有貧富貴賤的等級，可以一層一層地監臨着，這就是養息天下人民的根本方法。書經上說：「要講求齊一，就必須要有等差。」就是這個道理。

馬受了驚駭而拖着車子亂跑，君子坐在車中就會不安；百姓對於政令有恐怖的心理，在上的君子就不能安於職位。馬受着驚駭亂跑，最好是讓牠安靜下來；百姓對於政令有恐怖，最好是給他們些恩惠。選用賢良的人，推舉篤厚恭敬的人，提倡孝弟，收撫孤寡，補助貧窮，像這樣做，百姓就會安於政令了。百姓安於政令，然後君子才能夠安於職位。古書上說：「人君好比船，百姓好比水。水能夠承載這個船，水也能夠傾覆這個船。」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人君要想獲得安寧，最好的辦法莫過於修平政令而親愛人民了；要想獲得榮譽，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崇重禮義而敬愛士人了；要想樹立功名，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尊尙賢德的人和使用有才能的人了。這就是人君爲政的大環節。這三個環節運用得適當，其餘的事就沒有不適當的了；這三個環節運用得不適當，其餘的事卽使有局部的適當，還是沒有益處。孔子說：「大的環節對，小的環節也對，這是上等的人君；大的環節對，小的環節有的對有的不對，這是中等的人君；大的環節不對，小的環節雖然對，其餘的事也就沒有什麽可看的了。」

成侯和嗣公，都是搜括錢財，計較數目的國君，他們的才能是不夠得到民心的。子產是能夠得民心的，但他的才能還不夠在政治上有所設施。管仲是能夠在政治上有所設施的，但他的才能還不夠修行禮義。所以修行禮義的人就可以王天下，在政治上有所設施的人就能使國家富強，得民心的人就能使國家安定，搜括錢財的人就會亡國。所以行王道的人，能使百姓都過着富裕的生活；行霸道的人，能使士卒過着富裕的生活；僅僅能夠自存的國家，所有的財富都爲大夫所壟斷；快要滅亡的國家，所有的財富就都集中在君主的筐篋之中，充滿在府庫之內。筐篋已經富裕了，府庫已經充滿了，百姓可就貧窮了，這就叫做上面滿溢而下面泄漏。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旦遇有外患，退不可以守禦，進不可以戰鬥，傾覆滅亡的禍患是可以站着等待的。所以我搜括了錢財以至於亡國，敵人得了我國的錢財就更加富強。這樣看來，搜括錢財這件事，是招致寇仇，資肥敵人，亡國滅身的道路，所以明智的國君是不走這條路的。

行王道的人注重爭取人民，行霸道的人注重爭取鄰國，想強大的人注重爭取土地。爭取人民的人能夠以諸侯爲臣，爭取鄰國的人能夠和諸侯爲友，爭取土地的人就是與諸侯爲敵。以諸侯爲臣的能夠王天下，和諸侯爲友的能夠霸天下，和諸侯爲敵的就危險了。

使用強力的人，別國守城，別國出戰，我都用武力去打勝他，那末傷害別國的人民必定是很厲害的。傷害別國的人民很厲害，那末別國的人民恨我必定很厲害；別國的人民恨我很厲害，就會天天都想和我戰鬥。別國守城，別國出戰，我都用武力去打勝他，那末傷害本國的人民也必定是很厲害的。傷

害本國的人民很厲害，那末本國的人民恨我也必定很厲害；本國的人民恨我很厲害，就會天天都不願爲我戰鬥。別國的人民天天都想和我戰鬥，本國的人民天天都不願爲我戰鬥，這就是強國反而變弱的原因。土地歸了我，而人民的心離開了我，憂累很多而功效很少，雖是守的土地加多了，而爲我守土地的人却減少了，這就是大國反而削小的原因。各國諸侯莫不互相結交，互相構怨，而不忘記他的敵人，窺伺着強國大國的空隙，等待着強國大國的敝敗，這就是強國大國的危險時候。

眞正懂得強大的方法的人，是不專求用武力去征服人的。大概都假用天子的命令去行事，來保全自己的實力，鞏固自己的威德。實力保全了，別國諸侯就不能使他弱小；威德鞏固了，別國諸侯就不能使他衰削。若是當時天下沒有王霸之主，那他就可以常勝了。這就是懂得強大的方法的人。

那行霸道的人却又不是這樣了。開闢田野，充實倉廪，完備器用，很謹嚴地招募挑選武藝過人的士兵，然後用獎勵的方法去發動他們，用嚴峻的刑罰去糾察他們。保存將要滅亡的國家，延續快要斷絕的國家，保衛弱小，禁止強暴，而沒有兼併別國的心事，這樣，諸侯就親近他了。講求和匹敵的國家做朋友的道理，很恭敬地去交接諸侯，這樣，諸侯就喜歡他了。所以親近他的原因，就是因爲他沒有兼併的心事；若是有兼併的心事表現出來，諸侯就和他疏遠了。所以喜歡他的原因，就是因爲他能和匹敵的國家做朋友；若是有臣服諸侯的心事表現出來，諸侯就和他離開了。因此，如果能夠表明他不兼併諸侯的行爲，信守他和匹敵的國家做朋友的道理，要是當時天下沒有王者之主，他就可以常勝了。這就是懂得行霸道的人。

就是他們不是行王道，而只知計劃着怎樣稱王於天下。齊湣王被燕、趙、楚、魏、秦五國的兵所毀滅，齊桓公被魯莊公的臣子曹沫所劫持，沒有別的原因，

至於眞能王天下的人，就不是這樣：他的仁高出於天下，他的義高出於天下，他的威望也高出於天下。仁高出於天下，所以天下的人沒有不親愛他的；義高出於天下，所以天下的人沒有不尊重他的；威望高出於天下，所以天下的人沒有敢和他對敵的。用不敢和他對敵的威望，來輔助他可以服人的道理，所以不用戰鬥就能勝利，不用攻打就能得到城池，不必勞動甲兵而天下的人都來服從，這就是懂得行王道的人。於此可見，知道仁、義和威望這三種條件的人，他想稱王就能稱王，想稱霸就能稱霸，想強盛就能強盛了。

王者的爲人，一舉一動都必定用禮義來約束自己，聽斷事情能夠以類相推而輕重恰到好處，他的聰明能夠察見毫末一樣微小的事情，他的措施能夠隨機應變，不會窮窘而沒有辦法。這就叫做爲政有本原，王者的爲人就是這樣。

王者的制度，他的治道不超過夏、殷、周三代以上，他的治法就以後王（就是在他以前的君主）爲標準，沒有什麼大的不同。因爲治道若是超過了三代，那便太久遠難信了，就叫做浩蕩無邊；治法若是和後王不一樣，那便無所取則了，就叫做不正當。衣服有一定的制度，宮室有一定的制度，士卒徒隸有一定的數目，喪葬祭祀所用的器械都各有相當的等級。聲音不合於雅正的統統廢除，顏色不合於舊日文采的統統停止，器械用具不合於舊日式樣的統統毀掉。這就叫做復古，王者的制度就是這樣。

王者的政治理論，沒有道德的人不尊貴他，沒有才能的人不給他做官，沒有功勞的人不獎賞他，沒有罪過的人不責罰他。在朝的臣子沒有僥倖得位的，在野的百姓也沒有僥倖生存的。尊重有賢德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所給的等級地位沒有一點差失；制裁狡黠的人，禁止凶暴的人，但所加的刑罰並不過分苛刻。一般百姓都很明白地知道在家中做了好事情就能在朝廷上受賞，在幽隱的地方做了不好的事情會當着衆人受到刑罰。這就叫做一定不易的道理，王者的政治理論就是這樣。

王者的法則，制定賦稅的等差，料理政事，裁成萬物，都是爲了要給養萬民。田地抽十分之一的稅，在關卡和市場只是盤查姦細，並不收稅，山林澤梁都按時禁閉，按時開放，也不收稅。根據土地的肥瘠分別規定稅收的輕重，按照道路的遠近制定致送貢物的種類，流通貨財、物產、米粟，不停滯在一個地方，使各地物產都能互相饋送轉移。四海之內好像是一家人一樣，所以近處的人不隱瞞他的能力，願意服務；遠處的人不因奔走勞苦而生怨恨。不論怎樣深隔遼僻的國家，沒有不安適愉快地聽候王者的驅使。這就叫做人的模範，王者的法則就是這樣。

北海出產走馬和吠犬，但中國可以得到牠，加以畜養和使用。南海出產羽毛、象牙、犀皮、銅精和丹砂，但中國可以得到它，把它當做財貨。東海出產紫色的綌和魚鹽，中國可以得到它作爲衣食。西海出產獸皮和旄牛尾，中國可以得到它供自己使用。所以住在水邊的人有足夠的木材用，住在山上的人有足夠的魚類吃，農人不做木工，不做陶器鐵器，而有足夠的器械用具，工人和商人不耕田而有足夠的糧食。所以虎豹可算是很猛的了，然而人們也可以把牠的皮剝下來使用。可見凡是天所覆蓋的，地所

承載的，沒有不各盡其美而爲人所用，上可以做在位的賢良人的裝飾品，下可以供給一般百姓的衣食資料，使他們生活得很安樂。這就叫做大神。詩經上說：「天生這座高山，太王能夠開闢它，在這裏生聚，建立都邑；太王既經開創了，文王又能夠繼續地安定下來。」這章頌美的詩可以借來說明這個道理。

用歸類的方法來治理雜事，以一人爲例來治理萬人，始而復終，終而復始，好像一個圓圈一樣沒有開端的地方。若是捨棄這種辦法，天下就因而衰亂了。

天地是生物的本始，禮義是治道的本始。君子是禮義的本始。實行禮義，學習禮義，行了又行，學了又學，把它當成一種最高尙的愛好，這又是君子的本始。所以天地生了君子，君子又反過來治理天地間的事物。像君子這樣的人，是幫天地分工作而和它相參合的，是萬物的領袖，是百姓的父母。假若沒有君子，天地間的事物就沒有條理，禮義就沒有系統，勢必上面沒有君師，下面沒有父子，這就是亂到極點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這種組織是始而復終，終而復始，和天地同一個道理，和萬世同樣的長久，這就是人類的大根本。所以喪祭朝聘師旅各有制度，這是齊一人們的禮節的；何者當貴，何者當賤，何者當殺，何者當生，何者當給與，何者當奪取，這是齊一人們的刑賞的；人君要像人君，臣下要像臣下，父親要像父親，兒子要像兒子，兄長要像兄長，弟弟要像弟弟，這是齊一人們的倫類的；農夫要像農夫，士人要像士人，工人要像工人，商人要像商人，這是齊一人們的職業的。

水火有氣而沒有生命，草木有生命而沒有知覺，禽獸有知覺而沒有禮義，人類有氣有生命有知覺，

而且又有禮義，所以是天下所最寶貴的。人的力氣不如牛那樣大，走路不如馬那樣快，而牛和馬反爲人所使用，這是什麽原故呢？回答說：人能合羣，牛馬不能合羣。人怎樣能合羣呢？回答說：因爲有等次。等次怎樣能夠行得通呢？回答說：因爲有禮義。所以根據禮義來定等次，就會和諧；既是大家和諧，就能夠團結一致；能夠團結一致，力量就會加多；力量加多，就會強大；強大就可以戰勝萬物了。因此，人在宮室裏也可以獲得安居了。所以人們能夠順四時的次序來裁成萬物，而且可以使天下的人都得到利益，沒有別的原故，就是懂得等次和禮義的結果。

人生在世，不能沒有羣，有了羣而沒有等次，就勢必相爭，相爭就會混亂，混亂就會離散，離散了力量就會薄弱，力量薄弱就不能戰勝萬物了。因此，雖有宮室也就不能安居了。所以說人們是不可以一刻放棄禮義的。

能用禮義事奉父母的叫做孝，能用禮義事奉兄長的叫做弟，能用禮義事奉君上的叫做順，能用禮義使用臣下的叫做君。「君」這個字，就是善於領導民衆合羣的代名詞。羣衆的關係安排得適當，萬物就都會得到適當的處置，牛馬豬羊鷄犬都會得到順利的生長，一切生物都能各安其性命。所以飼養適時，六畜就養育得好；斫伐適時，草木就繁殖；政令適時，百姓就團結一致，賢良的人也就服從而聽任驅使了。

因此，聖王的制度是這樣的：當草木正在發芽開花長大的時候，就不讓拿斧斤去採伐木材的人進到山林裏去，以免夭折草木的生機，斷絕草木的生長。當黿、鼉、魚、鱉、鰌、鱣等正在產卵的時候，就禁

止打魚的網和毒魚的藥放到水裏去，以免夭折魚類的生命，斷絕魚類的生長。春天耕種，夏天鋤草，秋天收穫，冬天儲藏，這四件事不錯過時候，所以五穀的生產不會斷絕，而百姓也就都有餘糧了。凡是汙池淵沼川澤，這些地方謹嚴地保管着，所以魚鼈長得很好很多，而百姓也都吃不完了。斬伐和栽培林木都能夠不錯過時候，所以山林裏不致光禿禿地草木不生，而百姓也都有用不完的木材了。

聖王爲政的功用是這樣的：向上觀察天時，向下順着天時來措施地利，他的功用充滿天地的當中，普及萬物之上。看起來好像是很隱微，而其實是很明顯；好像是很短近，而其實是很長遠；好像是很狹小，而其實是很廣大。這種政治功用眞是神明博大，但基本上很簡約，唯一的條件，不過是禮義罷了。所以說：在上面的人用禮義這一條件來號召百姓，而下面的百姓也就用禮義這一條件來響應。像這樣的爲人，就叫做聖人。

王者的官制如下：宰爵的官管理賓客、祭祀、饗宴以及犧牲的牢數，司徒的官管理百宗、城郭以及各方器械的數目，司馬的官管理師旅、甲兵、車乘的數目。至於制訂國家的法令，審定四方的詩歌，禁止淫邪的聲音，隨時整理，使蠻夷的邪音不敢混亂雅樂，這就是做太師官的事務。修築隄岸和橋梁，疏通田間的水道，在漲水的時候使水能通行而不亂流成災，水涸的時候使水有所儲藏而不瀉竭，水閘的開塞都合乎農時的需要，年歲雖有災荒水旱，使百姓還是能夠有所耕種和收穫，這就是做司空官的事務。看地勢的高下，察土壤的肥墝，根據黍稷豆麻麥五種農作物的性質而依次第去種植，考查農民的勤惰，注意農作物的儲藏，隨時修治，使農夫樸實地努力於莊稼，而不分心做別的事，這就是做治田官

的事務。修明有關火的法令（如焚山澤之類），培養山林和藪澤裏的草木魚鼈以及各種蔬菜，按時採取或者禁止，使國家足夠使用，財物不至竭盡，這就是做虞師官的事務。和順州里中的百姓，確定邑市內居宅的分界，勸人飼養六畜，學習種植樹木的方法，勉勵百姓聽從教化，督促百姓崇尚孝弟，隨時開導，使百姓能順從命令，很安樂地住在鄉裏，這就是做鄉師官的事務。評比百工的巧拙，審查各種工事是否合時，辨別產品的精巧和粗劣，注重產品的完固和利便，以便儲備應用，使那些雕琢文采不切實用的東西不敢私自在家裏製造，這就是做工師官的事務。觀察陰陽，占測氣象，用火來鑽龜，用蓍草來布卦，從龜卦所表現的兆形上，看它對於所卜問的五種事情，是主攘還是主擇（意即排斥與選擇），就可以知道前途的吉凶妖祥，這就是做卜筮、巫祝官的事務。掃除汚穢，修平道路，嚴禁盜賊，公佈旅館的規則，隨時加以修訂，使往來的商旅能夠安居，貨財能夠流通，這就是做治市官的事務。打擊褊急的人，禁止強悍的人，防止姦淫的人，驅除不正的人，用五刑去殺戮犯了這些罪的人，使強暴和凶悍的人都變爲和順，姦邪的事也不致發生，這就是做司寇官的事務。以政治教化爲根本，修正一切法度和規則，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而時常加以考核，審度百官功勞的大小，議定他們獎賞的多少，隨時很謹愼地治理這些事，使百官都能勉力盡職，而一般羣衆都不存偸懶的思想，這就是做冢宰官的事務。討論禮樂，端正本身的行爲，推廣教化，改善風俗，全面照顧，統一調配，這就是辟公的事務。道德完備，把君權提到至高無上的地步；把國家的文物典章都講求到盡美盡善；大而可以齊一天下，小則雖是毫末的細事也必要振興它；使天下沒有人不親順從服，這就是天王的事務。因此，如果朝廷的政事紛亂了，那是冢

宰的罪過；如果國家的風俗敗壞了，那是辟公的罪過；如果天下不統一，諸侯反叛，那是做天王的不得其人了。

具備了王者的條件就可以稱王，具備了霸者的條件就可以稱霸，具備了保存的條件就可以保存國家，具備了滅亡的條件就可以亡國。主持一個萬乘的大國，威信強權所以能夠樹立，名聲所以能夠美好，敵人所以能夠屈服，國家是安還是不安，是好還是不好，一切關鍵都在這裏，不在乎別人；或王或霸，或者安存，或者危殆，或者滅亡，一切關鍵都在乎自己，不在乎別人。若是本國的威信和強權還不夠危迫鄰國和敵人，名聲也還不夠爲天下所仰望，那就是國家還不能獨立，哪能免掉憂累呢！如果天下正爲強暴的國家所威脅把持，大家都互相勾結，從事於我所不願意的事，而我在這時候，却採取一種和夏桀同事同行，也不損害我做唐堯的態度，和他們同流合汚，這種做法，決不是成功立名的道路，也不是解決國家存亡安危的道路。要想成功立名，解決存亡安危的問題，關鍵所在，還是要看自己心中的憂樂。如果我眞正認爲這個國家是王者的地方，那末就能成爲王者的國；反過來說，如果認爲這個國家是危殆滅亡的地方，那末也就會危殆滅亡。因此就要趁着國家強盛的時候採用中立的態度，對於各國不要有所偏袒，在外交方面不要用合縱連橫的手段，要很安靜地按兵不動，觀望着那些暴國自相爭打。一方面修平政教，審擇步驟，鍛鍊百姓，照這樣做了些時候，我國的兵力就可以成爲天下最強勁的了。一方面講仁修義，提高君權，修正法則，選舉賢良，養息百姓，照這樣做了些時候，我國的聲名就可以算是天下最美好的了。在外交方面主權操在自己手裏，使國家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兵力方面既

很強勁，在名聲方面又很美好，三者兼備，就是那堯、舜所以能統一天下的條件，也不能比這勝過一毫了。

凡是有權變陰謀足以傾覆國家的壞人退去了，那賢能、善良、智慧以及有很高道德修養的好人自然就進來了。刑罰和政令平正，百姓和睦，國家的風俗節儉，那末就會兵強城固，敵國自然就屈服了。努力農事，積蓄財物，注意不使它停滯或者拋散遺棄，使羣臣百姓都按照制度行事，那末財物就會積累起來，國家自然就富足了。以上三件事能夠做到這樣，天下的人就都會信服，暴國的君主自然也就不能使用他的兵力了。爲什麼呢？因爲他沒有和他一同來侵入的人了。他所與一同來侵入的人，必然是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却都來和我親近，喜歡我的心情，好像我是他們的父母一樣，愛好我的心情，好像我的氣味香得和芝蘭一樣，回頭去看他們自己的君上，就好像是火燒皮膚、刀刺面頰那樣難受，又好像是仇人一樣可恨，他們的性情即使像夏桀和盜跖那樣壞，哪有肯爲他們所憎惡的人去賊害他們所愛好的人的呢！這就等於那些暴君的百姓已爲我所奪取了。所以古時候的人有以一國而取得天下的，他不是親自去奪取，不過是在他本國修明政治，以至天下沒有一個人不願意得到像他這樣的國君，能夠如此，就可以誅伐強暴，禁止凶悍了。所以當周公向南面去征伐的時候，北方國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說：「爲什麼單單不到我們這兒來呀！」向東面去征伐的時候，西方國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說：「爲什麼單單把我們放在後面呀！」試想還有誰能和這樣的人鬥爭呢！因此凡有能夠把他的國家照這樣做的，就能稱王於天下了。

趁着國家強盛的時候，停止軍事，養息人民，慈愛百姓，開闢田野，充實倉廩，完備一切器用，謹慎地招募、選拔和檢閱有材技的人士，然後慢慢地用獎勵賞賜去發動他們，又嚴厲地用刑罰去防止他們，在這班人裏面，選擇明白事理的人，使他們互相領導學習，這樣就可以很安然地蓄積財物，修整器械，因而物用也就充足了。兵革器械等類的東西，別國將要一天一天地把它丟棄或毀壞在原野裏，我現在却要修整它，摩挲它，把它掩蓋在府庫裏。貨財粟米等類的東西，別國將要一天一天地把它停滯或拋散遺棄在原野裏，我現在却要蓄積它，並把它聚集在倉廩裏。有材技可當作股肱和健勇可當作爪牙的人士，別國天天用他們去對抗仇敵，以至快要把他們挫折完了，我現在却要招徠他們，檢閱他們，在朝廷之上鍛鍊他們。像這樣，別國就會一天比一天敝敗，我一天比一天完整；別國一天比一天貧窮，我一天比一天富裕；別國一天比一天勞苦，我一天比一天安逸。至於君臣上下間的一切關係，別國將要如對待疫癘一樣一天比一天相離相疾，我現在却像敦睦的家庭一樣一天比一天相親相愛了。用這樣的方法來等待別國的敝敗。因此，凡有能夠把他的國家照這樣做的，就能夠霸諸侯了。

如果人君立身庸庸碌碌，做起事來照例奉行尋常的故事，他所進用或罷退的，尊貴或輕賤的，都是些平庸的人，他接待低下人和老百姓的態度是採用寬和和小恩小惠，像這樣做法，他的國家只能苟安僅存。如果他立身輕率粗惡，做事多疑，他要進用或罷退、尊貴或輕賤臣下的時候，只提拔一些利口小人，他接待低下人和老百姓的態度是喜歡聚斂和侵奪，像這樣做法，他的國家就很危險。如果立身很驕傲強暴，做事偏傾，反覆無常，他要進用或罷退、尊貴或輕賤臣下的時候，只提拔一些陰險姦詐的人，

他接待低下人和老百姓的態度只喜歡用他們的死力而忽視他們的功勞，喜歡用聚斂的手段而忘記注重農務，像這樣做法，他的國家就要滅亡了。

以上所舉五等，做人君的人不可不仔細地選擇，這就是或王，或霸，或安存，或危殆，或滅亡的條件。會選擇的就可以制服別人，不會選擇的就會被別人所制服；會選擇的就能爲王，不會選擇的就會滅亡。王者和亡者，制服別人和被別人所制服，這其中的距離也就大得很了。

富國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

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一〕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二〕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三〕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四〕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五〕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

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樂，或劬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六〕，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七〕此之謂也。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八〕此之謂也。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挈〔九〕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

其君，下或殺其上，粥〔一〇〕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一一〕此之謂也。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一二〕表畝，刺屮〔一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偸，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一四〕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餧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一五〕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一六〕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一七〕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一八〕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一九〕而富，（使）〔佚〕〔二〇〕而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二一〕此之謂也。

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鬥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二二〕此之謂也。

垂事養（民）〔譽〕〔二三〕，拊循之，呴嘔之〔二四〕，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二五〕，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傮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二六〕偷偏者也。（徙）〔毁〕〔二七〕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

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二八〕，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二九〕此之謂也。

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厲〕〔勵〕〔三〇〕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三一〕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三二〕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三三〕而端已見矣。其候徼支繚〔三四〕，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屬〕〔三五〕，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三六〕盡察；其禮義節

奏也，芒軔僈楛(三七)，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三八)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已。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敍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蹷(三九)。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無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

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四〇)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

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四一〕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四二〕。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將脩小大强弱之義以持愼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四三〕。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案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四〕此之謂也。

持國之難易：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事之彌順，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逄蒙視〔四五〕，詘要橈膕〔四六〕，（君）〔若〕盧〔四七〕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四八〕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四九〕與焦僥〔五〇〕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注釋

〔一〕娉，本字；聘，假借字。內，讀爲納。送，送女。逆，親迎。

〔二〕臧，古藏字。

〔三〕王念孫說，糾，收。譑，讀爲橋，取。

〔四〕康誥，尚書篇名。

〔五〕祩，古朱字；裷，與衮同，畫龍的衣服。

〔六〕聲，俞樾說是衍文。

〔七〕見詩經大雅棫樸篇。

〔八〕見詩經小雅黍苗篇。

〔九〕有，讀爲又。掎，掎摭其事；挈，挈舉其過。

〔一〇〕粥，正字作鬻，出賣。

〔一一〕見詩經大雅抑篇。

〔一二〕掩地，王引之說，疑當作撩地，料理的意思。

〔一三〕屮，古草字。

〔一四〕下，王念孫說是衍文。

〔一五〕敖，讀爲熬。

〔一六〕嚽，同啜。

〔一七〕錭，同雕。

〔一八〕汸，讀爲滂。汸汸，水多貌。

〔一九〕大，讀爲泰，安樂。

〔二〇〕據王念孫說校改。

〔二一〕見詩經周頌執競篇。

〔二二〕見詩經小雅節南山篇。

〔二三〕據梁啓超說改。

〔二四〕唲嘔，音娃歐，作小兒語聲，慈愛之。

〔二五〕麮，音去，麥粥。

〔二六〕據王先謙說刪。

〔二七〕據梁啓雄說改。

〔二八〕宛，讀爲蘊，暑氣。暍，音謁，傷暑。

〔二九〕見尚書康誥篇。

〔三〇〕據王念孫據羣書治要校改。

〔三一〕儉，通險。

〔三二〕潢，同滉。潢然，水大至貌。

〔三三〕易，同埸。

〔三四〕候，斥候，哨兵。徼，巡邏。支繚，到處巡察。

〔三五〕據俞樾說改。

〔三六〕須，俞說是順字之誤。順，讀爲愼。孰，同熟。

〔三七〕芒，愚昧。軔，柔，怠惰。僈，同慢。楛，不堅固。

〔三八〕陵，嚴明。

〔三九〕歷，傾倒。

〔四〇〕紃，音旬，絛。紃屨，粗繩打的鞋。

〔四一〕午，觸。

〔四二〕麷，讀爲豐，蒲草。

〔四三〕旗，讀爲箕。箕、翼，都是星名。

〔四四〕見詩經曹風尸鳩篇。

〔四五〕逄蒙視，微視。

〔四六〕詘，同屈；要，讀爲腰。橈，曲；膕，音國，脚。

〔四七〕君，據劉台拱說改爲若。盧，當爲廬。

〔四八〕繁，讀爲敏。

〔四九〕烏獲，秦國的大力士。

〔五〇〕焦僥，短人，高三尺。

譯文

萬物同是生在一個宇宙中間，可是它們的形體却各有不同；萬物對於人雖然沒有固定的適宜性，可是它們却都有用處。這是自然的道理。

人類羣居在一起，他們的追求是相同的，但是他們追求的道路却各不相同；他們的欲望是相同的，但是他們對於欲望的認識却各有不同。這是人的天性。

人們對於事物都有一個「是」的看法，在這點上智者和愚者是相同的；但是人們所認爲的「是」彼此間總是要有些差別的，這就區分出智者和愚者的差別來了。在主觀的努力上是彼此相同的，但是在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上却是彼此不相同的。如果有些人做了自私自利的事而沒有後患，放縱個人的欲望而沒有止境的話，那末就會使民心奮起競爭而不能加以說服。這樣一來，哪怕是智者也未必就能治國；智者不能治國，功名就無從成立；功名不能成立，和羣衆就沒有上下等級了；和羣衆沒有上下等級，君臣的尊嚴地位也就不能成立了。如果沒有君來管制臣，沒有上級來管制下級，那末就會由於人人放縱嗜欲，而使天下發生禍患。因爲人們彼此所愛好和憎惡的物品相同，愛好的人多而可愛的物品少；物品少，人們就必然地相互爭奪起來了。要知道，一個人的奉養物品是由許多人製成的。一個人無論怎樣有能力，也不能兼做各種各樣的技工，一個人不能兼任許多官職（官職，指主管的職責）。因此，如果人們彼此分離獨居而不相依賴，那就會發生困窮；如果羣居在一起而沒有等級職位之分，那就會

發生爭奪。困窮是禍患，爭奪也是禍患。救患除禍，它的方法莫過於使人們羣居在一起而明定「分際」。如果爲政不用「分際」來教化人，那末，强暴的人就要欺侮弱小的人，機詐的人就要嚇唬愚昧的人，下級就要不服從上級，小輩就要欺侮長輩。這樣一來，老弱的人就有無人撫養的憂慮，而强壯的人也有相互爭奪的禍害。勞苦的工作本來是人們所憎惡的，而功利則是人們所愛好的，如果沒有職業的分工，那末人們就必然憎惡工作而發生爭功的禍害。男女的配合，夫婦的分別，婚姻、聘女、納幣、送嫁、迎娶等，如果沒有禮節，人們就會有配合不當的憂慮和爭奪女色的禍害。因此，有智慧的人便給人們制定出了「分際」。

使國家富足的方法，就是：節約費用，使人民富裕，並要善於貯藏剩餘物資。用禮制來節約費用，用政治來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物資也就會有剩餘。能使人民富裕，人民就富足；人民富足，田地就肥沃，容易耕作得好；田地肥沃而又耕作得好，出產的實物就會增加百倍。上級按照法度來徵收賦稅，下級依照禮制來節約費用；其結果，剩餘物資就會堆積得像丘山那樣的高，多到沒有地方來貯藏，說不定要時常加以焚燒。君子何必發愁沒有富餘呢？由此可知，只要知道節約費用和富裕人民，就一定會得到仁、義、聖、良的好名譽，而且國家也會有富厚到像丘山一般高的積蓄。這沒有別的緣故，只是節約費用和富裕人民所生的善果。反過來說，如果不知道節約費用和富裕人民，那末人民就會貧困；人民貧困，田地就會荒蕪、瘠薄；田地荒蕪瘠薄，生產的實物就連半數也得不到。這時上級雖然貪得無厭，剝奪人民，但他的所得也是很少的；再加以亂花妄用，那就一定會有貪利剝奪的臭名，又會有空虛

窮乏的實禍。這沒有別的，只是由於不知道節約費用和富裕人民的緣故。康誥說：「廣大的覆照，同天一般，順乎道德，寬裕你自己。」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所謂禮，就是：貴賤之間有等級，長幼之間有差別，貧富輕重都和人們的智愚、賢不賢相稱。因此，天子穿朱色的袞衣，戴冕冠，諸侯穿玄色的袞衣，戴冕冠，大夫穿低級的衣服，戴冕冠，士人戴白鹿皮帽子，穿素積衣，使人們的品德同他們的職位一定相適應，使他們的職位同他們的俸祿一定相適應，使他們的俸祿同他們的功用一定相適應。從士人以上必須用禮樂來調節他們，一般民衆百姓必須用法律來制裁他們。測量土地以建立國家，計算地利以養育人民，量度人力以分給工作；使每個人都必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工作必能產生利益，利益足以養活人民，使他們的衣食及費用的支出和收入相平衡，還要隨時貯藏一些餘物，這就叫作稱數。因此，從天子到民衆，事情無論大小、多少，都是要由這個道理來推出的。所以說：「朝廷裏沒有僥倖的祿位，人民中沒有僥倖的生存。」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減輕田野的賦稅，免除關卡市廛的徵收，減少商賈的人數，少發動徭役，不要奪去人民的農忙時間，這樣，國家自然就富了。這就叫做用政治來富裕人民。

人生不能沒有羣。有羣而沒有「分際」，那就會有爭奪，有爭奪就會亂，亂就會困窮。因此，沒有「分際」就是人類的大禍害；有「分際」就是天下的大利益。人君，是總管「分際」的樞紐。因而，贊美人君就是贊美天下的根本，安定人君就是安定天下的根本，貴重人君就是貴重天下的根本。古時君王劃分等級差別，因而使人有的過得好些，有的過得壞些，有的財物多些，有的財物少些，有的安樂些，

有的勞苦些。這決不是特意地製造荒淫、驕泰、奢侈及華麗，而是要用「分際」來顯示仁道的節文和貫澈仁道的秩序。因此，製造雕琢、刻鏤、黼黻、花紋，只使它們足以辨別貴賤的等級就夠了，不去追求怎樣美觀；製造鐘、鼓、管、磬、琴、瑟、竽、笙，只使它們足以辨別吉凶、合歡樂、成和諧就夠了，用不着過多追求；建築宮、室、臺、榭，只使它們足以避免燥濕、保養德性、辨別尊卑就夠了，另外不再追求。詩經上說：「雕琢那些花紋，以金玉作它的質。努力呵我的王！維繫和總理四方。」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像那些用多種美色做衣服給他穿，用多種美味做食品給他吃，把許多財物拿來託給他管理，天下的人民都來擁戴他做君主；這並不是特意地拿這些東西使他來過着荒淫驕奢的生活，而本意是在於大家都認爲統治天下、治理萬變、裁成萬物、養育萬民、兼制天下的人，再沒有比仁人更好的了。正由於他是仁人，所以他的智慮足以治理天下萬民，他的仁厚足以安定天下萬民，他的道德聲望足以教化天下萬民。天下萬民得到他就平定，失去他就紛亂。因爲百姓們實在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一個接一個地都來替他勞動苦幹，使他得到安逸，好來培養他的智慧。百姓們實在是贊美他的仁厚，所以能以必死的決心來保衛他，用以培養他的仁厚。百姓們實在是喜愛他的道德，所以給他雕琢、刻鏤、黼黻、花紋，好來保護他和裝飾他，借此來培養他的道德。因此，仁人在上位，百姓們尊貴他就像尊貴天帝一般，親愛他就像親愛父母一樣，爲他拿出必死的決心也是心甘樂意的。這沒有別的緣故，是由於仁人認爲是對的確實是好的，仁人所獲得的效果確實是大的，仁人所利於人民的確實是多的。詩經上說：「這個說，我來擔負；那個說，我來拉車；這個說，我來趕車；那個說，我來牽牛。工作完了，主管人就說：

『請大家都回家吧。』」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所以說：君子用德，小民用力。力是給德服務的。百姓們的勞力是要待有聖王才能有功效的，百姓們的羣居是要待有聖王才能和睦的，百姓們的財物是要待有聖王才能積聚的，百姓們的才技是要待有聖王才能穩妥的，百姓們的壽命是要待有聖王才能長久的。父子之間得不到聖王就不能相親，兄弟之間得不到聖王就不能和順，男女之間得不到聖王就不能歡洽。少者靠有聖王來長大，老者靠有聖王來養老。所以說：「天地把他生出來，聖人把他養成。」這句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現今的社會就不是那樣了：加重聚斂貨幣，以掠奪人民的財物；加重徵收田賦，以掠奪人民的食糧；苛徵關卡市廛的稅，以阻礙貿易的流通。不僅這樣，而且又來挑剔人民的事情，檢舉人民的過失，偵察人民的罪過，並詐僞其辭，圖謀傾壓人民，顛倒是非，以傷害人民。百姓們都清楚地知道暴君汚吏們的那種汚穢的暴亂行爲將必發生很大危險而至滅亡，所以，有的臣殺他們的君，有的屬下殺他們的上司，出賣他們的城池，背棄他們的節義，而不肯爲他們的事情犧牲性命。這沒有別的緣故，是人主自己招取而來的。詩經上說：「沒有發言而得不到反應的，沒有恩德而得不到報答的。」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能使天下完全得到豐足的大道，是在於明確人們的不同的職分：料理和丈量土地，以表明田地的經界；拔除野草，以種植穀物；用大量的糞來肥田，這是農夫和衆人的事情。遵守時間以使人民盡力勞作，推進事業，增長功利，使百姓和睦齊一，作到人人不苟且偸安，這是將帥們的事情。使高地沒有

旱災，低地沒有水災，寒暑氣候調節適宜，五穀按時成熟，這是天的事情。至於說，使所有的人民都得到庇護，使所有的人民都得到愛護，使所有的人民都得到治理，年歲雖然水旱成災，也能使百姓們沒有凍餓的禍患，這是聖君賢相的事情。

墨子的言論很淸楚地替天下人憂慮，怕大家不夠用。要知道，不夠用並不是天下人共同的禍患，這不過是墨子個人的憂慮和過分的打算罷了。現在，事實上土地是這樣生產五穀的：人們要是好好地治理土地，一畝地就會出產好幾盆穀物，而且一年可以收成兩次；此外，瓜、桃、棗、李每一棵樹所生產的果實多到拿盆拿鼓來計量；此外，葷菜（薑、葱、蒜）和一切菜蔬多到拿池澤作單位來計量；此外，六畜禽獸大到每個可以裝滿一輛車，黿、鼉、魚鼈、鰍、鱔在一定的時間內產卵每一類都多到成羣；此外，飛鳥鳧雁多到像煙氣籠罩着大海一般；此外，還有昆蟲萬物生在這些動物中間。由此可知，可以供人食養的東西，簡直多到不可勝數。天地生萬物，本來是有剩餘足以供人吃的；麻、葛、繭、絲、鳥獸的羽毛齒革，本來是有剩餘足以供人穿的。因此，不夠用，並不是天下人共同的禍患，這不過是墨子個人的憂慮和過分的打算罷了。

天下的共同禍患，是由亂而來的。那末人們爲什麼不共同去找一找亂天下的人是誰呢？我以爲墨子的「非樂」就要使天下亂，墨子的「節用」就要使天下窮。這並不是有意來糟蹋墨子，因爲他的學說實際上就是這樣。假使墨子大而有了天下，小而有了一國，他一定要面帶愁容地穿粗布，吃粗糧，一面發愁一面反對音樂。這樣一來，人們的奉養就薄了；奉養薄，人們的欲望就不能滿足；欲望不能滿

足，獎賞也就行不通了。假使墨子大而有了天下，小而有了一國，他一定要減少用人，節省官職，注重勞苦工作，君主跟百姓們擔任同樣的事業，作着同一的勞苦工作。這樣一來，君主就不威嚴了；君主不威嚴，刑罰就行不通了。若是獎賞行不通，那末賢者就不能得到提拔；若是刑罰行不通，那末不賢者就不能加以罷退。若是賢者不能得到提拔，不賢者不能加以罷退，那末就不能把有才能的人和沒有才能的人合理地分配在適當的官位上來。這樣一來，萬物就得不到適當的用處，事變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應付，上面失去了天時，下面失去了地利，中間失去了人和。其結果，天下萬物少得好像焚燒過了的一般。墨子雖然爲此身穿粗衣，腰捆繩索，吃豆類，喝白水，又哪裏能夠使人們夠用呢？因爲他已經斬斷了根本，枯竭了水源，把天下燒焦了。

因此，先王聖人就不那樣去做。他們知道：做君主的人若是不美不飾就沒有充足的尊嚴來統一人民，不富不厚就沒有充足的物力來管制屬下，不威不强就沒有充足的力量來禁止和制裁暴横的人。因此，必須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滿足人的耳；必須雕琢、刻鏤、黼黻、畫繪，以滿足人的眼；必須用牛羊豬狗稻粱、芬芳五味以滿足人的口。此外還要增加用人，配備官職，實行賞賜，嚴行刑罰，以警戒人心，使天下的生民都知道自己所願望的都在這裏，所以他的賞賜能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懼恐怖的都在這裏，所以他的刑罰可畏。賞賜能行，刑罰可畏，那末賢人就能夠得到提拔，不賢的人就能夠加以罷退，有才能的人和無才能的人也就能夠合理地分配在適當的官位上來了。這樣一來，萬物就都能得到適當的用處，事變也就得到很好的應付，上面得到了天時，下面得到了地利，中間得到了人和，結

果，財貨多到就像渾渾流着的泉源一樣，像滂滂氾濫着的河海一樣，又像高聳着的丘山一樣，沒有地方貯藏，時常加以焚燒，那末天下人怎麽還會憂慮不夠用呢？因此，儒術果然實行了，天下人就會安樂而富裕，安佚而成功，撞鐘擊鼓而和樂。詩經上說：「鐘鼓鍠鍠地響着，管磬瑲瑲地鳴着。降福又多，降福又大，威嚴的態度從容自在。既喝足了酒又吃飽了飯，福祿經常來臨。」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因此，墨子的學術一旦果然實行了，那末天下的人就要注重節儉，結果反而弄得更加貧窮；反對鬥爭，結果反而弄得爭奪日甚；勞苦困頓，結果反而弄得更無功效；憂愁悲戚，反對音樂，結果反而弄得人們的和睦一天不如一天。詩經上說：「上天正在降着重大的災病，喪亡和混亂的事情又大又多。人民談論起來沒有說你好的，可是你始終不改，爲之奈何！」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用小恩小惠去遷就人民以培養個人的名譽，對人民撫摩表示安慰，像跟小孩說話似地對他們表示慈愛，在冬天給他們厚的稀飯吃，在夏天給他們瓜果和麥粥吃，用這樣的手段來竊取短時間的好名譽，這是一種偸盜的行爲。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姦民的稱贊，但不是長久的辦法。這樣，事業一定不能有成就，功名一定不能建立，這是一種姦邪的治國方法。逼緊時間忙亂地驅使人民勞役，以推進事業和建立功名，不顧人民的毁譽，失去人心也滿不在乎。這樣，事業雖然推進了，可是百姓們却是怨恨他，這又是一種苟且、偏私的作法。這種毁壞墮落的作法，結果必定反而無功。所以用遷就人民的方法來培植個人的名譽是要不得的；只追求事功而忘掉了人民也是要不得的。這些都是姦邪的道路。

因此，古人就不是這樣做的。他們使人民在夏天不被暑氣所傷，在冬天不受寒凍，在緊急工作中不傷氣力，在緩和工作中不錯過時機。結果，事業成功了，功名建立了，上下全都富裕了。因而百姓們就都愛戴他們的君上，人們歸附他好像流水一般，親愛他好像父母一般，為他出生入死也是愉快的。這沒有別的緣故，是因為君主在忠信、調和、均偏三方面做得極好。所以做國君為民長上者，要想順應時機樹立功業，那末，用和調平正的方法，比緊急突擊來得還快；用忠信、均偏的方法，比賞賜更招人喜懽；用先正己後責人的方法，比刑罰更威嚴。這三種美德，如果君主確實都能做到，那末臣民們就會像影之隨形和響之隨聲一樣響應着他的號召。這樣，君主縱然不想得到光明通達，試問可能嗎？書經上說：「君主若能以偉大的明達使臣民心裏佩服，那末人民自會努力工作，既和樂而又快速。」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因此，對於人民如果不先實行教導就加以誅罰，那就會使刑罰繁多，姦邪不勝其多；若是只實行教導而不加以誅罰，那就會使姦邪的人受不到懲罰；若是只有誅罰而沒有賞賜，那就會使勤勉勵行的人不積極；若是賞罰都不得其當，那就會使臣民發生疑慮，風俗險詐，因而使百姓不能齊一。因此，先王就要講明禮義以齊一百姓，致力忠信來愛護百姓，尊重賢人任用能人來安定他們的秩序，又用爵祿、服色、賞賜對他們表示尊重。使人民做事要適合時宜，減輕他們的負擔，量力使用，以調劑他們的勞佚。保護百姓就像無邊際的大水掩蓋着他們一樣，撫養百姓、生長百姓就像保育嬰兒一樣。像這樣，姦邪就不會發生，盜賊就不會起來了，而被教化成的善人也就得到勉勵了。這是因為什麼呢？是因為他的

道路是平坦易行的，他的邊塞是鞏固的，他的政令是一致的，他的隄防標記是明顯易識的。所以說：「君上的行動一致，臣民的行動也就一致；君上的行動分歧，臣民也就三心二意。拿草木來做譬喻說吧，它的枝葉必跟它的根本相同。」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君主若是不利於人民而取人民的利益，那就不如先利於人民而後取人民的利益爲有利。君主若是不愛人民而使用人民，那就不如先愛人民而後再使用人民爲有功。君主若是先利於人民而後再取人民的利益，那就不如利於人民而不取人民的利益爲有利。君主若是先愛人民而後再使用人民，那就不如只愛人民而不使用人民爲有功。只爲人民的利益而不取人民的利益和只愛人民而不使用人民的君主，就是取得天下的君主。先利人民而後取人民的利益和先愛人民而後使用人民的君主，是能保持社稷的君主。不利於人民而取人民的利益和不愛人民而使用人民的君主，是危害國家的君主。

觀察一個國家的治、亂、好、壞，到了它的邊境就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來了。它的哨兵和巡邏如果返復糾纏，它的邊境關口的政務如果極端苛細，那末它就是一個亂國。進了它的境界，它的田地是荒蕪的，都邑是敗壞的，它的國君就是一個貪君。觀看它的朝廷，朝廷的貴者並不是賢人；觀看它的官職，治者並不是有才能的人；觀看君主左右的親近，他所信任的並不是誠實的人：這樣國家的國君就是一個昏闇的人主。凡是君主、宰相、羣臣、百官對於貨財的取給計算過於精打細算，而對於禮義和節度則盲昧、怠惰、懈慢、粗疏，這樣的國家是一個可以欺陵侮辱的國家。凡是它的農民樂意耕田，它的戰士不怕危難，它的百官謹守法律，它的朝廷尊重禮節，它的卿相和協地共議國政，這是一個治平的國家。

觀看它的朝廷，那些貴者都是賢人；觀看它的官職，治者都是有才能的人；觀看君主左右的親近，都是誠實的人：這樣國家的君主是一個賢明的人主。凡是君主、宰相、羣臣、百官等對於貨財的取給計算寬裕、簡便，而對於禮義和節度則嚴明、謹慎、詳盡，這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對於賢德相同的人們使親者先貴，對於才能相同的人們使故舊者先任職，他的臣下百官們，其中的卑汚者都被感化成爲正派的人，其中蠻悍者都被感化成爲深厚謹慎的人，其中狡詐者都被感化成爲誠實的人，這些都是明主的功績。

觀察一個國家的强、弱、貧、富是有經驗可以證明的。君主不尊重禮，兵就弱；君主不愛民，兵就弱；君主已經許諾但不遵守信用，兵就弱；君主不行賞賜，兵就弱；將帥無能，兵就弱。君上喜功，國就貧；君上好利，國就貧；士大夫衆多，國就貧；工商人數衆多，國就貧；沒有制定計數度量，國就貧。百姓貧，君上也貧；百姓富，君上也富。因此，田野、縣鄙是財物的根本；垣牆、窖藏及倉廩是財物的末節。百姓得有天時人和，事業耕稼得以順序進行，這就是財貨的根源。君主按照等差來徵收賦稅，用府庫來貯藏賦稅，這是財貨的支流。因此，明主必定要謹慎地培養百姓的和氣，節制財物的支流，開發財物的源泉，而經常加以斟酌考慮，廣泛地使得天下人民都必定有了富餘，而君上也就不憂愁財貨的不夠了。這樣一來，君上及臣民就都富足了，彼此的財物都多到沒有貯藏的地方，這就是對於國家財政的認識達到了極點。所以，禹雖在十年水災中，湯雖在七年旱災中，然而天下却沒有有菜色的人。過了十年以後，每年的穀物一再成熟，使舊穀的積累年年有餘。這沒有別的緣故，是因爲認識到了本、末、

源、流的意義。如果田野荒蕪，君主的倉廩反而充實，百姓空虛，君主的府庫反而滿盈，這就叫做國家傾覆。像那斬伐財物的根本，涸竭財物的源泉，反而採用各種末策，然而君主及宰相却還不知道這是壞事，那末這個國家的傾覆滅亡不久卽可到來。用全國的物力來養活他，還不能夠滿足他，這就叫做絕頂貪汚，他也是愚蠢君主中的最愚蠢者。他本來要求富，反而喪失了他的國；他本來要求利，反而危害了他的身體。古代有萬個國家，而現今只剩下了十幾個國家，他們所以喪失了國家，沒有別的緣故，都是因爲貪汚的緣故。那些做君主的也應當覺悟了。

百里地大的國家，就足以獨立了。凡攻伐別人國家者，不是爲名，就是爲利；再不然，就是由於一時的忿怒。仁人的治國是：修養意志，端正身行，舉辦崇高遠大的事業，貫徹忠信，極盡條理。穿布衣繩鞋的士人如果眞能這樣做，那末他雖然住在窮巷漏屋，那些王公們也不能和他爭名；他雖然在一個國家任事，但全天下沒有一處能夠隱匿他的美名。像這樣，那些爲求名者就不會來攻了。如果開闢田野，充實倉廩，便利械用，君民上下一條心，三軍的將卒同力合作，那末來攻者要想跟這個國家作遠道的苦戰，那是不可能的。他們境內的屯聚（指人馬兵械）足以保持安固，對於抵抗碰到的敵軍和俘獲敵人的將帥，就像拔蒲草那樣地容易。敵人就算獲得一些利益，但這些利益是不夠醫治他的傷害和補救他的損失的。敵人愛惜他的爪牙，又畏懼他的仇敵。這樣，那些爲利者就不會來攻了。如能把小國大國弱國强國之間的關係搞好，並加以愼重的維持，禮節將要很美善，珪璧將要很偵大，貨賂將要很厚重，所派遣的使者必將是文雅慧辯的君子，那末對方只要是有人的情意，試問有誰還能忿怒得起來

呢？像這樣，那些逞忿怒者就不會來攻伐了。如果爲求名者不來攻伐，爲求利者不來攻伐，逞忿怒者也不來攻伐，那末，國家就會像盤石一樣的安穩，像箕星翼星那樣的長壽。別人都亂，惟我獨治；別人都危，惟我獨安；別人都喪失了國家，惟我能夠起來治理國家。所以仁人之治國政，不僅要治理他自己所有的國政，而且還要兼治別人的國政。詩經上說：「賢人君子，他的禮儀不錯，他的禮儀不錯，治化了四方的國家。」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主持國家有難有易：事奉强暴的國家是困難的，使强暴的國家來事奉我是容易的。我若是拿貨寶去事奉强暴的國家，那末我的貨寶送完了，而邦交還是沒有結成；若是和强暴的國家定約、立信、盟誓，那末定約還不到幾天，它就會背叛的；我若是割掉國家疆土去賄賂强暴的國家，那末地割了以後它的欲望還是沒有厭足的。我事奉强暴的國家越是恭順，它侵略我也就越是厲害，一直達到財貨用盡、國土割完的地步爲止。雖然左有堯右有舜，也不會有用這樣的方法而能避免這種結果的。打一個比喻說吧，這就像有一個處女脖子上纏着珠寶，身上佩帶寶玉，頭上戴着黃金，而碰見了中山的强盜一樣，這處女此時雖然不敢正視，又像廬屋的姬妾一樣，彎腰屈膝，但她還是不能免於被人刼奪的。因此，如果不用統一人民、合力抵抗的方法，而只是用巧妙敏捷的磕頭乞求的方法來誠恐誠惶地事奉强暴的國家，那就不足以保國安身。所以明君是不走這條道路的。明君必將修定禮制來齊整朝廷，修正法律來齊整百官，治理政令來齊整人民；這然後才能在朝廷中齊整禮儀節度，在官府中齊整各種各樣的事，在下面齊整人民羣衆。這樣一來，近處的人就要爭先恐後地來親近，遠方的人就都願意來歸附；舉國上

下都是一條心，三軍將士都能同力合作。結果，明君的名聲就像日曬火烤一般地影響着強暴的國家，威力之強足以給它一個很大的打擊，只用拱揖指揮之勞，強暴的國家就沒有不跑來聽候使喚的，這就像烏獲和焦僥的搏鬥一樣的。所以說：「事奉強暴的國家是困難的，而使強暴的國家事奉我却是容易的。」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天論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循〕〔一〕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寒暑不能使之疾，祆〔二〕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三〕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四〕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五〕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六〕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七〕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八〕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九〕於天者，已〔一〇〕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一一〕之可以息〔一二〕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和〕〔一三〕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一四〕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

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一五〕也。若夫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一六〕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一七〕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爾〔一八〕，其菑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

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一九〕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二〇〕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二一〕。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二二〕，遵王之道。無有作惡〔二三〕，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注　釋

〔一〕脩，據王念孫說校改。

〔二〕祆，同「妖」字。

〔三〕倍，同「背」字，違反。

〔四〕薄，逼迫，侵襲。

〔五〕臧，古與「藏」字通用。

〔六〕能，古與「態」字通用。形態，卽形體。

〔七〕財，借爲「裁」字，利用。

〔八〕曲，周徧，和「曲盡其道」的「曲」同。

〔九〕志，據俞樾說應作「知」字解，認識。

〔一〇〕已，同「以」字。

〔一一〕宜，土宜，土地條件。

〔一二〕息，生產，蕃殖。

〔一三〕據王念孫說校改。

〔一四〕荒，奄，佔有的意思。

〔一五〕節然，適然，恰恰碰到這樣。

〔一六〕錯，同「措」字，擱置，放棄。

〔一七〕黨，同「儻」字，偶然。

〔一八〕爾，借作「邇」字，淺近的意思。

〔一九〕依王先謙說刪。

〔二〇〕匿，據王念孫說與「慝」字同，差錯。

〔二一〕詘，同「屈」字；信，同「伸」字。

〔二二〕好，去聲，與下句「道」字叶韻，愛好。

〔二三〕惡，去聲，與下句「路」字叶韻，討厭。

譯文

天的運行，有一定的規律。規律不是因爲世界上有賢能的堯才存在，也不會因爲世界上有昏亂的桀就消滅。以合理的行動去對待規律，就能收到好的效果；以錯亂的行動去對待規律，那就要遭受到災禍。加强農業生產，並且節約用度，那麽天也不能使人貧困。養生之道完備，活動適時，那麽天也不能使人患病。行動遵循着正確的道路並且堅定不移，那麽天也不能使人遭到禍害。因此水災旱災不能使人遭到饑荒，寒冷暑熱不能使人患疾病，妖怪也不能使人遭到災難。農業生產抛荒，生活奢侈，那麽天也不能使人富裕。不注意保養身體，活動又少，那麽天也不能使人健康。行動違背正道，妄作妄行，那麽天也不能使人獲得好的結果。所以卽使沒有水災旱災也要挨餓，不受冷熱侵襲也要生病，妖怪不

來也要遭到禍害。人們在混亂時期所遇到的天時，和在太平時期所遇到的是一樣的，然而遭到的災禍却和太平時期不一樣，這不要埋怨天，是人們行動犯了錯誤所自招的。所以能夠了解天和人各有各的本分的，那就可以叫做「至人」了。

不用人力去做就會成功，不經人去追求就能獲得，這是天的職務。既然天的職務是如此，那麽「至人」雖是思慮深遠，却不替天多加思慮；雖然才能廣大，却不替天多施才幹；雖然分析很精細，却不替天多作觀察。像這樣的態度就叫做人不與天爭職務。天有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地有蘊藏的財富，人有管理事物的辦法，這就叫做人能與天地相配合。如果人放棄了自己與天地配合的本分，却發願要去和應該配合的天地爭職務，那眞是糊塗了。

星宿相隨着旋轉，日月彼此輪替着照耀，春夏秋冬四時交替着運行，陰陽在大起變化，風雨在廣泛佈施，萬物都能得着各自需要的和諧之氣而生存，都能得到各自需要的滋養而成長，人們看不見它們怎樣在進行工作，却看見了它們的成績，這就叫做「神」。人們都知道它們的成績，却不知道它們不露形迹的工作進程，這就叫做「天」。只有聖人才不勉强要求懂得天。

天的職務既已確立，天的功績既已成就，人的形體軀殼就因而具備，精神也隨着產生了，於是愛、憎、喜、怒、哀、樂的感情就藏在這形體和精神之中了，這就叫做「天情」。人的耳、目、口、鼻和身軀各部分跟外物接觸各有界限，他們的功能不能相互調換，這就叫做「天官」。心處在身體當中空隙的地方，管理着耳、目、口、鼻以及身軀各部分的器官，這就叫做「天君」。人類利用其他物類來養活自己的

這一類，這就叫做「天養」。順應着人類的需要來生活，就能獲得幸福，違反了人類的需要來生活，就要受到災害，這就叫做「天政」。人們要是把天君弄得昏暗了，把天官攪得混亂了，拋棄了天養，違反了天政，背棄了天情，因而喪失了天功，那就要遭到極大的禍害，這就叫做「大凶」。因此，聖人總是使天君保持清醒，使天官遵守正規，具備着天養，順從着天政，培養好天情，因而完成了天功。這樣，就是知道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了；就能使「天」和「地」各盡職責，而萬物也都爲人服役了。人們的行動也就各方面都合理，養生的方法也就各方面都適宜，生命就不致受到傷害，這樣就叫做「知天」。

所以，具有大巧的人有所不爲的事，具有大智的人有所不思慮的事。對於天的認識，只是根據它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來推測可以預期的事罷了。對於地的認識，只是根據它所表現出來的土地條件來蕃殖可以生長的東西罷了。對於四時的認識，只是根據春夏秋冬所表現出來的變化次序來作可以作的安排罷了。對於陰陽的認識，只是根據它所表現出來的相互諧和的情況來作可以治理國家的佈置罷了。總之，用人要依照自然法則，自處要遵循正確道路。

國家的治亂是由天造成的嗎？回答說：「日月星辰等等天的曆象，在禹的時候和桀的時候是相同的。可是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大亂，可見國家的治亂並不是天所造成的。」那麼是由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引起的嗎？回答說：「生物在春季蓬勃地萌生，在夏季蕃茂地長大，到秋季收穫積聚，到冬季就收藏起來，這些在禹的時候和桀的時候都是相同的。可是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大亂，可見國家

的治亂並不是四時變化所引起的。」那麽是由地造成的嗎？回答說：「一切生物獲得適宜的土地條件就生長，失掉適宜的土地條件就死亡，這在禹的時候和桀的時候也都是相同的。可是禹使天下太平，桀使天下大亂，可見國家的治亂與地沒有關係。」詩經上說：「天創造了高山，太王把它佔有了；太王創立了基業，文王使這基業更加安定了。」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天不因爲人們厭惡寒冷就取消了冬季，地不因爲人們厭惡遼遠就縮小了面積，君子也不因爲小人的哄哄亂嚷就改變了自己的行動。天有一定的規律，地有一定的法則，君子也有一定的行爲標準。君子總是走着那正常的道路，小人却總是計較一時的功利。詩經上說：「自己在禮義上沒有差錯，何必去顧慮別人的評論呢？」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楚王出門，後面跟着上千輛的車子，這不能說他有智慧；君子吃粗糧，喝白水，也不能說他是愚笨：這些都是由於某些偶然條件使他們這樣的。至於意志的整飭，德行的深厚，智謀思慮的明白通達，生在今天而思慕古代，那都是可以由我自己作主的事了。所以君子只是認眞做着可由自己作主的事，却不去追求那屬於天道範圍的事；小人放棄可由自己作主的事，却去追求那屬於天道範圍的事。正由於君子認眞做着可由自己作主的事，不去追求那屬於天道範圍的事，所以天天前進；小人放棄可由自己作主的事，却去追求那屬於天道範圍的事，所以天天後退。可見君子的所以天天前進和小人的所以天天後退，原因是一樣的，〔就是他們各自都有追求和不追求的東西。〕君子和小人之間所以大不相同，就在於此了。

天上的星掉下來，林木發出叫聲，全國的人都很恐懼。有人問道：「這是怎麽一回事呀？」回答說：「這沒有什麽，只是由於天地的常規有了改變，陰陽的常規起了變化，事物發生了少見的現象。對於這些，覺得奇怪是可以的，發生恐懼那就不對了。原來日蝕、月蝕的發生，刮風下雨的不合季節，怪星的偶而出現，這都是各個時代常有的現象。要是君主很英明，政治很清平，即使這些奇怪現象在同一個時期全都出現，並沒有什麽害處。要是君主很昏庸，政治很險惡，雖然怪現象一種也不發生，也是沒有什麽好處的。所以星掉下來，林木發出叫聲，不過是天地常規的改變，陰陽常規的變化，事物發生了少見的現象，覺得奇怪是可以的，發生畏懼就不對了。」

已經發現的事物現象之中，人妖才是最可怕的。粗糙的耕作傷害了莊稼，不及時鋤草，使田地荒蕪，政治混亂，失掉民心；田地荒蕪，莊稼長不好，糧價很貴，人民吃不飽，道路上有餓死的人：這就叫做人妖。政治法令不清明，各種措施不合時宜，農業生產不受重視，這就叫做人妖。禮義不修明，內外不分界限，男女淫亂，父子之間互相猜疑，君臣上下不諧調，外來的侵略和內部的叛亂同時並起，這就叫做人妖。一切妖孽都由人事混亂產生，如果上面所說的三種人妖交錯存在，那麽國家就不會安靖。這些人妖比起星落、木鳴等自然現象來雖然都近而易見，可是那災禍却是十分慘重的。人們如果不及時盡力勞作，那麽牛會生馬，馬會生牛，六畜也會發生妖異現象。這等事是可怪的，却並不可怕。古書上說：「萬物的怪現象，經書上是不作說明與宣揚的。沒有用的辯論，不急需的考察，應當棄置不理。」至於君臣之間的道義，父子之間的親愛，夫婦之間的界限，那是應該經常研討不可放棄的。

求了雨，就下雨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回答說：「沒有什麼緣故，這與不求雨而下雨是一樣的。日月蝕了就去搶救，天旱了就去求雨，通過卜、筮，然後決定大事，這種種舉動，並不是以爲眞會求得什麼東西，不過是國家表示重視災害、順應人情的一種文飾罷了。所以，君子認爲這是一種文飾，而百姓却認爲當眞有神。把這些看作是一種文飾，那就沒有什麼害處；要是認爲當眞有神，那就有害處了。」

在天上，沒有比日月更明亮的，在地上，沒有比水火更明亮的，在萬物中，沒有比珠玉更明亮的，在人羣中，沒有比禮義更明亮的。日月要是不亮，它們的光輝就不會明顯；水火要是不大量積聚，它們的潤澤和光輝就不會廣博；珠玉要是不向外面放射光彩，王公們就不會把它看作寶物；禮義要是不在全國內貫徹執行，執政者的功業和名譽就不會顯著。因此，人的命運好壞在於〔怎樣對待〕天，而國家命運的好壞在於〔怎樣對待〕禮。統治人民的君主，要是重視禮義，尊重賢人，就可以在天下稱王；要是重視法令，愛護人民，就可以在諸侯中稱霸；要是貪圖私利，多用欺詐，就很危險；要是使用權謀、傾覆、陰險的手段，那就一定要滅亡。

把天看得非常偉大而仰慕它，怎及得把天當作一種物來畜養它，控制它？順從天而頌揚它，怎及得掌握和控制天的變化規律來利用它？空望天時而坐待恩賜，怎比得因時制宜，使天時爲生產服務？因物類原有的基礎來求量的自然增多，怎比得運用人的智能來使物類發生質的變化？空想役使萬物，怎比得把萬物加以調理，使它們不失掉自己的作用？指望物類的自然發生，怎比得掌握物類生長的規律，使它能由人工來培養成長？因此，要是放棄了人的力量而指望天道，那是不符合事物發生發展的

眞實情況的。

經歷一百代帝王沒有變更的事物，就可以成爲一貫通行的道理。雖然事物一時廢棄，一時興起，可是拿這個一貫通行的道理來應付這些變化，就能條理貫通，不致混亂。如果不知道這一貫的道理，就不知道怎樣來應付這些變化。這一貫的道理的根本原則是永遠不會失效的。國家之所以亂，是因爲運用這道理有差錯；國家之所以太平，是因爲把這道理運用得很周詳。因此，道理所認爲善的，你的思想行動恰恰和它相合，就可以照着做；偏了就不可施行；完全不對頭，就會造成迷惑混亂。涉水過河的人需要有深度的標誌，如果標誌得不明顯，那就要沉沒到水裏去。治理人民的人，也要把一貫的道理標誌出來，要是標誌得不明顯，那麼天下就要混亂。禮，就是標誌；違反了禮，就成了黑暗世界；黑暗世界，就是大亂。所以道理在任何地方都要交代明白，內心和行爲都有不同的標準，無論別人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地方都有一定的常規，人民也就可以免於陷溺的禍患了。

萬物只是「道」的一個片面，一物又是萬物中的一個片面，愚人更是一物中的一個片面，可是愚人却自以爲已經認識了「道」，這眞是太沒有知識了。愼子對「後」的一面有所見，但是對「先」的一面無所見。老子對「屈」的一面有所見，但是對「伸」的一面無所見。墨子對「齊同」的一面有所見，但是對「參差」的一面無所見。朱子對人的情欲「少」的一面有所見，但是對人的情欲「多」的一面無所見。只認識「後」的一面而不認識「先」的一面，那麼羣衆找不到前進的門徑了；只認識「屈」的一面而不認識「伸」的一面，那麼貴和賤就分辨不清了；只認識「齊同」的一面而不認識「參

差」的一面，那麽國家的政令就不能施行了；只認識「少」的一面而不認識「多」的一面，那麽羣衆就不能得到教化了。書經上說：「不要以個人的愛好爲愛好，要遵循先王的大道。不要以個人的厭惡爲厭惡，要遵循着先王的大路。」就是說的這個道理。

禮論 節錄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一〕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二〕，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三〕，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四〕，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五〕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六〕，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七〕，所以養目也；和鸞〔八〕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九〕，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一〇〕，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一一〕，蛟韅〔一二〕，絲末〔一三〕，彌龍〔一四〕，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信〕〔一五〕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偸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一六〕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一七〕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一八〕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乎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大饗，尙玄尊，俎生魚，先大〔一九〕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尙玄尊〔二〇〕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尙玄酒也，俎之尙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太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尙拊膈〔二一〕，

朱絃而通越也，一也。

凡禮，始乎梲〔三二〕，成乎文，終乎悅校〔三三〕。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變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三四〕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三五〕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厲騖〔三六〕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

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浹，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二七〕此之謂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七〕〔二八〕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二九〕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

注釋

〔一〕持，借爲待，對待。

〔二〕苾，音必，馨香。

〔三〕黼黻，音甫弗，白黑相次的顏色叫黼，黑青相次的顏色叫黻。文章，指花紋。

〔四〕疏房，開窗的房子。檖，音邃；貌，古貌字。檖貌，深邃的房屋。越席，江浙一帶出產的蒲席。第，音滓，鋪床的席子。几筵，古人席地而坐，倚靠用几，墊席叫筵。

〔五〕大路，古代天子專用的車。

〔六〕睪芷，即澤芷，香草。

〔七〕錯衡，車軛上描繪的花紋。

〔八〕和鸞，車馬上裝置的小鈴。

〔九〕武，武王的樂；象，武舞；韶，舜的樂；護，湯的樂。

〔一〇〕斿，音由，又音流，與旒同，旗上的飄帶。

〔一一〕持，讀如跱。跱虎，蹲虎。和寢兕都畫在天子的車上。

〔一二〕韅，音顯，馬肚皮下的皮帶。蛟韅，大概是蛟魚皮作的。

〔一三〕末，借爲幦，音覓，古代車上遮擋風沙的用具。

〔一四〕彌龍，在車子兩旁人可以倚靠的地方畫的龍。

〔一五〕據王先謙說改。

〔一六〕說，同悅。

〔一七〕焉，則，於是。

〔一八〕得，楊倞說，當爲德。

〔一九〕大，讀如太。

〔二〇〕玄尊，清水。

〔二一〕拊膈，梁啓雄說，皮作的樂器，塡着糠，像小鼓的樣子。

〔二二〕棁，史記作脫，疏略。

〔二三〕悅校，郝懿行說，校，當作恔，快也。

〔二四〕堅白同異，惠施、公孫龍等辯論的專題。

〔二五〕縣，同懸。

〔二六〕厲鶩，楊倞說，疾鶩。疾，急速；鶩，亂馳。

〔二七〕見詩經小雅楚茨篇。

〔二八〕據王引之說改。

〔二九〕翣，音廈；菨，音接。楊倞說，當作蔞菨，是古代裝飾棺木的東西。

譯文

禮是怎樣起源的呢？回答說：人一生下來就有欲望，欲望不能滿足，就不能不有所追求；追求得沒有止境，就不能不發生爭奪。彼此相爭，局面必然混亂，混亂了就會弄得沒有辦法。先王討厭這種混亂的局面，因而制定禮義來劃分人和人之間的界限，使人的欲望和要求不越過這個界限而有所滿足。人的欲望不超過物質的限量，物資供應也就不至於無法應付人的欲望，兩者互相影響而有所增長，禮就是根據這種需要而產生的。

所以禮是用來滿足人的欲望的。牛羊稻粱，五味調和，爲了滿足口欲；椒蘭芬香，爲了滿足鼻欲；

精美的雕刻，燦爛的花紋，爲了滿足目欲；鐘聲管絃，爲了滿足耳欲；高深的房屋，設備了席、牀、桌、椅，爲了滿足身體之欲。因此，禮是用來滿足人的欲望的。

君子既然滿足了欲望，却又要求有區別。什麽叫做有區別呢？就是說，貴和賤要有不同的等級，長和幼要有不同的差別，貧和富、尊和卑，都要和他本人的身份相稱。因此天子坐寬大的車子，鋪柔軟的席子，爲的是滿足他的身體之欲；身旁放着香草，爲的是滿足他的鼻欲；車前横木上畫着彩花，爲的是滿足他的目欲；車上的鈴聲有一定的節奏，慢走合於武樂象舞，快行合於韶護之樂，爲的是滿足他的耳欲；旂上畫了龍，飄着九條飄帶，爲的是使人一見就知道是什麽等級；車輪上畫了伏兕踞虎，馬腋上用蛟皮做成肚帶，蓋車的是絲織品，車耳是金飾的蛟龍形狀，這些東西都爲的是助他的威風；同時，駕車的馬必定馴順熟練才能用來乘駕，爲的是他的安全。

誰知道立節而死的人正是爲了滿足求生的欲望呢？誰知道不怕花錢正是爲了滿足求財的欲望呢？誰知道對人恭敬謙讓正是爲了滿足求安的欲望呢？誰知道遵守禮義道理正是爲了滿足怡情養性的欲望呢？所以人的眼光如果只看見生，必定要死；如果只看見利益，必定要受損害；如果以懶惰爲安逸，必定要遭到危險；如果以縱情爲樂，必定要滅亡。所以人要是專一於禮義，禮義和情性都能得到；要是專一於情性，禮義和情性都會失掉。儒者要使人在兩方面都得到，墨者要使人在兩方面都失掉，這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分别。

禮有三個根本：天地是生存的根本，祖先是種族的根本，君師是治安的根本。要是沒有天地，怎麽

能生存呢？要是沒有祖先，怎麽能出生呢？要是沒有君師，怎麽能治安呢？這三方面要是缺少任何一方面，就不會有安樂的生活。所以禮對上服事天，對下服事地，尊重祖先，推崇君師。這就是禮的三個根本。

王者把太祖配天，諸侯因之不敢毁壞太祖的廟，士大夫也有他們百世不變的大宗，爲什麽要這樣做呢？就爲了尊重本源。因爲尊重本源就是立德的根基。郊祭的禮節只限於天子，社祭的禮節只限於諸侯，最多不過普及到士大夫，這是爲了分別尊卑大小。天子可以事奉七世祖宗，諸侯五世，大夫三世，士人二世，農工勞動的人不能立宗廟，這是爲了分別功業厚薄，功業厚的恩澤就長遠，功業薄的恩澤就短促。

祭先王的禮，以清水爲貴重，祭器裏放的是生魚，盛肉的器皿裏放的是未經烹調的肉汁，這表示不忘飲食的根本。諸侯祭宗廟的禮，先用清水，再用酒醴，先供黍稷，再供稻粱。月祭的禮，是「尸」先把未經烹調的肉汁沾沾唇，然後飽食魚肉美味，這一方面是尊重飲食的來源，一方面包含實用的目的。前者叫做「文」，後者叫做「理」，二者結合便成爲禮，這樣就符合了怎樣回到太古時代的精神，也就達到了禮的最高境界。所以祭祀時，酒杯裏以清水爲貴重，祭器裏以生魚爲貴重，盛肉的器皿裏以未經烹調的肉汁爲貴重，這三個標準是一個意思。祭祀時，佐食的人不把酒喝盡，哭祭的人不嚐祭器裏的生魚，輔助祭祀的人三勸「尸」食，而自己不食，這三種舉動是一個意思。大婚禮在沒有舉行醮禮的時候，祭廟禮在「尸」還沒有入廟的時候，人剛死還沒有小斂的時候，這三個階段是一個意思。天

子的車上蒙着素色的絲織品，祭天的時候戴麻布帽，喪服最初是要在腰裏繫着散麻的，這三種裝飾是一個意思。三年的喪期，哭的聲音是直號的，清廟的樂歌是一人唱三人附和的，懸掛了鐘而以拊膈的聲音爲主，或在朱絃底下通了孔而使瑟聲緩慢，這三樣取其古直的聲音是一個意思。

禮，開始時是簡略的，進行時是文美的，結束時是快樂的。因此禮到極端完備時，人的精神狀態與禮節就相結合了；次一點的是精神貫注勝過了禮節，或者注重禮節勝過了精神；再次一點的就是只注重精神回到太古時代的境界。由於有了禮，天地得合，日月光明，四時不亂，星辰運行，江河流注，萬物茂盛，好惡合理，喜怒適當，在下的和順，在上的英明。總之，有了禮萬物就變化不亂，否則一切都完了。禮的關係是多麼重要呵！建立完備的禮制，使天下人不能對他有所增減。以此爲標準，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順序，始終彼此呼應。雖然禮有外貌細節上的不同，但是對尊卑是非都分別得很清楚。天下人如果依禮而行就安樂生存，否則就危險死亡。這個道理是小人不能明白的。

禮的道理實在很深奥，像「堅白」、「同異」的學說，到禮的範圍內就站不住脚了。禮的道理實在很廣大，任意造作法典，或立論僻陋，到禮的範圍內就消失了。禮的道理實在很高尙，那些傲視世俗，自以爲清高的人，到禮的範圍內就自然失敗了。所以有了繩墨就不能在曲直上作欺騙，有了秤就不能在輕重上作欺騙，有了規矩就不能在方圓上作欺騙，明理的君子也就不能用詐僞的手段來欺騙他。所以說繩最直，秤最平，規最圓，矩最方，而禮是人道的標準。要是不效法禮，不重視禮，就是無道的人；能效法禮，重視禮，就是有道的君子。在禮的範圍內，能夠思索的，就稱爲善於思慮；能夠不變易

的，就稱爲善於鞏固。能夠思慮，能夠鞏固，再加上喜好禮節，就是聖人了。天是高的標準，地是低的標準，無窮是大的標準，聖人是人道的標準，因此求學的人，應該學習聖人而不應該學習無道的人。

禮是用財物彼此饋送，文彩裝飾是定貴賤的，多少是分別上下的，所以厚薄要用得適當。禮節繁瑣，眞情簡樸，這是重禮的表現，禮節簡樸而眞情過多，這是輕禮的表現。如果禮節和眞情內外並行，互相會合，就是適中的禮。所以君子對於大禮，就很隆厚，對於小禮就很簡樸，對於中等禮就用適中的禮節。行動不出這個範圍，就是君子的安樂居處。人在這個範圍內，就是士君子；相反，就是普通人；能在這裏面徘徊周旋，處處都能合於程序，就是聖人。聖人所以能厚、大、高、明，是因爲他對禮積累深厚，推行廣遠，並且尊崇隆重，運用完善。詩說：「要是禮儀都合法度，歡樂的笑聲也同時得到了。」就是說明這個道理。

禮是恭敬審愼地處理生和死的事情。生是人的開端，死是人的終了。由開端到終了都無缺陷，做人的道理也就完備了。所以君子對人生的開端和終了非常敬愼，始終不變，這就是君子之道，也就是禮義的表現。假如重視生而輕視死，敬奉有知覺的生人，而怠慢無知覺的死人，是小人的做法，也是違反人情的心術。君子拿違反人情的心術對待奴僕還覺得羞恥，何況用來對待自己尊愛的父母呢？死亡只有一回，人臣尊重君上，兒女尊重父母，到了這一步是盡心的最後機會了。所以服事生人，不忠厚、不禮貌，就叫做粗野，送死人不忠厚，不禮貌，就叫做輕薄。君子討厭粗野，羞恥輕薄，所以天子的棺槨七重，諸侯的五重，大夫的三重，士人的二重，衣衾有多少厚薄數量上的不同，棺飾的花紋和帷幔

裝飾有等級上的不同，這樣敬愼地對待死人，使養生和送死始終如一，一切都滿足了人的欲望，這是先王的做法，也是忠臣孝子最高的表現。

解蔽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一〕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二〕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三〕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離〕〔四〕走，而是己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蔽〕〔五〕者乎？德道〔六〕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故〔七〕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八〕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鬲〕山〔九〕，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

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一〇〕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愼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愼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一一〕，其翼若干〔一二〕，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

昔賓孟〔一三〕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一四〕，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一五〕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欲〕〔一六〕謂之，道盡嗛〔一七〕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

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一八〕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竝。此不蔽之福也。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一九〕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

（曰）〔二〇〕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

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兩〕〔二一〕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偸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入〕〔二二〕；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之〕〔二三〕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理〕〔二四〕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曠曠〕〔二五〕，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二六〕，形可劫而使詘申〔二七〕，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二八〕。其物也雜博，其（情）〔精〕〔二九〕之至也，不貳。」〔三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壹於道〕〔三一〕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

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非〕〔三二〕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三三〕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鬒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

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麤〕(三四)理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視〕(三五)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三六)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蝱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焠(三七)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三八)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三九)，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立〕(四〇)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哅哅：埶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四一)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

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四二〕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四三〕之間、疑玄之時(正)〔定〕〔四四〕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痺，痺而擊鼓烹豚〕〔四五〕，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四六〕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凡(以)〔可〕〔四七〕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四八〕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四九〕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五〇〕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攫〕〔五一〕；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五二〕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

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五三〕也，則廣焉能〔五四〕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五五〕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注釋

〔一〕疑，同「擬」字，比擬。此處「兩疑」，兩是彼此並立，疑是以彼作此，指兩種情況。

〔二〕亂，混亂，家即「諸子百家」的家，學派。亂家之人，指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的各學派的學者。下文「亂家是也」之亂家，義與此同。

〔三〕迨，據高亨說借爲怡。怡，悅，愛好。

〔四〕依郝懿行說校改。

〔五〕據俞樾說校改。

〔六〕德道，據王念孫說即「得道」。

〔七〕故，據俞樾說解作「胡」。

〔八〕虛，同「墟」字，變成荒地。

〔九〕據楊倞說改。高山即歷山。

〔一〇〕監，同「鑑」字和「鑒」字。下文同。

〔一一〕秋秋，即蹌蹌，跳舞時走步跳動的形狀。

〔一二〕干，楯牌。

〔一三〕賓孟，即「賓萌」，戰國時往來諸侯之間的賓客遊士的通稱。

〔一四〕得，同「德」字。古「得」、「德」常通用。

〔一五〕埶，即「勢」字。

〔一六〕據楊倞注改。

〔一七〕嗛，同「慊」字，滿足。

〔一八〕亂，解作治。亂術就是治術。

〔一九〕據俞樾說刪。

〔二〇〕據俞樾說刪。

〔二一〕據楊倞注改。

〔二二〕據王引之說改。

〔二三〕據王引之說删「盡」字，增「之」字。
〔二四〕據楊倞注改。
〔二五〕據顧千里說改。
〔二六〕墨，同「默」字。墨云，即不開口和開口說話。
〔二七〕詘申，卽屈伸。
〔二八〕見，同「現」字。
〔二九〕據王先謙說改。
〔三〇〕「故曰」以下至此是引古語作說明。
〔三一〕據陶鴻慶說校補。
〔三二〕據俞樾說校補。
〔三三〕槃音盤。古人洗臉，一人用壺倒水，洗者用兩手捧水自己擦洗，而用一木盆接受髒水，這木盆叫槃。
〔三四〕依荀子簡釋據宋刻本改。麤，同「粗」字。
〔三五〕據楊倞注改。
〔三六〕射，射覆，卽猜謎。
〔三七〕焠音倅，燒灼。
〔三八〕這十個字據楊倞注删。

〔三九〕景，同「影」字，反映，表現。下句「景」字同。

〔四〇〕據俞樾說校改。

〔四一〕玄，同「眩」字。

〔四二〕卬，同「仰」字。

〔四三〕感忽，即「慌忽」的意思。

〔四四〕據王念孫說改。

〔四五〕據王念孫說校改。

〔四六〕俞，通「愈」字，治好病。

〔四七〕據荀子簡釋說校改。

〔四八〕以字依荀子簡釋據元本校刪。疑，作「定」字解。疑止，確定一個範圍作界限。

〔四九〕據楊倞注校補。

〔五〇〕案，荀子書中特有的虛詞，相當於「則」、「就」、「於是」。下同。

〔五一〕據王引之說改，就是攫取。

〔五二〕孰，通「熟」字。

〔五三〕幾，據劉師培說作危殆解。

〔五四〕廣，借作「曠」字。曠焉，豁然。能，通作「而」字。

〔三〕邑，通作「悒」，抑鬱。

譯　文

人的毛病，就在於被偏見所蒙蔽而看不見全面的道理。糾正了偏見，就能恢復正道。假使把片面看成和全面一樣，或者把片面當作全面，就會迷惑了。天下的眞理只有一個，不會有兩個；聖人的想法都相同，不會有差別。現在各國諸侯有各自不同的政令，百家有各自不同的學說，其中就一定有對的，有不對的；有合於正道的，有不合於正道的。不合於正道的國君，不合於正道的學者，他們的本心沒有不想求得正道而親自照着做的，可是他們對於正道感到嫉妒和迷惑，因而別人就利用他們的愛好，引誘他們到偏邪方面去了。他們對於已養成的習慣總是不肯放棄，唯恐聽到別人說他不好。用這種偏見來觀察那與自己不同的道術，自然唯恐聽到有人讚美這些道術了。這樣，就和正道相背馳，而却總自以爲是。這豈不是被偏見所蒙蔽，因而失掉了正確的要求呢？如果不用心，那麼黑白的顏色明明擺在面前，眼睛也看不見；雷聲鼓聲在旁邊響着，耳朵也聽不見；何況心受到蒙蔽呢？得道的人，不合於正道的國君，在上面說他不對，不合於正道的學者，在下面說他不對，這不是很可悲嗎！

哪些是蔽呢？人情有欲求，有厭惡，偏於欲求的一面是蔽，偏於厭惡的一面也是蔽；事物有開頭，有結尾，只知開頭的一面是蔽，只知結尾的一面也是蔽；地域有遠有近，只知遠的一面是蔽，只知近的一面也是蔽；事理有博有淺，只知博的一面是蔽，只知淺的一面也是蔽；時代有古有今，只知古的一面是蔽，只知今的一面也是蔽。一切事物，如果各各站在不相同的立場，就沒有不相互蒙蔽的，這是人們

心術上的共同毛病。

古時候人君受蒙蔽之害的，有夏朝的桀王和殷朝的紂王。桀被他的妃子末喜和佞臣斯觀所蒙蔽，却不知道信任關龍逢，因此他的心給弄糊塗了，行爲違背禮義了。紂被他的妃子妲己和佞臣飛廉所蒙蔽，却不知道信任微子啓，因此他的心給弄糊塗了，行爲違背禮義了。所以許多臣子都抛棄忠義而專作自私自利的事，百姓都怨恨咒罵而不肯爲君主盡力，賢良的人都隱退逃跑了，這就是他們所以國土喪失，宗廟變爲荒墟的原因。夏朝的桀王死在鬲山，殷朝紂王的頭被掛在紅旗的旗竿上，他們自己不能預見到這種結果，別人又不能勸阻他們，這就是蔽塞的禍害。商湯以夏桀的失敗爲鑒戒，因而拿定了主意，小心謹愼地來治理國家，所以能長久任用伊尹而使自己不離正道，這就是他所以能夠代替夏王而君臨九州的道理。周文王以殷紂的失敗爲鑒戒，因而拿定主意，小心謹愼地來治理國家，所以能長久任用呂望而使自己不離正道，這就是他所以能夠代替殷王而君臨九州的道理。因此，當時遠方的人沒有不用寶物前來進貢的，所以他們的眼睛享受了一切美好的顏色，耳朵欣賞了一切美好的音樂，嘴巴嚐到了一切美好的滋味，身體居住了一切美好的宮室，獲得了一切美好的稱號，他們活着的時候，天下人都歌頌，死了以後，四海的人都哭泣，這眞可以稱得起是極盛的時代了。古詩說：「鳳凰正在蹌蹌地歌舞着，它的翅膀像舞師手裏的楯，它的聲音像簫。有鳳又有凰，使帝王的心很快樂。」這就是不受蒙蔽所得來的幸福。

古時候臣子受蒙蔽之害的，有宋康王的臣子唐鞅和晉獻公的兒子奚齊。唐鞅被獨攬大權的欲望

蒙蔽了，就驅逐了載子；奚齊被奪取國家的欲望蒙蔽了，就陷害了申生；結果唐鞅在宋國被殺了，奚齊在晉國被殺了。一個驅逐了賢德的宰相，一個陷害了孝順的兄長，自己犯罪被殺，然而自己竟不知道，這也是蔽塞的禍害。所以作事貪鄙、背叛、爭權而不遭受危險、羞辱、滅亡之禍的人，那是自古到今不曾有過的。鮑叔、甯戚、隰朋三人心地仁愛，見地明白，並且不受蒙蔽，所以能夠扶助管仲成功，而自己的名譽、利益、福氣、俸祿也都和管仲相等。召公、呂望兩人心地仁愛，見地明白，並且不受蒙蔽，所以能夠扶助周公成功，而自己的名譽、利益、福氣、俸祿也都和周公相等。古書上說：「認識賢人叫做明，輔助賢人叫做能。在這方面多多努力，幸福一定很久長。」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這就是不受蒙蔽所得的幸福。

古時候諸侯的賓客遊談之士受蒙蔽之害的，就是不合於正道的學者。墨子爲實用所蒙蔽，就不知有禮樂文彩；宋子爲欲望所蒙蔽，就不知有道德；愼子爲刑法所蒙蔽，就不知有賢能；申子爲權勢所蒙蔽，就不知有才智；惠子爲虛辭所蒙蔽，就不知有眞實的道理；莊子爲天道所蒙蔽，就不知有人的作爲。因此，專從實用一面來說，那麼天下的道盡在功利了；專從欲望一面來說，那麼天下的道盡在個人滿足了；專從刑法一面來說，那麼天下的道盡在法規條例了；專從權勢一面來說，那麼天下的道盡在因利乘便了；專從虛辭一面來說，那麼天下的道盡在辯論了；專從天道一面來說，那麼天下的道盡在順從自然了。以上這幾種說法，都只是道的一面。至於講到全面的大道，旣以常道爲本體，又極盡變化，片面的道理不能概括它。一知半解的人，看到了道的一面，而不能認識它的全面，竟自以爲很夠了，就裝點修

飾地說了一大套。其實呢，對自己，是弄糊塗了自己；對別人，是迷惑了別人；上面的人用這種說法蒙蔽了下面的人，下面的人用這種說法蒙蔽了上面的人：這就是蔽塞的禍害。

孔子心地仁愛，見地明白，並且不受蒙蔽，所以學習治理天下的道術，足以和先王比美。唯有他深知全面的道理，並且能夠實際運用，這是由於他不爲當時的積習所蒙蔽的緣故。所以他的品德與周公相齊，名譽與三王相並。這就是不受蒙蔽的幸福。

聖人知道心術的病害，看到蔽塞的禍患，所以不受欲和惡、始和終、近和遠、博和淺、古和今等等的蒙蔽，把萬物全都排比起來，在當中定立一個衡量的標準，〔全面、客觀地加以衡量。〕因此，他不被各種事物的差異和對立所蒙蔽，而事物固有的〔相反相成的〕理也不致搞糊塗了。

什麼是衡量的標準呢？回答說：這就是道。所以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就不會以道爲是，而反以不合於道爲是了。一個人要是能夠隨心所欲了，誰還願意守住他所不合意的而禁止他所合意的呢？用他那不以道爲是的心去取人，那就一定是不守正道的人合他的意，而守正道的人就不合他的意了。用他那不以道爲是的心，和不守正道的人一起非議守正道的人，這就是禍亂的根源。這樣，怎能認識道呢？

心中認識了道，然後才會以道爲是。以道爲是，然後才能夠守住道並防止不合於道的事。用他那以道爲是的心去取人，那守正道的人就會合他的意而不守正道的人就不合他的意了。用他那以道爲是的心，和守正道的人一起非議不守正道的人，這就是治國的要訣。這樣，還愁什麼不認識道呢？

所以治國的要訣在於認識道。人怎樣才能夠認識道呢？回答說：用心來認識。心怎能認識道呢？回答說：心空虛　專一而又寧靜，所以能認識道。心不是不藏東西的，然而又有所謂空虛。心不是沒有同時兼知兩事的時候，然而又有所謂專一。心未嘗不動，然而又有所謂寧靜。人生出來便有知覺，有知覺就有記憶。記憶意味着心中有所儲藏，然而心又有所謂空虛。不因爲心中已經有所儲藏而妨礙又將有所接受，這就叫做空虛。心生出來就有知覺，有知覺就能分別事物的不同。能分別事物的不同，就意味着同時兼知兩種事物。同時兼知兩種事物，這就是兩，然而心又有所謂專一。不因那一件事物的認識妨害這一件事物的認識，這就叫做專一。心在人睡下的時候會做夢，在人偷閒的時候就會自由活動起來，使用它時就會謀算思慮，所以心是沒有不動的，然而它又有所謂寧靜，不因夢想、煩亂而擾亂心的知覺，這就叫做寧靜。對沒有得道而想求道的人，要告訴他空虛、專一和寧靜的道理。怎樣做？要像等待着道的那樣空虛，空虛就能受入事理；要像學習着道的那樣專一，專一就能夠將各種事理完全認識；要像思索着道的那樣寧靜，寧靜就能夠明察事理。怎樣認識道？明察能認識道；實行能體驗道。能夠達到空虛、專一和寧靜的境地，這就叫做大淸明。

對於萬物，沒有有形而看不見的，沒有看得見而不可以論說的，沒有可以論說而錯失了它們的分位的。坐在屋裏而看到四海之內，處在今世而論說久遠的過去和未來，洞察萬物而認識它們的眞相，參驗稽考治亂的道理而通曉歷史上的制度，把天地間的萬物有條理地組織起來，使萬物都能發揮固有的職能，掌握自然的規律，那麽宇宙間的一切就自然都有頭緒了。無限廣闊，誰能曉得他的窮極？宏遠

曠達，誰能曉得他的德性？紛歧龐雜，誰能曉得他的形相？他光明得足與日月相比，他偉大得充滿到八方極遠之處，這樣的人就叫做大人。像這樣的大人，哪會有什麽蔽塞呢！

心是形體的君主，也是神明的主宰。它（對形體）發佈命令而不接受命令：它要禁止就禁止，要動就動，要奪就奪，要取就取，要行就行，要止就止。嘴可以被迫說話或沉默，形體可以被迫屈伸，心却不可以被迫而改變意志。合意的就接受，不合意的就拒絕。所以說：「心靈的狀態，它可任意選擇不受束縛，它已表現出來。這種狀態雖是複雜而廣博的，但是到了極度專精的時候，就不會分心了。」詩經說：「採呀！採呀！採摘着卷耳，可是裝不滿淺筐。唉！原來我心裏還懷念着一個賢人，希望他能被安置在周朝的百官行列之中呀！」淺筐，本來是容易裝滿的；卷耳又是容易採到的；然而竟還不可以用懷念賢人安置在百官行列之中的事來分心。所以說，心分散就會變得無知，心偏了就會不專精，一心兩用就會疑惑不定。〔專一用心在道上，〕藉助道的幫助來考察萬物，那麽萬物就都可以認識了。

一個人把事理了解透徹了就很愉快。對於同一類事物，不能兼通兩端，所以智者總是選擇其中的一種專心一意去做。農人精於做田裏的事，却不可以做農田管理者；商人精於交易的事，却不可以做市場管理者；工人精於製造器具，却不可以做器具製造的管理者。有些人沒有這三種技能，却可以做這三種官，〔這是什麽緣故呢？〕回答說：他們是精於道的人，而不是精於物的人啊。精於物的人只能專管一物，精於道的人却能夠兼管各物。所以君子專一用心在道上。藉助道的幫助來考察萬物。能夠專一用心於道，心思就正確了。應用道來考察萬物，事理就明察了。用正確的心思來推行明察的理

論，就可以使萬物都適當地爲人服務了。

古時候舜治理天下，不用每件事一一地去指示，萬事萬物就都成功了。他一心一意，時時刻刻像面對着危險那樣小心謹愼，因此他四周充滿着光明；他一心一意，深入精微，他內心也充滿着光明，自己却不曾察覺。所以道經上說：「人心危險難安的地方，就是道心精微難明的地方。」這「危」和「微」的幾密之處，只有明道的君子才能知道。所以人的心好比一盆水，端端正正地放着不動，泥滓等汚濁的東西沉在下面，淸明的水浮在上面，那就能夠照見人的鬚眉，看淸楚皮膚的紋理。若有微風吹過，沉澱的泥滓在下面浮動起來，上面淸明的水就被攪亂，那就不能正確地照見本形了。心也就是這樣的，若是依着條理來引導它，用淸和的氣來涵養它，那就沒有什麽外物能夠使它傾側不正，也就能夠斷定是非，判別嫌疑了。若是有些小的事物牽引它，那就會由於外物而改變正常的情況，內心隨着傾側不正，就連粗淺的事理也不能判別了。所以古時愛好文字的人很多，只有倉頡傳到後世，那是因爲他對文字能夠用心專一；愛好耕稼的人很多，只有后稷傳到後世，那是因爲他對耕稼能夠用心專一；愛好音樂的人很多，只有夔傳到後世，那是因爲他對音樂能夠用心專一；愛好仁義的人很多，只有舜傳到後世，那是因爲他對仁義能夠用心專一。又如倕做弓，浮游做箭，后羿却專精射箭；奚仲做車子，乘杜創造四匹馬駕車子的方法，造父却專精於趕馬駕車。從古到今，沒有一個人心思兩用而能專精技藝的。曾子曾說過：「在唱歌的時候，看到指揮棒，就想到可以用它來捕鼠，他那裏還有心思同我唱歌呢！」

石洞裏面住有一個人，名字叫觙。這個人很善於猜謎，很喜歡在這方面用心思。可是耳朵聽到了

好聽的聲音，眼睛看到了好看的顏色，會擾亂他的心思；蚊蝱的聲音，會妨害他思想的集中。所以他屏除了耳目的愛好，避開了蚊蝱的聲音，獨自地住着，沈靜地想着，這樣才會把謎語猜中。如果思想「仁」的道理也像這樣，那就可以說是達到精微了！孟子恐怕損壞德性而休妻，可以說是能夠自强的了；有子恐怕睡着而用火燒自己的手掌，可以說是能夠克制自己（自忍）了；可是這還不夠。屏除耳目的愛好，又恐怕聽見蚊蝱的聲音會妨害思想的集中，這可以說是知道人心的危險了，可是還不可以說是懂得道心的精微。到了精微的地步，那就是至人了。已經是至人了，還用什麼自强？什麼自忍？還有什麼危險呢？所以濁明的人（指自强、自忍、自危的人）從外面理解事物，清明的人（指至人）從內心理解事物。聖人從心所欲，任情而動，而理自然控制情欲，那還有什麼强？什麼忍？什麼危險呢？所以仁人的行道，是不需要有什麼作爲的；聖人的行道，是不需要有什麼勉强的。仁人運用心思是小心謹愼的，聖人運用心思是輕鬆愉快的。這就是治心的方法。

凡是觀察事物時有所蒙蔽，心中不能決定，那麼，對外物就不能認識清楚。自己思慮不清楚，就不能決定對和不對。黑夜裏行走的人，看見躺着的石頭以爲是伏着的老虎，看見豎着的樹木以爲是站着的人，這是由於黑夜昏暗蒙蔽了他的目光。喝醉了酒的人，跨過百步寬的大溝，當做是半步寬的小溝；低着頭走出城門，以爲是小的閨門：這是由於酒攪亂了他的精神。用指頭按着眼睛去看東西，一件會看成兩件；用手掌掩着耳朵去聽聲音，本來沒有聲音也會嗡嗡地響：這是由於按和掩的外力攪亂了眼和耳的官能。從山上望牛好像是隻羊，可是找羊的人不會下山來牽，因爲他知道這是由於遠蒙蔽

了牛的大。從山下望樹木，看那八丈高的樹木像根筷子，可是尋筷子的人不會上山去折取，因爲他知道這是由於高蒙蔽了樹的長。水動而水裏的影子也動，人們不以水裏搖動的影子來判斷美或醜，因爲水的動盪把影子弄糊塗了。瞎子仰頭看天而看不見星，人們不以瞎子看天來斷定星的有或無，因爲瞎子的視力不可靠。假如有一個人，在這種時候來判定事物的情況，那他就是世界上的愚人。那些愚人的判定事物，用受蒙蔽的心來解決疑惑的問題，作出的決定一定不符合客觀情況。如果不符合客觀情況，又怎能沒有錯誤呢？

夏首的南邊有一個人，名叫涓蜀梁。他這個人，旣愚蠢而又事事恐懼。在月色很亮的晚上走路，低頭看見自己的影子，以爲是趴在地上的鬼；仰起頭來看見自己的頭髮，又以爲是站着的妖怪；轉過身來就跑，等到回到了家中，竟斷氣而死。這難道不是很可悲的嗎？凡是人們認爲有鬼，必定是在精神恍惚、心志不淸的時候留下的印象。這正是人認無爲有、認有爲無的時候。在這樣情況之下處理事情，也就像受了濕氣、患了痿痹病的時候，就打鼓殺豬來求神，其結果一定是打破了皮鼓，喪失了肥豬，而不會得到把病治好的幸福。像這樣的人，雖然不住在夏首的南邊，却和涓蜀梁沒有什麼不同。

能認識外界事物是人的本性，可以被認識的是事物之理。但是用人能認識事物的本性，去求可以被認識的物理，沒有一個確定的嚮往的目標，那是一輩子也求不周徧的。人所理會的道理雖有億萬之多，但終不能窮盡萬事萬物變化莫測的一切內容，這就和愚人一樣了。學習到自己老了，連兒子都長大了，還和愚人一樣，如果還不知道停止這樣的學習，那就叫做妄人。所以學習本來就是要學到一定

的嚮往的目標。怎樣學到一定的嚮往的目標呢？回答說：嚮往的目標在於「至足」。什麼叫做「至足」呢？回答說：就是聖王。聖就是能徹底通曉人倫物理的人；王就是能徹底通曉法令制度的人。徹底地做到這兩方面，就可以爲天下的最高準則，也就是達到「至足」了。所以學者拿聖王作爲師，拿聖王的制度作爲法，效法聖王的法，尋求出法統綱紀來，並且努力仿效聖王的爲人。向着這種準則而努力去做的就是士人，已和這種準則類似而差不多做到的就是君子，完全通曉這種準則的就是聖人。所以有了知識而不用來考慮這個準則的就叫做「攫」，有了勇氣而不用來堅持這個準則的就叫做「賊」，考察得很熟悉而不用來分辨這個準則的就叫做「篡」，多技能而不用來學習推行這個準則的就叫做「知」（意思是說巧詐），辯才流利而不用來宣揚這個準則的就叫做「詍」（意思是多言而無用）。古書上說：「天下的事理總有兩面：要從非中分辨出是來，從是中分辨出非來。」這是說是和非是要用合於王制或不合於王制來決定的。天下有不拿這種合王制和不合王制的情況作爲準則還能分辨是非、理論曲直的嗎？假使不是分辨是非，不是理論曲直，不是辨別治亂，不是講究人道的，雖然有所能，對人也沒有益處；無所能，對人也沒有損害。這簡直是要講求怪說，玩弄奇辭，用來擾亂人心了。那樣，强迫鉗制別人來顯示自己的口才，厚着臉皮來忍受着詬罵，沒有正當的理由而誇誇其談，胡亂辯說而希望得佔上風；不喜歡辭讓，不看重禮節，却喜歡互相排擠：這就是亂世姦人的說法。可是當今天下從事辯論的人，正多半是如此。古書上說：「玩弄辭句而自以爲明察，空談名物而進行無原則的爭辯，君子看不起這樣的人。見聞很多，又能夠强記，可是不合於王制，君子也看不起這樣的人。」這話就是針對那

些人而說的。

做了，不能幫助事情的成功；求了，不能獲得實際的效果；憂慮了，不能挽救事情的危殆：那就該把這類的事拋棄，不讓它們來妨礙自己，一會兒也不讓它們來侵擾自己的心胸。不留戀過去，也不顧慮未來，沒有抑鬱吝惜的心情，到了適當的時候就行動，事臨頭了就應付，問題發生了就分析研究，那麼是治是亂，是可是否，就十分明白了。

事情保守了祕密就成功，泄漏了就失敗，英明的君主不會有這樣的事。事情公開了就成功，隱蔽了就失敗，昏闇的君主不會有這樣的事。所以做君主的，事事保守祕密，讒言就來了，直言就退了，小人來接近而君子疏遠了。古詩說：「把黑暗說成光明，把黄色的狐狸說成蒼色的。」這是說君主幽暗，臣下就陰險了。做君主的如果事事公開，直言就來了，讒言就退了，君子來接近而小人疏遠了。古詩說：「在下的光明，是由於在上的顯赫。」這是說君主明達，下民就得到感化了。

正名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

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一〕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二〕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各〕實(玄)〔互〕〔三〕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以爲有名也。

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淸濁、調(竽)〔節〕〔四〕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洒)〔漏〕、(酸)〔庮〕〔五〕奇臭，以鼻異；疾、養〔六〕、滄、熱、滑、(鈹)〔鈹〕〔七〕、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八〕、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九〕徵知。徵知，則緣耳

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同〕〔一〇〕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偏〕〔一一〕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一二〕，「聖人不愛己」〔一三〕，「殺盜非殺人也」〔一四〕，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一五〕，「情欲寡」〔一六〕，「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一七〕，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排〕而(謁)〔謂〕(楹)〔盈〕」，(有)〔又〕「牛馬非馬也」〔一八〕，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一九〕，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二〇〕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埶，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

之化道也如神，辨(埶)〔說〕〔二一〕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二二〕，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二三〕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

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情〕〔二四〕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躬〕〔二五〕。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二六〕此之謂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治〕〔二七〕觀者之耳目，不(賂)〔賂〕貴者之權埶，不利(傳)〔便〕辟〔二八〕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二九〕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三〇〕此之謂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爲己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彼誘其名，

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三一〕，則不可得；有靦〔三二〕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三三〕此之謂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所〕〔三四〕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計〕〔三五〕，固難類（所受乎天）〔三六〕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三七〕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三八〕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

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益〕(三九)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損〕(四〇)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四一)可以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

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四二)。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四三)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問)〔間〕(四四)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四五)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

心平愉則色不及傭(四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

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局〕室、（盧庾葭）〔蘆簾〕、〔四七〕稾蓐、（尙）〔倘〕〔四八〕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私〕〔四九〕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注　釋

〔一〕據盧文弨說刪。

〔二〕節遇，因果關係不分明的、偶然性的遭遇。

〔三〕名字據梁啓雄說改爲各，玄字據劉師培說改爲互。

〔四〕據王先謙說改。

〔五〕據王念孫說改。漏音樓，馬羶氣；庮音酉，牛羶氣。

〔六〕養，借作「癢」字。

〔七〕據楊倞注改。鈒，同「澀」字。

〔八〕說，同「悅」字，暢快；故，同「固」字，煩悶。

〔九〕有，同「又」字。

〔一〇〕據楊倞注改。

〔一一〕據俞樾說改。

〔一二〕「見侮不辱」是宋牼的學說，見莊子天下篇。

〔一三〕這一說目前已經無法查考。

〔一四〕這是墨家的說法，見墨子小取篇。

〔一五〕「山淵平」似是指莊子天下篇的「山與澤平」。

〔一六〕「情欲寡」也是宋牼的學說，見莊子天下篇。

〔一七〕「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可能是墨子的主張。鍾同鐘。

〔一八〕據梁啓雄說，這一句當作「『排而謂盈』，又『牛馬非馬也』」。

〔一九〕辭，不受，以爲不是。

〔二〇〕辟，同「僻」字。

〔二一〕據盧文弨說改。

〔二二〕命，命名。期，期會，配合。

〔二三〕工，官；官宰即主宰。

〔二四〕據王念孫說改。情，事物的眞實情況。

〔二五〕據俞樾說改。

〔二六〕豈弟即「愷悌」，和樂平易。詩見大雅卷阿篇。

〔二七〕據王念孫說改。冶，迷惑。

〔二八〕據梁啓雄說改「賂」爲「略」，改「傳」爲「便」。略音落，看顧。便辟卽「便嬖」，接近的人。

〔二九〕騫，借作「愆」字。

〔三〇〕這幾句詩不見於現存的詩經中，是佚詩。

〔三一〕蜮音域，也寫作魊，鬼怪。

〔三二〕靦音腆，面孔慚愧的樣子。

〔三三〕這幾句詩見小雅何人斯篇。

〔三四〕據俞樾說校補。

〔三五〕據梁啓雄說校補。

〔三六〕據俞樾說刪。

〔三七〕據王念孫說刪。

〔三八〕假之卽假若。

〔三九〕〔四〇〕據梁啓雄說「損」、「益」二字互改。

〔四一〕據王念孫說刪。

〔四二〕有，通「又」字。其，據王念孫說刪。

〔四三〕鬻，借作「饔」字。下同。

〔四四〕據王念孫說改。

〔四五〕粥，同「鬻」字，出賣。

〔四六〕傭，通「庸」字，平常。下同。

〔四七〕據王念孫說改「屋」爲「局」，改「廬庾葭」爲「蘆簾」。

〔四八〕據高亨說改。㡀，古「敝」字，破舊。

〔四九〕據王念孫說改。

譯文

後世帝王的確定名稱是這樣的：刑法的名稱依照商朝，爵位的名稱依照周朝，節文儀式的名稱依照禮經。給與萬物的各種雜名依照中原夏族人民固有的習俗和普遍的默契。而遠方不同習俗的鄉邑就憑藉夏族人民所用的名稱來溝通思想。應用在人身上的各種雜名有這些：天生就是這樣的那個本質叫做性。性從陰陽相和之氣中產生，使精神和事物相接觸、相感應，這種不經過人爲而自然這樣的也叫做性。性中的好、惡、喜、怒、哀、樂叫做情。情是這樣了，而心又爲它進行選擇叫做慮。心裏考慮了，自己的官能就照着考慮出來的主意行動起來，叫做僞（人爲）。思慮積久了，行動也習慣了，然後變爲成規，也叫做僞（人爲）。爲了正當的利益而去作爲，叫做事（事業）。爲了正義而去作爲，叫做行（德行）。人身上具備的用來認識事物的東西叫做知（認識能力）。人的認識跟外界事物的本來面目相符合叫做智（知識）。人天生就有所能的叫做能（本能）。本能因接觸外界事物而有所發展也叫做能（才能）。性受了損傷叫做病。偶然的遭遇叫做命。這些就是應用在人身上的各種雜名，是

後世帝王所確定出來的名稱。

因此王者的創制名稱，名稱定好了，實際事物就可以分辨清楚；用名稱來表示實際事物的這種方法推行了，人們的心意也就彼此溝通了：這樣，就應該謹慎地領導人民一致遵守這些名稱。所以有人玩弄辭句，擅自製造名稱來擾亂正名，使民衆疑惑，引起許多的辨駁爭論，這就叫做大奸，這種罪就相當於假造印信和度量。因此，王者的民衆沒有人敢於假託奇異的言辭來擾亂正名，所以他的民衆都很誠實；誠實就容易聽人使喚，容易聽人使喚就能爲公家盡力。因爲他的民衆沒有人敢於假託奇異的言辭來擾亂正名，所以他們就一心一意地履行法度，謹愼小心地遵循政令。像這樣，王者的事業就可以長遠了。事業長遠，功名有成就，這是國家治平的最高峯，這是謹嚴地遵守統一的名稱所得來的功效。

現在聖王死了，遵守統一名稱的事怠慢了，奇異的言辭起來了，名稱和實際事物不一致了，是和非的情形不分明了，那麽雖是守法的官吏和記誦條文的儒生也都迷亂起來了。這個時候如果有王者與起，一定會沿用一些舊名，創制一些新名。這樣說來，所以要有名稱，和名稱有同有異的緣故，以及制定名稱的主要關鍵，都是不可以不考察的。

〔如果沒有確定的名稱，〕心裏的各種不同形象就只能雜亂地表達出來，各種不同實質的事物就被混爲一談，貴和賤不能分明，同和異不能區別，這樣，傳達思想就必定會有互相不了解的困難，處理事情也必定會有窒礙難行的害處。所以聰明的人就分別地制定各種名稱來指明各種事物；一方面用來指明貴和賤，一方面用來辨別同和異。貴和賤分明了，同和異區別了，這樣，傳達思想就沒有互相不了

解的困難，處理事情也就沒有窒礙難行的害處了。這就是所以要有名的道理。

那末憑什麼使名稱有同有異呢？回答說：憑天生的各種器官。凡是同類同情的，他們的天生的器官對事物的感覺、印象也就相同，所以只要把某個名稱所代表的事物加以形容比方，說得大體像，對方就能懂得你說的是什麼。這就是人們所以約定事物的共同名稱以便互相交際的原因。萬物的形狀、顏色、紋理，憑眼睛來認識它們的不同；聲音的清、濁、和諧、不和諧等等，憑耳朵來認識它們的不同；甘、苦、鹹、淡、辛、酸等各種特殊味道，憑口來認識它們的不同；香、臭、芬芳、腐氣、腥、臊、馬羶氣、牛羶氣等各種特殊氣味，憑鼻子來認識它們的不同；痛、癢、涼、熱、滑、澀、輕、重，憑身體的感覺來認識它們的不同；暢快、煩悶、喜、怒、哀、樂、愛、惡、欲，由心來認識它們的不同。心又能應接外物而有知覺。既然應接外物而有知覺，那麼通過耳就可以識別聲音，通過眼就可以知道形狀。可是要應接外物而有知覺，首先必定要靠天生的器官把各自感覺到的東西分門別類才行。如果五官對外物的分門別類不能認識，心應接了外物而無法說出，那麼人們就沒有不說這是毫無智力的。這就是憑什麼使名稱有同有異的情況。

〔天生的器官對事物的認識既然有了同異之分，〕然後緊跟着就要給它們命名：相同的事物給它們相同的名稱，不同的事物給它們不同的名稱；單名就足以使大家懂得的就用單名，單名不足以使大家懂得的就用複名；單名和複名不相迴避的就用共名，雖然有共名，也不會有什麼妨害。既知道不同的實物應有不同的名稱，所以就要使不同的實物沒有一種不具有不同的名稱，這是不可混亂的，這和必

須使相同的實物沒有一種不具有相同的名稱是一樣的。所以萬物雖然多，有時想要把它們概舉出來，就把它們總稱爲「物」。物這個名稱是一個大共名。由此類推，可以給多種事物加上一個共名，共了又共，一直達到無可再共然後停止。有時想要從萬物中單舉出一部分來，所以把它們叫做「鳥獸」。鳥獸這個名稱是個大別名。由此類推，可以給種種事物加上個別名，別了又別，一直達到無可再別然後停止。一個實物的名稱本來就沒有一定要用這一個名稱才合宜的道理，而是由人們互相約定命這一個名，等到約定了，用慣了，就說這一個是合宜的，而那跟約定的名稱不同的就說是不合宜。一個名稱本來就沒有一定要命給哪一種實物的道理，而是由人們互相約定用這一個名稱來命給這一種實物，等到約定了，用慣了，就說這只是這一種實物的名稱。有的名稱本來就是好的，一聽到這個名稱就容易懂得而不起誤會，這就叫做好名稱。事物有的是形狀相同而不占有同一空間，有的是形狀不同而占有同一空間，這是可以區別的。形狀相同而不占有同一空間的，名稱雖可以合用一個，但應該說是兩個實物。同一實物形狀改變了，實質上却分不出是兩件不同的物的，這叫做「化」（變化）；只有形狀的變化而沒有實質的區別，這應該說是一個實物。這就是所以要考察事物的實質來確定事物的數目的緣故，這是制定名稱的主要關鍵。後世帝王確定事物的名稱，對於這些是不可以不考察的。

說「受欺侮不是恥辱」，「聖人不愛自己」，「殺强盜不是殺人」，這種淆惑在於以名亂名。試考察一下所以要有名稱的原因，再看一看這些說法和通常的說法究竟哪種說法能行得通，那就能禁止這些說法了。說「高山和深淵一樣平」，「人的慾望要少」，「牛羊豬等的肉味並不更加甘美，撞擊大鐘並

不更加悅耳」，這種淆惑在於以實亂名。試考察一下爲什麽有同有異，再看一看這些說法和通常的說法究竟哪一種說法符合事實，那就能禁止這些說法了。「是互相排斥，却說是互相包函」，又說「牛馬不是馬」，這種淆惑在於以名亂實。試考察一下名稱約定的界說，用他心裏可以接受的來反駁他心裏不能接受的，那就能禁止這些說法了。一切離開正道而由私意獨造的邪說謬論，沒有不和這三種淆惑相類似的。因此，英明的君主知道了名稱的界限，就不和那些人去辯論了。

民衆容易用正道來統一他們的意志，却不可以跟他們一同來講明所以如此的緣故。所以英明的君主就拿權勢來對付他們，拿正道來引導他們，拿命令來曉諭他們，拿評論來表揚他們，拿刑法來禁止他們。這樣，民衆受正道的感化就像有神靈指點一般，哪裏還用得着辯說呢？如今聖王死了，天下亂了，奸邪的言論起來了，君子又沒有權勢來對付，沒有刑罰來禁止，因此就用得着辯說了。人們對於實物不能了解，然後給它一個名稱；有了名稱，仍然不能了解，然後配上形容物狀的詞；配上形容詞仍然不能了解，然後加以解說；解說了仍然不能了解，然後再來反覆辨明。因此，命名配詞，辨明解說，是實用上最善最美的方法，而且也是帝王事業的第一步。聽見名稱就了解到實物，這是名稱的使用。積累名詞而成文句，這是名稱的配合。使用和配合這兩方面都很得當，這就可以說是懂得名稱。名稱是人們互相約定加給各種實物的。辭句是連屬不同實物的名稱來說明一個意思的。辨說是在名實相符的原則下來說明是非的道理的。命名配詞是供辨說時使用的。辨明解說是心對道的一種反映。心是道的主宰。道是治國的正常條理。

心意合乎道，解說合乎心意，辭句合乎解說的用意，運用正確的名稱來配合成辭句，這就可以根據事物的實情來使人了解這事物了。辨別差異不錯誤，推論各類事物不違反正理；聽到別人的發言，就吸取其中合乎文理的地方；分辨是非，就盡量推究所以然的緣故。用正確的道理來辨別姦邪，就好像用繩子來衡量曲直，所以邪說不能擾亂正道，百家的謬論也就無處可以逃匿了。有兼聽各家言論的聰明，却沒有逞強驕傲的面容；有兼包各家學說的寬宏度量，却沒有自誇美德的神色。學說實行了，天下就都得其正；學說不能實行，就只表白他的道而讓自身隱居起來。這就是聖人的辨說。詩經上說：「體貌謙恭，志氣高朗，就像玉製的珪璋，有好的聲譽和好的名望。和樂平易的君子，四方人民都以他爲典範。」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謙讓的品德有了，長幼的道理順當了；忌諱的言論旣不會稱說，妖妄的言辭也不會出口。以仁慈的心來說話，以學習的心來聽取別人的言論，以公正的心來辨別是非。不因別人的誹謗和誇奬而動搖自己的意志，不講漂亮話去迷惑旁觀者的耳目，不顧慮尊貴者的權勢，不愛聽接近自己的人的討好稱譽。因此就能夠守道而不背，敢於說出眞理而不受外力脅迫，口才爽利而不流於浮薄，重視公正的言論而輕視鄙俗的爭吵。這就是士君子的辯說。詩經上說：「夜是多麼漫長呵！深長地想着自己有沒有過錯。自問對於古人的道理沒有怠慢，對禮義沒有違反，何必顧慮別人的評論呢？」就是說明這個道理的。

君子的言論，深入而精確，切近而有條理；列舉是非好像不一致，道理終歸還是一貫的。他選定正

確的名稱，運用恰當的辭句，來盡力說明他的思想。那些名和辭是使用來表達思想的工具，只要可以用來溝通人們相互之間的思想就夠了；如果偏要轉彎抹角，標新立異，那就是邪說了。因此，名稱足以用來指明實物，辭足以用來表達出主要的意思那就夠了；超過這個界限的就是故意作難。這是君子一定要拋棄的，而愚蠢的人却拾來當作寶貝。所以愚蠢的人的言論，常是沒有根據而又粗疏，爭吵不休而又沒有一定的條理，嘰嘰喳喳地胡說一通。他們搬弄各種好聽的名稱，眼花撩亂地運用辭句，可是思想內容卻沒有一點精深可取的地方。所以假借名稱、搬弄辭句而無休無止，非常勞苦而毫無成功，貪求好名聲而偏沒有名聲。因此聰明人的言論，總是使人家思慮起來容易明白，實行起來容易做到，主張這種言論時容易站得住脚，言論成立了就一定會獲得人的愛好，而不至遭到人的厭惡；而愚蠢人的言論却恰恰與此相反。詩經上說：「要是你是個鬼是個怪，我自然看不透你的原形；可是你儼然有臉龐有眼睛，〔也還是個人，〕就會永遠受人注視，沒有終極，〔到底會被人看穿的。〕我寫這首好詩，爲的是要盡情地揭穿你這反覆無常的傢伙。」說的就是這種愚蠢的人。

凡是講求治國之道而要靠着人們除去欲望的人，就是沒有辦法用禮義來引導欲望走向正路，却被有欲望難住了的人。凡是講求治國之道而要靠着人們減少欲望的人，就是沒有辦法節制人們的欲望，却被欲望太多難住了的人。有欲望與沒有欲望，是不同類的，這是有生物和無生物的不同，而不是國家的治和亂的關鍵。欲望的多與少，也是不同類的，這是物類的情欲多寡不同的問題，而不是國家的治和亂的關鍵。人並不等待有達到欲望的可能才發生欲望，但是追求欲望的滿足却總是從所可能求

得的方面去努力。欲望不等待有達到的可能才發生，這是人從天然禀受到的本性；求達到欲望的人常常從可能求得的方面去努力，這是從內心接受來的思想。天生的比較單純的欲望和受着內心多方面的考慮所節制的欲望是不相類似的。人所欲望的，莫過於生；人所厭惡的，莫過於死；然而人竟有從生走向死的，這並不是他們不願意生而願意死，而是由於他們內心考慮到在當時情況下生是不對而死是對的。欲望很強烈，但行動却跟不上，這是由於心節制了它的緣故。心所認爲對的事情，如果是合理的，那麼欲望雖多，對於國家的治理又有什麼妨害呢？欲望不強烈，但行動却很積極，這是由於內心的驅使。心認爲對的事情如果不合理，那麼欲望雖少，對於國家的擾亂又怎麼阻止得了呢？因此，治和亂的關鍵在於思想所認爲對的合理不合理，而不在於欲望的多少。不從關鍵所在的地方去尋求治亂的原因，却到沒有關係的地方去尋求，雖然自以爲我已經認識到問題的關鍵了，其實是把問題看錯了。

性是天生成的；情是性的本質；欲望又是因情對外物的感應而產生的。以爲自己的欲望是可以達到而去追求，這是人情所不可避免的。以爲自己的欲望是對的，從而想方設法來達到這個欲望，人的智慧必然會這樣的。因此，雖然是個卑賤的看門人，欲望也是去不掉的；那怕是個高貴的天子，欲望也是不能完全滿足的。欲望雖然不能完全滿足，却可以接近於完全滿足；欲望雖然去不掉，對欲望的追求却是可以節制的。欲望雖然不能完全滿足，求滿足的人還會去求接近於完全滿足；欲望雖然去不掉，但是當求取不到的時候，自然會考慮節制。對待欲望的正道，就是在可以進取的條件下就儘量使欲望接近於完全滿足，在只能退步的情況下就節制自己的欲求，這是天下對待欲望最好的原則。

一般人沒有不依從自己所認爲對的而拋棄自己所認爲不對的。知道正道是對待欲望的最好的原則，而還不依照這條正道做的人，是沒有的。假如有人喜歡向南走，那就不管向南的路有多麽遠；他不喜歡向北走，那就不管向北的路多麽近。他難道會因爲向南的路走不盡，就離開南行的路轉而向北走嗎？人們對他所欲望的，那就不管它多麽多；對他所厭惡的，那就不管它多麽少。難道因爲他所欲望的不可能完全得到，就放棄它們轉而追求他所厭惡的嗎？因此，可以依從的欲望，那就應該順從它，哪裏會因爲增多欲望就引起大亂？不可依從的欲望，那就應該放棄它，哪裏會因爲減少欲望就帶來太平之治？所以聰明人只論欲望是不是合乎正道就是了，這樣，那些小家異派自以爲珍貴的學說，（就如願意人除去欲望、減少欲望的主張）自會衰微息滅了。

人的求取什麽，所得來的往往未必完全是他所願望得到的幸福；人的除去什麽，所去掉的往往也未必完全是他所厭惡的災禍。所以人是沒有一個行動可以不把衡量人事的秤帶在身邊的。秤做得不準確，那麽雖然掛上重物，也會仰起來，而人仍會認做是輕物；或者雖然掛上輕物，低了下去，而人仍會認爲是重物：這就是人對輕重發生迷惑的緣故。衡量人事的秤不準確，那麽災禍包含在他所願望的事情中，人卻以爲是幸福；幸福包含在他所厭惡的事情中，人卻以爲是災禍：這就是人對禍福發生迷惑的緣故。道是自古到今衡量人事最正確的秤；離開了道而由自己內心主觀地去決定一切，那就不知道災禍和幸福究竟是在哪裏了。

從交易的道理來說，拿一件東西去換回另一件東西，人們都說「沒有佔便宜 也沒有吃虧」。拿一

件東西換回了兩件東西，人們都說「沒有吃虧，卻佔了便宜」。拿兩件東西去換取一件東西，人們都說「沒有佔便宜，卻吃了虧」。會計算的人願意以少換多，會謀畫的人總是按照自己認爲對的辦法去做。拿兩件東西去換一件東西，人人都不幹，因爲他把這筆數算得很淸楚。依從道來行動，就好比是拿一件東西去換兩件東西，這吃了什麼虧呢？離開了道而由內心自己去抉擇，好比是拿兩件東西去換一件東西，這佔了什麼便宜呢？積累了很長很長時間的美好希望，一下子卻換來了他所不願意的東西，這樣的蠢事還會去做，那是不能算淸利害之數的緣故。

我又曾經深入地觀察到一個最隱微而難以覺察的道理。凡內心輕視道理而對外又不重視物質欲望的人是沒有的，對外重視物質欲望而內心沒有憂慮的人也是沒有的。行爲脫離道理而不遭到外來危險的人是沒有的，遭到外來危險而內心不恐懼的人也是沒有的。內心憂愁恐懼，那麼，嘴裏銜着牛羊豬肉，也感覺不到滋味；耳朵聽着鐘鼓的音樂，也不覺得好聽；眼睛看着錦綉的花紋，也不知道好看；身穿輕暖的衣裘，躺在軟褥子和平席子上，也不覺得安適。因此享受到了萬物的美好供養，內心還是不會愉快，卽使偶然有一忽兒愉快，那憂鬱的心情仍然不能離去。因此享受了萬物的美好供養，仍然是重重憂慮；兼收了萬物的種種利益，仍然有很大禍害。像這樣的人，他追求物質的目的，究竟是爲了保養自己的生命呢，還是爲了出賣自己的壽命呢？因此本來想滿足自己的欲望，却放縱了自己的情欲；本來想保養自己的生命，却危害了自己的身體；本來想培養自己快樂的心情，却損害了自己的內心；本來想提高自己的名望，却敗壞了自己的行爲。像這樣的人，他縱然是封了侯，稱了帝，那還是和盜賊沒有

什麼不同，雖然坐高車，戴官帽，那還是與衣食不足的窮人沒有什麼不同。這就叫做讓自己的身體做外物的奴役。

心情平靜愉快，那麼看到的顏色雖然還趕不上平平常常的顏色，卻仍然可以滿足眼睛的需要；聽到的聲音，雖然還不如平平常常的聲音，卻仍然可以滿足耳朵的需要；雖然是粗菜淡飯和清湯，卻仍然可以滿足口腹的需要；雖然是粗布做的衣服，粗麻做的鞋子，卻仍然可以保養身體；雖然房屋狹小，蘆草的簾子，稻草的褥子，破舊的几桌，卻仍然可以保養形體。所以，他不能享受到萬物中最美好的東西，卻仍然可以養得心情快樂；沒有權勢爵位，卻仍然可以養成好的名望。像這樣的人，讓他來統治天下，他必定爲天下人的福利打算得多，爲私人享樂打算得少，這就叫做重視自己而役使萬物。

沒有根據可考的言論，沒有見過的行爲，沒有聽說過的計謀，君子都是愼重對待的。

性惡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㈠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二〕必將待檃栝烝〔三〕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四〕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五〕，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

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六〕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七〕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八〕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而〕不〔異〕〔過〕〔九〕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

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一〇〕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

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二〕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三〕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三〕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四〕亦陶埏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也，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

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天非私曾、騫、孝己〔一五〕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一六〕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秦人〕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共〕敬〔父〕〔文〕〔一七〕者，何也？以秦人之從〔一八〕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塗〔一九〕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二〇〕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今不然，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二一〕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

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偏行天

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三二〕而法，若（佚）〔扶〕〔三三〕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三四〕，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三五〕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三六〕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三七〕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三八〕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三九〕，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四〇〕，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

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三〕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注釋

〔一〕僞，作爲，人爲的意思。荀子書中把僞和性看做是相對的兩個概念。

〔二〕枸音鉤，曲，枸木即彎曲的木料。

〔三〕檃栝音隱括，古代用以矯正木料的器具，這裏作動詞用。烝，即蒸字。矯，矯正。把曲木蒸軟，矯正爲直木。

〔四〕礱音籠，磨。厲同礪，磨刀石，這裏用作動詞，也作磨解。

〔五〕睢音雖。恣睢，放縱貪欲，任意胡爲。

〔六〕惡音烏，何處。

〔七〕故同固，本來。

〔八〕埏音延，調和土；埴音直，黏土。埏埴，摶和黏土製作陶器。

〔九〕據俞樾說改其爲而，改異爲過。

〔一〇〕有同又。

〔一一〕當試就是嘗試，試試看，假設之詞。

〔一二〕倚，立，站着。

〔一三〕節，信，證驗的意思。

〔一四〕辟同譬。

〔一五〕曾，曾參；騫，閔子騫：都是孔子學生而有孝順父母的名聲的人。孝己，殷高宗的太子，也很有孝名。

〔一六〕綦，音其，極。

〔一七〕據王念孫說增「秦人」二字，改具爲共。共就是恭字。據楊倞注改父爲文。

〔一八〕從同縱。

〔一九〕塗同途，道路。

〔二〇〕唯，這裏用法和雖字同。

〔二一〕伏和服字通用。伏術是學習道術、從事道術的意思。

〔二二〕論與倫字通，有次序，有條理。

〔二三〕依孫詒讓校改。抶，撥正的意思。

〔二四〕謟，音叨，誕妄。

〔二五〕齊，疾。

〔二六〕旁魄，即旁薄，充滿廣被的意思，這裏是說上天下地，無所不通。

〔二七〕齊，齊莊嚴肅。

〔二八〕恬，音甜，安。恬禍，安於禍害。

〔二九〕檄，音景。排檄，矯正弓弩的工具。

〔三〇〕曶音忽。莊君之曶，楚莊王的劍名。

〔三一〕靡，借為摩，磨鍊，鍛鍊。譯文用意譯

譯文

人的本性是惡的，善良是人為的。

人的本性，天生就有貪利的一面，如果順着這方面自然發展下去，人與人就會互相爭奪而不會有謙讓的善行了；天生就有憎恨的一面，如果順着這方面自然發展下去，人與人之間就會彼此殘害而毫無忠信可言了；天生就有耳朵和眼睛的貪欲，喜歡聽好聽的聲音，喜歡看美麗的顏色，如果順着這方面自然發展下去，就會發生淫亂的行為，禮義的規範就都沒有了。這樣說來，放縱人的本性，順從人的眞情，必定會發生爭奪，大家都會破壞社會秩序和道德，結果造成暴亂。所以必須有教育的感化，禮義的引導，然後才能夠彼此謙讓，行為合乎規範，而使社會秩序安定。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了，其所以善良只是人為的。

因此，彎曲的木材必須經過矯正才能變直；鈍的刀劍必須經過磨礪才會銳利；人的本性是惡的，必

須受到教育的感化才能合乎正道，得到禮義的引導才能遵守社會秩序。現在的人沒有教育的感化，就偏邪險惡而不合乎正道；沒有禮義的引導，就背逆叛亂而不遵守社會秩序。古時候聖明的君主因爲人的本性是惡的，認爲人是偏邪險惡而不合於正道，背逆叛亂而不遵守社會秩序，因此就爲人建立禮義，制定法度，用來矯正人的本性和眞情，敎化人的本性和眞情，使人都遵守秩序，合乎正道。現在的人，能受到敎育，積累些知識，依照禮義來行動，那就成爲君子；放縱本性，任意胡爲，違背禮義，那就成爲小人。這樣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所以善良是人爲的。

孟子說：「人所以能夠學好，由於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我說：這話不對。孟子這樣說，是由於他還沒有認識人的本性，又不明白人的「性」和「僞」二者之間的區別。性是天生成的，是學不來的，是用不着造作的。禮義是由聖人制作出來的，是人力可以學得到、造作得成的。學不來和用不着造作而是人生來就有的，叫做「性」；人出生以後可以學得到、可以造作成功的，叫做「僞」：這就是「性」和「僞」的分別。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聽。視力不能離開眼睛，聽力不能離開耳朵。眼睛的視力和耳朵的聽力是學不來的，這是很明顯的。孟子說：「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的不好，大概是由於喪失了本性的緣故。」回答說：這樣說就錯了。如果人的本性生下來就脫離了它固有的本質，脫離了它固有的資賦，那麼才一定是喪失了本性，（可是人性並不能脫離它固有的資質，好比聽力視力並不能脫離耳目一樣，哪能說喪失了本性呢？）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那是很明顯的了。

所說「性善」的意思，應該是不脫離它固有的本質而自然就很美好，不脫離它固有的資賦而自然

順理成章。性所固有的資質對於美好的關係，人的心意對於善良的關係，應該是像視力不能離開眼睛、聽力不能離開耳朵一樣的。正因爲這樣，所以說眼睛有視力，耳朵有聽力。人的本性，餓了就想吃飽，冷了就想暖和，疲勞了就想休息，這些都是人的眞情本性。現在有人餓了，見有長輩在面前，就不敢先吃，那是要讓長輩先吃的緣故；有人勞累了，還不敢休息，那是要代替長者勞動的緣故。子讓父，弟讓兄；子代父，弟代兄：這兩種行爲，都是違反本性不合眞情的，然而這正就是孝道和禮義的規範。所以順着人的本性和眞情，就不會辭讓了；辭讓了，就與本性和眞情相背了。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了，其所以善良是人爲的。

有人問道：「人的本性是惡的，那麼禮義從哪裏產生呢？」回答說：一切禮義，都是由聖人制作出來的，不是本來就從人的本性產生出來的。比方說，陶工調和黏土來製造陶器，這些陶器是由陶工製造出來的，並不是由陶工的本性產生的。木工砍削木材製成各種器具，這些器具是由木工製造出來的，並不是由木工的本性產生的。聖人深思積慮，熟習人事的規律，由此制定了禮義，創立了法度，那麼禮義、法度都是由聖人的制作產生的，並不是本來就由人的本性產生的。至於眼睛喜歡看美好的顏色，耳朵喜歡聽美好的聲音，嘴喜歡嘗美好的味道，心喜歡得到利益，身體、筋骨、皮膚、腠理喜歡舒適安逸，這些都是從人的本性眞情發生出來的，一有感受就自然出現，不必等待有了作爲才發生出來。有了感受而不能自然出現，必須通過作爲才能這樣的，這叫做生於人爲。這是本性和人爲怎樣產生的情況，也就是它們不同的特徵。所以聖人能變化人的本性而樹立人爲，人爲樹立了，禮義也就產生出

來，由禮義的產生而制定法度，那麽禮義法度這些東西，都是由聖人制作出來的。因此聖人所以跟普通人相同而並不勝過普通人的是本性，所以跟普通人不同而勝過普通人的是人爲。貪利而想多得，這正是人的本性和眞情。假如有弟兄二人要分產業和錢財，若是順着人的本性和眞情——貪利而想多得，那麽弟兄就要互相對抗爭奪了；如果受了禮義大道理的感化，那就對國內的任何人也能推讓了。所以順着人的本性和眞情，就是弟兄親人也會爭奪；受了禮義大道理的感化，對國內的任何人也能推讓了。

人所以想爲善，正是因爲本性是惡的緣故。薄的要想變厚，醜的要想變美，狹窄的要想變寬廣，貧窮的要想變富足，卑賤的要想變高貴；如果本身沒有這東西，就一定向外面追求。所以富足的人不想求錢財，顯貴的人不想求勢力；如果本身有了這東西，就一定不向外面去追求。由此看來，一般人所以要想爲善，正因爲本性是惡的緣故。人的本性原是沒有禮義的，所以才努力學習，要求能有禮義；人的本性原不知道禮義，所以思來想去要求知道禮義。如果讓人順其本性怎樣就怎樣，人就會沒有禮義，也不知道什麽叫做禮義。人沒有禮義就會暴亂，不知道禮義就會叛逆。如果讓人順其本性怎樣就怎樣，暴亂叛逆的事就從自己身上產生出來了。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了；其所以善良是人爲的。

孟子說：「人的本性是善的。」我說：這不對。從古到今，天下人所說的善，是指合乎正道、順乎條理；所說的惡，是指偏私險惡、叛逆暴亂。這就是善和惡的區別。如果眞的把人的本性看成本來就是

合乎正道、順乎條理，那麼，哪裏還用得着聖王呢？哪裏還用得着禮義呢？雖然有了聖王和禮義，又能夠在合乎正道、順乎條理上增加些甚麼呢？實際不是這樣，人的本性是惡的。古代聖人因爲人的本性是惡的，認爲人是偏私險惡不合乎正道，背叛暴亂不順乎條理，所以給人建立起君主的權勢來監視他們，講明禮義的道理來教化他們，制定法令來治理他們，用嚴重的刑罰來管制他們，使天下的人都守着規矩，合於善的標準。這就是聖王的政治和禮義的教化。現在假如去掉君主的權勢，沒有禮義的教化，去掉法令的治理，沒有刑罰的管制，站在旁邊看着天下的人民自己相處，這樣，那强者就會侵害弱者而進行掠奪，人多的就會欺侮人少的而進行搗亂。天下馬上會大亂，以至於相繼淪亡。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了，其所以善良是人爲的。

因此，善於談論古的，一定有現今的事物作證驗；善於談論天的，一定有人事作證驗。發議論的人，最可貴之處在於有分析，有綜合，並有合乎事實的證驗。所以坐着講的，站起來就可以布置安排，見諸實行。現在孟子說：「人的本性是善的。」沒有分析綜合，沒有事實證驗，坐着這樣談論，站起來並不可以布置安排，見諸實行，這不是錯誤得很嗎？如果說人的本性是善的，那就會捨棄聖王，廢除禮義了；如果說人的本性是惡的，那就會追隨聖王，重視禮義了。所以發明矯正木材的工具，是因爲有曲木；創造墨繩墨斗，是因爲有不直的東西；建立君主，講明禮義，是因爲人的本性是惡的。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了，其所以善良是人爲的。

原來是直的木材，不經過矯正就直了，這是因爲它的本性是直的。彎曲的木材，必須用各種方法

來矯正才能變直，這是因爲它的本性是不直的。如今人的本性是惡的，一定要等待聖王的治理，禮義的教化，才能夠守着規矩，合於善的標準。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了，其所以善良是人爲的。

有人問：「積累種種的人爲而成禮義，也就是人的本性，所以聖人才能制作禮義。」回答說：這不對。陶工調和黏土製成瓦，能說瓦和黏土就是陶工的本性嗎？木工砍削木材製成器具，能說器具和木材就是木工的本性嗎？聖人對於禮義，也就像陶工用黏土做瓦一樣，那麽積累種種的人爲而成禮義，哪裏就是人的本性呢？講到人的本性，堯舜和桀跖，本性是一樣的；君子和小人，本性也是一樣的。如今要把積累種種人爲而成的禮義認爲人的本性，那麽堯和禹又有什麽可貴呢？君子又有什麽可貴呢？堯禹和君子的所以可貴，正是由於他們能夠變化本性，能夠興立人爲，有了人爲，禮義也就產生出來了。那麽聖人對於積累種種人爲而成禮義，也正像陶工用黏土做瓦一樣。由此看來，積累種種人爲而成禮義，哪裏就是人的本性呢？桀跖和小人的所以被人賤視，正是由於他們放縱自己的本性，順從自己的情欲，任意胡爲，以至於貪利爭奪。所以人的本性是惡的就很明顯了，其所以善良是人爲的。

天並不是偏愛曾參、閔子騫、孝己而把其他許多人當作外人，然而唯有曾參、閔子騫、孝己能夠確盡孝道，完成孝的名聲，這是什麽原因呢？這是由於他們對禮義能夠積極用力的緣故。天並不是偏愛齊魯的人民而把秦國的人民當做外人，然而秦國的人民對於父子的恩義，夫婦的分別，不如齊魯人民

的孝順恭敬而有禮，這是什麽原因呢？這是因爲秦國人民放縱自己的本性和情欲，任意胡爲，忽視禮義的緣故，哪裏是由於本性的不同呢？

「路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爲禹」，這句話是什麽意思呢？回答說：禹的所以成爲禹，是由於他能實行仁義禮法，那麽，仁義禮法是有可以認識、可以做到的道理的。而且路上的任何人都有可以認識仁義禮法的才質，也都有可以做到仁義禮法的條件，那麽，他們可以成爲禹是很明顯的了。難道有人認爲，仁義禮法本來就無法認識、無法做到嗎？如果眞是如此，雖然是禹也不能認識仁義禮法，不能做到仁義禮法了。難道要以爲路上的任何人根本沒有認識仁義禮法的才質，根本沒有做到仁義禮法的條件嗎？那麽，路上的任何人就不可能在家懂得父子之間的禮義，在外懂得君臣之間的法度。事實却不是這樣，路上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家懂得父子之間的禮義，在外懂得君臣之間的法度。那麽，那種可以認識仁義禮法的才質，可以做到仁義禮法的條件，存在於路上的任何人的身上是很明顯的了。如今讓路上的任何人用那可以認識仁義禮法的才質和可以做到仁義禮法的條件，根據仁義禮法可以認識的理由，可以做到的事實，他可以成爲禹是很明顯的了。如今使路上的任何人學習道術，專心一意，深思熟慮，天長日久，不斷地積累善行，就可以和神明交通，與天地並立了。所以說聖人就是由普通人不斷地學習積累而成的。

有人說：「聖人可以由不斷地學習積累而成，然而一般人都沒有學習積累成聖人，這是什麽緣故呢？」回答說：人可以成爲聖人，却並不能使他一定成爲聖人。所以小人可以成爲君子，却不肯成爲

君子；君子可以成爲小人，却不肯成爲小人。小人和君子這兩種人，未嘗不可以互相調換，然而他們沒有互相調換，因爲可能是一回事，實現又是一回事。所以說路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爲禹，是對的；但是說路上的任何人都一定成爲禹，就不一定對了。雖然不一定成爲禹，却並不妨礙可以成爲禹。脚可以走遍天下，但是不曾有誰走遍了天下。那工人、匠人、農民、商人，未嘗不可以互換職事，然而不曾有誰互相調換職事。由此看來，可以作到的事情，未必一定作到；雖然不一定作到，却並不妨礙可以作到。那麽，實現和沒有實現跟可以和不可以，兩者的差別是很大的，兩者不能夠互相調換是很明顯的。

堯問舜說：「人情怎樣？」舜回答說：「人情很不好，何必問呢？有了妻子，對父母的孝敬就減退了；欲望達到了，對朋友的信義就減退了；爵位和俸祿都滿足了，對君主的忠心就減退了。人情啊！人情啊！很不好，又何必問呢？」只有賢明的人不是這樣。有的是聖人的智慧，有的是士君子的智慧，有的是小人的智慧，有的是奴役賤人的智慧。話說得多，詞句文雅而有系統，一天到晚議論他所以這樣主張的理由，說來千變萬化，却是系統一貫，這是聖人的智慧。話說得少，却直截了當，有次序，又有法則，就像拿墨繩撥正過的一樣，這是士君子的智慧。說話荒謬，行爲不合道理，做事常常後悔，這是小人的智慧。口才流利，應對敏捷，但是說起話來沒有系統；多才多能，上天下地無所不通，却沒有實際用處；玩弄詞句迅速熟練，却不切合當前急需；既不考慮是非，也不深究曲直，總是以勝過別人爲目的：這是奴役賤人的智慧。

有上等的勇，有中等的勇，有下等的勇。天下有中正的道理，敢於挺身去做；先王有正道，敢於實行；對上不順從亂世的君主，對下不肯和亂世的人民同流合污；仁在的地方，無所謂貧窮；仁不在的地方，無所謂富貴；天下的人了解他，就和天下的人同苦共樂；天下的人不了解他，就孤單地獨立在天地之間而無所畏懼：這是上等的勇。禮貌恭敬，存心謙讓；重視忠信，輕視財物；敢於把好人薦擧上去，敢於把壞人拉下來：這是中等的勇。輕視自己的身體而重視財物，不顧招來禍難，却又千方百計解脫自己，希望僥倖逃免禍難，不考慮是非，也不考慮客觀事物是不是這樣情況，總是以勝過別人爲目的，這是下等的勇。

繁弱、鉅黍，都是古時候的好弓；然而沒有矯正弓弩的器具，好弓也不會自己變得端正。齊桓公的葱，齊太公的闕，周文王的錄，楚莊王的曶，吳王闔閭的干將、莫邪、鉅闕、辟閭，都是古時候的好劍，然而不磨礪是不能銳利的，得不到人力是不能斬斷東西的。驊騮、騹驥、纖離、綠耳，都是古時候的好馬，然而必須前頭有馬銜、馬轡來管制，後面有鞭策的威逼，再加上造父的駕馭技術，才能一日跑千里。人雖然有美好的性質，聰明的心智，也一定要訪求高明的老師，跟他學習；選擇良好的朋友，和他結交。得到高明的老師跟他學習，聽到的便是堯、舜、禹、湯的正道；得到良好的朋友和他結交，看到的便是忠信、恭敬、謙讓的行爲：自身就會一天一天地進入仁義之中而不自覺，這是環境的薰陶使他這樣的。倘若跟壞人在一處，那麽，聽到的是欺騙詐僞的壞事，看到的是汙穢、糊塗、淫邪、貪利的行爲，自身就會受到刑罰殺戮還不知道，這也是環境的侵蝕使他這樣的。古書上說：「不知道兒子的好壞，只要看看

他的朋友；不知道君主的好壞，只要看看他身邊的人。」——這只是說環境的影響罷了！這只是說環境的影響罷了！

韓非子

據王先愼韓非子集解本

韓非子，漢書藝文志著錄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十卷，現存的韓非子，也是二十卷五十五篇。

韓非是先秦法家的一個主要人物。他的事蹟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韓非子這部書所包括的各篇，不一定都是韓非寫的。有些篇顯然不是韓非寫的，近人已作了一些考證。這部書可能是以韓非的著作爲基礎而編成的先秦法家思想總集。

在先秦哲學史裏，有關於「禮」和「法」的爭辯，這在當時是一個很激烈的思想鬥爭。這是當時新興的封建勢力向奴隸主貴族的傳統特權展開的鬥爭的一部分。「禮」是維持這種特權的工具，新興的封建勢力主張用「法」替代「禮」。先秦的法家就是這種主張在實際上的推行者和理論上的宣傳者。

韓非總結了在他以前法家的理論，又繼承了他的老師荀子的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他的思想在當時是起進步作用的。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一〕，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三〕。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四〕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愼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

主之側爲姦〔臣〕〔匿〕〔五〕，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明〕〔六〕，臣制財利則主失〔德〕〔得〕〔七〕，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八〕，事已增則操其符〔九〕。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注釋

〔一〕據梁啓雄說刪。

〔二〕參同，參合會同，相互驗證。

〔三〕情，實情。

〔四〕漻，空虛。

〔五〕王念孫說，臣當爲匿字之誤，匿讀爲慝。
〔六〕據韓子迂評本改。
〔七〕據王先謙說改。
〔八〕契，契約。拿着契約就可以責人。
〔九〕符，符節。拿着符節就可以取信。

譯文

「道」是萬物的本體，是非的綱紀。所以明智的君主掌握了萬物的本體，就知道萬物的根源；掌握了是非的綱紀，就知道好和壞的起因。所以虛心地安靜地等待着，讓「名」自己來表明，讓「事」自己來確定。虛心就能知道事物的眞實情況，安靜就能知道行動的正確性。有進言的人就叫他自己在實踐上來合他的言論，有辦事的人就叫他自己辦事來合他的主張。行動和言論參合會同起來，君主就可以無所事事，而歸結到事物的眞實性上了。所以說：君主不要顯露出自己的願望，要是顯露出自己的願望，臣子就會裝扮起來；君主不要顯露出自己的意見，如果顯露出自己的意見，臣子就會表現出自己與衆不同。所以說：君主去掉了愛好，去掉了厭惡，臣子就可以表見出本質來；君主去掉了經驗，去掉了智巧，臣子才能具有自己的經驗和智巧。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要用來去考慮事情，使得萬事萬物各自知道自處之道；有善行也要不自以爲賢，而要觀察臣子是怎樣遵循；有勇也不可逞勇，而要使臣子各盡他們的勇力。所以君主去掉智慧反而是聰明，去掉賢能反而有事功，去掉勇力反而能强大。臣子

們守官盡職，官吏們遵守常規，君主按照他們的能力使用他們，這就叫做遵循常道。所以說：君主要虛靜得像沒有處在帝位一般，虛空得看不見他的處所。明智的君主在上面雖然沒有甚麼作爲，但是臣子在下面都能感到他的威嚴而恐懼。明智君主的道術，是讓那有智慧的人極力思考，君主根據他們的思考來決定事情，所以君主不會用盡他的智慧；讓賢能的人很謹愼地貢獻才能，君主按照各人的才能來使用他們，所以君主不會用盡他的才能；有了功績，君主就有賢名，有了過錯，臣子就要擔負罪名，所以君主有無窮的好名聲。因此就是不賢的君主也可以作賢人的老師，沒有智慧的君主也可以作有智慧的人的模範。臣子效勞，君主却享有他的成功。這就叫做賢良君主的常道。

「道」在於使羣臣不能看見，運用起來使羣臣無所知覺。君主應該虛心安靜，無所作爲，而從隱蔽中去窺察臣下的過失。雖然看見了却裝做沒有看見，聽到了却裝做沒有聽到，知道了却裝做不知道。就是知道他們的言論以後，也不要加以改變和更動，而在言行中來考核審查他。每一個官職只設一人，不要讓他們互通聲氣，那麼萬事萬物就都能各盡其情。君主應當包含一切，掩蓋行踪，藏匿眞情，臣子就無從推測；應當去掉他的智慧，泯絕他的才能，臣子就無從揣度。堅持着自己的主張來考核臣子的言行是不是和我相合，很謹愼地操持着權柄而又牢牢地掌握它。斷絕臣子們的奢望，破除臣子們的意圖，不要讓人有竊取政權的慾望。如果不謹愼地關閉門戶，不使門戶緊閉，那麼，老虎就會來了；不謹愼自己的政事，不掩蓋自己的眞情，奸賊就要產生。奸賊殺了君主，代替了君主的地位，人們沒有一個不參與篡逆的陰謀，所以管他叫做老虎。在君主的左右作奸作惡，偸偸地窺察君主的過失，

所以管他叫做賊。因此，君主必須解散奸黨，拘捕他的餘黨，封閉他的私門，剝奪他的輔助，這樣國內才沒有老虎。君道是大到不可限量，深到不可揣測的，把名實統一起來，審查那些法度和儀式，如果有人擅自僞造法度就殺，這樣國內才沒有奸賊。所以君主有五「壅」（閉塞）：臣子封閉了君主的耳目叫做「壅」，臣子控制了財利叫做「壅」，臣子專斷地發佈命令叫做「壅」，臣子私人施行恩惠叫做「壅」，臣子樹立私人黨羽叫做「壅」。臣子閉塞了君主的耳目，君主就要失掉明察；臣子控制了財利，君主就要失掉收入；臣子專斷地發佈命令，君主就不能控制；臣子得以施行恩惠，君主就要失去美名；臣子樹立了私人，君主就要失掉黨羽。這些都是君主所獨有的權柄，不是臣子所可以把持的。

作人主的道理，以安靜和謙退爲珍寶，雖然不親自操作政事，但是能了解事情的拙和巧；雖然不親自計劃考慮，但是能了解事情的幸福和災害。因此，君主不用說什麽話，可是羣臣必用善言來回答他；雖然不約束臣子，可是臣子作的事情在增加。在言語中羣臣既然有了很好的答覆，君主就操縱着那個把柄；在事情上羣臣做得既然有了增進，君主就掌握住那個符節。君主用符節和把柄來對照的結果，就是施行賞罰的根據了。因此，羣臣陳述他們的主張，君主就按照他們的主張而分配他們的職務，按照他們的職務來要求他們作出貢獻。如果貢獻符合他們的職務，職務符合他們的言論，這樣，就給他們奬賞；反之，如果他們所做的與他們的職務不符合，他們的職務和他們的言論也不符合，這樣，就誅殺他們。明智的君主的辦法，就是使臣子們不能提出不恰當或與他的行爲不符合的言論。所以明智的君主所給的奬賞，就像陰雨一樣，老百姓都得到它的利益和潤澤；他的處罰就像雷霆一樣威嚴，其神

聖是不能解脫的。所以明智的君主不隨便獎賞，也不隨意免除罪罰。如果隨便獎賞，那有功的臣子就要荒廢他的業務；如果隨意免除罪罰，那奸臣就更容易作壞事。所以要是眞正有了功勞，就是疏遠卑賤的人也一定要給獎賞；眞正有了過錯，就是親近喜愛的人也一定給予處罰。親近喜愛的人都一定要處罰，那疏遠卑賤的人就不敢懈怠，而親近喜愛的人也就不會驕傲了。

揚權 節錄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一〕皓齒，說〔二〕情而損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三〕，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左右既立，開門而當〔五〕。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用一〔六〕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循〕〔七〕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脩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

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八）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天〕（九）命，與時生死；參名（異）〔與〕（一〇）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一一），和不同於燥溼，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一二）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榕〕（一三）之，無爲而（改）〔攻〕（一四）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一五），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知〕（一六）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

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幷？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

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一七〕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一八〕。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苟信〔一九〕，虎化爲人，復反其眞。……

注釋

〔一〕曼理，細緻的皮膚紋理。

〔二〕說，同「悅」字。

〔三〕見，同「現」字。

〔四〕四海，指四方臣僚。藏，指各歸其位。陰，指君的虛靜；陽，指臣的活動。

〔五〕當，接待。

〔六〕一，指治國的法術。法術是君主一人獨掌的，所以叫一。

〔七〕據顧廣圻說改。

〔八〕羣生，即衆生，指人說的。

〔九〕據陶鴻慶說改。天命指自然的法則。

〔一〇〕據陶鴻慶說改。

〔一一〕出入，言此處凸出，彼處凹入，即彎曲的意思。

〔一二〕溶，這裏用作「容」字。

〔三〕據俞樾說改。動搖的意思。
〔四〕據陶鴻慶說改。攻之，治天下的意思。
〔五〕義，合宜。不與義之，不給臣僚指定什麼是合宜的，就是不拘束臣僚的意思。
〔六〕據高亨說改。
〔七〕蚤，同「早」字。
〔八〕毋，舊注以爲指君而說。
〔九〕信，同「申」字，明白執行的意思。

譯　文

天有天的基本規律，人有人的基本規律。香脆而美好的味道，濃的酒和肥的肉，口嚐得很滿意，可是形體因而生病了。細嫩的肌膚和潔白的牙齒，引得人心情喜悅，可是精神損耗了。所以丟棄太過分的，除去太奢侈的，身體才不受損害。君王不要顯示權威，本來是不要有什麼作爲的。事情分散在四方的臣僚身上，主要的權柄集中在君王手裏。聖人掌握了主要權柄，四方的臣僚就都來效力，君王只要虛靜地對待他們，他們就會各自運用他們的才能。四方臣僚既然安守崗位，君王就可以憑自己的虛靜來察看他們的活動；左右的羣臣既經設置，君王就只要敞開大門來接受他們的政見和政績。不變動，也不改換，同左右兩邊的大臣一同執行政事，長久不止，這是所謂經常履行的法則。事物有了適當的安排，人才得到適當的使用，君臣都處在適當的地位，所以上下相安，都可以無所作爲。這就像使公

有本領，事情就辦不得法了。君王自尊自大，喜歡表現自己的能力，就容易使下邊的臣僚粉飾自己來欺騙君王；君王如果喜歡賣弄自己的口才知智慧，臣僚就可以乘機討好。這樣君臣上下的才能互相顚倒，國家就治理不好了。

運用法術，首先要定名位。名分職位安排好了，他的職責也就確定；反過來說，名分職位安排得不好，他的職責也就不確定了。所以聖人要掌握法術，虛靜地應付一切，使名分職位與職責自然符合。君王不顯露他那種愛好、厭惡、智謀等等的聲色光彩，所以臣僚就也誠樸端正。君王就他們的才能任用他們，使他們自己去辦理事情；就他們的言論意見派給工作，讓他們自己興辦事業；君王公正地對待臣下，使他們都能自己守定他們的職位。君王依據他們的名分職位來考察他們的工作。如果君王不知道他們的名位，就依照他們所表現的事功來考察他們。憑事功的形與名參合考驗，用來進行由刑、名生出來的賞罰。賞罰得當，臣僚就會貢獻出他們的眞誠來了。謹愼地辦好事情，順着自然的命令，不失掉主要的權柄，這就成爲聖人。聖人的道術，必須去掉聰明巧計；聰明巧計不去掉，就難以保持常道。人民用了聰明巧計，身體就會多災多難；君王用了聰明巧計，國家就會危險和滅亡。順着自然的法則，本着萬物的道理，參合地觀察考究，自始至終，終而復始，循環不息。存着虛心，在後靜待，從來不用自己的私心巧計。君王的憂患，在於一定同意臣僚們所提議的事端。君王信任臣僚，却不一定同意他們所提議的事端，廣大的人民就一齊服從君王了。

道是廣大而沒有形狀的，德是切合事理而普遍存在的。至於人是斟酌運用道和德的；萬物都依靠道德而形成，可是道德並不與萬物同寧。道是普遍存在一切事物之中的，順着自然的法則，隨時興起，隨時廢滅；要參照名稱和事情，使人們的言行統一會通起來。所以說：道和萬物不相同，〔所以能生成萬物；〕德和陰陽不相同，〔所以能區分陰陽；〕衡器和輕重不相同，〔所以能衡量輕重；〕繩子和彎曲不相同，〔所以能矯正彎曲；〕和聲法與燥濕不相同，〔所以能隨着天氣的燥濕調和音調；〕君王和臣僚不相同，〔所以能制服臣僚。〕這六種事物，都是由道產生的。道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叫做一。因此，聖明的君王看重道的這個獨一無二的姿態。君王和臣僚是不同道的；臣僚憑着他們的名位來向君王祈求，君王掌握着他們的名位，臣僚表現他們的事功，事功和名位考驗符合，君王和臣僚就上下調和了。

聽察言論的方法，是根據臣僚說出的言論，反過來要求他們的實際工作符合言論，看是怎麼樣。所以要審察名分來確定職位，弄清名分來分辨事類。聽察言論的方法，要態度安閒，不露聲色，像喝醉酒時懞懞不覺的樣子。嘴唇呀，牙齒呀，我老不開始說話啊！牙齒呀，嘴唇呀，我愈加昏昏地不說話啊！臣僚自己分析他們的言論，我只從聽取來了解罷了。所說的話有是的有非的，湊集在一起，君王卻不給他們下斷語。空虛、安靜、無爲，是道的本質；交錯排列，互相對比，是事物的形迹。參合事物來互相對比，會合起來與虛靜的心相配合。比如一棵樹木的根幹不改變，那麼任憑怎樣搖動也不會走失流散。君王虛心靜待，儘管外面搖動他，拉扯他，他以無爲來治天下。君王對某些臣僚表示喜愛，臣僚就要獻媚多事；君王對某些臣僚表示厭惡，臣僚就要怨恨忿怒：所以要除去喜愛和厭惡的成見，使內心空

虛，留出容納道的地位來。君王不和臣僚共握主要的權柄，就會受到人民的尊敬；君王不要指定怎樣才是合宜的去拘束臣僚的辦事，讓臣僚獨立自主地去做。君王好像緊緊地關閉着內室的門，從房間裏向庭院中觀察，細看那幾尺之內擺在眼前的東西，都可以知道它們的位置。這樣窺察臣僚，當賞的就賞，當罰的就罰，賞和罰都是根據臣僚的所作所爲而來，所以可以說都是由他們自己造成的。好的一定受賞，壞的一定受罰，誰還敢不相信君王呢？既然用規矩定下了方圓的一邊，其他三邊就自然排列得正了。

君王在上不能靈活應付，神妙莫測，臣僚就會忖度推測，迎合君王的意圖；辦事情不得當，臣僚會用常例來考察。君王像天一樣高，地一樣厚，所以說了解是很費事的。像天一樣高，地一樣厚，那還有誰是疏遠、誰是親近呢？能夠像天地一樣，就是聖人了。君王要想治理好宮廷內的政事，應當設置左右侍候的臣子，可是不能太親暱；君王要想治理宮廷外的政事，應當各種官職都設置一個專人，不讓他們各自放肆，哪裏還會有相互兼倂的事情發生呢？大臣的門上只怕有許多的人奔走趨附。臣僚們不能推測到君王的意圖，這就是國家極太平的景象。刑法和名分密切結合，人民就能安守自己的本職。假如捨棄了這種法術，另外尋求別的法術，這就是大迷惑，社會的壞分子就會愈多，奸邪的臣子就會滿布在君王的身旁。所以說：不要使人取得過多的財富，弄得反而要向他們借貸；不要使人取得過分高貴的地位，弄得反而要受他們的逼迫；不要專門信任一個人，弄得國都和王位都失在他的手裏。如果這樣，就好比小腿大於大腿，難以走得快了。君王失掉了神妙莫測的特點，臣僚就會像老虎一樣跟在

後面。君王不知道這臣僚已是老虎，老虎又會變成〔陰謀篡奪的〕狗。君王不能及早制裁，狗就會越來越多，不斷增加。老虎成了羣，就要殺害主子了。可是一個君王沒有臣僚，還成個什麽國家呢！其實君王執行法律，大老虎就會害怕；君王執行刑罰，大老虎自然服帖。法律和刑罰都明白執行了，老虎就會重變爲人，恢復本來面目。……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一〕，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二〕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卽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三〕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

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四〕借者，以官爵貴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智〔五〕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六〕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

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七）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

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

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注釋

〔一〕家，指「重臣」的封邑或采地。

〔二〕繩，法度。

〔三〕阿，曲；辟，同僻，邪。

〔四〕伐，功勞。

〔五〕智，讀知，下同。

〔六〕據孫詒讓說删。

〔七〕絜，同潔。

譯文

有智謀策術的人，見識必定遠大，觀察事理一定很明白；要是觀察不明白，就不能很清楚地察見別人的陰私。有才能、明法理的人，必定是堅强果毅而且剛勁正直；要是不剛勁正直，就不能矯正壞人的姦行。一般臣子，遵依君令而奉行公事，按照法制而處理政務，這不是我們所稱的當權在勢的「重人」。所謂「重人」是不依命令而擅自作爲，歪曲法制以自己獲利，損耗國家來方便自家，他的力量能夠左右國君，這才算是權勢很重的「重人」。有智謀策術的人，觀察是淸楚的，若信任他們，就能夠察見「重人」的陰私；有才能明法理的人，是剛勁正直的，若信任他們，就能矯正「重人」的姦行。所

以有智謀策術和有才能、明法理的人被任用了，那尊貴的「重臣」就必定爲法度所不容了。這樣看來，有智謀策術和有才能、明法理的人，跟當道有權威的人是像仇敵一般，不能並存的。

當道有權威的人掌握了國事的機要，那末，外而敵國諸侯，內而百官學士，就都爲他所用了。敵國諸侯若是不憑藉他，事情就不能順手，所以敵國也爲他歌功頌德；百官們若是不憑藉他，功業就不能上進，所以在朝的羣臣都爲他所用；在君主左右的郎中們若是不憑藉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在君主左右的人都爲他隱瞞罪過；學士們若是不憑藉他，俸祿就很微薄，而得不到國君的禮遇，所以學士們也都爲他到處贊揚。以上這四種人都是「重臣」的助手，是姦邪的「重臣」所用來掩飾自己的。「重臣」不能忠於君主而推薦他的仇人（指有智謀策術和有才能、明法理的人），君主也不能跨過這四種助手而看淸「重臣」的情況，所以君主日益受蒙蔽而當道大臣日益權重。

凡是當權的人是很少得不到國君的信任和寵愛的，而且國君對他們也習以爲常了。至於迎合人主的心理，與人主同好惡，那本是他們進身的伎倆啊。像這種人，他本身官高爵顯，黨羽又多，而一國的人又爲他歌功頌德，那明法理、有策術的人對於君主既沒有信愛的親誼和故舊的恩澤，又準備用法理策術之言去糾正人主私曲邪僻的心意，這是和人主的心意相違背了。他們的處境卑賤，孤獨一身，沒有黨羽。以疏遠的人和君主信愛的人相爭，可以算定是不會勝利的；以新來的人和故舊的人相爭，可以算定是不會勝利的；以違反人主心意的人和與人主同好惡的人相爭，可以算定是不會勝利的；以職位卑賤的人和職位尊貴的人相爭，可以算定是不會勝利的；以一個人的口和全國人相爭，可以算定

是不會勝利的。明法理、有策術的人，具備了這五種不會勝利的條件，而且經年見不到人主一面，當權的人憑着五種取勝的條件，而且朝朝暮暮在人主面前單獨進言，所以那明法理、有策術的人士何從得以進身，而人主在什麼時候才能覺悟呢？所憑藉的條件既決不能取勝，所處的形勢又決不能兩存，那明法理、有策術的人怎能不危險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般權臣對於明法理、有策術的人，在可以用罪過來誣陷時，就會用國法去誅殺他；在不便加上罪名時，就會暗地裏用刀劍去刺殺他。因此，那些明法理、有策術而不順從主上的人，不是被官吏殺害，就會死在暗劍之下了。

那結黨營私，蒙蔽君主，和花言巧語，自私自利的人，必然見信於當權的「重臣」。「重臣」對於他們，如果可以假借功勞，就用官位來抬舉他；如果可用美名相假借，就使他居於外面，給以權柄，以表示推重。所以那蒙蔽主上而趨附於私門的人，如果不是官高爵顯，就必然在外面擁有重權。現在人主對於臣下不多方加以考驗就行誅戮，不等見到功勞就給予爵祿，明法理、有策術的人哪能冒着死亡而貢獻他的議論，姦邪的臣子哪肯放棄權利而自己退位呢？所以主上的地位愈來愈低落，私門的勢力却更加盛大了。

越國雖是國富兵强，中原各國的人主都知道它對於自己沒有益處，但說道：「不是我所能管治的。」現在有國家的人，雖是土地廣大，人口衆多，但是人主受到蒙蔽，大臣獨攬政權，自己不能管治，這是視自己國家和越國一樣了。知道自己的國家本來不和越國相同，可是不知道他的國家已經不像他自己原有的國家了，這就是不能「以類相推」啊。人們所以說齊國亡了，並不是齊國的土地和城市都滅亡

了，而是呂氏的子孫不能統治齊國，齊國的百姓已聽田氏的命令；所以說晉國亡了，也不是晉國的土地和城市都滅亡了，而是姬姓的子孫不能統治晉國，晉國已由六卿專權了。現在大臣掌握了政權，獨斷獨行，而主上不知道收回政權，那就是人主不明。和死人所患的病症相同的人，不可能生存；和亡國的情況相同的國家，不可能存在。現在跟着齊晉兩國覆亡的道路走，而希望國家能夠安然存在，這是不可能的。

法術之所以難以施行，不僅萬乘大國如此，就是千乘小國也是一樣。人主左右的人不一定全是聰明的，人主對於某人認爲很聰明而聽取了他的言論，隨後又和左右的人去研究他的言論，這等於和愚蠢的人評論聰明的人。人主左右的人不一定全是賢德的，人主對於某人認爲是個賢者，因而對他很禮遇，隨後又和左右的人去討論他的行爲，這等於和不賢的人討論賢者了。聰明人的計策要由愚蠢人來決定，賢者的行爲要由不賢的人來評判，那末，賢德和聰明的人將認爲是羞恥，而人主的見解終歸於錯誤了。人臣想得官爵的，其中有修養的人就會力求純潔來約束他的本身，有智謀的人就會從事辯論來擴張他的事業。他們既不能用貨幣禮物去奉承當道的人，又自恃他們的品質純潔，更不願違法行事，所以有修養有智謀的人，都不去事奉人主的左右，也不聽受那班人的私相請託了。人主左右的人，他們的行爲不能像伯夷那樣清廉，他們求索不遂，得不到賄賂，那有修養和有智謀的人士的純潔和善辯的功用就都無形消失，而毀謗和誣衊的議論却紛紛產生了。有智謀之人的雄辯言辭受到人主所親近的人的限制，有修養之人的純潔行爲被毀謗他們的人所斷送，於是有修養和有智謀的官吏廢而不用，而

人主的聰明也就閉塞了。不以功績的有無來決定人們的智謀和行爲，不用參互考驗的方法來審斷罪過，只聽信左右親近之人的言論，就必然會使無能的人留在朝廷，而愚蠢貪污的人得居官位了。

萬乘大國的禍患，在於大臣的權勢太重；千乘國家的禍患，在於人主的左右太得信任：這是一般人主共同的憂患。況且臣子有大的罪惡，就是人主有大的損失，臣子和人主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這句話如何說明呢？就是說：人主的利益在於有才能的人被任爲官吏，臣下的利益却在於沒有才能而得到事權；人主的利益在於有功勞的人受到爵祿，臣下的利益却在於沒有功勞而濫取富貴；人主的利益在於豪傑各盡其才，臣下的利益却在於結黨營私。所以國家的土地一天一天地被侵削而私家一天一天地豪富，人主一天一天地卑微而大臣一天一天地貴重。最後人主喪失了勢位，而大臣得了國，人主取消了尊號，降爲藩臣，而大臣却奪取了政權，用符節來分封將相。這就是大臣欺誑人主，陰謀自私的結果。當世「重臣」，要是人主一旦勢位改變，那末，能夠保持恩寵的，在十個人當中沒有兩三個人。這是什麼原因呢？就是人臣的罪過太大了。人臣有大罪的，他的行爲一定是欺君的，他的罪過是應當死亡的。有智謀的人，具有遠見而懼怕死亡，必然不肯順從這些「重人」了。賢德的人，是修身而廉潔的，他認爲和姦臣在一起是欺凌人主是羞恥，也必然不肯順從這些「重臣」了。這樣看來，當道有權勢的「重臣」手下的人，要不是愚蠢而不知道憂患的，就必然是汚濁而不惜和姦臣一起爲非作歹的了。大臣帶着一般愚蠢汚濁的人，向上則和他們一同欺誑人主，向下則和他們一同侵奪百姓，從中取利，交接朋黨，互相包庇，彼此衆口一聲地欺惑人主，敗壞法紀以擾亂百姓，使國家危亡削弱，人主憂勞恥辱，

這是很大的罪惡。人臣有這樣的大罪惡，君主不預防和禁止他，這是人主的大過失。假使一個國家的人君在上面有大過失，人臣在下面有大罪惡，像這樣情況，要想國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

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一〕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

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久〕(二)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三)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者，則必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悟(四)，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

也，處之則難也。故繞朝之言〔五〕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六〕。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七〕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注釋

〔一〕橫失，同橫佚，無顧忌地談吐。

〔二〕據顧廣圻改。

〔三〕內，讀納。

〔四〕悟，同忤，違犯。

〔五〕春秋時，晉國的臣子士會逃到秦國，晉人用計謀要把他誘騙回去。秦國的臣子繞朝，看穿了晉人的用心，告訴秦王，秦王不聽。士會臨行時，繞朝寫一個簡策給他，說：「你不要以爲秦國沒有人，我的計策當局不會採用罷了。」

〔六〕刖，音月，砍去兩脚的刑法。

〔七〕啗，音淡，拿食物給別人吃。

譯文

對君主諫說的難處，不難在我的知識不足不能諫說，也不難在我的口才不能表達我的意思，更不是難在我不敢把我的意思毫無顧忌地說出來。諫說的難處，是在於了解所諫說的對象的心理，怎樣用我的言論針對他的心理去適應他。

如果對方希望獲取很高的名望，而我却對他說如何獲取厚利，那麽他就要認爲我的氣節卑下，而以輕蔑的眼光來看待我，結果必定要被拋棄或疏遠了。如果對方希望獲得厚利，而我却以怎樣獲得很高的名望去對他說，那麽他就要認爲我不是個有心計的人，和他所計劃的事情相去太遠，結果就必定不會收用我了。如果說對方內心的確想獲得厚利，而外表却裝做很好名的樣子，而我以獲得高名的道理去對他講，他就會在表面上同意我的意見，給我位置，而實際上却疏遠我；若是我以獲取厚利的道理去對他說，他就會暗中偷偷採用我的言論，而表面上却會拋棄我，不用我。因此，像這樣的事情是不可不仔細省察的。

事情要保守機密才能成功，言語間洩漏了出去就要失敗，這不一定是說者本身給洩漏出去了，而是說者無意中談到了對方所要保守的祕密，這樣，說者本身就會遭到危險。對方表面上雖然號召要做某一件事，而實際上却是爲了要成就另一件事，說者不僅知道他表面上所要做的事，並且知道他爲什

麽要這樣做，這樣，說者本身就會遭到危險。說者規劃一件特殊的事情，很合乎對方要求，但這件特殊的事情却被一個聰明人揣測到了，事情洩漏出去，而對方就因此懷疑是說者洩漏的，這樣，說者就要遭到危險。被說者對於說者平日的交情不夠親密，恩澤也不夠深厚，但說者的言論過於深透明智，他的主張被採用並因此獲得成功，他的功德就被遺忘，他的主張不能實行甚至因而誤了事，他就引起了被說者的懷疑，這樣，說者就要遭到危險。尊貴的人有了過錯的萌芽，還沒有顯現，而說者却公開地用大道理去揭穿他的罪惡，這樣，說者就要遭到危險。尊貴的人有時計劃了一件事情，感到很得意，想自己表功，但說者也參與過，並知道這件事，這樣，說者就要遭受到危險。說者如果勉强對方去做他所不願做的事情，或者勉强他中止他所不能停止的事情，這樣，說者就要遭到危險。所以說者要是和人君議論大臣的事，人君就要以爲他是離間君臣；要是和人君議論小臣的事，就要以爲他是出賣君主的威權。談論人君所喜愛的人，就要以爲他是藉此作政治資本來達到升官的目的；談論人君所厭惡的人，就要以爲他是試探自己的隱衷。要是說者說話方式直截了當，就要以爲他不聰明而罷黜不用；要是說得瑣碎不着邊際，就要以爲他太囉嗦太費時間。要是只簡單敍述大意，又要說他懦弱而不敢大膽盡言；要是考慮事情毫無顧忌很放肆，又要說他粗野傲慢。這一切都是諫說的難處，是不可不知道的。

凡是諫說的人所應該注意的事，就在於懂得如何去美化對方自負自傲的地方，掩蓋他最怕羞的地方。如果他有私人的急事，說者就應該用大道理慫恿他做。他若有卑下的意圖，然而又不能克制自己不做，說者就應替他誇耀這件事情的好處，並說要是不做是很可惜的；當他有某種高尚的意圖，但實際上

又做不到，說者就應給他舉出這個意圖的錯誤，顯示出這個意圖的壞處而贊成他不去實行。要是他想誇耀自己的智能，說者就應替他多舉一些同類的事例，廣泛地爲他提供參考資料，讓他從你這裏取得幫助，而你自己却裝做不知道，用這方法來顯現他的智能。要是說者想進獻爲國家謀生存的忠言，就必須以最好的名義來說明這個道理，並隱約地暗示這是合乎他私人利益的；要是諫說危害國家的事時，就要公開向他說明這樣做是要惹人毀謗的，並隱約地暗示這是對他自己不利的。說者贊揚和君主有同樣行動的人，規劃君主正在作的同樣的事。如果有人與對方有同樣的汚點，就必須多方面加以掩蓋，說這沒有什麽妨礙；要是有人規劃的事與對方一樣而失敗了，就要公開地粉飾說這算不了什麽失敗。對方如果誇耀自己的能力很强，那就不要以困難去阻礙他；他要是自己以他的果斷爲勇，就不要指出他的過錯去激怒他；他要是自以爲他的計謀很好，就不要以他失敗的事情使他理屈辭窮。這樣做，意思就不會有什麽抵觸，言辭就不會有什麽束縛，然後就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辯論了。這就是說者所藉以親近君主，不被懷疑，而可以全部說出自己的言論主張的辦法。

當初伊尹做過廚子，百里奚做過奴僕，都是爲了請求他的君上採用他的主張。這兩個人，都是古代的聖人，然而還不能不親身去從事卑賤的事以求得進用，他們就是這樣卑躬屈節。現在如果國君任用我而能振救當世社會的話，就是叫我和他們一樣去當廚子和奴僕，這也不是賢能之士的恥辱。若是與國君共處很久，感情和恩澤很厚，替君主計謀而不受懷疑，盡量爭論，也並不加罪，那麽遇事就可以公開地論斷利害，使他獲得成功，直截了當地指出君主的是非，使他能夠改正。彼此的關係如果能像

這樣維持下去，那諫說就可以成功了。

從前鄭武公想侵略胡國，故意先把女兒嫁給胡國的國君做妻子，取得他的歡心。一天他問羣臣說：「我想對外用兵，哪一國可以攻打呢？」大夫關其思坦率地對答說：「胡國可以攻打。」武公大發脾氣，就把關其思殺了，說道：「胡國是兄弟國家，你說可以攻打，是爲什麽呢？」胡國的國君聽到了這件事，以爲鄭國和自己親密，於是就不再防備鄭國。鄭國趁機襲擊胡國，把它吞滅了。宋國有個富翁，天下大雨，把他家的牆壁沖塌了，他的兒子說：「若不趕快修好這堵牆，必定會有盜賊來。」他鄰人的父親也說了同樣的話。到了晚上，他家果然失了不少錢財，他家的人都非常誇獎他兒子的聰明，而懷疑鄰人的父親。上述的關大夫和鄰人父親的話都說對了，但是他們兩人重的就遭到殺戮，輕的就被懷疑，可見並不是知道事理有困難，如何處理自己所知道的事理却是困難的。所以秦國的繞朝的話說對了，他在晉國人看來是聖人，但在秦國却被殺戮，這是不可不仔細省察的。

從前衞國有個彌子瑕，衞君對他很寵愛。衞國的法律，凡是私自駕用國君車子的人就要受斷足的刑法。有一次，彌子瑕的母親病了，有人聽見這消息，連夜去告訴他，他就假稱國君的命令，私自駕了衞君的車子出去。衞君知道以後，反而稱贊他說：「子瑕眞是個孝子啊！爲了母親的病，就連斷足的刑法也忘記了。」又有一天，子瑕和衞君在菓園裏遊玩，他摘了一個桃子吃，覺得滋味很香甜，沒有吃完，就把剩下的一半給衞君吃了。衞君說：「子瑕眞愛我啊！忘記了桃子是他咬過的而給我吃。」等到後來子瑕的容貌衰老了，衞君的寵愛消滅了，他得罪了衞君，衞君就怪罪說：「彌子瑕曾經假稱我的命

令，私自駕用我的車子，又曾經把吃剩的桃子給我吃。」這樣看來，彌子瑕的行爲和以前並沒有不同，可是當初爲衞君所稱贊，而後來却得了罪，其原因就是衞君心中的喜愛和憎惡起了變化啊。所以一個人被人主寵愛的時候，他的聰明才智都是對的，人主對他也特別親近；當他被人主憎惡的時候，他的聰明才智就都成了謬誤，人主對他也就特別疏遠，並加之以罪。因此，諫諍談論的人，不可不事先仔細觀察人主的愛憎如何，然後再進言。譬如龍這種蟲類，是可以由人戲弄而騎的，但是牠的喉下倒生着直徑一尺左右的鱗，有人觸犯了它，就必定要喪命。人主也同樣有逆鱗，諫說的人能夠不觸犯人主的逆鱗，就差不多可以了。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 * *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

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 * *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 * *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 * *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一)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身，故神(二)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

* * *

道有積而〈德〉〔積〕(三)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 * *

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四)，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 * *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五)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六)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七)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　*　*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　*　*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　*　*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八〕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 * *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卽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敗適〔九〕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 * *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聽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

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 * *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一〇〕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一一〕嗇，是以蚤服。」

* * *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 * *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 * *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

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 * *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 * *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三〕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鬥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牸〕〔三〕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牸〕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 * *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

* * *

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四〕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 * *

故欲利甚(於)〔則〕〔五〕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憯。憯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憯於欲利。」

*　*　*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六〕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死，渴者適飲之卽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　*　*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

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 * *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 * *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鬥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

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　＊　＊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　＊　＊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　＊　＊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

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 * *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一七〕生也，若以慈衞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 * *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一八〕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

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九〕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　　*　　*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一〇〕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一一〕，家以資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眞者，〔愼〕〔德〕〔一二〕之固也。治家者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注釋

〔一〕信，通「申」字，申明。

〔二〕神，通「信」字，確信。古時「信」、「申」、「神」三字互通。

〔三〕據顧廣圻說改。

〔四〕分，讀去聲，時分，機會。

〔五〕忘，與「妄」字通。

〔六〕華，同「花」字，此處正是「出花樣」、「耍花招」的意思。殆，危險。

〔七〕釋，除去，不管。

〔八〕倚頓，春秋末期的富人，陶朱就是范蠡，史記貨殖列傳有有關他們事跡的記載。卜，卜人；祝，祭祀時讀文者。

〔九〕適，與「讁」字通。

〔一〇〕離，同「罹」字，遭受到。

〔一一〕謂，通「爲」字。本篇中「謂」、「爲」二字常通用。

〔一二〕據顧廣圻說刪。

〔一三〕據顧廣圻說改。牸，母馬。下同。

〔一四〕胥靡，犯罪的人。

〔一五〕據陶鴻慶說改。

〔一六〕據梁啓雄說刪。

〔一七〕之，據王先謙說作「往」解。

〔一八〕知，與「爲」字同義。

〔一九〕厭，同「饜」，飽。

〔二〇〕陳奇猷說「怵」當爲「訹」，解作「引誘」。

〔二一〕自此以下的九個「德」字都作「得」解。

〔二二〕據高亨說改。

譯文

德是內心具有的，得是從外界獲得的。所謂「道德最高的人不自以爲有道德」，是說他的精神不受外物的誘惑。精神不受外物的誘惑，身體就能保持全眞；身體能保持全眞，就叫做德。德就是自身有所得。所以眞正的德，一般說來，是靠沒有作爲來積聚的，靠沒有欲望來成就的，靠不思慮來穩定的，靠不使用來鞏固的。有作爲，有欲望，德就沒有歸宿；德沒有歸宿，身體就無法保持全眞。使用了，思慮了，德就不能得到鞏固；德不鞏固，就不會有成就；沒有成就，會產生自以爲有德的心理。自以爲有德就是無德的表現，不自以爲有德却眞正是有德。所以老子說：「道德最高的人不自以爲有德，因此就眞正是有德。」

* * *

大家所以推重「沒有作爲和沒有思慮」是虛無的一種表現，主要是說心意不受任何事物的牽制。

沒有道術的人，却故意裝扮着沒有作爲和沒有思慮來表現虛無。故意裝扮着沒有作爲和沒有思慮來表現虛無的人，心意上就常常忘不掉這個虛無，那就受虛無牽制了。虛無嘛，是說心意不受任何事物的牽制。現在受到虛無的牽制，那就不虛無了。能夠虛無的人的沒有作爲，就是不把沒有作爲當作一件要經常關心的事；不把沒有作爲當作要經常關心的事，才眞正能夠虛無；眞正能夠虛無，就能德行充沛；德行充沛，就是道德最高的人。所以老子說：「道德最高的人沒有作爲，却沒有一件事不作爲的。」

* * *

仁，是說心中歡欣愉快地愛別人，是說喜歡別人得到幸福而不喜歡別人遭到禍害，是說完全出於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能抑止，並不是爲了求得別人的報答。所以老子說：「最仁的人有作爲，可是並沒有爲了什麽而作爲。」

* * *

義，是指君臣上下的關係，父子貴賤的差別，朋友知己的交接，內外親疏的分別。臣事君要得當，在下的懷念在上的要得當，子事奉父要得當，微賤的尊敬尊貴的要得當，朋友知己之間互相幫助也要得當，親近的人接近些，疏遠的人隔遠些，都要各得其當。義就是說要得當，得當的事才去作爲，所以老子說：「最義的人有作爲，而且是爲了什麽而作爲的。」

* * *

禮，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感的，是各種合乎義的事的美好細緻的文飾，是規定君臣父子之間的關

係的，是表明貴與賤、賢與不肖的分別的。單是心裏想着，人家不明白，所以用快步走前去、低頭拜跪的禮節來表明心意；心裏愛慕，人家不知道，所以用一種動聽而多加修飾的言辭來申明心意。禮，通過外在的裝飾來表明內心，所以說：禮是用來表達內心感情的。一般說來，人受外物的影響而發生動作，並不知道那就成爲自身的一種禮。一般人的遵守禮節，只是爲了尊敬別人，所以有時認眞遵行，有時隨便了事。君子的遵守禮節，主要是爲了約束自身；爲了約束自身，所以專心一意爲最高的禮。最高的禮是專心一意的，但一般人却疑惑不定，因此，這兩方面對於禮的遵行就不能互相適應。兩方面不能互相適應，所以說：「最高的禮有人實行了，可是一般人沒有相應而起。」一般人對禮雖是疑惑不定，聖人却仍是恭恭敬敬，手足的一舉一動都盡禮，絲毫不隨便，所以說：「雖然有人捲袖露臂表示反對，我還是依然認眞守禮。」

* * *

道是逐漸積累起來的，積累就有成功；德就是道的成功。有成功就有實際，有實際才有光輝；仁就是德的光輝。有光輝就有色澤可見，有色澤就是有事可作；義就是表現仁的事。作事一定要有禮節，有禮節自然會有文飾；禮就是義的文飾。所以老子說：「失去了道之後就失去德，失去了德之後就失去仁，失去了仁之後就失去義，失去了義之後就失去禮。」

* * *

禮是用來表現內心情感的，文飾是用來修飾樸質的本性的。君子重視內心的眞情，不重視外表；

喜愛樸質的本性，不喜愛修飾。靠外表來體現內情，內情也變得不好了；專靠修飾來表達樸質的本性，樸質的本性也變得衰微了。何以見得呢？和氏的璧不需要用五采來裝飾，隋侯的珠用不着有金銀來點綴。它們的本質很美，其他物品不足以裝飾它們。要等其他物品來裝飾才能到處流行的，它的本質就不是很完美的。因此父子之間，禮節就很簡樸而不十分明顯。所以說：「禮總是比眞情淡薄些。」事物不能同時一樣的旺盛，陰和陽就是這樣；道理總是正反對立的，威和德就是這樣。實質厚重的，外貌的表現就可以淡薄些，父子之間的禮就屬於這種情況。由此看來，禮節繁瑣是內心澆薄的表現。那麼推行禮的，正是想從事表達人的樸實的心。一般人的行禮，別人理睬時就輕鬆愉快，不理睬時就埋怨指責。現在推行禮節的人想從事表達人的樸實的心，却又提供了互相指責的機會，能夠不起爭執嗎？有爭執就會亂。所以說：「禮是忠信的心淡薄了的表現，是禍亂的開端。」

* * *

在事物發生之前就有言說、事理發現之前就有認識，這叫做「前識」——預測。「前識」是沒有多少根據的胡亂猜想。何以見得？有一次，詹何坐在家裏，一羣弟子陪着他，聽到門外有牛叫的聲音，一個弟子說：「這一定是一條黑牛，可是有白色在牛額上。」詹何答道：「對，是一條黑牛，但是白色却在牛角上。」派人出去一看，果然是一條黑牛，用白布包着它的角。用詹何的這種法術來擾亂一般人的心，這種迷人的花招是很危險的。所以說：「這是道的一種花招。」且不管詹何的這種明察，派一個蠢孩子去看一下，也就明知那是一條黑牛而用白布裹着角了。所以詹何的明察，費了苦心，勞了精神，後

來却跟一個蠢孩子得到同樣的功效，因此說「這是頭等的愚蠢」。所以老子說：「『前識』，是道的一種花招，也是頭等的愚蠢。」

*　　*　　*

所謂「大丈夫」，是說他們的智慧多。所謂「重視厚重的，輕視微薄的」，是說發揚眞情實感而捨去外表的禮貌。所謂「重視實際，輕視浮華」，是說一定根據事理，不就近猜測而隔絕了事理。所謂「去彼取此」，是指去掉外表和就近猜測，而追求合乎事理和眞情實感。所以老子說：「要去彼取此。」

*　　*　　*

人遇到災禍，心裏就恐懼；心裏恐懼，行爲就端正；行爲端正，思慮就純熟；思慮純熟，就能掌握事理。行爲端正，就沒有災禍；沒有災禍，就能享盡天年。掌握事理，就一定獲得成功；能享盡天年，就能夠全生而長壽；一定成功，就能夠又富又貴；全壽富貴就叫做福。但是福又由於有禍而來，所以老子說：「災禍啊！幸福就靠在近邊。」就是說幸福往往通過災禍而獲得成功。

*　　*　　*

人有福分，富貴就會來；富貴來了，就能夠衣食美好；衣食美好了，就生出驕傲的心；生了驕傲的心，就會行爲邪僻而舉動違理；行爲邪僻就會夭折身死，舉動違理就不會有成功。本身有夭折而死的災難，身外沒有成功的名望，這是最大的禍害。但是禍害又由於幸福而來，所以老子說：「幸福啊！災禍就隱藏在裏邊。」

根據道理來辦事，沒有不成功的。所謂沒有不成功，是說大的能夠保全天子的威勢和尊嚴，小的容易得到卿相將軍的重賞和厚祿。至於違背道理而輕舉妄動，雖然在上的有天子諸侯的威勢和尊嚴，在下的有倚頓、陶朱、卜祝這樣的財富，還是要失去人民和丟掉財產的。一般人的容易違背道理和輕舉妄動，就由於不知道禍福的關係有這樣的深遠和廣闊。所以老子告訴人說：「誰知道事物的究竟。」

* * *

人沒有不想富貴長壽的，可是沒有人能夠避免貧賤夭死。心裏想要富貴長壽，現實却是貧賤夭死，這就是不能夠達到他所想要達到的目的。凡是迷失了他所要走的道路而胡亂行動的就叫做「迷惑」；迷惑了，就不能達到他想要達到的目的了。現在一般人不能達到他們要想達到的目的，因此也叫做「迷惑」。一般人不能達到想要達到的目的，從開天闢地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所以老子說：「人的迷惑，日子原來已經很久了。」

* * *

所謂「端方」，是指內外相應，言行相符。所謂「廉潔」，是指視死如歸，仗義輕財。所謂「正直」，是指爲人公正，心不偏袒。所謂「光榮」，是指官爵尊貴，衣服壯麗。現在有道的君子，雖然內心和外貌都信實和順，却不斥責因窮阨而墮落的人；雖然願爲節義而死和輕財仗義，却不欺侮疲弱和恥笑貪利的人；雖然正義不偏，却不排斥邪曲和責罰自私的人；雖然威勢高，衣飾美，却不向賤人誇耀，

也不欺侮窮人。這是什麽緣故呢？假使迷失路徑的人肯向熟悉的人打聽，向知道的人探問，就不會造成迷惑了。現在一般人要想成功，反而失敗，那是因爲本來不懂得多少道理，却又不肯向懂的人請問，向會的人探聽。一般人不肯向懂的人請問，向會的人探聽，聖人却硬是用惹禍失敗的話去警告他們，那就引起了他們的抱怨。一般的人多而聖人少，少不勝多，那是必然的道理。一個人的舉動與天下爲敵，不是保全身體、延長生命的好辦法，因此行爲要經過檢點節制，然後舉動。所以老子說：「要端方，可不能露稜角；要廉潔，可不能刺激別人；要正直，可不能流於放肆；要光榮，可不能向人炫耀。」

* * *

聰明多智是天生的，一動一靜，思索考慮，是人爲的。所謂人爲，是說靠着天生的視力來看，靠着天生的聽力來聽，靠着天生的智慧來思索考慮。所以視力用得過多，眼睛就看不明；聽力用得過多，耳朶就聽不清；思慮過度，意識就會昏亂。眼睛不明，就不能決定黑白的分別；耳朶不清，就不能辨別清濁的聲音；意識昏亂，就不能審察得失的依據。眼睛不能決定黑白的顏色叫做盲，耳朶不能辨別清濁的聲音叫做聾，心思不能審察得失的不同叫做狂。盲了就是靑天白日之下的危險也不能迴避，聾了就是雷震的災害也不能知道，狂了就是人間法令的禍殃也不能免除。老子一書中所說的「治人」，是說動和靜要調節適宜，思慮要減省不費；所說的「事天」，是說不用盡聰明的力量，不使盡知識的效能。倘若用盡使盡，費的精神就多；費的精神一多，那麽目盲、耳聾、狂悖的禍殃就來了。因此要節省精神。節省精神就是愛惜精神，少用知識。所以老子說：「不論治人和事天，再好的辦法都比不上節省精神。」

一般人使用精神往往很浮躁，浮躁了就耗費多，耗費多就叫做奢侈。聖人使用精神往往很安靜，安靜了就耗費少，耗費少就叫做節省。節省是一種方術，是從懂得道理生出來的。所以能夠節省，是服從道、根據理的緣故。一般人遭遇了患難，陷入了禍害，還不知道回頭，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然還沒有看到禍害的徵兆，却能虛心服從道理，因而叫做「早服」。所以老子說：「實行節省精神，因此能及早服從道理。」

* * *

懂得治人的，思慮很安靜；知道事天的，心竅很空虛。思慮安靜，所以道德不會離失；心竅空虛，就能天天吸入和氣。所以老子說：「要重視積德。」能夠使已有的德行不至於離失，新生的和氣一天天地到來，這就是能夠早服的。所以老子說：「早服就是重視積德。」積德之後才能精神安靜，精神安靜之後才能和氣增多，和氣增多之後才能計劃得宜，計劃得宜之後才能夠駕御萬物，能夠駕御萬物就容易戰勝強敵，容易戰勝強敵就一定議論蓋世。議論一定能蓋世，所以說：「沒有不克敵致勝的。」沒有不克敵致勝又是從重視積德來的，所以老子說：「重視積德，就沒有不克敵致勝的。」容易戰勝強敵，就會兼併天下，議論一定蓋世，人民就都來服從。進取可以兼併天下，退守也可使人民服從，這種方術非常深遠，一般人就不能了解它的始末詳情；不了解始末詳情，就無法探知它的根由底細。所以老子說：「沒有不克敵致勝的，人家卻無法探知它的根由底細。」

凡是有國家而不能免於滅亡，有身體而不能免於殃禍，這就不可以說是能有國家，能保身體。能保有國家的人，一定能夠安定他的社稷；能保全身體的人，一定能夠享盡他的天年；這樣才可以說是能有國家、能保身體。能夠有國家、保身體的，一定能夠體驗道理。能夠體驗道理，智慧就深；智慧深就理會得遠；理會得遠，一般人就不能看到他的根由底細。唯有那樣的人才能使人看不到他的根由底細。人家看不到他的根由底細的人，才能夠保身體、有國家。所以老子說：「沒有誰知道他的根由底細，他就可以保有國家。」

*　*　*

所謂「有國的母」是什麼意思呢？母就是道，道是從保有國家的法術生出來的。保有國家的法術，便叫做有國的母。能夠用道來應付世事的，它的生命就會長，保持祿位也就能較久，所以老子說：「有了國家的母，就可以長久。」樹木有支根和主根，主根就是老子書中所說的柢。柢——主根——是樹木建立生命的基礎，支根是樹木維持生命的條件。道德是人建立生命的基礎，爵祿是人維持生命的條件。現在將基礎建立在事理之上，那麽保持爵祿也可以長久。因此說：「根基打得深。」能體驗道的，生命就一天天地生長，所以又說：「根柢築得堅固。」根柢堅固，生命就可以長；根基深厚，光景就可以久。所以老子說：「加深根基，鞏固根柢，是長生久存的道理。」

*　*　*

工人屢次變更作業，就什麽都不會成功；勞動的人屢次移動遷徙，就會徒勞無功。一個人做工作，假設每日浪費半天，那麽十天就將浪費五個工作日；一萬個人工作，也每日浪費半天，那麽十天就將浪費五萬個工作日。這樣看來，變換作業的人越多，損失就越大。法令變更了，利害的情況也會改變；利害的情況改變了，老百姓努力的對象也就有變化；老百姓努力的對象有變化，這就叫做變更作業。所以從道理上來看，使用大衆從事工作常常變動，就少有成功；收藏大的器物常常搬動，就多敗壞損傷；烹調小魚屢屢去打攪，就妨礙了廚子的技藝的發揮；治理一個大國，常常變更法令，人民就感到苦惱了。因此有道的國君把安靜看得很要緊，不輕易變更法令。所以老子說：「治理大國，也像烹調小魚一樣。」

* * *

人有了病，就很尊重醫生；遇有禍害，就畏敬鬼神。聖人在上位，人民就會減少慾望；慾望少了，就血氣調和，舉動合理；舉動合理，禍害就少了。體內不發生癰疽痔瘡等病，身外不遭受刑罰誅戮等禍，那就把鬼看得輕淡得很了。所以老子說：「用道治天下，鬼神也不靈了。」太平時世的人民，鬼神不爲災。所以老子說：「不是鬼神不靈，而是鬼神無法傷人。」鬼作祟，使人害病，叫做鬼傷人；人趕走鬼，叫做人傷鬼。人民違犯法令，叫做民傷上；君上用刑法責罰人，叫做上傷民。人民不犯法令，君上也就不用刑法；君上不用刑法叫做上不傷人。所以老子說：「聖人也不傷害人民。」既然上不害下，下不害上，人不傷鬼，鬼不傷人，這就叫做「兩不相傷」。人民不敢犯法，那麽在上位的人對內不用刑

罰，對外不從事產業來謀利；上面的人對內不用刑罰，對外不從事產業來謀利，那麽人民就能夠人丁興旺，財物富裕。人民興旺富裕就大有積蓄；人民興旺富裕而多積蓄，就叫做有德。至於所謂鬼作祟，那是魂魄離去而精神昏亂，精神昏亂就是無德。鬼不對人作祟，魂魄就不離去；魂魄不離去，精神就不昏亂；精神不亂就叫做有德。有了豐富的積蓄，鬼又不來擾亂精神，那麽人民也都有德了。所以老子說：「兩方面互不相傷，德就歸於兩方面了。」這是說，德行在上面下面都很盛大，都對人民有利。

* * *

有道的君主，對外不結怨於鄰國和敵人，對內布施恩澤給人民。凡是外面對鄰國敵人沒有怨讎的，就會對諸侯有禮義；裏而對人民布施恩澤的，就會以務農爲治理民事的根本。對諸侯有禮義，戰爭就少了；以務農爲治理民事的根本，淫邪奢侈的事就不會發生了。馬所以有大的用處，在於對外可以供給戰車軍馬之用，對內可以載運奢侈品。現在有道的君主，對外不發動戰爭，對內禁止奢侈品，在上的人不用馬來戰爭和追擊敵人，人民也不用馬到遠處去載運奢侈品，只是集中力量來耕種。集中力量來耕種，那就一定要積肥和灌溉。所以老子說：「天下太平有道的時候，馬匹多趕着去運肥料。」

* * *

無道的君主，那是對內暴虐人民，對外侵略鄰國。對內暴虐，就使人民的生產斷絕；對外侵略，就要屢屢掀起戰爭。人民生產斷絕，牲畜就會減少；屢屢掀起戰爭，士兵就多傷亡。牲畜減少，軍馬就要缺乏；士兵傷亡，軍隊就有危險。軍馬缺乏，就連母馬也被趕出來作戰了；軍隊有危險，就連君主近身

護衛的臣子也參加戰役了。馬是軍隊中重要的工具，郊是指京城附近的地方。現在供給戰爭的人馬是母馬和近身護衛的臣子，所以老子說：「天下無道不安的時候，軍馬就遍佈在近郊了。」

* * *

人的欲望過多，就計劃紊亂；計劃紊亂，欲望就更多；欲望更多，邪心就猖狂起來；邪心猖狂，正經事情就會隔絕；正經事情一隔絕，禍難就發生了。由此看來，禍難從邪心發生，邪心從可欲的東西引起。引起欲望的那一類東西，進一步說，可以使良民為姦；退一步說，可以使善人遭禍。姦亂一起，就將傷害上級的君主；災禍一來，又將傷害許多人民。那麼引起欲望的那一類東西，對上侵凌國君，對下傷害人民。上侵國君而又下傷人民，那是一種極大的罪過。所以老子說：「禍害沒有比追求可欲的東西更大的。」因此聖人不受五色引誘，不貪聽音樂；賢明的君王輕視玩好的事物，拋棄奢侈華麗。

* * *

人沒有毛羽，不穿衣服就不能禦寒；人是上不著天，又下不著地，以腸胃作為根本，不吃東西就不能生活：所以不免有貪欲爭利的心。貪欲爭利的心不除掉，終究是一生的憂患。所以聖人在衣服足以禦寒，飲食足以充飢的時候，就沒有什麼憂患了。一般人就不是這樣：大的做了諸侯，小的積存了千金的財產，貪欲得利的憂患是除不掉的。罪犯有赦免的，死罪有時得活，現在一些不知足的人的憂患，卻終身不能解脫。所以老子說：「災禍沒有比不知足更大的。」

* * *

所以過分貪欲爭利，就會有顧慮；有顧慮就會發生疾病；生了疾病，智慧就衰退；智慧衰退，就會失去是非的標準；是非標準失去了，就會輕舉妄動；輕舉妄動，禍害就來了。禍害來了，疾病又在身內發作。疾病在內發作就感到痛，禍害從外來就受到苦。苦痛向胃腸之間夾攻，傷人就厲害了。傷害受得厲害，就回過頭來自己譴責自己。回過頭來譴責自己，這是從貪欲爭利生出來的。所以老子說：「罪過沒有比貪欲爭利更厲害的。」

* * *

道是萬事萬物所以這樣那樣的規律的總和，是無數具體的規律的依據。理是每個事物所以構成的具體規律，道便是萬事萬物所以形成的總依據。因此說：「道是總制萬事萬物、條理萬事萬物的。」事物各有規律，不會互相衝突。事物各有規律而不致互相衝突，這就說明事物為規律所控制，而事物的規律又各自不同。事物的規律各自不同，道便盡在此中。萬事萬物無不時時變化，它們所依據的理也不得不變化；不得不變化，所以也就沒有永恆不變的可以堅持的規律。沒有可以永恆堅持的規律，所以人人都有死有生，各人各時的氣質也有不同，各人各時的考慮也去取不同，各種制度法令事業也此時廢，彼時興，彼時廢，此時興。天得到道，所以能高；地得到道，所以能藏；北斗星得到道，所以能顯得威嚴；日月得到道，所以能永遠發光；五行得到道，所以能永遠留在適當的地位；星辰得到道，所以能端正地守着運行的軌道；四時得到道，所以能支配氣節的變化；軒轅黃帝得到道，所以能夠統治四方；赤松仙人得到道，所以能與天地共長久；聖人得到道，所以能夠作成文章。道為堯舜所掌握，就變得聰明；

爲桀紂所掌握，就走向滅亡；爲湯武所掌握，就逐步昌盛。說道是近的嗎，它却在極遠的四方；說道是遠的嗎，它又常在我們的身旁；說道是暗的嗎，它的光輝却亮晃晃；說道是明的嗎，它這東西却又暗沉沉。它的功能足以造成天地，足以調和雷霆，宇宙內的萬事萬物都靠它來形成。道的眞實情況是不強制萬物，不露形迹，柔和軟弱，順隨着時間，與萬物的規律相適應。萬物得到它而死亡，也得到它而生長；萬事得到它而失敗，也得到它而成功。道好像水一樣，失足落水的人喝水太多就要淹死，乾渴的人，喝到適量的水就可以活命。道又好像刀槍一樣，蠢人拿來行兇洩憤就闖禍，聖人用來除暴鋤惡就造福。所以得到道可以死，得到道可以生，得到道可以失敗，得到道可以成功。

* * *

人很少看到活的象，得到死象的骨骼，按照圖形，來想像活的象，所以人們心中想像的東西都稱爲象。現在道雖然聽不出，看不到，但是聖人根據它顯現的功績來推知它的形象。所以老子說：「道是沒有顯露形狀的形狀，沒有具體事物的形象。」

* * *

理就是方圓、長短、粗細、堅脆等等區分的界限，所以條理定了，然後萬物才可以被敍述出來。因此定理有存有亡，有生有死，有盛有衰。萬物是有存有亡，忽死忽生，初盛而後衰的，不可以說是常——永恆不變。只有在開天闢地的時候與天地一同產生，到天地消散了還不死不衰的才叫做常。常是沒

有變易的，沒有定理的。沒有定理，又不永遠固定在一個場所，所以是不可以用話來敍述的。聖人觀察它的玄虛，運用它那四處流行的法則，勉強給它起個名字叫做「道」，然後才可以論說。所以老子說：「道如果可以用話說出，就不是永恆的根本的道了。」

* * *

人從生開始而歸結到死。開始叫做出，歸結叫做入，所以說：「出生入死。」人的身體共分三百六十個關節，手足四肢以及眼耳鼻等九竅，這是人的大概情形。四肢與九竅合計爲十三件，這十三件的一動一靜，都屬於生的範圍。屬好比是說徒黨，所以說：「生的徒黨有十三。」人到死後，這十三件都轉還去屬於死亡的範圍，死亡圈裏的徒黨也是十三，所以老子說：「生的徒黨有十三，死的徒黨也有十三。」人民是要求活着的，活的本來應當活動，活動過度就要受損傷。活動沒有止境，就是損傷沒有止境。損傷不止，生機就要用完。生機完了叫做死，那麽這十三件都是爲了要死在應死的地方。所以老子說：「人要求生，生了就活動，活動的都是往死地走去，也有十三件。」因此聖人愛惜精神，重視靜養。活動這件事的害處比猛虎犀牛的害處大得多。猛虎犀牛住的地方有一定的區域，動靜有一定的時刻，避開猛虎犀牛所在的地域，了解它們出沒的時間，就可以免除猛虎犀牛的危害了。人只知道猛虎犀牛有爪有角來害人，却不知道萬物都有角有爪，因而避免不掉萬物的危害。爲什麽這樣說呢？例如及時的大雨落下來了，曠野裏淸閒平靜，在黑夜或淸早爬山過河，那就有風露的角爪來害人。事奉君上不忠心，隨便觸犯禁令，那就有刑法的角爪來害人。在鄉裏不守規矩，親愛和憎恨又沒有限度，那就有爭

鬥的角爪來害人。嗜好貪欲沒有限制，動靜不加檢點，那就有疾病的角爪來害人。喜歡利用個人的小聰明，而放棄道理，那就有法網的角爪來害人。猛虎野牛有它們活動的地域，萬般危害都有它們的來源。避開猛虎野牛所在的地域，堵塞萬般危害的根源，那就可以避免各種危害了。兵器盔甲是用來防備危害的。重視生命的人，雖然到了軍隊裏，也不會有忿激和爭鬥的心；沒有忿激和爭鬥的心，救害的防備就沒有用了。這不單是說野外行軍，聖人在社會上活動，也是沒有害人的心的；沒有害人的心，那就一定沒有人來害他；沒有人害他，就用不着防備別人。所以老子說：「在陸地上走路不會碰到猛虎和野牛。」聖人到深山裏去不靠作好防備來救危害，所以老子說：「到軍隊裏去不預備帶武器和盔甲。」聖人可以遠遠離開各種危害，所以老子說：「野牛沒有地方挺它們的角，猛虎沒有地方舉它們的爪，兵器沒有地方用它們的刀鋒。」不設防備，一定沒有危害，這是天地的道理。體會天地的道理，所以老子說：「沒有該死的地方。」活動而不走到該死的地方，這就叫做「善於保護生命」了。

* * *

愛子女的愛惜子女，重視生命的愛惜身體，留心功績的愛惜事業。慈母對幼弱的兒女，一心爲他們招集幸福；一心爲兒女招集幸福，就要事事除去禍害；事事除去禍害，就常常深思熟慮；深思熟慮，就能合乎事理；合乎事理，就一定成功；一定成功，她的行動就不會遲疑；不遲疑就叫做勇。聖人對待萬事萬物，就像慈母爲幼弱的子女周密考慮一樣，所以看到了必須行動的道理；看到了必須行動的道理，那麼做事就不會遲疑不決；不遲疑就叫做勇。不遲疑是從慈愛來的，所以老子說：「慈愛，所以能夠勇

敢。」

周公說道：「冬天的冰凍結得不結實，明年春夏草木都會生長得不茂盛。」天地尙且不能常常奢侈常常浪費，何況是人呢？所以萬物必定有盛有衰，萬事必定有鬆有緊，國家官吏必定有文有武，官府辦事必定有賞有罰。因此聰明的人用錢節省，家裏就富足；聖人珍重愛護自己的精神，就精力充沛；人君鄭重考慮叫士卒去作戰的事，人民就會增多；人民增多，國土就擴大。所以老子說：「節儉，所以能夠擴大。」

*　　*　　*

凡物件具有形體的，就容易裁成，也容易分割。何以見得？因爲有形體就有長短，有長短就有大小，有大小就有方圓，有方圓就有堅脆，有堅脆就有輕重，有輕重就有黑白。長短、大小、方圓、堅脆、輕重、黑白等等就叫做理，理有一定，就容易處分。經過大庭廣衆議論了然後作出斷言，就能確立理論，通權達變的人都是知道這一點的。所以要想製成方和圓的東西，就隨時使用規和矩，萬事的功績就從這裏顯出來了。萬物都有它們的規矩。議論國事的人，就是要設計劃策合於規矩。聖人完全依照萬物的規矩辦事，所以老子說：「不敢搶在天下人的前頭。」不敢搶在天下人的前頭，那麽事情沒有做不好，功業沒有不成功，議論也一定蓋過世人，這樣，要想不做大官，辦得到嗎？做大官就叫做擔任辦事的首長，所以老子說：「不敢搶在天下人的前頭，所以能夠成爲辦事的首長。」

愛惜兒女的不敢缺少兒女的衣食，愛惜身體的不敢離開法度，愛惜方圓的不敢舍棄規矩。所以帶兵的人能愛惜士卒，就可以戰勝強敵；能愛惜器械，就可以固守城池。所以老子說：「能仁慈的，進攻可以獲勝，退守一定堅固。」能夠保全自己而又完全順從萬物的規律的人，一定有自然產生的東西跟着而來。所謂自然產生的東西，就是順從萬物的規律的心。所以天下的道理全都往他的心中生根。如果用愛來保衛它，事情一定會萬分安全，辦法沒有一件會不得當，這就叫做寶貝。所以老子說：「我有三件寶貝（指「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而言），在我手裏掌握着。」

* * *

老子一書所說的「大道」，是指的正道；所說的「貌施」，是指外貌不正的邪道；所說的「徑大」，是指精美華麗的小道；精美華麗就是邪道的標幟。所說的「朝甚除」，是指（官府公堂很整潔，足見常常升堂審判，）獄訟很多。獄訟多，就會田野荒蕪；田野荒蕪，就會府庫空虛；府庫空虛，國家就貧困；國家貧困，人民風俗就會淫蕩奢侈；人民風俗淫蕩奢侈，衣食的生產事業就會斷絕；衣食的生產事業斷絕，人民就不得不裝假詐騙；裝假詐騙，就不能不造作虛文彩飾；造作虛文彩飾，就叫做「服用文彩」。獄訟很多，倉庫空虛，又有淫蕩奢侈的風俗，那麼國家的遭受傷害，好像用鋒利的劍刺着一樣。所以老子說：「帶着鋒利的劍。」那許多賣弄小聰明以至於傷害國家的人，他們的私家一定富足。私家富足，所以老子說：「財物有餘。」國家如果發生這樣的現象，愚民就不得不想方法來仿效；愚民仿效，就產生

小盜賊。由此看來，大姦起來了，小盜賊也跟着起來；大姦倡導，小盜賊就附和。竽在音樂的五聲中居於領導地位，所以竽先吹動，鐘和瑟等都跟着響起來；竽吹奏着，各種樂器和着。現在大姦已經起來了，那就成了一般人民的倡導；一般人有了倡導，小盜就一定起來附和。所以老子說：「服用文彩，帶着鋒利的劍，飲食充足，財物有餘的人，就叫做『盜竽』——強盜的頭子。」

* * *

不論聰明或愚蠢的人，都懂得什麼該趕上去，什麼該抛開去。知道清靜平安的人，沒有不知道禍福的來源。人受好惡得失的支配，被淫亂的東西所誘惑，就會變亂自己的心。所以會這樣，是受了外物的引誘和玩好的東西的迷惑。能清靜的人懂得什麼該趕上去、什麼該抛開去的道理，能平安的人了解禍福的關鍵。然而現在的人，被玩好的東西擾亂了心思，受了外物的引誘，而且被引誘走了，所以叫做「不堅定」。聖人却不這樣，他們能夠立定什麼該趕上去、什麼該抛開去的主見，雖然看到心愛的東西也不受引誘。不受引誘，所以叫做「堅定」。聖人的性情純一，雖然看到可愛的東西，却不動搖自己的精神。精神不動搖，所以叫做「不脫離」。做子孫的人，體驗着這個道理來繼承先人的事業，看守宗廟而不失，就叫做「祭祀不絕」。身體以積蓄精神爲最大的收穫，家庭以積累財產爲最大的收穫，國家天下以人民衆多爲最大的收穫。現在修養身體，外物不能擾亂他的精神，所以老子說：「身體修養得好，他的收穫最爲眞實。」眞實就是收穫的鞏固。管理家事的，不購置無用的器物，財產才有積餘，所以老子說：「家管得好，他的收穫經常有剩餘。」治理一鄉的，按照這個原則辦事，那麼有剩餘的家

必然增多，因此老子說：「一鄉管理得好，他的收穫就長久。」治理一國的按照這個原則辦事，那麼鄉中能有收穫的人就日益增多，所以老子又說：「國家治理得好，他的收穫就豐富。」統治天下的，也按這個原則辦事，那麼人民生活都受到恩澤，所以老子說：「天下治理得好，收穫最廣大普遍。」修養身體的，根據這些原則，分別君子和小人，治理鄉、國和天下的，根據這些原則，觀察強弱和盛衰，就萬不失一。所以老子說：「從個人觀察個人，從家觀察家，從鄉觀察鄉，從國觀察國，從天下觀察天下。我何以知道天下的情況呢？那就因爲用了這些原則。」

喻老 選錄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一〕，毫芒(繁)〔顏〕〔二〕澤，亂〔三〕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四〕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五〕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 * *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

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注釋

〔一〕豐殺，肥瘦。莖，在這裏指葉上的主脈；柯指葉上的支脈。

〔二〕依高亨說校改。

〔三〕亂，雜混。

〔四〕載，擔負。

〔五〕羨，饒溢，這裏作豐收解。

譯文

萬物各有一定的形態，人們只能順應着萬物的發展趨勢作適當的引導，因而聽任萬物自然形成本來的形態。這樣，安靜下來，就能樹立德性；行動起來，就能合乎道理。宋國有個人，爲他的君主用象牙雕一片楮樹葉，花了三年的時間才雕成功。葉子的肥瘦和葉筋葉脈，微毛、細芒和色澤，都與眞的楮葉沒有差別，把它混在眞的楮葉當中，簡直很難分辨出來。這個人就因這個功績在宋國做官食祿。列子聽到了這件事，說道：「假使天地要經過三年才生出一片葉子，那麼植物生有葉子的就太少了。」所以不利用天地之間的自然物資，却全靠一個人的能力來擔負；不依照自然的發展規律，却全由一個人的智慧來指揮：這都是這種雕刻一片楮葉的作法。因此在冬天種莊稼，就是種田能手后稷也沒有辦法使它豐收；在豐年種禾苗，就是聽任奴隸們隨便耕種，也不會得到壞收成。由此可見，只依靠一個人的

力量，那怕是后稷也感到力量不足；要是順隨自然的發展，那怕是奴隸也綽綽有餘了。所以老子說：「要依靠萬物的自然發展，却不敢專靠人的作爲。」

*　*　*

眼、耳、口、鼻等的空竅，好像精神的門戶一樣。耳目的力量全用在聲音和顏色上，便是精神全用在外表形貌上，內心就沒有主宰。內心沒有了主宰，那末禍福雖然像丘山一樣堆在面前，也無法識別。因此老子說：「不走出門，可以知道天下的大事；不從窗口往外瞧，也可以認識自然的規律。」這就是說明精神是離不開實體的。

難勢〔一〕

慎子〔二〕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三〕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四〕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

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

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五〕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六〕，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

勢之於治亂，本（末）〔未〕〔七〕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八〕，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

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客〕〔九〕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

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一〇〕：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一一〕，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一二〕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

夫棄隱栝〔一三〕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一四〕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

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注釋

〔一〕愼子主張用權勢治國。本文假設主客駁難加以討論。

〔二〕愼子，名到，趙國人。

〔三〕螾，同蚓。螘，同蟻。

〔四〕缶，俞樾說，當是詘字，闕壞爲出，又誤爲缶。

〔五〕逸周書瘖儆篇文。

〔六〕乘四行，王先愼說，當作「乘勢肆行」。

〔七〕據顧廣圻說改。

〔八〕筴，同策。

〔九〕據王先愼說改。

〔一〇〕據陶鴻慶說删。

〔一一〕梁啓雄說，「夫賢」以下，當作「夫賢之爲道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勢」。

〔二〕 駬，音耳，周穆王的名馬有騄駬。

〔三〕 隱，借爲檃。檃栝，矯正曲木的工具。

〔四〕 奚仲，姓任，夏朝的車正。

譯文

愼到說：「飛龍乘着雲彩，螣蛇在霧中遊行，但雲消霧散，那龍蛇就和蚯蚓螞蟻一樣了，這是因爲它們失去了依託的東西。賢人屈服於不肖者之下，是由於賢人權柄輕，地位低；相反的，不肖者反而能夠駕御賢人，是由於他權勢重，地位高。唐堯做老百姓的時候，連三個人也治不了，夏桀做了天子，就能擾亂整個的天下，我從這裏知道權勢和地位的可靠，而賢能才智是值不得羨慕的。弓弩不強而箭却射得很高，這是由於被風力所激動；本身不肖而命令却能推行，這是由於藉助於羣衆。當唐堯微賤的時候，管敎奴隸下屬，他們也不聽他的話；等到他南面稱王於天下，一下命令，人民就奉行，一下禁令，人民就停止。由此看來，賢能才智不足以制服衆人，而權勢地位却是足以制服賢人的。」

有人回答愼到說：飛龍乘着雲彩，螣蛇在霧中遊行，我並不以爲龍蛇不依託雲霧的勢。但是，如果丟開賢人而專靠權勢，就完全可以把國家治理好嗎？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須知有了雲霧的勢而能夠乘着它或在其中遊行，乃是由於龍蛇的才能優越。現在雲雖然很密，而蚯蚓却不能乘駕，霧雖然很厚，而螞蟻却不能遊行；那有了密雲濃霧的勢而不能乘着它或在其中遊行，乃是由於蚯蚓螞蟻的才能薄弱的緣故。現在桀紂朝南稱王於天下，利用天子的權勢作爲他的雲霧，可是天下終於免不了

大亂，這是由於桀紂的才能薄弱。而且，主張勢治的人以爲用堯的權勢可以治好天下，他的勢和桀擾亂天下的勢又有什麼不同呢？那勢的本身並不是能夠叫賢人利用自己，而叫不賢的人不利用自己的。不過賢人一用勢，天下就太平；不賢的人一用勢，天下就大亂罷了。

從一般人的性情看來，賢人少，不賢的人多，如果把權勢的便利交給亂天下的不賢的人，那就是拿權勢擾亂天下的人多，而拿權勢治好天下的人少了。因爲權勢這個東西，是既便於治，又利於亂的。所以周書上說：「不要給老虎添上翅膀，老虎一添翅膀就要飛進城裏去揀人吃。」像那種讓不賢的人掌握權勢，就等於給老虎添上了翅膀。桀紂造高臺深池耗盡人民的力量，作炮烙酷刑殘害人民的生命，桀紂之所以得以乘勢施行這種種暴行，是由於天子的威力做了他們的翅膀。假使桀紂是兩個普通的老百姓，等不到施行一種暴行，就要遭到刑殺了。因此，權勢是滋長虎狼之心，造成暴亂的事情的，這是天下的大禍害。

權勢對於天下的治亂，本來沒有一定，但竟有一種人專講權勢認爲卽足以治好天下，他們的見解所及未免太淺薄了。那好馬與堅車，讓一個奴僕去駕御，就要被人笑，但王良駕御起來却可以日行千里；車馬並沒有兩樣，或者日行千里，或者被人所笑，那麼技能的巧拙就相差太遠了。現在拿國位來做車，拿權勢來做馬，拿號令來做繮繩，拿刑罰來做鞭子，讓堯舜來駕御，天下就大治，讓桀紂來駕御，天下就大亂，那麼人的賢和不賢也就相差太遠了。如果有人想追上速度快的車馬，奔往路途遠的地方，而不知任用王良，想增進利益，除去禍害，而不知任用賢能，這就是不懂得類比的毛病。像那堯舜也就

是善於治理人民的王良。

另外又有人代愼到回答說：愼到認爲只要依靠權勢，就可以治理好國家和任用好官吏，而你却說「必定要等待賢人才能治好國家」，那就不對了。因爲權勢在名稱上雖然只有一個，但在內容上却是變化無定的。如果權勢的內容只限於自然之勢，那我對於勢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我所要說的權勢，是說人力所安排的權勢——卽人爲之勢。現在你說：「堯舜得了權勢就能治好天下，桀紂得了權勢就會擾亂天下。」我並不以爲堯舜不是如此。但是，堯舜的權勢也不是一個人所能安排的。如果那堯舜一生下來就居於上位，雖然有十個像桀紂那樣的人也不能擾亂天下，這就是「勢治」；如果桀紂一生下來就居於上位，雖然有十個像堯舜那樣的人也不能治好天下，這就是「勢亂」。所以說：凡是勢治的形勢就不可能擾亂，「勢亂」的形勢就不可能治好。這是自然之勢，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像我所說的勢，是人力所能安排的勢；像你所說的勢，只是人們所獲得的勢——卽自然之勢而已，這跟賢人有什麽相干呢？

怎樣來證明賢治與勢治是兩不相容的呢？有一個賣矛和盾的人，誇耀他的盾很堅固，說：「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刺穿它。」隨後又誇耀他的矛說：「我的矛非常銳利，任何東西沒有不被刺穿的。」有人反問他說：「拿你的矛來刺你的盾又如何呢？」那個賣矛、盾的人回答不出話來，因爲這個什麽都不能刺穿的盾和沒有什麽不能刺穿的矛，在理論上是不能同時成立的。現在談到賢人的辦法是，不用條例禁令來強制人民，而勢治的勢所遵循的道路是在任何方面都要用禁令來加以強制的，如果同時兼用

不用條例禁令強制的賢治和任何方面都要用禁令來強制的勢治，這就等於是矛盾的說法了。因此賢和勢二者的不能相容也就很明顯的了。再說，像堯舜和桀紂這樣的人物卽是一千世出現一次，也可以算是比肩接踵產生的了。世上治天下的人是不斷以「中才」出現的，我所談的勢治的實行者也就是指「中才」的人。「中才」的人從好的方面說比不上堯舜，從壞的方面說也不會做桀紂，他們掌握了法和憑藉了權勢，天下就可以治好，違背了法和拋棄了權勢天下就會混亂。現在如果廢棄了勢和違背了法而等待堯舜，堯舜來了天下才能治好，這就是說亂上一千世才能得到一次治；如果掌握了法和憑藉了勢而等待桀紂，桀紂來了天下才會擾亂，這就是說太平一千世也只有一次亂。試想，那治一千世而亂一次，和治一次而亂上一千世，這中間的差異就好像彼此乘着千里馬背道而馳，相去的距離也太遠了。

如果拋棄使用矯正曲木的器具的方法，去掉度量衡的工具，而使奚仲造車，那他就連一個車輪也不能造成；沒有獎賞的勉勵和刑罰的制裁，拋棄權勢和法度，而使堯舜挨家挨戶去說服，一個一個去爭辯，連三戶人家也管不好。由此說來，權勢可靠的道理也就很明顯了，而說「一定要等待賢人」也就不對了。況且一百天不吃東西來等待細糧和肉食，飢餓的人就活不成；現在有人主張等待堯舜那樣的賢人才能治理當代的人民，這種主張就像等待細糧肉食來解救飢餓的說法。若說「好馬堅車讓奴僕來駕御就要被人笑，王良駕御了就可以日行千里」，我却不以爲這是對的。這好比等待善於游水的越國人來救掉在水裏的中原人一樣，越國人固然是善於游水，但掉在水裏的人却沒有救了。要是說等待

古代的王良來駕御今天的馬，也就像等待越國人來救中原的落水人，這種說法行不通，也就很明顯了。那好馬堅車，假如每隔五十里設一個驛站，使中等的御者來駕御，追上速度快的車馬，奔往路途遠的地方，也可以辦得到，哪怕是千里的路程，也可以在一日之內達到，何必定要等待古時的王良呢？有人說：駕御車馬不使王良，就是使奴僕來敗壞它，治理國家不使堯舜，就是使桀紂來擾亂它，這種說法正如同說人對於口味不是吃最甜的蜜糖，就是吃最苦的苦菜亭歷。這樣，就使得爭論辯訟之辭產生了，然而這種離開道理與喪失法術，兩種各走極端的不合理的議論，怎能用來責難合理的言論呢？你的議論沒有探討到這種勢治的理論啊。

定法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

應之曰：「是不可程㈠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㈡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

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三〕。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四〕其辭矣。故託〔五〕萬乘之勁韓，（七十）〔十七〕〔六〕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

「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七〕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八〕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九〕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一〇〕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一一〕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對曰：「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一二〕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一三〕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

「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

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一四〕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一五〕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注釋

〔一〕程，量，比較。

〔二〕隆，盛，高，猶言最高峯。

〔三〕利，私利。道，由，從。

〔四〕譎，詭詐。

〔五〕託，憑藉，依靠。

〔六〕七十，各家注都主張改爲十七。

〔七〕相字依王先愼說刪。

〔八〕同字依鹽田屯說當作司。司伺古字通用，監視的意思。

〔九〕殉，以物從葬。這裏是說張儀不惜拿秦的國力作爲向韓魏營求私利的工具。下同。

〔一〇〕穰侯，魏冉。

〔一一〕應侯，范睢。

〔一二〕六字據顧廣圻說補。

〔三〕謂，據陳奇猷說作報告解。

〔四〕今是假說之詞。

〔五〕齊，和。齊藥，卽和藥，今言配藥。

譯文

有人問道：「申不害、公孫鞅這兩個學派的言論，對於治理國家說來，那一派是更爲要緊？」

回答說：「這是不可以比較的。比方人不吃飯，過十天就會餓死；極度寒冷的冬天，不穿衣服也會凍死。如果問衣和食對於人哪一件更是要緊，那只能說是一件也少不得，它們都是維持生命必須具備的東西。現在申不害主張用術，公孫鞅主張行法。所謂術就是按照人的才能來派定官職，根據官職的名位來要求完成實際的任務，掌握生殺的權柄，考察羣臣的才能，這些都須由君主執掌。所謂法，就是法令明明白白地由官府公佈，刑罰一定不移地記在人民心中，奬賞是賞那謹愼守法的人，懲罰却是罰那破壞法令的人，這些都要由臣下遵守。君主沒有術，上面就要發生弊端；羣臣沒有法，下面就要出亂子。這是一件也少不得的，都是帝王必須具備的統治工具。」

問的人又說：「只有術而沒有法，或是只有法而沒有術，這都是不行的，爲什麽呢？」

回答說：「申不害是幫助韓昭侯治國的臣子。韓國是從晉國中分化出來的一個國。晉國的舊法還沒有廢除，韓國的新法又產生出來了；前代國君的法令還沒有收回，後代國君的法令却又頒佈下來了。申不害不對新法舊法專行一種，不把先後的法令加以統一，姦邪的事就增多起來。因此，韓國的羣臣

看到舊法和前代法令對他們有利時，就依從舊法和前代法令；看到新法和後代法令對他們有利時，就依從新法和後代法令。他們就利用新法和舊法有互相反對的，前令和後令有彼此矛盾的，從中取巧作弊。那麼申不害雖然花了十倍的力量來幫助韓昭侯運用治術，姦臣還是可以用花言巧語來騙人的。申不害憑藉了擁有萬輛兵車的强大的韓國，經歷了十七年的努力，却仍不能使韓國達到霸和王的地步，這是由於君主雖在上面運用治術，下面的官吏却不能經常修整法度的緣故。

「公孫鞅治理秦國的辦法，是設施檢舉和連坐的制度來搜集眞實情况；建立十家爲什、五家爲伍的組織來彼此監視，有罪同當；賞得厚，而且該賞就一定賞；罰得重，而且該罰就一定罰。因此秦國的百姓平時用力工作，勞累了還不休息，戰時追擊敵人，冒着危險也不退却，所以能夠國富兵强。然而君主却沒有方術去考察羣臣的姦邪行爲，那麼富强的成果也只是給臣下造成爭權奪利的機會罷了。等到秦孝公和商君都死了，惠王即位，秦國的新法還沒有敗壞，張儀却就利用秦國富强的實力向韓魏兩國取私利。惠王死後，武王即位，甘茂也利用秦國的國力向東周奪取私利。武王死後，昭襄王即位，穰侯魏冉就越過韓國和魏國的國境，向東攻打齊國，經過五年的時間，秦國沒有增加一尺土地，他却獲得了陶邑的封地；後來應侯范雎進攻韓國，經過八年，也使他取得汝南的封地。從此以後，秦國所有的執政大臣，都是像應侯、穰侯一類的人物。因此，打了勝仗就使大臣提高了地位，開闢了國境就使私人的封邑建立了起來，這就是由於君主沒有方術去考察姦弊的緣故。商君雖然用了十倍的力量來修整他的法，反而被羣臣利用來奪取私利，因此憑藉强秦的國力幹了數十年，却仍不能成就帝王事業，主要的

毛病就在於百官不肯勤修法度，君主又沒有從上面管制好的方術。」

問的人又說：「如果君主使用申不害的術，官吏執行商鞅的法，這樣就可以了嗎？」

回答說：「申不害的術，並非盡善；商君的法，也不算盡美。比如申不害認爲執行政事時不可以超越自己的職權，對於自己職權以外的政事雖然知道也不應該發言。執行政事不超越自己的職權，這還可以說是守職；但是對於自己職權以外的事雖然知道也不發言，那就會明知別人有罪過而不報告了。君主是要用全國的眼睛來看全國的事情，所以沒有誰比他看得更明亮的；用全國的耳朵來聽全國的聲音，所以沒有誰比他聽得更清楚的。要是羣臣知道了也不發言，那麽君主的視聽還有什麽可以借助的呢？

「商君的法令說：『斬了一個敵人的頭，賞爵位一級；要做官的就賞給領取五十石俸祿的官。斬了兩個敵人的頭，賞爵位兩級；要做官的就賞給領取一百石俸祿的官。』官職和爵位的升遷跟斬得敵人頭顱的功勞完全配合起來。假使有一種法令說：斬得敵人頭顱的，命令他去做醫生或工匠。這樣就會弄得房屋建築不起來，疾病醫不好了。工匠有專門的手藝，醫生會調配藥劑；現在要以斬敵人頭顱得功的戰士來充當，那是與他的才能不相稱的。擔任官職的人，是要有智謀和才能的；斬敵人的頭顱，只要有勇氣和體力就行了。讓有勇氣和體力的人去擔任要有智謀和才能的官職，那就等於讓斬敵人頭顱得功的戰士去當醫生和工匠。所以說：申不害和商君兩個人，在法和術方面都還不是盡善盡美的。」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一〕，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二〕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三〕。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四〕不翦，采椽不斲〔五〕，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六〕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

死，子孫累世絜駕〔七〕，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八〕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九〕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一〇〕；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一一〕，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土〕橐〔一二〕，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敎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一三〕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一四〕子也。人之情性莫

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一五〕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敎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敎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一六〕，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

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一七〕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一八〕、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一九〕，背私謂之公〔二〇〕。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仁〕〔二一〕義而習文學。（行）〔仁〕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兼〕〔二二〕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

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四〕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

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三五〕，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三六〕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三七〕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敵〕〔三八〕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三九〕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

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三〇〕而舉；衞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衞亡於衡也。使周衞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計〔三一〕皆就安利如辟〔三二〕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三三〕，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三四〕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舍〕〔三五〕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姦〔賈〕財貨（買）〔三六〕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三七〕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談〕〔三八〕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

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三九〕之財，蓄積待時而侔〔四〇〕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注釋

〔一〕蓏音裸，瓜類的果實。蜯同蚌。蛤音革，又音哈，就是蛤蜊。

〔二〕燧，古代鑽木取火，所鑽的木叫燧。

〔三〕瀆，溝渠。決瀆就是挖掘河渠。

〔四〕茅茨，用茅草蓋覆房頂。

〔五〕采，櫟木；不斲，對這種材料不再加工。櫟木只能做柴火，却不加工地用來做建築材料，是說堯住宅的質樸。

〔六〕臣，指奴隸。古代對男性奴隸叫臣。

〔七〕絜借爲揳，絜駕猶言「約車」、「繫馬」，是說有馬車坐。

〔八〕膢音婁，二月間祭祀飲食神的節日；臘，十二月間祭祀百神的節日。這裏用膢臘代表節日。遺，致送禮品。

〔九〕庸今作傭。

〔一〇〕饟同「餉」，給他飲食。

〔一一〕易財，輕視錢財。

〔一二〕依王先愼說校改。士橐卽仕託。士謂做官，託謂寄食於諸侯或大臣。

〔一三〕銛音纖，古代一種兵器。

〔一四〕據下文「子未必不亂也」，這裏不應有「父」字。亂子就是不孝子。

〔一五〕遽是虛詞，常和奚、何諸疑問詞並用，無實義。

〔一六〕溢同鎰，重量名，二十兩。

〔一七〕程，逞的假借字。

〔一八〕趣，與取字通。

〔一九〕私字古作厶，所以說自環者謂之私。自環的環古與營字同音，這裏是雙關語，自環，一方面是自己繞圈的意思，一方面又是自己爲自己打算的意思。

〔二〇〕公从八从厶，八是違反的意思。

〔二一〕依王先愼說改。下同。

〔二二〕依太田方說改。

〔二三〕梁借爲粱，精米。粱肉，飯粱食肉。

〔二四〕據顧廣圻說删。

〔二五〕舋卽釁字，空隙。

〔二六〕從衡就是縱橫，戰國時期的兩種外交主張：六國結成同盟來對付秦國叫做合縱，六國分別服從秦國叫做

連橫。

〔二七〕據俞樾說刪。舉圖而委，表示獻出土地；效璽而請，表示接受政令。

〔二八〕據王渭說改。

〔二九〕矰音增，短箭；繳音灼，生絲線，用來繫在矰的尾端，便於射鳥。射鳥有時中，有時不中，矰繳之說便是投機取巧的言論的意思。

〔三〇〕期同朞，期年，一年。

〔三一〕政借爲正。正計，正常的打算。

〔三二〕如，用法同而。辟，同避。

〔三三〕解舍，當時的術語，免除徭役兵役。完解舍，具備免役的條件。

〔三四〕襲，依附。當塗，當權人物。

〔三五〕據陳奇猷說改。

〔三六〕據梁啓雄說改。

〔三七〕籍，假借爲藉，假藉的意思。

〔三八〕據顧廣圻說改。

〔三九〕弗靡亦作沸靡，奢侈淫靡。

〔四〇〕侔利即牟利。牟，取的意思。

譯文

上古時代，人民少，禽獸多，人民不能戰勝禽獸和蟲蛇。有位聖人起來，架起木頭，作成鳥巢一樣的住處，來避免禽獸的侵害，人民非常高興，就舉他做天下的王，稱爲有巢氏。當時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腥臭的蚌蛤，對腸胃非常有害，因此疾病很多。有位聖人起來，鑽木取火，把食物放在火裏燒熟，去掉腥味臊氣，人民非常高興，便舉他做天下的王，稱爲燧人氏。中古時候，天下發生大水災，由禹的父親鯀和禹先後負責疏通河流。近古時候，夏桀和商紂統治天下，殘暴昏亂，於是商湯和周武王起兵討伐。如果在夏后氏的時代，還有人去架木頭作鳥巢一樣的住處和鑽木取火，一定要使鯀和禹發笑了；如果在殷周時代〔集中力量來〕挖掘溝渠，疏通河道，〔把它當作第一件要事，〕一定要使商湯和周武王發笑了。那末，假使現在有人贊美堯、舜、禹、湯、武的政治，主張當今時代也來實行，也一定要使今天的新聖人發笑了。所以聖人不遵行古法，不墨守成規，要看當時的社會情況來作相應的措施。宋國有一個耕田的人，田裏有棵枯樹根，一隻兔子跑來觸在枯樹根上碰斷頸子死了，他便放下了自己的農具，守在枯樹根旁邊，希望再捉到碰死的兔子。但是兔子到底不能再捉到，這件事却在宋國成了個笑話。如果現在要用古代先王的政策來統治現代的人民，都是同呆守枯樹根等待死兔一樣的蠢事。

古時候，男人不用耕種，自然界生長的果實就已夠供人吃了；婦女不必紡織，禽獸的皮就已夠供人穿了。不用勞力做事就足以供給生活，由於人民少而東西多，所以人民之間沒有爭奪。因此用不着厚賞，也用不着重罰，人民却自然能夠安居樂業。現在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

子，那麽祖父還沒有死就已經有了二十五個孫子了。因此，人民多而財物缺少，費盡勞力做事還不夠供給吃用，所以爭奪發生了。雖然有加倍的獎賞和加重的處罰，還是免不了紛亂。

堯做帝王的時候，住的茅屋屋頂不翦齊修飾，椽子不刨光，吃着粗糧，喝着野菜湯，冬天披鹿皮，夏季穿葛布，現在雖是一個看門人的吃穿也不比這更差。禹做帝王的時候，親身拿了鋤頭鏟子搶在人民前頭做苦工，累得大腿上沒了肉，小腿上不長毛，現在雖是一個奴隸的勞動也不會比這更苦。從這樣說來，古時把天子讓給別人，實在是拋棄看門人的生活，擺脫奴隸的勞苦，所以把天下傳給別人沒有什麽了不起。今天的縣官，一朝死了，他的子孫世世代代還可以坐着車子，因而人人都看重這種官職了。所以人們對於謙讓這件事，可以容易地讓掉古代的天子，却舍不得讓掉今天的縣官，其中一厚一薄的實際情況大不相同啊。住在山上要到山谷下去打水的人，逢年過節時把水作爲禮物互相贈送；可是住在低窪地方的人給水害苦了，却僱着工人開通水道把水排出去。所以荒年春天缺糧的時候，就是自己的小弟弟來也不給他飯吃；豐年秋收多糧的季節，就是很疏遠的客人也供待飯食。這並不是薄待自己的親人，偏愛外來的過客，却是存糧多少的實際情況不同啊。所以古代的人輕視財物，並不是什麽心腸好，却因爲財物多；今天的人所以發生爭奪，並不是什麽心地卑鄙，却因爲財物缺少。古人輕易地辭掉天子不做，並不是因爲他們的品德高尚，却是因爲天子的權勢很薄；今天的人却鄭重其事地爭奪官位，並不是因爲他們品德的卑下，却是因爲官位的權勢很重。所以聖人常常商量賞的多少、斟酌罰的輕重來執行政事，因此罰得輕並不是什麽仁慈，罰得嚴並不是什麽凶暴，都只是配合當時人情風俗

來行事。所以政策要隨着時代的發展，措施要適合當時的政策。

古時候文王住在豐、鎬二地之間，佔領的土地有見方一百里，施行仁義的政治，使西戎歸服，就成了天下的王。徐偃王住在漢水東面，佔領的土地見方五百里，施行仁義的政治，有三十六個國家割地來朝。楚文王害怕徐偃王會危害自己，就出兵攻徐，滅掉了徐國。文王施行了仁義的政治，就做了天下的王；徐偃王施行了仁義的政治，却被楚國滅亡了：這就說明仁義是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現代了。所以說：時代不同，政策就應該隨之不同。當舜統治天下的時候，因爲苗族不肯順服，禹準備出兵去征服他。舜說：「不行。我們的德行不厚，不能感化他，却使用武力，這是不合乎道理的。」於是就加強教育和感化的工作，經過三年，派人手執盾和斧對着苗人舞蹈起來，苗族就降服了。在那次對共工氏的戰役中，戰爭激烈到用短的鐵製武器互相搏鬥，鎧甲不堅固就會使身體受傷，這就說明手執盾和斧舞蹈起來使敵人降服的辦法只適用於古代而不適用於今天。所以說：事情的狀況變了，對付的辦法也應隨之變化。因此上古的人都追求道德，中古的人勾心鬥角比智謀，現在的人却是比力量的大小來爭勝負。齊國將要進攻魯國，魯國派子貢去和齊人說理。齊國人說：「你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我們要的是土地，不是你那套很動聽的話。」齊國就出兵進攻魯國，侵佔的土地，離魯國城門只有十里。所以說徐偃王施行仁義而徐國滅亡了，子貢巧言善辯而魯國還是被削弱了。這樣說來，行仁義、會說話都不是保衛國家的好方法。不用徐偃王的仁義，不採取子貢的巧言善辯，就根據徐國、魯國的實際力量來對付有萬輛兵車的強大敵人，那麽齊國楚國的貪欲就不可能在徐、魯兩國身上得到滿足了。

古代和現代的社會風俗是不同的，因此在新時代和舊時代也應該採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假如要用那種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那緊急時代的人民，這就好像沒有馬籠頭、馬鞭子去駕御兇暴的馬，這是不明事理的害處。現在儒家、墨家都說，先王普遍地愛天下的人民，那麼對待人民是像父母對待子女一樣的。怎樣證明先王是這樣的呢？據說：「司法機關執行刑法的時候，君主停止奏樂；聽到判決死刑的報告，君主難受到流眼淚。」這就是一向所舉先王愛民的事例。假如以爲君臣關係能夠像父子那樣親密，國家就一定治理得好，照這樣來推論，那就該是沒有不孝子了。人的情性沒有比父母愛子女再眞摯的，父母都愛子女，然而家庭未必都能處理得很好，那麼君主雖然深愛他的臣民，哪能就不生叛亂呢？先王對人民的愛，不見得勝過父母對子女的愛，子女未必都能盡孝，那麼人民哪能就會治理得好呢？再說按照國法執行刑罰，君主因此流淚，這只是表現了君主的仁慈，却不是實施了治國的辦法。流淚而不願意用刑，這是君主的仁慈，然而不可以不用刑，這是國家的法律。先王把國法放在首要的地位而不聽從那仁慈性的悲泣，那末單憑仁慈不可以治國是很明顯的了。況且人民本來是畏懼威勢，很少能夠念念不忘正義的。孔子是天下的聖人，修養品行，講明正道，周遊天下各國，天下的人都喜悅他的仁，贊美他的義，可是眞正信仰而服事他的門徒只有七十個人。原來眞正看重仁的人還是少數，眞正能實行義的人還很難得，所以天下這麼大，信仰而服事孔子的只有七十個人，眞正能行仁義的就只有孔子一個人。魯哀公是個下等的君主，可是當他朝南坐下來做國君的時候，魯國境內沒有一個人敢不服服帖帖做他的臣子。人民本來就是服從權勢，權勢又確實容易使人服從，因此孔子反而做

臣子，哀公却做了君主。孔子並不是信服哀公的仁義，却是服從哀公的權勢。所以從仁義來講，孔子不應該服從哀公；可是憑着權勢，哀公就能叫仲尼做臣子。今天的許多學者向君主講治國的道理，不去依靠必然取勝的權勢，却以爲只要一心一意施行仁義就可以作天下的王，這是要求君主必然像孔子，而且還要使天下所有的人民都能像孔子的門徒，這是一定辦不到的事情。

現在有一個不肖的兒子，父母生他的氣了，他不悔改；同鄉鄰舍責駡他了，他毫不動心；老師教育他了，他也不改變。用父母的鍾愛，鄰舍的善意，老師的訓導，三方面的好意同時並行，却到底不能動他腿上的一根毛，絲毫沒有悔改；一到地方上的官吏領着官兵，依據法律來搜查姦犯，他才畏懼起來，改變了他的舊習氣，變換了他的舊行爲。所以父母的愛不足以教好他的子女，必須依靠官府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因爲人民本來是受到慈愛就放縱，見了威權就服從的。因此八丈高的城牆，連樓季也爬不過去，因爲牆太陡了；可是千丈高的山，跛足的羊也容易上去放牧，因爲山坡斜度平緩。所以英明的君王總是立法嚴峻，行刑嚴厲的。見了十幾尺長的布疋，一般人都會爭執不肯放手；在爐裏熔化着的黃金二千兩，盜跖怕燒手也不敢拾取。不一定有害的，便不放棄十幾尺的布；一定要燒傷手的，便不會去拾取二千兩黃金。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執行嚴厲的刑罰。因此，獎賞最好是賞得厚，而且該賞的一定賞，使人民感到有利可得；刑罰最好是罰得重，而且應罰的一定要罰，使人民眞心畏懼；法律最好是統一而固定，使人民能夠有明確的認識。因此君主施行獎賞不隨便變更，執行刑罰不隨便赦免。榮譽幫助獎賞發揮作用，惡名跟着刑罰而來，那麽品質好的和品質壞的人都會盡力去辦事了。

現在却不是這樣。因爲他有功勞，給了他官位，却又說當官是卑賤的；因爲他耕種得好，給了他獎賞，但又說只知創立家業是不挺好的；把不願被錄用的人看做外人，可是又贊揚輕視世事是清高；把那些違反法禁的人定了罪，但又贊美這等人有勇氣。斥責、贊揚和獎賞、處罰的處理就是這樣的相互矛盾，所以法律和禁令遭到破壞，人民更加紊亂。現在大家都認爲，兄弟被人侵犯，一定幫助兄弟反攻的人是方正的；知己朋友被人侮辱，跟朋友一道追隨那仇人進行報復的人是忠貞的。方正和忠貞的私人品行成功了，但是君上的法令也就被觸犯了。君主推尊重視了方正和忠貞的私人品行，却忘掉了違犯法律禁令的罪名，因此人民便儘量顯現他的勇氣，弄得官吏無法制止。對那些不勞動而有吃有穿的人，說是有智能；對那些沒有作戰功勞而受到尊重的人，說是有品德。這種有智能有品德的私人品行成功了，可是兵也弱了，地也荒了。君主贊揚那種有智能有品德的私人品行，却忘記了兵弱地荒的禍害，那麽私人的品行是建立了，公家的利益却沒有了。

儒家學派的人用文學擾亂法律，俠士們用武力觸犯禁令，然而君主却都尊敬他們，這就是所以有禍亂的原因。觸犯法律的人便是犯罪，可是這些先生們却用亂法的文學來博取官職；違犯禁令的人應受罰，可是這羣俠士們却用犯禁的劍術武藝來博取君主的給養。因此法律上要斥責的人，却是君主要取用的人；官吏要處罰的人，却是君主要收養的人。法律所禁止的，君主所取用的，君上所收養的，臣下所制裁的，這四方面恰恰相反，而且無法確定那一方面是對的，這樣，縱是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的。所以對這些實行仁義的人不應該稱譽，稱譽了他們就會妨害實際事業的成功；對精通文學的人

不應該任用，任用了他們就會擾亂國家的法令。楚國有個綽號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一隻羊，他就去見官告發。當時的宰相說：「把他殺了。」宰相認爲他雖然對君忠實，但是對父太忤逆了，因此宣判了他的罪。從此看來，君主的正直臣子，却是父親的狠心兒子了。魯國有一個人跟着魯君出去作戰，在三次戰鬥中三次逃跑。孔子問他逃走的原因，他回答說：「我家裏有年老的父親，我戰死了就沒有人養活他。」孔子認爲這人是個孝子，把他推舉上去。從此看來，父親的孝子，却是違背君主命令的臣子。因此，令尹殺了檢舉父親的人，楚國的姦邪惡事都沒有人給君上檢舉了；孔子贊賞了臨陣脫逃的人，魯國人作戰時便都輕易投降或逃跑了。君上和臣下的利害是這樣的不同，可是君主却既要鼓勵這種個人的行爲，又要人們犧牲個人來求取國家的福利，雙方面兼顧，那是一定沒有希望的。古時候蒼頡創造文字，把私字寫成ㄙ，是自己繞圈的形狀，表示自己爲自己打算的意思；把公字寫成八ㄙ，就是背棄個人利益的意思。公和私是相反的，蒼頡早就知道了。可是現在有人認爲公私之間的利害是一致的，這是不曾深入考察的過錯。那麽爲個人打算，沒有再比修品行和講文學更好的了。品行修得好就會被君主信任，君主信任了就能受到官職；文學講得好就可以當賢明的老師，當了賢明老師就有名望和榮譽：這是對個人最好的事。這樣就是沒有功勞也能得到官職，沒有爵位也能有名望和榮譽。政治辦到這樣，國家一定要混亂，君主一定要危險了。所以不相容的事是不能同時並存的。一方面獎賞殺敵有功的戰士，另方面又尊崇仁慈惠愛的私人品行；一方面把官爵俸祿封給那些打破城邑的有功人員，另方面又信服兼愛的學說；一方面號召民衆準備着堅靱的鎧甲和鋒利的兵器來防備國難，

另一方面又講究朝服大帶的文人裝飾，使國家富足要依靠農業，抵抗敵人要依靠士兵，可是君主却看重有文學的人；廢棄那些尊敬君主、畏懼法律的人，可是又養了許多遊俠劍客這一類人：措施和行動像這樣，要使國家穩固強盛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的時候養一批文人俠士，國難來臨的時候却要用一批穿鎧甲的士兵。這樣，國家平時所養的人却不是國家需用的人，而國家所急迫需用的人又不是平時所養的人。因此眞正能幹事的人逐漸減少了他們的實際作業，而遊俠和文士却一天天地增多，這就是國家所以紛亂的原因。

世上一般人所說的賢，是指那忠貞信實的行爲；所說的智，是指那精微巧妙的言論。但是那些精微巧妙的言論，連最聰明的人都難懂。現在給一般民衆作教材、作榜樣，却用最聰明的人都不懂的話，那末一般民衆就無法了解了。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根本就不會去要求吃米飯和肥肉，連粗布短衣都穿不完整的人就不會想去穿錦緞絲繡。同樣的道理，管理國家大事，緊急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可以緩辦的事情就不應急急地去辦。現在管理到的國家政事，凡是屬於民間常事，普通男女都明白懂得的事理一概不用，却去羨慕那種有上等智慧的人的言論，那麽對於管理國家一定是南轅北轍的了。所以精微巧妙的言論，並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於看重忠貞信實的行爲的人，一定會看重不欺詐的人士；看重不欺詐的人士的人，也沒有叫人不欺詐的法術。平民之間的彼此來往，沒有什麽物質財富可以相互利用，也沒有什麽威力權勢可以互相威脅，所以要尋求那些不欺詐的人士。君主據有管制人民的權勢，又佔有整個國家的物資財富，重賞嚴罰，權柄掌握在手裏，用一種精明的權術來洞察一切，那麽雖然有

田常、子罕那樣狡猾凶惡的臣子，也是不敢欺詐的，又何必等待着那些不會欺詐的人士呢？如今忠貞信實的人士還不滿十個，國境以內等着分派的官却要幾百，一定都要任用忠貞信實的人士，那末合格的人就不夠分派了；合格的人不夠分派，那末把政治辦好的人就會少而把政治搞壞的人就會多了。因此英明君主採取的政策，是統一法律而不是求取有智謀的人，是緊緊掌握用人的權術而不一定希望得到忠信的人士，所以法紀不會敗壞，而官吏們也不敢姦邪欺詐了。

現在的君主對於言論總是喜歡聽那些花言巧語，却不要求說得確當；對人的使用總是用那名聲好的，却不追查工作成績。因此天下的人衆總是盡力說得天花亂墜，却不切合實用。所以稱贊先王和談論仁義的人充滿了朝廷，政治却還是不免於混亂；立身行事競爭地講究清高，却不管對國家沒有功效。所以有智謀的人士退隱到深山洞穴裏，分配給他的爵位和俸祿都不接受，國內的兵力就不免削弱，政治就不免發生混亂。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人民所稱譽的，君主所恩禮接待的，都是使國家混亂的方法。現在國境以內的人民都在談論政治，每家每戶都藏有商鞅、管仲的法典，可是國家却愈來愈窮，這是由於空談耕種的人多，眞正拿着鋤頭種田的人却很少。國境以內的人民都在談論兵法，每家每戶都藏有孫武、吳起的兵書，可是國家的兵力却愈來愈弱，這是由於空談戰爭的人多，眞正披甲上陣作戰的人却很少。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人的實力，却不聽他的空話；獎勵他的工作成績，堅決禁止那些無用的言行。這樣，人民就會竭盡全身的力量來跟君上辦事了。耕種是很勞苦的，可是人民都願意這樣幹着，因爲由此可以獲得富足。戰爭是件危險的事，可是人民都願意這樣幹着，因爲由此可以獲得顯貴。

可是現在研究學問、熟練談論的人，沒有經過耕種的勞苦，却得到富足的實惠，沒有經過戰爭的危險，却有顯貴的尊榮，那麽誰不願意這樣幹呢？因此上百的人都去幹使用智力的事，却只有一個人肯使用體力。使用智力的人多，法制就敗壞；使用體力的人少，國家就貧窮：這就是社會所以混亂的原因。因此英明君主的國家，沒有寫在書上的文字，而以法律作教材；沒有先王傳下來的一套言論，却以官吏當老師；沒有由個人養活的劍士作保衞，却以斬殺敵人爲勇敢。這樣，國內人民的言論就一定遵守法律的規定，行動一定歸結到對國家有功，勇敢的人都一齊在軍隊中拚死。因此國家無事的時候就財力富足，有事的時候就兵力強盛。這就叫做王者的資本。既然積蓄了王者的資本，又碰到敵國有可以利用的空隙，那麽建立超過五帝、與三王並肩的功勞，一定是採用這個方法。

現在却不是這樣。人民在國內肆無忌憚地亂幹，能說會道的人在外交上培養自己的權勢，國外國內這樣亂紛紛地對待強橫的敵人，不是很危險嗎？所以許多臣子中討論外交政策的人，不是屬於那合縱或連橫的一黨，就是借用國家武力來報私仇的人。合縱，是聯合許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國；連橫，是服事一個強國去攻打許多弱小的國家：這都不是保全國家的好政策。現在那些主張連橫的都說：「不服事大國，就有敵人來侵犯，遭遇禍害。」其實，服事大國不一定有實利，却須先把本國的地圖交出，獻上國家的印信。獻出本國的地圖，本國的土地就削減了；交出國家的印信，就降低了國家的聲望。土地削減了，國家也就削弱了；聲望降低了，政治也就紛亂了。服事大國，實行連橫，沒有看見連橫的好處，却喪失了土地和紊亂了政治。主張合縱的都說：「不去救援弱小國家，攻打大國，那就會失

去天下各國的信任；失去了天下各國的信任，本國就危險了；本國危險了，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其實，救援小國不一定有實利，可是兵却起了，也與大國作對了。救援小國，小國未必就能保住，與大國作對未必不會有疏忽，有疏忽就要受大國的挾制了。出兵，兵吃敗仗；退守，守的城池被攻破。救援小國，實行合縱，沒有看見合縱的好處，可是土地喪失了，軍隊打敗了。因此服事強國，便讓臣子利用外國的權力在國內取得高的官位；救援小國，便讓臣子借重國內的力量向外取得好處。國家沒有得到利益，臣下却得到了封地和厚祿；君主的威望雖然降低了，臣子們的聲譽却提高了；國家的領土雖然削減了，臣子們私人的家產却富饒了。事情成功，這些臣子們因爲掌握實權，就長時期被重用；事情失敗，他們因爲已經富有家產，就退職安居。君主聽信了臣下的一番議論，事情沒有成功就把臣子的官爵俸祿提高了，事情失敗了也不處罰重罪，那麼這些靠議論說動君主的人誰不願意用投機取巧的花言巧語來僥倖獲得富貴呢？所以國家破滅，君主死亡，都是爲了聽信了那些愛論國事的人的花言巧語。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君主不能分清公私的利益，不能考察那些言論是否恰當，事後又不能明確執行適當的處罰。那些臣子們都說：「作外交工作的人，成功大的可以建立統一天下的事業，成功小的也可以保國安民。」統一天下的人是能進攻別國的人，能保國安民的是別人攻不進去的；國力強盛才能夠進攻別人，政治清明才能使人家攻不進去。無論政治清明或國力強盛，都不能從外交上求得，而要由本國的內政來決定。現在不在國內施行法和術，却從國外去打主意，那是不會達到政治清明和國力強盛的。俗語說：「穿上長袖衣服才好舞蹈，本錢多的才好做生意。」這就是說條件優越才容易將事情

辦好。所以政治清明和國力強盛才容易作出好計謀，衰弱和混亂的國家總難有好打算。所以在強大的秦國，十次改變計謀，很少失敗；在弱小的燕國，僅只一次改變計謀，也難得成功。這不是受秦國任用的人一定聰明，受燕國任用的人一定愚蠢，這是因爲這兩個國家一治一亂的條件不同的緣故。所以周國離開秦國加入了合縱的陣營，過了一年就被吞併了；衛國離開魏國加入了連橫的陣營，經過半年就被滅亡了。這是合縱滅了周國，連橫亡了衛國。假使周、衛二國慢些考慮合縱和連橫的計劃，却先認眞地整頓國內的政治，明確地執行法律和禁令，該賞的一定賞，該罰的一定罰，盡量開發土地，增加財富的積累，教練人民寧死也堅守城邑，那麼別國奪到了他們的土地也是好處很少，進攻他們的國家却要傷亡很大，卽使擁有萬輛兵車的大國也不敢把自己的兵在堅固的城下弄得精疲力盡，使強敵抓住自己的弱點趁虛來攻，這才是一定不會亡國的策略。放棄了這種一定不亡的策略，却去實行那種必定滅亡的事情，這是治理國家的人的錯誤。內政方面沒有一點智謀，外交政策又很紊亂，那麼亡國之禍是不可挽救的。

人民所認爲正確的計謀，總是趨向着安全和利益而避開危險和窮困。現在要他們去攻擊作戰，前進就被敵人殺死，退却又要受軍法判罪，這是太危險了。拋棄了自己的家事去受戰爭的辛苦，家裏弄得困苦不堪而君主毫不過問，這是太窮苦了。窮苦和危險的地方，人民怎麼不逃避呢？所以人都爭着去爲私家服務而求免除兵役，免除了兵役就可以遠離戰爭，遠離戰爭就能安全。用金錢財物賄賂當權的官吏就能達到要求，達到要求就可以得到個人安全。個人安全就是利益，誰不想走到那裏去呢？因

此爲公家出力的人就少了，爲私家做事的人就多了。

那英明的君王治理國家的政事，總是使做工做商和游蕩不做事的人盡量減少而且降低他們的名聲和社會地位，那麽抛棄農業生產而去從事工商末業的人就少了。但是今天社會上對君主左右親近的人通行着請託求情的事，那麽官職爵位就可以用金錢來買了；官職爵位可以用金錢買到，那麽商人工人就不會地位卑賤了。奸商能夠利用他的錢財和貨物到市面上追逐利潤，那麽商人自然就不少了。奸商們積聚財物多過農民數倍，以至他們的地位也高過農民和戰士，那麽正直的人就減少了，而貪財的人就增多了。

所以亂國的風俗是這樣：那些文人學者（指儒家和墨家一派）都稱贊着先王的道理，借重仁義，外表容貌打扮得很漂亮，嘴裏講一套天花亂墜的言論，用來搖惑當時的法制，從而動搖君主實行法治的信心。那些談論國事的縱橫家，講一套欺騙人的話，借了國外的力量來成全他們個人的私利，却不顧國家的公利。那些游俠的劍客，聚集黨徒，標榜氣節，宣揚他們的名聲，却違犯着國家所設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等五官的禁令。那些逃避公役的人都聚集在私人的門下，盡量行使賄賂請托有重大權勢的人，以求得免除那戰爭的勞役。那些商人和工人，製造些粗笨的器具，積聚奢侈的財貨，囤積居奇，等待機會，企圖從農民身上謀取更多的利益。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蠹蟲。君主如果不把這五種蠹民剷除掉，不去培養那些正直的人，那麽四海之内有破亡的國家和削滅的朝廷，也就沒有什麽可怪了。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㈠撓，不目逃，行曲則違㈡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

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三〕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飢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四〕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五〕，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門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

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六〕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

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

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七〕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知禍〕〔八〕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九〕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一〇〕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

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情〕〔一〕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二〕，不聽學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三〕則寖益。剔首揊〔四〕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

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一五〕，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注釋

〔一〕色，面色。
〔二〕違，避讓的意思。
〔三〕繆同謬。
〔四〕重，作動詞用。重視，認爲重要的意思。
〔五〕參民，聚結人民。
〔六〕布是設施的意思，布之官就是在官事上加以施行。
〔七〕爲，如果。
〔八〕據顧廣圻說改。禍讀爲過，譴責的意思。
〔九〕根據戰國策魏策「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之文，可見戰國諸大國也有封臣下做關內侯的事。
〔一〇〕禽，古代用鳥類作的禮物。執禽，帶着禮物。

〔二〕據梁啓雄說改。

〔三〕者，假借爲諸，者故就是諸故。

〔三〕捆痤，捆同「副」，割開。痤，瘤子。

〔四〕揺，同「捆」。

〔五〕私解就是五蠹篇的「事私門而完解舍」，倚靠豪門，逃避兵役的意思。

譯文

世上著名的學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造詣最高的是孔丘，墨家造詣最高的是墨翟。自從孔子死後，儒家有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各派。自從墨子死後，墨家有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各派。所以在孔子墨子以後，儒家分爲八派，墨家分爲三派。他們採取和揚棄的學說相反而不相同，却都說自己是孔墨的眞傳。孔子墨子不能復活，叫誰來斷定後代學派的眞僞呢？孔子墨子都稱贊堯舜，但是他們採取和揚棄的學說都不相同，却都自稱得到了堯舜的眞傳。堯舜不能復活，那麽有誰能來審定儒墨的學說哪個是堯舜眞傳呢？殷周離現在七百多年，虞夏離現在二千多年，對儒墨的眞僞還審定不了，却要審定三千年前的堯舜之道，想起來是不能有確實把握的吧！沒有證驗就作出斷定，那是愚蠢；不能斷定就拿來作根據，那是欺騙。所以斷然根據先王的道理，肯定堯舜的一切，這不是愚蠢，就是欺騙。愚蠢和欺騙的學說，雜亂和矛盾的行爲，英明的君主是不採用的。

墨家的葬禮是無論冬天夏天都用當時所穿的衣服作壽衣，用三寸厚的桐木板做棺木，守三個月

的孝，當世的君主以爲這是節約，因而很有禮貌地接待他們。儒家却主張傾家蕩產來舉行葬禮，守孝三年，要哀痛得身體大受損傷，弄得要扶着拐杖才能行走，當世的君主認爲這是有孝心，因而也很有禮貌地接待他們。認爲墨子的節約是對的，就應反對孔子的奢侈；認爲孔子的有孝心是對的，就應反對墨子的不孝。現在，孝和不孝、奢侈和節約同時表現在儒墨兩家的學說之中，君主却同樣很有禮貌地接待他們。

漆雕氏的議論是面不露屈服沮喪的神色，目不露懼怕逃避的情態，自己的行爲不對，對奴婢都要避讓，自己的行爲正直，對諸侯也當面怒責，當世的君主認爲這是方正的人，因而很有禮貌地接待他。宋榮子的議論是提倡不和別人鬥爭，主張不報復仇恨，被關在監獄裏也不覺得羞恥，受人欺侮也不以爲恥辱，當世的君主以爲這是心胸寬大仁恕，因而很有禮貌地接待他。認爲漆雕氏的方正是對的，就應反對宋榮子的寬恕；認爲宋榮子的寬恕是好的，就該反對漆雕氏的粗暴。現在寬大、方正、仁恕、粗暴同時表現在這兩位學者的學說之中，君主却同樣很有禮貌地接待他們。

那愚蠢欺騙的學說、雜亂矛盾的議論爭論不休，君主却全都聽取了，因此天下的學者，議論就沒有一定的路數，行動也沒有一定的標準。冰和炭不能長期放在同一個容器裏，寒和暑不能同時一齊來到，雜亂矛盾的學說不能同時成立，用來治理國家。現在對雜亂矛盾的學說全都聽取，對不同主張的論調胡亂地全都施行，那怎麼能夠不亂呢？君主的聽話和行事是這樣，他對於治理百姓方面，也必定是這樣了。

現在一般學者，談論起治理國家的事來，多數是說：「把土地分給貧窮的人，使沒有資產的人有資產。」現在有的人跟別人景況相似，既不是豐年多收，又沒有旁的額外收入，他却獨得衣食完全自給，那不是出力勤作，就是省儉節約的緣故；有的人跟別人景況相似，沒有遭到荒年、疾病、災難、犯罪的禍害，却獨有他很貧窮困苦，那不是奢侈、就是懶惰的緣故。奢侈和懶惰的人會貧窮，勤懇和省儉的人能富足。現在君主向富人收取財物來分給貧窮人家，這是奪取勤勞省儉的人來供給奢侈懶惰的人，這樣，要想督促人民努力耕作和省吃儉用，那是不可能的。

現在這裏有一個人，打定主意不入危險的城中，不到軍隊裏去，不願用整個天下的大利益來換取腿上的一根毛，當世的君主必定很有禮貌地接待他，尊重他的見識，稱贊他的行爲，認爲他是輕視外物而重視自己生命的人。君主所以陳列了美好的田地和廣大的住宅，設置着官爵和俸祿，那是叫人民爲君主賣命的。現在君主尊重那輕視外物而重視自己生命的人，却又要求人民冒死的危險並重視爲君主犧牲，這是辦不到的。有人收藏書册，講習辯論，聚集門徒，傳受學問和議論道理，當世的君主一定很有禮貌地接待他，並且說：「尊敬賢士是先王之道。」官吏收捐稅的對象是農民，受君主尊養的却是學士。農民擔負着重稅，學士却受到厚賞，這樣，要想鼓勵人民努力耕作，少講空話，那是辦不到的。有人獎勵名節，聚集民衆，立定自己的操守，不侵害別人，聽到有仇恨自己的話，一定拔劍走上前去，當世的君主必定很有禮貌地接待他，認爲他是自己看重自己的人。兵士斬殺敵人首級的功勞不賞，却讓勇於私鬥的人得到尊敬和榮譽，像這樣，要求人民竭力戰鬥，抵抗敵人，不作私鬥，那也是辦不到的。

國家太平的時候供養着儒生和俠客，國家有戰禍的時候要用穿鎧甲的戰士，供養的人不是要用的人，要用的人又不是平時供養的人，這就是國家所以發生禍亂的原因。

君主聽那學者的言論，假若以爲說得對，就應當在政治上加以施行並且任用他這個人；假若認爲說得不對，就應該辭去他這個人，禁止他這種言論。現在是認爲對的不加以實行，認爲不對的也不加以禁止。對的不採用，不對的也不禁止，這是走向亂亡的道路。

澹臺子羽有着君子的儀容，所以孔子看中了他，可是和他相處得久了，發現他的行爲和儀貌很不相稱。宰予的言語談論非常文雅，孔子看中了他，但是和他相處久了，知道他的認識不及他的口才。所以孔子說：「拿儀貌取人麼，在子羽的身上犯了錯誤；拿言語取人麼，在宰予的身上犯了錯誤。」像孔子這樣的聰明，還有那樣犯了錯誤的感慨。現在新起的辯說比宰予還要動聽，君主的聽人說話比孔子更不清醒，如果喜歡他的言談，就任用他這個人，那怎麼能不誤事呢？所以魏國信任了孟卯的口才，就有華陽城下兵敗的災難；趙國信任了馬服君的口才，就有長平大敗的禍害。這兩件事情，都是信任辯士的過失。單看鍛鍊刀劍用的錫和冶鑄時候顏色的青或黃，就是鑄劍的能手區冶也不能決定這劍的好壞；在水中能砍死鵠和雁，在陸上能斬斷大小馬，那麼，就是奴婢之輩也不會懷疑這劍是鋒利還是鈍拙了。撥開馬口，看看牙齒，端詳馬的外表形狀，就是有名的伯樂也不能決定馬的優劣；讓馬套上車輛拉着車奔跑，直看到它跑到最後的終點，那麼就是奴婢之輩也不會懷疑這馬的好不好了。單是看看人物的相貌衣著，聽聽他的言談辭令，就是聖人孔子也不能決定學者的智愚；給他一個官職，考定他的工

作成績，那末，就是平常人也不會懷疑他的聰明或愚蠢了。因此英明君主的官吏，宰相一定是從地方官提升起來的，猛將一定是從兵士挑選出來的。有功勞的一定發給獎賞，那麼爵祿越厚越能起鼓勵的作用，升官提級，那麼官職越大越能把職務管好。用優厚的爵位來勉勵人把官職做好，這就是走向統一天下的道路。

石頭地縱有一千里，也不能說是富饒；木偶人多到百萬個，也不能叫做強盛。石頭地不是不大，木偶的數目不是不多，却不能說是富饒強盛，因爲石頭不能生產糧食，木偶不能使用來抗拒敵人。現在商人和有技藝的人，都是不種田而吃糧食的，這樣有了田地不開墾，就和石頭地一樣了。儒生和俠客不從軍立功勞，却也顯貴榮耀，那是有了人民不能使用，就和木偶人同類了。只知道責怪石頭不能生產糧食，木偶人不能使用，却不知道責備那商官儒俠之輩與不能墾種的土地和不能使喚的木偶人一樣，那就是不知道事物是可以按類相推的。

所以國力相等的君主雖然高興我們的道義，我可不能叫他進貢稱臣；關內侯雖然反對我的行爲，我却一定使他們拿着禮物來朝拜。可見力量大就有人來朝拜，力量小就要去朝拜別人，因此聖明的君主總是一心培養自己的力量。在嚴厲的家庭中沒有強悍的奴婢，在慈愛母親的教養下却有不成材的兒子，我因此知道威嚴的權勢可以禁止暴亂，忠厚的德行却不能防止禍亂。

聖人治理國家，不是依靠人民替我作好事，却是使得他們不能作壞事。依靠人民替我做好事，在國境之內找不到十個做好事的人；使人民不能做壞事，那就可以使全國人都這樣。●辦理政治的人要用

多數人都能遵行的辦法，却不用只有少數人才能做到的辦法，因此君主不用道德感化人民，却要努力用法律管制人民。一定要靠生來就很直的竹子作箭榦，那就一百年也做不成箭；一定要靠生來就圓的木材作車輪，過一千年也不會有車輪。生來就很直的竹子和生來就很圓的木材，經過一百代也不見得出現一次，但是世界上的人都有車坐，都有箭射飛鳥，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採用了矯正彎曲竹子和木材的器具。雖然也有不必等着矯正而自然直的竹子和自然圓的木材，但是好的工人却並不看重它們。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坐車的不只是一個人，射箭的也不只是發一支箭。雖然也有過不靠賞罰就自然作好事的人，英明的君主却不看重他。這是爲什麼呢？因爲國法是不可以沒有的，要管理的也不只是一個人。所以有道術的君主，並不追求偶然的善行，却要實行必然會有好結果的辦法。

現在有人對別人說：「我能夠使你一定又聰明又長壽。」那麼大家必定認爲他是胡說八道。聰明是天生的，長壽是命定的。天生的和命定的東西是不能從別人那裏學得來的，却硬要用人力做不到的事去說動別人，這就是一般人所以說他是胡說八道的原因。現在有人告訴別人，智和壽不是人所能爲的。這就是對人的誠實態度。用仁義教人，那就等於用「能使人又聰明又長壽」的說法去說動人，有見識的君主是不相信的。所以贊美毛嬙、西施的美貌，對我的面貌不會有什麼益處；要是用胭脂、花粉、髮油、眉墨等來化粧，那就會比原來的容貌加倍美麗。空談先王的仁義，對現實的政治沒有什麼好處；明確制定法度，堅決執行賞罰，那就是國家的胭脂、花粉、髮油、眉墨。所以英明的君主急急乎要求有人幫助他做出功績來，却以爲稱頌先王的事情可以緩一步，所以不說仁義。

如今的巫師爲人祈禱說：「讓你長生千歲，延壽萬年。」這種長生千歲、延壽萬年的聲音在耳邊喋喋不休，可是連延長一天壽命的應驗都沒有，人們所以都輕視巫師。現代的儒者對君主的講論，不說現在應該怎樣治好國家，却是說一些過去治理國家的已成功績；不審查做官執法的事實，不考察姦佞邪曲的眞情，却都稱道上古的傳說，贊揚先王的成功。儒者給自己的話塗脂抹粉，說：「要是聽我的話，就可以稱霸稱王。」這是另一種巫師，企圖用話來打動君主，有見識的君主是不接受的。所以英明的君主舉辦有實際效果的事，去掉沒有用處的人，不空談仁義道德這類的老話，不聽信學者的言論。

現在不懂得怎樣治理國家的人，一定都說：「要取得人民的心悅誠服。」要取得了人民的心悅誠服才可以治好國家，那麼像伊尹、管仲這樣的人也沒有什麼用處，只好聽憑人民要怎樣就怎樣了。人民的智慧是不可以放心使用的，這眞像嬰兒的心理一樣。嬰兒生了一頭瘡，不剃頭髮也許會引起肚子痛；長了癤子，不挑破也許加重病痛。給嬰兒剃頭髮和挑破癤子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人抱住他，慈母來動手治療，這樣他還會哭喊不停哩。嬰兒不懂得吃一點小痛苦會得到大益處。現在君主加緊督促耕田墾草，爲人民增厚產業，人民却以爲君主太嚴酷了。君主訂定刑法，加重罰則，爲人民禁止姦邪，人民却以爲君主太嚴厲了。徵收賦稅錢糧，充實國家倉庫，爲國家準備救濟荒年和供養軍隊，人民却以爲君主太貪得了。國境以內的人一定要知道帶上鎧甲而不要有投靠豪門而免除兵役的事，協力加緊戰鬥，這是爲了要俘獲敵人，人民却以爲君主太暴虐了。以上所說的這四件事都是爲了人民的治安，可是人民却不知道高興。君主要尋求聖明通達的人，爲的是人民的知識夠不上請敎和任用。從前大禹

領導人民開通江河，人民却堆聚瓦石來打他；子產開墾田地，種桑養蠶，鄭國的人民却罵他咒他。大禹使天下人受到好處，子產保全了鄭國，但是都受到人民的咒罵，那麽人民的智慧不足以取來使用是很明顯的了。所以君主選拔人材要求賢能智慧的人，辦理政治希望投合人民的意見，這都是禍亂的根源，是不能把國家治好的。

呂氏春秋

據經訓堂校刻本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是秦呂不韋和他的門客編輯成的。漢書藝文志把它收在諸子略的「雜家」類。既然是「雜」，所謂「兼儒墨，合名法」，不止是一家之言；既然是「家」，必然也有其自己的體系或觀點。

在呂氏春秋成書之前，秦國出現過由余、尉繚子這兩部書，班固也都收在「雜家」類。原書俱失傳，秦本紀有由余的答問，極合道家之旨；尉繚子，班固說他「爲商君學」，可能是與法家有關。呂氏春秋的纂輯和這兩部書不會沒有關係的。書內儒家思想又極濃厚，包世臣說是荀子的學生所作，這話有相當的理由。由此可見，呂氏春秋編者的思想可以說是「兼晞儒、道，略合名、法」，走向折衷調和的路徑。

這裏選的，有代表編者思想的，如不二、別類、用衆等；有表述楊朱派思想的，如本生、重己、貴生等；有表述農家思想的，如上農；有表述陰陽家思想的，如應同。

本生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

夫水之性淸，土者扫之，故不得淸。人之性壽，物者扫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

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衞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

故古之人有不肎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譯文

開始生長萬物的是天，把它們培養起來的是人。能夠把天所生長的萬物培養起來而不妨害它們，就叫做天子。天子的作爲是以順應萬物的天性爲事業的，這也就是要爲民設官的意旨所在。立官本是爲了成全天性的。

現在世上一些糊塗的君主，設了許多官，反而害了萬物的天性，那就失掉所以設官的原意了。這好比修整兵備，本是爲了防備外來的侵略，可是現在修整兵備反而用來自相攻打，那就失掉所以修治它的原意了。

水的性本來是清的，可是被泥土攪渾了，因而不清了。人的生命本來是長的，可是被外物攪擾了，因而不得長壽。物品本來是用來養活人的生命的，而不是用人的生命去養它的。現在世上那些糊塗人往往是心爲物役，這就是不曉得輕重。不能分辨輕重，就會把重的當成輕的，把輕的當成重的了。

這樣，每一動作沒有不失敗的。照這樣去做君主就會昏惑，照這樣去做臣下就會叛亂，照這樣去做兒子就會狂妄。這三樣，國家只要有一樣，就必然不可幸免地要遭到滅亡。

現在有一種聲音在這里，耳朵聽了必然很暢快，因此才去聽它，假如聽了會使人耳朵聾，人們一定不會去聽了。有一種顏色在這裏，眼睛看了必然很暢快，因此才去看它，假如看了會使人眼睛瞎，人們一定不會去看了。有一種滋味在這裏，嘴嚐了必然很暢快，因此才去喫它，假如喫了會使人聲音啞，人們一定不會去喫了。

所以聖人對於聲音、顏色和滋味，凡是有利於生命的就取它，有害於生命的就捨棄它。這才是保全生命的道理。

世上的富貴人，他們對於聲音、顏色和滋味，很多是迷惑的。白天黑夜地去追求，幸而獲得了，就縱情放肆，不能自禁，這樣，生命怎麼會不受傷？好比一萬人拉着弓一齊射一個箭靶子，那箭靶子不會不被射中的。世上無數的物品，都用來戕害一個人的生命，那生命不會不受害的；與此相反，如果用來輔助一個人的生命，那生命就不會不長久。

所以聖人的裁制萬物，是爲了要用萬物來成全人們的天性。天性一全，精神就舒暢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就敏銳了，鼻子就靈通了，口齒就伶俐了，三百六十個關節就都通利了。像這樣的人，不用講話就能獲得信任，不用商量就能處事妥當，不必考慮就能符合事實，他的精神溝通了天地，神智籠罩了宇宙。他對於外物，無所不承受，無所不包容，就像天地一樣。這樣，上而做天子就不會驕傲，下而

爲平民也就不會憂悶，這就叫做全德的人。一個人富貴了，却不懂得大道理，那富貴對他就恰恰足以爲害，反而不如貧賤好；因爲貧賤人取得東西是很難的，他雖然想要過分享受一下，又何從過分起呢？

出外就坐車，進門就上輦，總是盡量讓自己舒服，這就叫作招致痿蹷病的關鍵。肥肉厚酒，總想把自己保養得肥肥胖胖，這就叫作腐爛腸胃的食品。肌膚細膩和牙齒雪白的女人，鄭衞的淫蕩歌曲，盡量讓自己享樂，這就叫作砍伐生命的斧頭。這三大禍害，都是由富貴招致來的。所以古時候的人有不肯富貴的，那是由於重視自己的生命，並不是拿虛名來夸耀，而是注重實際的作法。這樣看來，對上面所講的那番道理就不能不好好地加以注意了。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愼也。有愼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愼之何益？是師〔一〕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

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二〕。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

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三〕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

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四〕，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五〕，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六〕，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

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七〕。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八〕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注釋

〔一〕師，高誘注：「瞽師，目無見者也。」就是瞎子。

〔二〕句末當有乎字，古書多有此例，說詳俞氏古書疑義舉例。

〔三〕至常二字，陳昌齊說，疑爲「國安」之訛。譯文據此。

〔四〕勯讀爲單，力盡的意思。

〔五〕棬，與桊同。卽牛鼻上的環。

〔六〕視，活。

〔七〕輓，讀同懣。中大懣是說腸胃不能消化。

〔八〕酏，音移，薄粥。

譯文

倕是個有技巧的人。可是人們不愛倕的指頭，而愛自己的指頭，這是因爲自己的指頭，自己用起來方便。人們不愛崑山的美玉，江、漢的明珠，而喜歡自己的灰綠的玉石和不圓的小珠，這也是因爲屬於自己而有利於自己的緣故。

現在我的生命爲我所有，這對我是大有好處的。從貴賤來說，卽使爵位高到天子，也不能跟自己的生命相比。從輕重來說，卽使富到擁有天下的財產，也不能和自己的生命掉換。從安危來說，一旦失掉了生命，就永遠也不能再得到了。對於上述三種情況，有道的人是非常愼重的。但是，也有愼重地對待着生命，結果反而傷害了生命的，這是由於不曾透澈瞭解性命的實質的緣故。要是不能透澈瞭解性命的實質，就是再愼重，又有什麽用呢？這就好像瞎子疼愛兒子，由於自己眼睛看不見，竟讓孩子

枕在米糠上，那就會眯了他的眼睛。又好像聾子養嬰兒，由於自己耳朵聽不見，偏偏在打響雷的時候，把孩子抱到大堂上去瞧，那就會驚嚇了他。這個跟不懂得愼重的人又有什麽兩樣呢？

凡是不懂得如何愼重的人，對於死、生、存、亡、可、不可，都不能有所區別。不能對這些加以區別的人，他所說的是就未必眞是；他所說的非，也就未必眞非。以非作是，以是作非，這叫作極大的糊塗。像這樣糊塗的人，天是要加以災禍的。用這種糊塗的見解治身，一定要死亡，要遭殃；用它來治國，一定要殘破，要滅亡。

死、殃、殘、亡，並不是自己來的，是糊塗招引來的。人能夠長壽，國能夠平安，道理也是如此。所以有道的人，並不去瞭解所招來的是什麽，而要明白怎麽招引來的原因。這樣，可以獲得必然的後果。這種道理是不能不弄清楚的。

讓大力士烏獲用力揪着牛的尾巴往後拉，牛尾巴揪斷了，人的力量也使完了，然而牛却並沒有後退一步，這是因爲逆的緣故。要是讓一個五尺的孩子牽着牛的鼻環往前拉，牛就會聽從指使，要牠上哪兒就上哪兒，這是因爲順的緣故。世上的人主和貴人們，不管是好的是壞的，沒有一個不想長生不死的。可是，他們所作的却是違反着人性的事。這樣，就是希望長生，又有什麽用處呢？

凡是能長生的，都是依順了生的自然；違反自然的，都是由於有了情欲。所以聖人先要節欲。屋子大了就多陰氣，臺高了就多陽氣。陰氣多了就要生寒疾，陽氣多了就要生痿病。這是由於陰陽不調適的害處。所以先王不住大屋，不築高臺，飲食不多求美味，衣服不穿得太厚太暖。因爲太厚太暖了，

血脈就要滯塞，血脈一滯塞，氣血就不通暢；美味多了，胃裏就要脹滿，胃一脹滿，那麽就要得腸胃病。得了腸胃病，而氣血又不通暢，這樣要想長生，那能夠嗎？

過去聖王修建苑、囿、園、池，只求能供觀賞，藉以活動活動身體就夠了；建築宮、室、臺、榭，只求能免於燥溼就夠了；製備車、馬、衣、裘，只求能身安體暖就夠了；製作飲、食、粥、醴，只求能合口味、解饑餓就夠了；製作聲、色、音樂，只求能安心娛神就夠了。這五樣，都是聖王用來養性的。這並不是喜歡儉省而害怕浪費，而是爲了調節情性。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

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肎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

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

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

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

公曰：「鮑叔牙可乎？」

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也，有不聞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鬥，大兵不寇。」

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

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

譯文

從前聖王治理天下，一定先講公正。公正了，天下就平了，平是由公正得來的。

試從古代的記載來觀察，曾經得天下的人是很多的，他們之所以得天下是由於公正，他們之所以失掉天下必然是由於偏私。凡是立君，是出於人心之公。

所以洪範上說：「沒有偏心沒有私黨，王道本來平平蕩蕩。沒有偏心沒有邪僻，遵循的是王義；沒有私心的愛好，遵循的是王道；沒有私心的憎惡，遵循的是王路。」

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陰陽二氣的調和，不單獨長養某一物類；甘露和及時的雨水，不單獨偏私某一生物；萬民的共主，也不私自喜歡某一個人。

伯禽將要到他的封邑魯國去，向周公請示怎樣治理魯國。周公說：「要作到使人得到了好處，而不知道好處是從哪兒來的。」

楚國有一個丟失弓的人，却不肯去尋找。他說：「反正是楚國人丟失了，楚國人撿到了，又何必尋找呢？」孔子聽到了說：「去掉那個『楚』字就好了。」老子聽到了說：「去掉那個『人』字就更好了。」所以老聃就算是大公無私的了。

天地眞可算是偉大了，它生育了萬物，却並不把萬物看成是自己的子女；它長養了萬物，却並不據爲己有。萬物都受到它的恩澤，得到它的利益，却不曉得這好處是從哪兒來的。這就是三皇五帝的品德。

管仲有了病，齊桓公去看他，說：「仲父的病夠厲害了，生死是無可諱言的，萬一有個好歹，寡人把國家託付給誰呢？」

管仲回答說：「過去臣用盡了心力和聰明，還不能知人；現在病得只在早晚之間了，還能說什麼呢？」

桓公說：「這是大事情，希望仲父能教導寡人。」

管仲答應了，說：「公想使誰爲相呢？」

桓公說：「鮑叔牙可以嗎？」

管仲回答說：「不可以，夷吾瞭解鮑叔牙，鮑叔牙的爲人是很淸廉正直的，他把比不上自己的人不當作人看，一聽到別人的過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如果實在沒有辦法的話，那麼隰朋也許還可以吧！隰朋這個人，立志模仿上世的賢人，却又能虛心下問；自愧不如黃帝，却又能可憐比不上自己的人。他對於國家的政事，有些是不大理會的；對於一般的事物，有些是不過問的；對於人呢，有些地方是不去注意的。如果實在沒有辦法，那麼隰朋還是可以的。」

談到相，那是大官。作大官的，不要專在小地方苛求，不要玩弄小聰明。所以古人說：「大工匠是不親手斲削的，大廚子是不親手宰割的，大勇士是不親自打架的，偉大的軍隊是不作侵略行動的。」

齊桓公行公道，忘掉私恨，任用管仲，因而成了五霸的首領；後來用私心，偏愛他所喜歡的人，任用豎刁，結果死後沒人收斂，蛆蟲從他的屍體爬到門外。

人小時候不免有些愚蠢，長大了就聰明了。所以仗着聰明而使用私心，還不如愚蠢而實行公道呢。天天喝醉酒却想整飾衣冠，貪圖私利却想樹立公道，貪暴却想作天下所歸服的王，就是舜也辦不到呵。

貴生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一)。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肎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

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

使者致幣。

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

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悲哉！

故曰：「道之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爲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

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三)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

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注釋

〔一〕這一段文字，應以「在四官者不欲」爲句，「利於生者則爲」爲句，弗字衍。與上互爲對文。依俞樾說。

〔二〕六欲，指生、死、耳、目、口、鼻。

譯文

聖人深入地考慮了天下的事物，知道沒有別的東西能比生命更寶貴。耳目口鼻，都是爲生命服役的。耳朵雖然希望聽到好的聲音，眼睛雖然希望看到美的顏色，鼻子雖然喜歡芬芳的氣味，嘴巴雖然喜歡好吃的滋味，可是，只要有礙於生命，就應當禁止它們活動。反之，雖然這四個器官都不喜歡，但有利於生命的，就要它們進行活動。從這樣看起來，耳目鼻口是不能任意行動的，必須有所節制。好像官職不能任意作爲，而必須有所節制一樣。這就是重視生命的方法。

堯把天下讓給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回答說：「讓我作天子，那倒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是我偏巧害了心裏不大愉快的病，正要醫治，現在我的心緒還沒有時間放到治理天下上去。」天下是重大的事物，

他還不肯爲了天下而損害自己的生命，何況那不如天下的東西呢？只有那不肯爲了天下而損害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

越人三世接連着殺死了他們的國君，王子搜感到恐懼，就逃到丹穴裏去。越國沒有了國君，又無法找到王子搜，最後，在丹穴找到了。王子搜不肯出來，越國人拿艾火去薰他，薰出來之後，拿國王的車讓他坐。王子搜手拉着登車的繩索上了車，仰面向天長歎一聲說：「這君位呵！怎麽單單不可以饒了我呢？」王子搜並不是不喜歡爲國君，他是深怕爲君的禍害。像王子搜這樣的人，可以說是能夠不爲了作國君而損害生命了。而這也正是越國人所以願意讓他作國君的本意。

魯國的國君聽說顏闔是一位得道之士，使人拿玉帛先去拜訪他。

顏闔守着家門，披着破舊的鹿皮在那兒餵牛。魯君的使者來到了，顏闔親自接待他。

使者說：「這是顏闔的家嗎？」

顏闔回答說：「是的，這是我的家。」

使者把玉帛交給他。

顏闔說：「恐怕您聽錯了。不要給自己惹麻煩，您不如回去把事情先弄清楚了再說。」

使者回去把事情弄清楚了，再來找他，就找不到了。

所以像顏闔這樣的人，並不是厭惡富貴，而是由於看重了生命才厭惡它。

世上的人君，好多是仗着富貴而傲慢地對待有道的人，這樣不瞭解人，豈不是很可悲嘆的事嗎！

所以說：「道的眞義是用來保身的；剩下的部分，才用來治國治家；它那最粗淺像糞土草芥一般的東西，才用來治理天下。」由此可見，帝王們的所謂事功，只不過是聖人的餘事罷了，並不是什麼能夠全身養生的道理。

現在世俗的一些君子，危害了身體，輕棄了生命去追求物欲，他們用這種辦法，目的何在呢？他們用這種辦法，爲的是什麼呢？

凡是聖人的動作，一定要注意到它的目的和它所以作爲的動機。現在有這樣一個人，拿隨侯的寶珠，彈射千仞高處的鳥雀，世上的人一定要笑他。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爲所花費的太貴重，而所要得到的却太輕微。生命難道只像隨侯寶珠那麼貴重嗎？

子華子說：「保全生命是最好的，虧損了生命就差一些，死亡又差一些，而在物欲壓迫之下的人生爲最下。」

所以說，能尊重生命就叫作能保全生命。所謂保全生命，就是指六欲都得到合適的安排。所謂虧損生命，就是六欲部分地得到合適的安排。虧損了生命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太薄了。虧損得越厲害的，對生命的尊重也就越差。所謂死亡，就是失掉了知覺，回復到未生之前。而所謂物欲壓迫之下的人生，就是六欲都安排得不得其當，都得到最壞的結果，這是屈服，是恥辱。不義的行爲是最大的恥辱，所以有不義的行爲就是爲物欲壓迫的人生。而爲物欲壓迫的人生又不只是有不義的行爲。所以說：「爲物欲壓迫的人生還不如死亡。」

怎麽知道是這樣呢？耳朵聽到所厭惡的，還不如沒有聽見好；眼睛看到所不喜歡的，還不如沒有看見好。所以遇上響雷，就要掩耳，碰上閃電，就要閉眼，這就是例子。六欲都曉得它們的最不喜歡的東西，而又不能避免，那就不如根本全無知覺。全無知覺，也就是死亡了。所以爲物欲壓迫的人生還不如死亡。

喜歡吃肉，並不是說吃腐爛老鼠；愛喝酒，並不是說喝壞酒。尊重生命，絕不是指物欲壓迫之下的人生。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

因智而明之。

流水不腐，戶樞不（螻）〔蠹〕〔一〕，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挶〔二〕爲聾；處目，則爲𥇖〔三〕爲盲；處鼻，則爲鼽〔四〕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疛〔五〕；處足，則爲痿爲蹷。

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六〕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七〕人，苦水所多尪〔八〕與傴人。

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九〕。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一〇〕。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

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

注釋

〔一〕「螻」字，畢沅沈濤認爲應依意林作「蠹」。

〔二〕挶，音局，耳病。

〔三〕䁾，音蔑，目眵，一說目赤。

〔四〕鼽音裘，鼻𪖙。

〔五〕疛，音肘，小肚痛。
〔六〕尰，音瘇，腫足。
〔七〕痤，音矬，惡瘡。
〔八〕尪，音汪，突胸。
〔九〕「無彊厚味」之「味」，陶鴻慶認爲是多餘的。又「無以烈味重酒」，此作一句讀。
〔一〇〕「神」字，陶鴻慶認爲是「神」字之誤。而「神」是「冲」字的異文。

譯文

上天生出了陰陽寒暑燥溼，四季的轉換，萬物的變化，這一些，都有它們的好作用，也有它們的壞作用。聖人觀察了陰陽的適應變化，弄清了萬物的功用，使它們便利人的生命。所以人的精神安定了，年壽就可以長久了。所謂年壽久長，並不是把年壽短的給他接上一些，而是使他享受應有的壽命，要享受應有的壽命，首先要去掉危害。

什麼叫去掉危害？那太甜、太酸、太苦、太辣、太鹹，這五種滋味，如果塡滿口腹，對生命就有危害了。太喜、太怒、太憂、太驚恐、太悲傷，這五種情況，如果觸動了精神，對生命也就有了危害了。太冷、太熱、太乾、太溼、大風、大雨、大霧，這七種事物，如果刺戟了精氣，對生命也就有了危害了。所以凡是講求養生的，最好要弄清楚這個生命的根本，弄清楚了生命的根本，疾病就無從發生了。

精氣的集聚，必定有它進入的所在：它集聚在飛鳥身上，就使牠飛翔；集聚在走獸身上，就使牠來

往；集聚在珠玉上，就使它發出晶光；集聚在樹木上，就使它茂盛地生長；集聚在聖人身上，就使他看得遠大和看得清朗。精氣一來，在輕的體質上就是飛揚，在走的性能上就是來往，在美的本質上就顯示了精良，在生長的性能上就呈現出茂盛的長養，在智慧上就表露出明澈通暢。

流着的水不會腐臭，門上的樞軸不會長蠹蟲，這是因爲運動的緣故。人的形體氣機也是如此，身體不運動，血氣就不流通，血氣不流通，氣就要鬱結。鬱結發生在頭上，就成爲頭腫、頭風；發生在耳朵上，就成爲耳挶、耳聾；發生在眼睛上，就成爲眼眵、眼盲；發生在鼻子上，就成爲鼻鼽、鼻窒；發生在肚子裏，就成爲肚脹或小肚疼痛；發生在腿和脚上，就成爲痿疾和寒腿。

水輕的地方多出禿頭和大脖子病的人，水重的地方多出腫腿和不能走路的人，水甜的地方多出儀容端正和美麗的人，水辣的地方多出長惡瘡的人，水苦的地方多出鷄胸和駝背的人。

吃東西不要強求豐厚，不要追求刺戟性太強的東西和濃酒。這些都可以叫作疾病的根源。吃飯能有節制，身體就一定不會生病。

吃東西的原則是：不要餓着，也不要脹着，能夠做到這樣的就可以叫作五臟的寶。嘴一定要保持健全的味覺，要調和氣血，端正容貌，養成一種冲和的氣象。渾身的關節都舒展痛快了，就都能得到血氣的保養。喝飲料要慢慢地咽，要保持正常的態度，身體不要彎曲。

現在社會上講究占課卜卦和祭神求鬼，因而疾病越鬧越多。這就像射箭的人，射而不中，不想去提高箭法，反而去整治箭靶，那對於射法有什麽補益呢？拿熱湯去遏止開水的沸騰，開水的沸騰將越

發不會停止，抽去鍋底的柴火它就自然會停止了。所以用巫醫和毒藥去驅除疾病，那是古時候的人所輕視的，因爲那是治末的辦法而不是治本的呵。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十而後足(一)。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尙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

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敎也，敎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

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

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

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注　釋

〔一〕「十」原作「千」，淮南說山訓作「數十」。按文義作「數十」者是，茲據改。

譯　文

善於學習的人，就像齊王吃鷄一樣，一定要吃到幾十個鷄爪才算滿足。假使還不能滿足，就像鷄爪沒有吃完一樣。本來任何東西都有它的長處，也都有它的短處；人也是這樣。所以善於學習的人就要借用別人的長處來彌補自己的短處。善於借用別人的長處，就能夠得到天下。不要瞧不起別人有不能的事，不要憎惡別人有不知的事。瞧不起別人的不能，憎惡別人的不知，是不好的；不瞧不起別人的不能，不憎惡別人的不知，那才高尚。就是像夏桀、商紂那樣的壞人，都還有可尊敬可採取的地方，何況是賢人呢！

所以有學問的人這樣說：辯論爭議是不可不做的。要說辯論爭議是做得的，那就是鼓勵人們去大大地辯論，大大地爭議。要說辯論爭議是做不得的，那就等於教人家披着粗布衣服出門，而穿着錦繡衣服回到家裏。

戎人生在戎地，長在戎地，就說戎語，並不曉得這戎語是從哪裏學來的。楚國人生在楚地，長在楚

地，就說楚語，並不曉得這楚語是從哪裏學來的。假如讓楚國人生長在戎地，戎人生長在楚地，那楚人就會說戎語，而戎人也就會說楚語了。

由此看來，我不敢說亡國的君主就不可以變爲賢明的君主。他之所以是亡國的君主，不過是由於他所生長的環境不好罷了。所以人們對於所生長的環境，是不可不注意的。

天下沒有純白的狐狸，却有純白的狐皮袍子，那是從好多白狐身上取來的呀。從多方面採取長處，這就是三皇五帝所以成大功立大名的原因。

君主的建立，是出於羣衆的擁戴。作了君主就撇棄羣衆，這是得了梢末失了根本。得了梢末失了根本的，沒聽說能夠穩固下去的。所以用了羣衆的勇敢，就不怕孟賁了；用了羣衆的力氣，就不怕烏獲了；用了羣衆的視力，就不怕離婁了；用了羣衆的智慧，就不怕堯舜了。所以使用羣衆，是人君最大的法寶。

田駢對齊王說：「孟賁害怕羣衆的計謀，我們有羣衆的計謀，我國的邊境是沒有什麽可顧慮的了。」楚魏的國王，不用講什麽話，而國境內的防禦已經佈置好了，士兵的使用已經教練好了，這是依靠羣衆獲得的。

大　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澳以形〔一〕。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

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

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二〕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

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興）〔與〕〔三〕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彊爲之〔名〕〔四〕，謂之太一。

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釋〕〔五〕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

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

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注釋

〔一〕「凝湊以形」，許維遹說，當從御覽作「凝寒以刑」。刑，殺也；湊字涉凝字旁而誤。

〔二〕武，劉師培說，當從羣書治要作舞。

〔三〕輿，王念孫說，疑與之譌，陶鴻慶說同，今據改。

〔四〕名字據畢沅和許維遹說補。

〔五〕釋字據俞樾說改。

譯文

音樂的來源是很久遠了，它是依照一定的度數而生的，是本源于「太一」。

「太一」生出了天地，天地生出了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化合而成爲各種各樣的形象。它是在汪洋流動的元氣中，分離了又聚合，聚合了又分離，這種離合變化叫作天的常道。天地的運轉像車輪，它走到終了又開始，走到盡頭又回來，沒有發生過差錯。日月星辰的運行，有的快，有的慢；日和月的運行不同，都各按照它一定的行程。春夏秋冬四時是互相代替的，有時氣候熱，有時氣候冷，有時天短，有時天長，有時柔和，有時剛烈。萬物的產生，是由「太一」開始的，是由陰陽化成的。春天萌芽的時候，萬物就開始活動了；冬天寒氣凝聚的時候，萬物就衰謝了。各種形體都佔有一定的空間，

也都有它們自己的聲音。聲音生於和諧，和諧由於順適。和諧與順適，就是古先聖王制作音樂的出發點。

天下太平了，萬物安寧了，人民都順從在上者的敎化了，這樣，音樂才可以制成。制成音樂是有條件的，必須節制嗜欲，嗜欲不邪僻，才可以從事音樂的制作。從事音樂的制作是有方法的，一定要出於和平。而和平又出於公正，公正出於「道」。所以只有得「道」的人，才可以跟他談論音樂吧！

被滅亡的國家，和被汚辱的人民，並不是沒有音樂，不過他們的音樂是不快樂的。落水的人不是不笑，有罪的人不是不歌唱，發瘋的人不是不跳舞。亂世的音樂，跟上述這些事例一樣。所謂亂世，就是君臣失去了應有的地位，父子失去了相處的正道，夫妻失去了感情的協調，人民都在憂愁喊叫。在這樣的情況下去制作音樂，怎麽會好呢？

任何一種音樂，都是天地中和、陰陽協調的表現。

最初生人的是天，人是不能干與的。天使人有愛好，人就不能不去追求他所愛好的東西；天使人有憎惡，人就不能不避開他所憎惡的東西。愛好和憎惡的感情，都是禀受於天的，人是不能干與的。這是不能變的，不能改的。現代的學者，還有反對音樂的人，那有什麽根據呢？

偉大的音樂，是君臣、父子、長幼所歡樂而喜好的。歡樂出於和平，和平出於「道」。所謂「道」，是一種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又說不出形狀的東西。有懂得不見的見，不聞的聞，和沒有形狀的形狀的，那他就差不多能夠瞭解什麽是「道」了。所謂「道」，是極其精微的，不可以形容，也不可以解說，

如果勉強給它起個名字，那就叫做「太一」。

所以「一」是制定命令的，而「兩」是聽從命令的。前代的聖人撇棄了「兩」而取法乎「一」，因此能夠認識萬物的情況。所以能夠運用「一」的道理去處理政治的，就能夠使君臣和樂，遠近協和，百姓喜歡，親族和睦。能夠運用「一」的道理去修身的，就可以免災，長壽，保全軀體。能夠運用「一」的道理去治國的，就可以使姦邪消除，賢人到來，完成理想的政治。能夠運用「一」的道理去治理天下的，就可以使寒暑調和，風雨及時，這就成爲聖人。

所以，懂得「一」的就聰明，宣揚「兩」的就昏亂。

有始

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兗州，衞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荆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

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何謂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

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萬

物備也。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譯文

天地有它的開端，天是由微小漸漸生成的，地是由堆積形成的。天地統一協和，就是一切物類生成的大道理。這是從寒暑、日月、晝夜的變化上看出來的，是從物類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性能和各自適應不同的生存條件上說明的。大凡物類的聚合，就是物類的構成；物類的分離，就是物類的生長。懂得了聚合就懂得構成，懂得了分離就懂得生長，也就懂得天地生成的道理了。要懂得天地生成的道理，就必須明察萬物的實際，明察它們的形狀。

天有九個區域，地有九個州，陸上有九座山，山有九個關塞，澤有九個湖泊，風有八種，水有六個大川。

什麼叫九個區域呢？在中央的叫鈞天，它的星宿是角、亢和氐。在東方的叫蒼天，它的星宿是房、心和尾。在東北的叫變天，它的星宿是箕、斗和牽牛。在北方的叫玄天，它的星宿是婺女、虛、危和營室。在西北的叫幽天，它的星宿是東壁和奎、婁。在西方的叫顥天，它的星宿是胃、昴和畢。在西南的叫朱天，它的星宿是觜巂、參和東井。在南方的叫炎天，它的星宿是輿鬼、柳和七星。在東南的叫陽天，它的星宿是張、翼和軫。

什麼叫九個州呢？黃河和漢水中間是豫州，那是周地。黃河夾着的中間是冀州，那是晉地。黃河

和濟水中間是兗州，那是衞地。東方是青州，那是齊地。泗上是徐州，那是魯地。東南是揚州，那是越地。南方是荆州，那是楚地。西方是雍州，那是秦地。北方是幽州，那是燕地。

什麼叫九座山呢？那就是：會稽山，太山，王屋山，首山，太華山，岐山，太行山，羊腸山和孟門山。

什麼叫九個關塞呢？那就是：大汾，冥阨，荆阮，方城，殽，井陘，令疵，句注和居庸。

什麼叫九個湖泊呢？那就是：吳地的具區，楚地的雲夢，秦地的陽華，晉地的大陸，梁地的圃田，宋地的孟諸，齊地的海隅，趙地的鉅鹿和燕地的大昭。

什麼叫八種風呢？那就是：東北風叫炎風，東風叫滔風，東南風叫熏風，南風叫巨風，西南風叫淒風，西風叫飂風，西北風叫厲風，北風叫寒風。

什麼叫六個大川呢？那就是：黃河，赤水，遼水，黑水，長江和淮河。

四海以內，東西是二萬八千里，南北是二萬六千里。水道是八千里，受水的地方也是八千里。計有通谷六個，有名的大川六百條，陸地上的湖沼三千個，小水一萬多條。

四極以內，東西是五億九萬七千里，南北也是五億九萬七千里。衆星都跟着天轉運，但北極星却並不移動。冬至的時候，太陽走的是遠道，走遍了四極，那叫作「玄明」。夏至的時候，太陽走的是近道，看去它就正在人的頭頂上；當着天樞的下面，是沒有晝夜的分別的。在白民國的南方，在一種名叫建木樹的下邊，人在太陽正中的時候顯不出影子來，叫喊也沒有應聲，這大概就是天地的中間吧。

天地和萬物，好像一個人的身體一樣，這就叫作「大同」。但是人身的耳、目、鼻、口，天的寒暑，地

的五穀，都因人因時因地而不能盡同。這就叫做「衆異」，這正是表現了天地萬物的齊備。天包括了萬物，而聖人卽加以綜合地觀察，分辨萬物的類別。他能瞭解天地是怎樣形成，雷電是怎樣發生，陰陽對於萬物的調節是起了怎樣的作用，以及人民禽獸的生長是怎樣得到安定與和平。

應同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尙靑，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㈠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

燥。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

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則觕矣。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竝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

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衞〔三〕，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注　釋

〔一〕火，王念孫說是衍文。

〔二〕事見呂氏春秋召類篇：趙簡子要襲衛，派史默先去看看形勢，約定一個月爲期，史默六個月才回來。他說衛國的賢人很多，趙簡子因而就按兵不動。

譯　文

帝王將要興起的時候，上天一定先向下民顯示一些祥瑞。黃帝的時候，天先顯示了大蚯蚓和大螻蛄。於是黃帝說：「這是土氣佔了優勝。」因爲曉得土氣佔了優勝，所以他制定的服色就以黃爲上，那是取法乎土的。到夏禹的時候，天先顯示了草木到秋冬不衰萎的現象。夏禹就說：「這是木氣佔了優勝。」因爲曉得木氣佔了優勝，所以他制定的服色就以青爲上，那是取法乎木的。到商湯的時候，天先顯示了從水裏出現的金屬兵器。商湯就說：「這是金氣佔了優勝。」因爲曉得金氣佔了優勝，所以他制定的服色就以白爲上，那是取法乎金的。到周文王的時候，天先顯示了紅色的烏鴉啣着丹書，落在周的社廟上。文王就說：「這是火氣佔了優勝。」因爲曉得火氣佔了優勝，所以他制定的服色就以紅爲上，那是取法乎火的。替代火的，必將是水，天也將要先顯示出水氣的優勝。水氣佔了優勝，那麽，服色也就將以黑爲上，因爲那是取法乎水的緣故。

水氣當令了，要是不懂得戒懼小心，運數就將轉移到土上去。

天所創造的是四時，但它並不幫助在它下面的農民去做些什麼具體事情。

物類本來是彼此互相感召的：氣味相同的就彼此互相結合，聲音相近的就彼此互相響應。比如敲擊一個宮聲，凡是同屬於宮聲這類的東西就都會響應起來；敲擊一個角聲，凡是同屬於角聲這類的東西也都會響應起來。往平地上潑水，水就向低溼的地方流去；鋪開柴草去點火，火焰就會向乾燥的柴草上燃燒。山中的雲像草莽，水邊的雲像魚鱗，晴旱時的雲像煙火，雨天的雲像水波。總之，各種物類沒有不把它們所從生的類型顯示給人們的。

所以要用龍來招致雨，要用形體來追逐影子。軍隊駐紮的地方，一定會生長荊棘。禍福的降臨，一般人都認爲是由於命，哪裏曉得它們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

要是傾翻了鳥窠，毁碎了鳥卵，那鳳凰就不會來了；剖開了獸肚吃掉牠的胎，那麒麟就不會來了；抽乾了湖沼來捕魚，那龜龍就不會到那裏去了。這種物以類從的事實，是記錄不盡的。兒子不能被父親遏抑，臣子不能被國君遏抑。如果彼此意見相投，就會來；如果不相投，就會走開。所以國君雖然尊貴，要是他以白爲黑，臣子是不能聽從的；父親雖然親近，要是他以黑爲白，兒子也是不能聽從的。

黃帝曾經說過：「上天廣大，是芒芒昧昧的，我們要順承着天的威德，跟上天元始同爲一氣。」

所以說：同氣勝於同義，同義勝於同力，同力勝於同居處，同居處勝於同名號。帝者是同氣的，王者是同義的，霸者是同力的。勤奮者是同居處的，然而關係已經薄弱了；而滅亡的君主只是同名號，關

係就更粗疏了。知識越粗疏的，他所齊同的也就越粗疏；知識越精微的，他所齊同的也就越精微。因而凡是人的用心處慮不能不求着精微。精微就是五帝三王所以能成大功的原因。氣類相同的會湊到一起，所以堯作好事，許多好事就都湊合起來；桀作歹事，許多壞事也就湊合起來。

商箴上說：「上天降下災禍或散佈祥瑞，都是有它的原因的。」這是說一切的禍福，往往是人自己招來的。所以國家亂了不只是內亂就算完了，一定又會招來外患。內亂不一定會亡國，而招來了外患就沒有法子自保了。

凡是用兵，應該用在有利的條件上，用在正義的事情上。攻擊混亂的國家，那是脆弱的，被攻的國家脆弱，對於進攻者是有利的；攻擊混亂的國家，是合乎正義的，合乎正義，進攻者是光榮的。光榮而又有利，普通的君主還要幹，何況是賢明的君主呢！

所以用割地、獻寶器及卑辭屈服的辦法不能制止敵國的進攻，惟有把國家治理好才能達到目的。國家治理好了，那想以進攻別國來取利的就不敢進攻了，想以討伐別國來求名的就不敢討伐了。凡是進攻和討伐別國，不是爲着利，就是爲着名。如果好名弄不上，實惠撈不到，國家雖然強大，幹嗎還要進攻別國呢？史墨拿這種道理一解釋，趙簡子就中止了對衞國的侵襲，趙簡子可以說是懂得動靜的道理的了。

察今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口惽之命不愉〔一〕，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毁，以勝爲故。

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二〕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三〕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四〕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

爲治，豈不悲哉！

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

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二〕〔五〕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注釋

〔一〕惛，吳汝綸說讀若惽。惀，當是喻字之誤，不喻是說不了解。

〔二〕益字衍文。意林無益字。

〔三〕肹，同嚮。

〔四〕戲，與詭通。詭，異。是說不相符合。

〔五〕二，從王念孫校本改。

譯文

爲什麽不效法先王的法制呢？不是先王的法制不好，而是因爲不能夠效法。先王的法制，是經過了前一個時代而演變下來的，在演變的過程中，有人增加了它的內容，有人減少了它的內容，哪裏能夠效法呢？即使沒有人增加或減少它的內容，也是不能夠效法的。中外的名物，古今的法制，由於言語不同，文詞也有了差别。所以古代的名物大部分不能合於現在的語言，現在的法制大部分不合於古代的法制。這正如區域不同的人，他們的風俗習慣也不相同一樣。他們的欲望是相同的，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爲卻又不相同，口語方言不能相通，正如船、車、衣、帽、口味、顏色、聲音的不相同一樣。人們都認爲自己是對的，認爲别人是不對的。天下的學者都愛好爭辯，詞鋒尖銳，辭意顛倒，他們不是實事求是，只想攻擊人家，以求爭得自己的勝利。

這樣，怎麽能夠效法先王的法制呢？即使得到了先王的法制，也還是不能效法的。先王的一切法制都是求合用於當時的。時代發展了，但法制並沒有跟着時代發展，先王的法制雖然擺在面前，還是不可以效法。所以要選擇先王已有的法制，然後從其中效法他們是用什麽來制定法制的。先王是用什麽來制定法制的呢？先王所用來制定法制的是人。而我們自己也就是人當中的一個，所以觀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觀察現在就可以知道古代。因爲古代和現在是一樣的，人和我是相同的。有道的學者，

他們的好處就在於能由近處認識到遠處，由現在認識到過去，由見到的東西認識到沒有見到的東西。因此，他們觀察了庭前的日影，就知道日月的運行，陰陽的變化；看見了水瓶裏的冰，就知道天氣寒冷，魚鼈也要深藏了；嘗到了一塊肉，就知道一鍋菜的滋味和烹調的好壞。

楚國人想襲擊宋國，派人先去測量澭水的深淺。後來澭水暴漲，楚國人不知道，依照着原來的測量在夜間踰水過河，結果淹死了一千多人，軍士驚慌亂竄，把軍官的營房也搗壞了。早先他們開始測量的時候，原是可以渡過去的；後來河水已經變化，暴漲了，然而楚國人還是依照着原來測量的情況踰水過去，這是他們失敗的原因。

現代的君主效法先王的法制，就像這樣的情況。時代已經變遷，先王的法制也和現代不相符合了，可是還說這是先王的法制，要效法它，拿它去治理國家，這不是很可悲哀的事嗎？

所以治理國家而沒有法制就要混亂，遵守舊法而一成不變就犯錯誤，有了錯誤和混亂就不可能把國家維持下去。時代改變了，變更法制是應該的。這好比好醫生治病一樣，病情萬變，藥也萬變。病有變化而藥不變，應該長壽的人也會變成短命的了。所以不論做甚麼事情，都一定要遵循着法制來行動，改變法制就是要根據時代的情況來靈活運用，如果按照這個說法去做，就不會犯錯誤了。

那不敢議論法制的，是一般的人民；死守法制的，是辦事的官吏；能根據時代情況來變更法制的，是賢明的君主。相傳有七十二個能治理國家的聖王，他們的法制沒有一個相同的。他們並不是故意互相反對，而是因爲時代和情況不同的緣故。所以說：好劍在於它的鋒利斷物，不管它是不是鏌鋣；好

馬在於牠能日行千里，不管牠是不是驥驁。凡是做事能夠成功成名的，那就是先王的千里馬。

楚國有一個乘船過江的人，他所帶的劍從船邊掉到了水裏，於是他馬上就在船邊刻了個記號，說道：「我的劍是從這地方掉下去的。」船停泊了，他就從刻記號的地方跳下水去找尋。船已經行走了，但是劍是不會行走的，這樣去找失落的劍，豈不是糊塗嗎？拿舊法來治理國家，就和這個故事的情況相同。時代已經變動了，而法制卻沒有變動，像這樣來治理國家，不是很困難嗎？

有人從江邊走過，看見有個人正要把一個小孩扔入江裏去，小孩哭了。他就問那人爲什麼要這樣做。那人答道：「這孩子的父親善於游水。」父親善於游水，兒子哪裏一定會游水呢？像這樣來處理事情，就必然會是錯誤的了。楚國的政治措施，正像這樣。

不二

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淸，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有金鼓，所以一耳必㈠。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

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敎之能，而恃

彊速貫〔二〕習，不足以成也。

注釋

〔一〕「必」當作「也」，屬上爲句。依孫鏘鳴校。

〔二〕貫，爾雅釋詁：習也。通作慣。

譯文

聽從許多人的分歧意見去治理國家，國家的危亡就爲期不遠了。怎麼知道它是這樣呢？老耽注重柔道，孔子注重仁道，墨翟注重兼愛，關尹注重清靜，列子注重虛心，陳駢注重齊物，陽生注重爲己，孫臏注重形勢，王廖注重先策，兒良注重後發。這十個人，都是天下的豪傑之士。

軍中有鐘鼓，爲的是使軍士聽得一致。統一法令，爲的是使人民心意一致。聰明的不許逞巧，愚笨的也不許推託笨拙，這是爲了統一羣衆的動作。勇猛的不許爭先，膽小的也不許落後，這是爲了統一大家的力量。所以國家統一就能治理，分歧就會混亂；統一就能安定，分歧就會危亡。

能夠把萬般不同的人都統一起來，使愚笨的、聰明的、巧的、拙的都發揮他們的力量和技能，就像從一個孔道裏鑽出來的，恐怕就是聖人了吧！不懂得方法的小聰明，沒有受過教育的小才幹，而只憑仗着強力速度和自己的習慣，那是不會成功的。

別類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堇不殺〔一〕。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二〕。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三〕，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

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牣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爲利劍？」

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

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

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注釋

〔一〕莘和藟究竟是哪兩種毒草，還待研究。萬，蠍類，有毒的蟲；堇，烏頭，有毒的草藥。

〔二〕中國有一句古話：「風油雨漆。」就是說，在下雨天漆傢具，漆就容易乾。漆匠把漆好了的傢具放在潮濕的地方，也因爲這樣漆就容易乾。這證明都是液體的漆和水相遇會產生相反的乾和硬的性質。

〔三〕偏枯，半身不遂的病。

譯文

能夠瞭解別人所不瞭解的事情，那是很好的了。犯錯誤的人的毛病，就在於不懂而自以爲懂。事

物的種類很多，看起來是那樣而實際不是那樣，所以亡國害民的大禍就接連不斷了。

有兩種草，一種叫做莘，一種叫做藟，單獨吃一種就會中毒，合在一起吃卻能延長壽命。萬這種毒蟲和堇這種毒藥，合在一起使用也是不會中毒的。漆是一種液體，水也是一種液體，把這兩種液體合在一起，就變成了很堅硬的東西，漆遇到了潮溼，就變成乾燥的東西。銅的性質是軟的，錫的性質也是軟的，把這兩種軟的東西熔合在一起，就變成了剛硬的東西，再用火去煉它，就又變成液體了。有的東西遇到潮溼反而變成乾燥的東西，有的東西經過冶煉反而變成液體，事物的性質本來是不一定都可以類推的。小的方形，跟大的方形是同類的；小馬，跟大馬是同類的；但是，小聰明和大聰明就不是一類的了。

魯國人有一個叫公孫綽的，他告訴別人說：「我能夠使死人復活。」人家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我本來會醫治偏枯病，現在我把治偏枯病的藥加上一倍的分量，那就可以使死人復活了。」

事物本來有的只可以起小作用，而不可以起大作用；有的只可以起部分的作用，而不可以起完全的作用。

相看寶劍的人說：「白是表示它的堅硬，黃是表示它的柔靱，黃白羼雜，就表示它又硬又靱，這是好劍。」

有人批駁他說：「白正是表示不柔靱，黃正是表示不堅硬，黃白羼雜，那就表示它既不堅硬，又不柔靱。而且柔靱就會捲刃，堅硬就會折斷，這種劍既會折斷，又會捲刃，那還成什麽鋒利的劍呢？」

劍的實質並沒有改變，可是有人說它好，有人說它壞，這是不同的說法造成的。所以用聰明去聽人家講話，那胡說的人就停止了；不用聰明去聽人家講話，那堯和桀就沒有什麽區別了。這是忠臣所憂愁的，也是賢人所以被棄置不用的原因。

大凡好事情，小做就會得到小的好處，大做就會得到大的好處。但災禍就不是這樣，有一點子災禍也不如全沒有的好。射箭靶的希望射中最小的地方，射走獸的就希望射中最大的，事物本來沒有一定，怎麽可以類推呢？

高陽應準備要蓋房子。

工匠說：「現在還不可以。木料還是溼的，再在上面塗上泥，一定要彎曲。溼的木料蓋房子，現在看去雖然很好，將來一定會倒塌。」

高陽應說：「按照你的說法，那房子就不會倒塌了。木料乾了就越發結實，泥乾了就越發輕，拿越來越結實的木料去承擔越來越輕的東西，房子就一定不會倒塌。」

工匠無話可答，就接受了命令去蓋房子。房子剛蓋成的時候是好的，到後來果然倒塌了。

高陽應喜歡耍小聰明，而不懂得大道理。

驥、驁、綠耳是名馬，教這種馬背着太陽往西跑，跑到傍晚，那太陽倒反在馬的前面了。眼睛本來就有看不見的東西，聰明智慧本來就有弄不明白的事情，推算本來就有推算不出來的道理。事物之理，爲什麽會是這樣，往往不能徹底瞭解。所以聖人依着事物之理來制作一切，而不靠自己的主觀想法。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一〕，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

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

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二〕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

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三〕，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五〕。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

注　釋

〔一〕義，太平御覽引作議，下同。

〔二〕「三疑」，許維遹說：下注「三官，農工賈也」，此云「三疑」，或指三官相僭而言。意思是說農工商的互相仿效。

〔三〕「籥」，俞樾說疑當作「瀹」，潰也。譯文據此。

〔四〕「虛」當作「虗」，亦據俞樾說。

〔五〕銍，音質，短鐮。艾，音刈，收割。

譯文

古代聖王領導人民，首先是讓他們從事農業；人民從事農業，不只是爲了土地的利益，更可貴的是培養他們純良的意志。

人民從事了農業，性格就樸實，性格樸實就容易使用，容易使用就能使邊疆安定，君主的地位得到尊重。人民從事了農業，性格就穩重，性格穩重就沒有什麼私下的議論，沒有私下的議論，公共的法制就能得到擁護，力量就能夠專一。人民從事了農業，產業就能豐厚，產業豐厚就不願遷移，不願遷移就老死在他們本鄉而沒有三心兩意。

人民放棄了農業而從事工商業，就會不聽從命令，不聽從命令，就不能依靠他們去守衛，不能依靠他們去打仗。人民放棄了農業而從事工商業，產業就微薄，產業微薄就會隨便遷移，隨便遷移，到了國家有患難的時候就有遠去的意思，而沒有安居的心情。人民放棄了農業而從事工商業，就喜歡賣弄聰明，賣弄聰明就會產生欺騙行爲，有欺騙行爲的就會玩忽法令，把是的說成不是，把不是的說成是。

后稷說：「所以要重視耕田織布，就是因爲這是一種根本的教育。」

所以天子親自率領諸侯耕種天子名下供養上帝的土地，大夫和士人都按着一定的功位等級各有田間的工作。所以當農忙的時候，在國都裏看不見農民，這是對人民所進行的重視土地生產的教育。王后王妃率領九嬪到郊外去養蠶，到公田裏去採桑，所以春秋冬夏都有織麻和繅絲的工作，這是對婦

女所進行的努力從事生產的教育。所以男人不用織布而得到衣服，婦女不用耕田而得到糧食，男女都互相交換勞動所得來生活。這是聖人的制度。因此，就要尊重時間，愛惜日子，不是年老就不退休，不是有病就不休息，不是死亡就不放棄工作。

上等的土地，一個農夫供給九個人的食糧，下等的土地，一個農夫供給五個人的食糧，只許增加，不許減少。一個人耕田，十個人吃，六畜的食料也都包括在內了。這就是擴大使用土地的方法。

所以當農民忙於工作的時候，不得興作土木工程，不得興兵動衆，平民不是舉行冠禮、娶妻、嫁女、祭祀，不得用酒席招聚羣衆。

農民沒有報告官長，不許私養農奴代替自己耕田，因爲這是耽誤農業生產的。然後制定田野間的禁令，如果不是同姓聚族而居，農民就不得出贅於外地，婦女亦不得往外地出嫁，這是爲了要使農民安居在固定的地方。田野間的禁令有五種：土地沒有耕墾好，不得操作織麻的副業，不得拋棄糞肥；年齡不大，不得作園圃的輕活；估計力氣不夠的，不得在田地裏開溝耕種；農夫不得出外做商賈；不得做耕作以外的事情：因爲這些都是妨害農業生產的。

然後制定四時的禁令：在一定的時間內山上不得斫伐樹木，水地裏不得放火燒草，捕捉鳥獸的網、羅、罝、罘不得拿出門外，捕魚的網不得放入水裏，湖澤中不是管理船舶的官吏不得假借名義隨便行駛：因爲這些也都是妨害農業生產的。

如果農民不努力耕作，就把他的家畜打上印記。國家最難治理的，莫過於農工商離開自己的事業

互相仿傚。這是說違背農業而從事工商業是違反法則的，結果就會損害國家。

成年的人民，都分屬於農工商三官統治。農夫生產糧食，工匠生產器具，商賈販運貨物。到了需要的時候不能供給，這是最糟糕的事情。

奪去人民的農時而大興土木，這叫做躭誤農事，這樣，農民就會產生口頭答應、心裏憂愁的情緒，因而也必定會在穀物尚未成熟之前就受到損失。奪去人民的農時去興修水利，這叫做破壞農事，等於用悲傷的事情來代替快樂的事情，這樣就會受到鄰國的侵略。奪去人民的農時去用兵，這叫做凶厲，這樣，兵禍就會影響年成，也就不能用鐮刀去收穫農作物了。屢次奪去人民的農時，大饑荒就會到來。田野上有放下不用的耕鋤，有的人閒談，有的人唱歌，從早到晚，妨害生產就太多了。這都是知道了末而不懂得根本的結果。

禮記

據阮刻禮記注疏本

禮記又稱小戴記，共四十九篇，西漢戴聖編輯而成，是秦漢之際儒家著作的一個總集。其內容一部分是討論禮制、禮意的文章；一部分是儒家的哲學論文。這裏所選的六篇，就是其中哲學論文的一部分。

這裏所選的大學、中庸二篇，到宋朝被特別提出來，與論語、孟子並列爲四書，成爲以後的封建統治階級所尊奉的重要典籍。其中的唯心主義思想，成爲封建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思想工具。

禮運表述儒家的大同理想。儒行是講儒家的品德修養的。學記是一篇關於教育的論文。樂記是講音樂理論的著作，後面幾段討論的是音樂方面專門問題，與哲學思想關係不太大，因而删節了。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一〕，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

子何歎？」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㈢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三〕。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四〕，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

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五〕，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六〕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七〕。

故聖人耐〔八〕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九〕之秀氣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一〇〕、六律〔一一〕、十二管〔一二〕，還相爲宮〔一三〕也。五味〔一四〕、六和〔一五〕、十二食〔一六〕，還相爲質也。五色〔一七〕、六章〔一八〕、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一九〕在朝，三老〔二〇〕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

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故明於順，然後守危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祿，必當年德；用民必順。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二〕；鳳凰麒麟皆在郊棷〔三〕，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 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注釋

〔一〕 蜡是周曆十二月的一種祭祀。

〔二〕 矜，音鰥。

〔三〕 執，音熟。

〔四〕玄酒和粢醍都是祭祀時用的酒類。

〔五〕倍，音背。

〔六〕五祀：中霤、門、戶、竈、行之神。

〔七〕鄭注將變字改成辯字，是牽強的。古人似乎只有國君守社稷的觀念，大夫是可以去國的，所以死宗廟謂之變。

〔八〕耐，古能字。

〔九〕五行：金、木、水、火、土。

〔一〇〕五聲：宮、商、角、徵、羽。

〔一一〕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都是陽聲之律。

〔一二〕十二管，六律再加陰聲之律的六呂：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

〔一三〕宮聲是基本音調。

〔一四〕五味：苦、辛、酸、甜、鹹。

〔一五〕六和：五味加滑。

〔一六〕十二食是十二個月的食品，下十二衣亦同。據王闓運說。

〔一七〕五色：青、黃、赤、白、黑。

〔一八〕六章：五色加玄。

〔一九〕三公：太師、太傅、太保。

〔二〇〕三老：有兩說：一說一人知正直、剛、柔三德者；一說三人。

〔二一〕器車和龍馬負圖都是傳說中的祥瑞。

〔二二〕棷，音叟，草澤。本或作藪。

譯文

有一次，孔子參加「蜡祭」的典禮，禮畢，出來在高臺上游覽，不覺長歎一聲，發起感慨來。孔子的慨歎，大概是爲了魯國。言偃在旁邊問道：「先生爲什麽歎氣？」

孔子說：「在大道施行的時候，以及三代那些特出的人才，我都沒有能夠趕上，可是我是嚮往着的。在大道施行的時候，天下是公有的，所選拔的是有賢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講的是信誼，所脩習的是親睦。所以人們不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不獨是愛撫自己的子女；要讓老年的人有歸宿，壯年的人有用處，幼年的人能得到撫育，男子老了沒有妻子的、女子老了沒有丈夫的、幼兒無父的、老人無子的，以及殘廢的人，都有地方贍養。男人有職業，女子有好的家庭。貨財，怕的是拋棄在地上，不必要歸自己收藏起來；勞力，怕的是沒法貢獻出來，不必是爲了自己。因此，欺詐的計謀不會興起，盜竊作亂的事情不會發生，連外面的大門也用不着關上。這就叫作『大同』。

現在呢，大道已經隱沒消逝了，天下變爲一家所私有，各人只是親愛自己的父母，各人只是愛撫自己的子女，貨物和勞動都是爲了自己。君主的子弟世代承襲，認爲合於禮，因而修建城、郭、溝、池來保

障安全。還用禮義來建立綱紀，使君臣正位，父子相親，兄弟相睦，夫婦和好。又規定制度，劃分土地的疆界，尊崇有勇力和有智謀的人，使建立的功業，都對我有利。所以權謀因此興起，戰爭也因此發生了。禹、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都是用這種辦法治天下的傑出人物。這六位大人物，沒有在禮上不認眞的。用它來辨淸事宜，用它來建立信義，用它來指出錯誤，用它來樹立仁愛的榜樣，用它來教育人民謙讓，這是給人民揭示了固定的準則；如果有人不遵照這個準則，有勢位的，也會失去，羣衆都把他當作禍害。這就叫做『小康』。」

言偃又問道：「那麼，禮是這樣緊要的麼？」

孔子說：「禮是古代的君王用來奉行天道，用來治理人情，所以喪失了禮也就失去了生路，有了禮才能生存。詩經上說：『看那老鼠，還有個身體，人如何反沒有禮呢？人沒有禮，何不趁早死去！』所以禮的大原本於天，效法於地，分佈到鬼神，貫徹到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各種事項。聖人拿禮來教育人，天下國家就可以納入正軌了。」

言偃又請問：「先生可以把禮徹底講一講嗎？」

孔子說：「我想實行夏代的禮制，看看它的成就，所以到杞國去，但是沒有賢君是不能成功的，只獲得了夏代歲時的書。我想實行殷代的禮制，看看它的成就，所以到宋國去，也沒有成功，只獲得關於陰陽『乾坤』的書。坤和乾的意義，以及夏代歲時的次第，我都從這兩種書裏來觀察的。

推論禮的起原，是開始於飲食。當時燒熟了黍米，劈碎了猪肉，在地上掘一個坑就算酒樽，用手捧

起來喝，鼓槌和鼓都是土做的，好像都可以表示對鬼神的敬意。　人死的時候，爬上屋頂，向天長聲哀號道：『某人的魂魄回來吧！』然後用生米當作飯，放在死者的口裏，用熟肉包起來作爲遣送尸體時的祭品。　先是望天而祭，然後埋入地下，肉體下降，靈氣上升。　所以死人的頭朝北，活人頭向南，都是從上古沿下來的風俗。

古代的王者沒有房屋，冬天住的是地上掘的洞，夏天住的是樹上搭的巢；沒有火煮食物的方法，吃草木的果實，和鳥獸的肉，連血也喝，連毛也吞；也沒有麻和絲，就用鳥獸的羽毛皮革做衣服。　後來聖人興起，然後發揮火的功用，作出模型來鑄金屬，和起泥土來制作器物，用來造成臺榭、房屋、門窗；用火來烘、烤、煮、燒各種食物，用來蒸釀酒漿之類；把麻和絲加工織成布和絲綢；用來養生送死，用來事奉鬼神上帝，到現在還是照從前一樣。

玄酒設在屋裏，甜酒設在戶外，『粢醍』設在堂上，清酒設在堂下，宰殺的犧牲都陳列了，鼎和俎也備具了，琴、瑟、管、磬、鐘、鼓都排定了，讀過了主人饗神的『祝辭』和『尸』對主人的『嘏辭』，請上神和先祖的靈魂降臨下來。　用這祭禮，來正定君臣的位置，來培養父子的恩情，使兄弟和睦，使上下齊同，使夫婦各得其所。　這就叫做承受天所賜予的福佑。

作出美好的尊號，用玄酒來祭祀，用血毛來奉獻，俎上的牲體是生的，肉是煮熟的。　此外鋪設的是蒲席，蓋的是粗布，穿的祭服是染色的絲綢。　國君獻甜酒，夫人獻濁酒，把燒烤的肉奉獻上去，國君和夫人共同獻祭，以娛悅死者的魂魄，這就是和神明交接的道理。　然後撤下來，再合在一起煮熟，

把犬、豕、牛、羊的骨和肉分出來，裝在簠簋、籩豆、鉶器盛的羹湯裏面。祭神的『祝文』是本着『孝』來立言的，神對人的致福之詞，是本着『慈』來立言的。這是最大的善道，這就是祭禮的完成。」

孔子又說：「唉！可哀呀！我瞭解周代的禮制，到幽王、厲王的時代，就破壞了。我除了魯國，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但是魯國舉行郊天禮和禘禮，都是不合於禮制的，周公之道也就衰微了。杞國之所以舉行郊禮，是因爲禹的緣故；宋國之所以舉行郊禮，是因爲契的緣故。這是天子的法度，由他們保存下來的。所以說，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人對神的祝詞，和神對人的嘏詞，都不敢變更從古相沿的法度，這就是最大的道理。人對神的祝詞，和神對人的嘏詞，都收藏在宗、祝、巫、史的私家，這是不合於禮的，這叫做黑暗的國家。把『醆』和『斝』這兩種爵用在代表神的尸君前面，這是不合於禮制的，這叫做不遵守制度的國君。冕弁和兵甲，藏在私家，這是不合於禮制的，這叫做被脅迫的國君。大夫之家，若各種職務的人員完全具備，而祭器不須借用，音樂全部具備，這是不合於禮制的，這叫做紊亂的國家。所以爲國君工作的稱爲臣，爲私家工作的稱爲僕。遇到三年之喪和新結婚的，在一年之內不加以任使。若穿着喪服而進入國君的朝廷，或是卿大夫與私家的僕從雜在一起，不分班別，這是不合於禮制的，這叫做君臣制度紊亂，無尊卑之別的國家。因此，天子有他的田來安置他的子孫，諸侯有他的國來安置他的子孫，大夫有采邑來安置他的子孫，這叫做制度。因此，天子到諸侯的國裏去，必須住在他的祖廟裏，若不將有關典禮的紀載隨同帶去，這就是天子壞法亂紀。諸侯不是爲了問病弔喪而

進入臣子的家裏，這就是君與臣互相戲謔。這樣說來，禮是君主治國的重要工具。用它來辨別嫌疑，表章幽隱，敬奉鬼神，考定制度，辨別仁義，爲的是治理國政和鞏固君主的地位。

所以國政不正，君位就不能安穩；君位不能安穩，大臣就會背叛，小臣就會舞弊。刑法嚴厲，風俗凋敝，法度就會失常，法度失常，禮就失去應有的作用；禮失去了應有的作用，那麼，士就不能盡職。刑法嚴厲，風俗凋敝，結果是人民不肯歸附。這就是有病的國家。所以說，政治就是君主所用來保藏自身的。因此，凡是政治，必須以天爲本，效法於天降下教令，教令由社降下的就是效法土地，由祖廟降下的就是仁義，由山川降下的就是制作，由『五祀』降下的就是宮室的制度。這都是聖人保藏自身最穩妥的方法。

所以聖人參擬天地，配合鬼神，來處理政治。觀察這些事物，就能使禮秩然有序；尋求人民的喜愛，就能使人民得以安居。天是運行歲時的，地是產生財物的，人是父親生的，而由老師來教育的。這四部分，君主如果能按照正當的道理來運用，那麼，君主自己就能處於沒有過失的地位了。君主是人所尊敬的，而不是尊敬人的；君主是人所奉養的，而不是奉養人的；君主是人所服事的，而不是服事人的。如果君主來尊敬人，那就錯了；來奉養人，那就力不足了；來服事人，那就失去本位了。因而百姓能尊敬君主，正是爲了自己得到安定；奉養君主，正是爲了自己得到安樂；服事君主，正是爲了自己得到光榮。由於禮能貫徹，上下的分位才能確定。所以人們都爭取爲義而死，而耽心着不義而生。用人的智謀，應當去其詐僞；用人的勇敢，應當去其暴怒；用人的仁愛，應當去其貪戀。假使國家有了患難，國君

爲社稷而死，這是合於義的；大夫爲宗廟而死，這是非常的事。

聖人之所以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並不是臆想的。一定要瞭解人民的思想情感，啓發人民做人的道理，明瞭什麽是人的利益，知道什麽是人的禍患，然後才能夠有所作爲。什麽叫做人的情感呢？喜、怒、哀、懼、愛、惡、欲。這七樣是人不學就會的。什麽是做人的道理呢？爲父的應當慈，爲子的應當孝，爲兄的應當良善，爲弟的應當友愛，爲夫的應當守義，爲婦的應當順從，長輩應當慈恵，晚輩應當和順，爲君的應當仁愛，爲臣的應當盡忠。這十樣就是做人的道理。講習的是忠信和睦，這是人的利益；爭奪相殺，這是人的禍患。聖人之所以要節制人的七種情感，培養人的十種道義，講習忠信和睦，提倡辭讓，戒除爭奪，除禮以外，還有什麽辦法呢？

飲食和男女之事，是人們最大的欲望；死亡和貧苦，是人們所最厭惡的。愛欲和厭惡，就是內心最主要的兩種表現。人心深藏在內，不可窺測。人心的好壞，不是表現在外面，要想徹底瞭解人心的好壞，除了禮，還有什麽東西呢？

人所稟具的是天地的德性，陰陽的交感，鬼神的聚合，與五行的秀氣。

天所掌握的是陽氣，昭示出來的是日星；地所掌握的是陰氣，發洩出來的是山川。五行分在四時之中，五行之氣和協，然後月亮依時而生，三五爲一十五天，就圓滿了，又十五天又虧了。五行的運轉，就是彼此互相生剋。五行、四時、十二月，循環地作爲本位；五聲、六律、十二管，循環不已作爲『宮聲』；五味、六和、十二食，輪番作爲食的本質；五色、六章、十二衣，輪番作爲衣的本質。

這樣說來，人是天地的中心，五行的結合，吃的是五味，聽的是五聲，穿的是五色，這樣才能生活。因此，聖人制作，必定以天地爲根本，以陰陽爲端緒，以四時爲把柄，以日星爲綱紀，以十二月作爲段落，以鬼神爲徒屬，以五行爲本體，把禮義當作工具，把人情當作田地，把四靈當作牲畜。

以天地爲根本，所以萬物得以生成；以陰陽爲端緒，所以人情可以察見；以四時爲把柄，所以耕作的事就會得到成功；以日星爲綱紀，所以農事就有次第；月份作爲段落，所以功效得有標準；鬼神作爲徒屬，所以萬事得有職分；五行作爲本體，所以萬事可以周而復始；禮義作爲工具來治人，所以事情無不成就；人情作爲田地，所以人就能自爲主宰；四靈作爲牲畜，所以飲食有所取資。四靈是什麼呢？麟、鳳、龜、龍叫做四靈。如果以龍爲牲畜，就可以使小大的魚都不散走；以鳳爲牲畜，就可以使鳥不驚飛；以麟爲牲畜，就可以使獸不跑散；以龜爲牲畜，就可以不失人情。

所以前代的君王掌握卜、筮所用的蓍、龜，敍列祭祀和瘞埋幣帛，宣揚祝告和賜福的詞語，設立制度。因此國家有禮制，百官能治其事，百事有一定的職守，禮有一定的秩序。

原來前代的君王恐怕禮不能貫徹到下面，因而祭天於郊，爲的是確定天位；祭社於國中，爲的是顯示土地養人的功勞；祭祖廟，爲的是推原仁愛；祭山川，爲的是敬事鬼神；祭五祀，爲的是推原制作的開始。所以在宗廟就有宗、祝，在朝廷就有三公，在學校就有三老。君王的前面有巫，後面有史。筮卜和筮的人，以及樂師和輔助的人也都在左右。君王在中心，是不必有什麼作爲，只是守住着正道就是了。禮用在郊祭的時候，一切的神就各守其職了；禮用在社祭的時候，一切的貨財都可盡其用了；禮用在祭

祀祖廟的時候，天下的人都能行孝慈之道了；禮用在祭五祀的時候，天下的法則就各得其正了。所以從郊、社、祖廟、山川到五祀，是道義的培養，也是保存禮制的地方。

這樣說來，禮一定要以『太一』爲本原，分開來就是天和地，運轉而爲陰陽，變化成爲四時，分佈起來就是鬼神，降下來就稱爲命，這是以天爲法的。禮一定要以天爲本，它的動作就取法於地，分佈起來就取法於事物，變化就隨從四時，分量和標準都能協調。在人就成爲義，實行起來就表現在貨財、勞力、辭讓、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各方面。

所以禮義是人生的重大節目。由此可以講習忠信、和睦，可以堅強人們肌膚的組合，筋骨的約束；也是養生送死，敬事鬼神的主要節目；也是傳達天道，適順人情的重大訣竅。只有聖人才能夠懂得禮是不可廢除的。所以要隳壞一個國，滅亡一個家，毀棄一個人，必先把禮廢除了。

禮與人的關係，正如製酒要用酵母一樣，君子因此而更加醇厚，小人因此就更加稀薄了。

所以聖哲的君主，用『義』作爲把柄，用『禮』作爲秩序，用這些來治理人情。人情就是聖哲君主的田土。用禮來耕種它，用義來栽培它，講明學問就是去草養苗，用仁保護成果，用樂取得安定。所以禮就是義的結果。只要和『義』配合起來，能夠諧和，即使前代所未曾出現過的禮，也可以根據義的要求來創制的。義是什麼？就是才的標準和分量，也是仁的細節。適合於才，表達了仁，能夠這樣，就可以強盛起來。仁是什麼？就是義的根本，也是順的實體。能夠這樣，就可以爲人所尊敬了。所以不用禮來治國，好像不用農具而耕田；如果行禮不從義出發，就好像耕了田而沒有播種；如果行義

而不講求學問，就等於播了種而沒有鋤草；講求學問而不與仁相結合，就等於鋤了草而沒有收穫；結合了仁，而不用『樂』來安定，就等於收穫了而不去食用；以樂來安定而不明白這順的道理，等於是食用了而無益於健康。

四肢端正，肌膚充實飽滿，這是健康的人；父子相親，兄弟相睦，夫婦相和，這是健康的家庭；大臣守法，小臣廉潔，官職有一定的序次，君臣有正常的關係，這是健康的國家；譬如乘車，天子以德爲車，而樂就是車的駕駛者，諸侯以禮相交接，大夫以法度爲次序，士以信義相考較，百姓們彼此保持着和睦，這是健康的世界。這就叫做『大順』。『大順』就是養生送死、敬事鬼神的正常道理。

所以一切事雖然堆積在一起，可是並不停滯；雖然齊頭並進，可是並不違背；細節上也並不疏忽。它是深的，又是連貫的；是密的，又是有餘地的。連結起來而不抵觸，動作起來而不互相妨礙。這才是眞正的順利。明白了順利的道理，然後才能防止災害。

禮制之所以不同，有的不能過於豐厚，有的也不能過於減省，正所以合乎人情，防止偏差。聖哲的君主不叫住慣山地的人住在水旁，也不叫住在水旁的人住在大陸，爲的是不叫他們勞苦；水、火、金、木的利用，以及飲食的方式都按着天時；男女的配合，要合於年齡；爵位的授與，要符合於他的德行；使用人力必須有一定的時候。這樣，就沒有水旱昆蟲的災害，人民也就沒有凶年饑荒以及意外的疾患。天也不惜把道顯示出來，地也不惜把寶貢獻出來，人也不惜把感情表現出來。所以天上降下潤澤的雨露，地也湧出甘美的水泉；山上也出現『器車』，河裏也出現『馬圖』；鳳凰麒麟都養在郊

外的苑囿裏，龜龍都養在宮內的湖沼裏；鳥獸繁殖，可以給人們在上面觀賞。這不是別的原因，前代的君王能夠遵循了禮制，表達了義，體現出信誼，使一切都能夠達到順利。這樣，才是順利的眞實的表現。」

學記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一），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二）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三）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四）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

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五〕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六〕。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七〕，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

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八〕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九〕，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一〇〕，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注釋

〔一〕「謏」，鄭玄說是「小」的意思，恐怕不妥當。「謏聞」和「動衆」對文，應該是動詞，「謏」「搜」同音，疑通「搜」，故譯爲「取得」。

〔二〕兌命，卽說命，尙書篇名，今亡，僞古文尙書有說命三篇。

〔三〕蛾，音蟻，大蟻。

〔四〕宵，小也。

〔五〕博依，鄭玄說是「廣譬喻」，焦循說它是「隱語」，俞樾說它是「博㤥」。都有些費解。杜明通說：恐爲「博戲」之聲誤，博戲是漢朝的民間遊藝，其中包含曲調的歌唱，爲後世戲曲之祖。其說似可信。故從譯。

〔六〕佛，同拂，逆。

〔七〕孫，同遜，順。

〔八〕醜，比。

〔九〕五官，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

〔10〕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標誌親疏的等差。

譯文

經過考慮才制發法令，招求善良的人，這樣，能取得聲譽，但不能發動衆人；接近賢德的人，關懷疏遠的人，能夠發動衆人，但不能感化整個的人民。君子如果要感化人民及移風易俗，那一定要從學習上着手呀！玉石不加琢磨就不能成爲器具，人不學習就不懂道理。所以古代帝王建設國家和統治人民，都把教育和學習提到首要的地位。兌命裏說：「應當想着有始有終地經常學習。」那就是這個意思吧。

雖有美好的食物，不吃就不知它的美味；雖有好的道理，不學就不知它的好處。所以學習過然後

才知道自己的學行不夠，教過人然後才知道自己有不明白的地方。知道自己的學行不夠，然後才能要求自己更多地去學習；知道自己有不明白的地方，然後才能自強不息地求進步。所以說：教和學是互相推動進步的。兌命裏又說：「教人學習和自己學習，所得益處是相等的。」那就是這個意思吧。

古代的教育，家庭裏辦的學校叫做「塾」，鄉黨裏辦的學校叫做「庠」，郊區裏辦的學校叫做「序」，國都裏辦的學校叫做「學」。每年都可以進學校，隔一年考試一次。學了一年的人，看他能不能讀斷經書的句讀，看他的學習志向如何；學習了三年的人，看他是不是能夠尊重學業，親愛同學；學了五年的人，看他是不是學得很廣博，是不是能夠熱愛老師；學了七年的人，看他能不能討論學問的深奧道理和選擇朋友：這就叫做「小成」。學了九年，看他能不能夠推理，由這點推明那一點；能不能夠臨事獨立判斷，不違背師教：這就叫做「大成」。這樣然後才能感化人民，改變風俗，使親近的人喜悅心服，疏遠的人仰慕懷念。這就是成就大學問的道路。書上說：「蟻蟲是時時都在從事學習的。」那就是這個意思吧。

大學教學開始的時候，要戴着皮弁，用菜祭先聖先賢，表示對道的尊敬；歌唱並學習小雅中君臣燕樂及互相勞苦的賦詩三篇，使學生在開始時就以作官各自勉勵；聽到擊鼓就打開書篋，有條不紊地作功課；有違犯學規的，就用夏楚兩種木頭做的杖棒去笞撻他，使學生有所畏懼，收斂威儀，歸於整齊嚴肅；不是大祭以後不進行考試，使學生能夠優游寬緩地去用心學習；時常觀察，不多說話，使學生在內心自覺地受到啓發；年輕的學生只能聽講，不能發問，使學生一級一級地上去，不要跳過等級。這七件

事，是教學的重要原則。書上說：「凡是學習，學做官就先要學習辦事，學讀書人就先要端正志向。」那就是這個意思吧。

大學的教育，平時一定要教正規的課業，退下休息時一定要有家居的學習。不學調琴的基本動作就不能調好琴絃，不學博戲中的吟唱就不能調好詩的音律，不知道各種衣服的區別就不能學好禮儀，不提倡娛樂就不能對學業有興趣。所以君子對於學習，有積累，有練習，有休息，有娛樂。這樣才能鞏固他的學業而且熱愛老師，喜歡他的朋友而且信守道義。因此就是離開了老師和朋友也不會違背師教了。兌命裏說：「尊重順序前進，一心一意，隨時發憤精進，才能達到成功。」那就是這個意思吧。

現在的教師，只能念誦書本上的文字，發出很多問難的話語，迫切而頻繁地求進展，而不顧到學生的心安意得；使學生學習不是根據他們的自覺自願，而所教的又不能發揮學生的長處。老師所施教的已是悖謬，學生所要求的也就不合理。這樣，學生就會把學習看成神祕而痛恨他的老師，苦於學習的艱難而不知道學習的好處。學生雖然學完了學業，一定會很快地忘掉它。教育之所以不成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呀！

大學的教育方法：在錯誤沒有暴露之前便加以制止，這叫做「豫」；達到可以接受教育的時候就進行教育，這叫做「時」；不打亂次序去施教，這叫做「順」；互相觀察並學習對方的好處，這叫做「摩」。這四件事，就是教育成功的原因。錯誤發生之後才去制止，就會抵觸而不肯受教；超過了學齡才去學習，雖勤苦用功也不易有所成就；雜亂地去施教，不按照一定的次序，那就會把教育的條理弄壞搞亂而

不能教好；單獨的學習而沒有朋友，那就會生活孤陋，知識貧乏；沉湎在朋友的私交中，就會反對老師；沉湎在放蕩遊樂中，就會放棄學業。這六件事，就是教育所以荒廢的根由。君子既知道教育怎樣才可以成功，又知道怎樣就會荒廢，然後才可以作人的老師。所以君子的教育和開導學生，只是引導而不強迫，激勵而不壓抑，指示了道路而不一定要他達到。引導而不強迫就能使學生親近，激勵而不壓抑就能使學生感覺到輕鬆愉快，指示了道路不一定要他達到，就能使他開動腦筋去思考。能使學生親近，輕鬆愉快，肯用腦筋，這就可以說是善於開導了。

學生有四種缺點，老師一定要瞭解：一般人在學習上，有的貪多，有的求少，有的看得太容易，有的半途而廢。這四種思想情況是不同的，要瞭解這些思想情況，然後才能去補救他們的缺點。教育的作用，就是要發展學生的長處好處，補救他們的缺點。善於唱歌的人能使人繼承他的歌聲，善於教學的人能使人繼承他的志向。他的語言簡要明白，微妙中肯，比譬雖少而能使人明白，這樣就可以說是能使人繼承他的意志了。君子知道教學上的難易，也知道教學上的好壞，然後才能用廣博的知識使人明白，能用廣博的知識使人明白然後才能作人的老師，能夠作人的老師然後才能作官長，能作官長然後才能作君主。老師是教人能爲君主的。因此選擇老師就不可不愼重了。書上說：「三王、四代都特別尊重老師。」那就是這個意思吧。

學習的方法，尊敬老師是最難的。老師受到尊敬然後所講的道理才會被尊重，道理被尊重然後人民才知道崇尙學習。所以君主不把臣子當臣子看待的有兩種情形：當一個人裝扮作受祭的神的時候，

就不把他當臣子看待；當一個人作老師的時候，也不把他當臣子看待。大學的禮節，即使是皇帝召見他的老師，老師也不朝北跪拜，這是爲了尊重老師的緣故。善於學習的人，是老師閒逸，自己却得到比別人加倍的成績，又歸功於老師；不善於學習的人，是老師很勤苦，自己只得到比別人少一半的成績，又反而怨恨老師。善於發問的學生，就像切削堅硬的木頭，先切削容易的地方，然後切削較難的木節，等到日子長了，就能和老師一起高與地瞭解一切；不善於發問的學生是與此相反的。善於對待發問的老師如撞鐘一樣，撞得輕就響得小，撞得重就響得大，等待學生從容地理解了，然後才說完他的義理；不善於答問題的老師是與此相反的。這些都是使學習有進步的方法。雜亂地記得一些東西，開講時現搬出來，這樣是不能作人老師的，必定要細心傾聽學生所提的問題呀！有的學生沒有能力發問，然後老師才給他解說；解說以後學生還不明白，寧可暫時停下來。好鐵匠的兒子必先學會補綴皮衣，好弓匠的兒子必先學會編製柳條簸箕，初學駕車的小馬要反過來跟在車子的後面走。君子考察了上面三件事的道理，就可以幫助自己專心去學習了。

古代的學者，拿同類的事物相比推論。譬如鼓本不屬於五聲中的任何一聲，但五聲沒有鼓就不會和諧；水本不屬於五色中的任何一色，但五色沒有水就不會顯明；學習本不屬於五官中的任何一官，但沒有學習，五官的職事就不能得到修治；老師本不屬於五服中的任何一服，但沒有師教，五服相親的道理就不會明白。君子說：有大品德的人不會受到某一種官職的限制，有大道理的人不會像器具一樣，受到一定形式的限制，有大信義的人不會受到盟約的限制，偉大的天時不會是劃一整齊的。明白了這四

種情況，就可以專心於學習的根本方向了。三王祭川，都是先祭河，後祭海；河是本源，海是末尾，這就叫做在根本上下工夫。

樂記 節選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一〕，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三〕，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四〕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五〕之瑟，朱絃而疏越〔六〕，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七〕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八〕哭泣，所以節喪紀〔九〕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一〇〕，所以別男女也；射鄉〔一一〕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

注釋

〔一〕干是盾，戚是斧，兩種武器。羽是翟羽，野鷄毛；旄是旄牛（長毛的牛）尾。古代武舞拿着干戚，文舞拿着羽旄。

〔二〕宮商角徵羽，是樂的五聲。宮聲最宏大，餘四聲以次而減。以宮聲象徵君，以角聲象徵民，反映了古代貴族尊君賤民的思想。

〔三〕五者不亂、五者皆亂，前後呼應，都指五音。迭相陵，指五音相陵。禮記孔疏據鄭注說：前五者不亂，指五事；後五者皆亂，指五音；迭相陵，指君臣上下相陵。這顯與經文上下文義不相應。說苑修文「羽爲物」句下，接「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足徵「五者」應指五音。

〔四〕桑間，地名，在濮水之上。殷紂派師延作靡靡之樂，後來師延自沈於濮水。

〔五〕清廟，指詩經周頌清廟篇。

〔六〕朱絃，絃的顏色是朱的。練過（煮熟）的熟絲作絃，聲音就粗濁；瑟底兩端的孔是通的，聲音就遲緩。

〔七〕玄酒，以水當酒，色黑，所以叫做玄酒。

〔八〕衰，同縗。衰麻，麻布製的喪服。

〔九〕禮記文王世子「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鄭注：「紀，猶事也。」

〔一〇〕笄，簪子。古時男子二十成人，加冠；女子十五加笄。

〔一一〕古時州長教民習射，舉行鄉射禮。舉行射禮時飲酒，叫做鄉飲酒禮。

譯　文

音調的發出，是從人心產生的；人心的活動，是外界的事物使它這樣的。人接觸到外界的事物而引起了心理活動，所以在聲音中表現出來。各種聲音互相配合，因此就產生變化，變化成爲有節奏可聽的曲調，就叫做音。排比各種曲調而用樂器演奏出來，並配合上干、戚、羽、旄的舞蹈，就叫做樂。

樂是從音調產生的，它的本源在於人心對於外界事物的感應。所以人們感觸到可悲的事物而形成了悲哀的心情，他的聲音就急促而肅殺；感觸到可樂的事物而形成了快樂的心情，他的聲音就寬紓而遲緩；感觸到可喜的事物而形成了喜悅的心情，他的聲音就發揚而舒散；感觸到可惱的事物而形成了忿怒的心情，他的聲音就粗暴而猛厲；感觸到可敬的事物而形成了嚴敬的心情，他的聲音就正直而銳利；感觸到可愛的事物而形成了愛慕的心情，他的聲音就和諧而柔美。這六種不同的心情，並不是出於人的本性，而是接觸到外界的事物之後才產生了種種不同的心理活動。所以古代聖王要注意怎樣改善感化人民的外界環境。因此用禮來開導人民的意志，用樂來和諧人民的聲音，用政治來齊一人民的行爲，用刑罰來防止人民的姦邪。禮、樂、政、刑，它的最終的目的只是一個，都是爲了齊一人民的心理，使他們共同走向治平的大道。

音調是從人心產生的。人的各種情感在內心活動，所以表現爲各種聲音，各種聲音交織成爲有節奏可聽的曲調，就叫做音調。所以太平時代的音調是安靜而歡樂的，這是由於政治和美；亂世的音調是怨恨而忿怒的，這是由於政治乖戾；亡國的音調是悲哀而愁思的，這是由於人民困苦。聲音變化的

規律，是和政治相通的。

宮音象徵君上，商音象徵臣下，角音象徵人民，徵音象徵事情，羽音象徵物品。宮、商、角、徵、羽五音不亂，就沒有破敗而不和諧的聲音了。宮音亂，聲音就破散，這是由於君上驕傲；商音亂，聲音就偏邪，這是由於官事敗壞；角音亂，聲音就憂愁，這是由於人民怨恨；徵音亂，聲音就悲哀，這是由於民事勤苦；羽音亂，聲音就傾危不安，這是由於民財窮乏。宮、商、角、徵、羽五音都亂，互相侵犯而不和諧，就叫做惰慢，這樣，國家的滅亡就近在眼前了。

鄭國和衛國的音調，是亂世的音調，它是接近於惰慢的了。桑間和濮上這兩個地方的音調，是亡國的音調，這是由於國政散亂，人民流亡，臣下欺誣君上和圖謀私利而沒法制止呵。

音調是從人心產生的；樂是和人倫物理相通的。所以禽獸只知聲而不知道音，一般的衆人只知音而不知道樂，只有有德的君子才能知道樂。所以君子審察了聲而知道音，審察了音而知道樂，審察了樂而知道國政的得失，這樣，治國的道理就完備了。所以不知道聲的人不可以和他論音，不知道音的人不可以和他論樂，知道了樂，就接近於禮啦。對於禮樂都眞正有所得，就叫做有德。所謂德，就是有得於禮樂。

所以談到樂的最大的作用，不是要盡量地講究音調；天子在宗廟裏舉行合祭祖先的大饗禮，不是要盡量地講究美味。歌唱清廟詩所彈的瑟，是用練過的朱絃，瑟底兩端的孔是通的，歌唱時一人先唱，三人隨聲幫腔，這就有不盡的餘音了；大饗的祭禮，玄酒擺在前面，祭器裏盛的是生魚，肉汁不加五味

作調和，這就有不盡的餘味了。所以古代聖王的制作禮樂，不是要盡量地滿足人民口腹耳目的貪欲，而是爲了教導人民平正他們好惡的情感，回到做人的正道。

人生下來本是平靜的，這是天賦的本性；接觸了外界的事物而引起心理的活動，這是人性所具有的情欲。外界的事物一到來，人心所含的知覺對它有所認識，然後好惡的情感就表現出來了。如果好惡的情感在內心沒有節制，惹人貪欲的事物在外面引誘，而又不能作自我省察，這樣，本來平靜的理性就毀滅了。外物的引誘是無窮無盡的，而人的好惡的情感又沒有節制，這樣，外物一到來，人就隨着外物變化了。人無節制地隨着外物變化，就會把本來平靜的理性毀滅掉而盡量地發洩人的情欲了，於是就產生了悖逆詐僞的邪心，作出了淫佚暴亂的罪行。所以強的就脅制弱的，人多的就壓迫人少的，聰明的就欺騙愚笨的，有勇力的就凌辱怯懦的，有病的人沒有人撫養，老的、小的以及無依無靠的孤獨人得不到安置，這就是大亂的由來。

所以古代聖王的制作禮樂，就是給人們的行爲定個節制。制定居喪穿的麻布喪服和哭泣的多少，正是爲了調節人們的喪事；制定鐘鼓等樂器和干戚等舞蹈用的道具，正是爲了和諧人們安樂的心情；制定婚姻和加冠加笄的禮節，正是爲了使男女有所區別；制定鄉射、鄉飲酒和宴饗賓客的禮節，正是爲了端正人們的交接。用禮來調節人民的心情，用樂來和諧人民的聲音，用政治來端正人民的行爲，用刑罰來防止人民的姦邪。禮、樂、政、刑這四者都行得通而沒有悖亂，那末王道就完備了。

……………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一)，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

守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二〕，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三〕。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四〕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五〕執柯以伐柯〔六〕，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七〕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八〕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九〕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一〇〕，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一一〕。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一二〕，禘嘗之義〔一三〕，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玄注曰：『此句屬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一四〕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一五〕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六〕，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七〕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一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一九〕，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二〇〕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衣錦尙絅。」〔二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故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二二〕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二三〕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二四〕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二五〕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二六〕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輶如毛。」〔二七〕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八〕，至矣！

注　釋

〔一〕「小人之中庸也」句，依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二〕素隱行怪，今用鄭玄的注解，不用朱熹的注解。

〔三〕「費而隱」的「費」字，前人有許多解釋，但與下文的意思不能一貫。楚辭王逸注：「費，光也。」今依此說，既合古訓，又可以配合下文的意思。

〔四〕見詩經大雅旱麓篇。

〔五〕見詩經豳風伐柯篇。

〔六〕「執柯以伐柯」，下一柯字與上一柯字意義不同。古語伐樹以造成某樣東西也可以說伐，詩經「定之方中，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就是很顯明的例子。

〔七〕見詩經小雅常棣篇。

〔八〕見詩經大雅抑篇。

〔九〕見詩經大雅假樂篇。

〔一〇〕「壹戎衣」，書武城篇作「殪戎殷」。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今兗州人稱殷氏皆曰衣。」戎殷卽殷戎，是周人罵殷人的話。殪，死、殺，是說威其國而殺其人。

〔一一〕古宗廟的制度，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排列在左邊，這叫做昭；三世五世七世排列在右邊，這叫做穆。

〔一二〕郊是祭天，社是祭土地。

〔一三〕禘是大祭，嘗是秋祭。

〔一四〕一，指「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之「一」同。

〔五〕「來百工」之「來」即古「勑」字，勑，勞也。正是今語獎勵的意思，一般作招來解，是不妥當的。下文所說的，正是獎勵，而不是招來。

〔六〕蓍是用來筮的，龜是用來卜的。

〔七〕均見詩經周頌維天之命篇。

〔八〕見詩經大雅烝民篇。

〔九〕三重，朱注採呂氏說，以爲指議禮、制度、考文。鄭注說是三王之禮。何以三王之禮叫作三重呢？俞樾說三重就是三統。朱注似可從。

〔一〇〕見詩經周頌振鷺篇。

〔一一〕見詩經國風碩人篇。

〔一二〕見詩經小雅正月篇。

〔一三〕見詩經大雅抑篇。

〔一四〕見詩經商頌烈祖篇。

〔一五〕見詩經周頌烈文篇。

〔一六〕見詩經大雅皇矣篇。

〔一七〕見詩經大雅烝民篇。

〔一八〕見詩經大雅文王篇。

譯文

上天所賦與的叫做性，順着本性行動的叫做道，把道加以修明和推廣，使人實行的叫做教。道是人一刻也不能離開的，如果是可以離開的，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對於自己的行爲，就是在人所看不見的地方，也要敬畏謹愼；在人所聽不到的地方，也要警惕恐懼。隱密的事情正是最容易暴露的，微細的事情正是最容易顯現的。所以君子卽使在他獨個兒的時候，也是要謹愼警惕的。

喜、怒、哀、樂等感情沒有發作的時候，叫做中；發作出來而能合乎禮節，叫做和。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將中和的原理發揮到極處，天地就淸寧了，萬物的生長就茂盛了。

孔子說：「君子的行爲是合於中庸的，小人的行爲是違反中庸的。」君子的中庸，表現隨時節制，合於中道。小人的反中庸，表現胡作亂爲，無所顧忌。

孔子說：「中庸是人生行爲的最高標準！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不多，這已經是很久的事了。」

孔子說：「道所以不能實行，我明白其中的緣故了。因爲明智的人自以爲知道得很多，不肯去實行，愚魯的人知道得太少，又不能去實行。道之所以不能闡明，我也明白其中的緣故了。因爲賢人自以爲很容易實行，可以不必再知道；不賢的人不能實行，又不能求個知道。這正像所有的人沒有不飮食的，却很少人眞能辨別滋味一樣。」

孔子說：「道恐怕是不能實行了吧！」

孔子說：「舜可說是最大明智的人吧！舜喜歡提出問題向人請教，對淺近平凡的說話，也要加以

分析研究。不計較別人的壞處，只表揚別人的好處。掌握着過與不及兩個極端的具體情況，而採用中道，使愚智賢不肖都能實行。這就是舜之所以成爲舜的緣故吧！」

孔子說：「人人都自以爲聰明，可是被趕到羅網陷阱當中，却不知道躲避。人人都自以爲聰明，却不知道選擇中庸的道路，即使偶有合於中庸的地方，也沒有能堅持下去的。」

孔子說：「顏回這個人，事事都遵照中庸的道路去實行。他得到一種好的道理，就能兢兢業業地保持在心裏，再也不會失去了。」

孔子說：「天下國家是可以治理平定的，爵位、俸祿是可以讓給別人的，鋒利的刀刃是可以視如平地用脚踏過去的，可是對於中庸，就有過有不及，不一定能做到了。」

子路問怎樣才是強。孔子說：「你問的是南方人的強呢？還是北方人的強呢？還是你希望的那種強呢？用寬恕柔和的態度教導人，對於強暴無理的人，不使用報復的手段，這是南方人的強。君子所守的就是這種強。經常帶着兵器，穿着鎧甲，肯拚性命，死也不怕，這是北方人的強。一般好逞強的人所守的就是這種強。所以君子待人很和順，却不無原則地遷就別人，那才是頂高尙的強啊！他們中正獨立，決不偏靠一面，那才是頂高尙的強啊！國家太平的時候，他們也不改變窮困時候的操守，那才是頂高尙的強啊！國家衰亂的時候，他們也還是保持正直，到死也不改變，那才是頂高尙的強啊！」

孔子說：「自己雖然避世隱居，然而行爲怪異，後代人也許有稱述他的，我是不願作這種事的。君子應該遵循正道向前進行，如果走到半路上就停止了，我是不能作這種事的。君子應該依靠着中庸，

即使隱避在世間而不爲衆人所知道，也決不悔恨，只有聖人才能夠這樣。」

君子的道，是光明而又隱微的。從一般的道理來講，愚夫愚婦也是可以懂得了的。至於講究到深微極至，雖是聖人也有不能懂得的地方。從一般的實行來講，不肖的夫婦，也是可以做得到的。至於講究到深微極至，雖是聖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天地那樣大，人對它倘且免不了有怨恨的。所以君子的道，講到大處，其大無外，天下哪裏也裝載不了。講到小處，其小無內，天下人誰也不能把它分裂開。詩經上說：「鳶在天上飛翔，魚在水中跳躍。」意思就是說，君子的道，和鳶飛魚躍一樣，由上到下沒有不能洞察貫徹的。君子的道，是從普通的夫婦所能懂能行的地方開始；至於講到究竟，就能洞察貫徹到天地之間。

孔子說：「道是不離開人的，離開了人來行道，就不可以行道了。詩經上說：『砍樹來作斧柄，它的法則尺度就在眼前不遠。』這是說，手拿着斧柄，去砍樹木來作斧柄，斜着眼去看它，還有個彼此的分別，就還以爲遠。所以君子按照爲人的道理來治理人，不必再分什麼彼此，只要他肯改就得了。比方，能實行忠恕二字，也就離道不遠了。如果別人把壞事加在我身上，我不願意，也就不要把壞事加在別人身上。君子的道有四條，我一條也沒有做到：拿我所要求於兒子的去服事父親，這條沒有做到；拿我所要求於臣下的去服事君主，這條也沒有做到；拿我所要求於弟弟的去服事哥哥，這條也沒有做到；首先用我所要求於朋友的去對待朋友，這條也沒有做到。要實踐平常的道德，要謹慎平常的說話，所行的有所不夠，就不敢不再努力；所說的還沒有完全實行，就不敢盡量說空話。所說的要照顧到所行

的，所行的要照顧到所說的，君子哪有不是言行一致的呢？」

君子按照自己現在的地位去行事，不存心去做在自己地位以外的事情。現在是富貴的，就按照富貴的地位行事；現在是貧賤的，就按照貧賤的地位行事；現在居處在夷狄，就按照夷狄的環境行事；現在處在患難之中，就按照患難的環境行事。君子無論到什麼地方，沒有不能自己適應得宜的。處在高的地位，不欺壓在下的人；處在低的地位，不高攀在上的人。端正自己，不要倚靠別人，就不會產生怨怪的情緒。上不埋怨天，下不責怪人。所以君子自居於平易的地方，以等待着天命；小人就走危險的道路，以求僥倖得意。孔子說：「射箭有點像君子的態度，射不中靶子，就自己回過頭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君子的道，譬如行遠路一樣，一定要從近處開始。譬如登高山一樣，一定要從低處走起。詩經上說：「妻子相處，情意投合，如同彈琴鼓瑟的互相應和。兄弟之間相親相愛，因而和睦融洽。這樣你的家室就都相安了，你的妻子兒女就都快樂了。」孔子說：「在這樣情形之下，作父母的也就可以稱心滿意了！」

孔子說：「鬼神的德性眞是隆盛呀！看它看不見，聽它聽不到。它生養萬物，沒有什麼能離開它的。」它使天下的人都齋戒潔淨，穿著莊嚴整齊的衣服，去向它祭祀，好像它眞會在人的頭上和左右兩旁顯靈的樣子。詩經上說：「神的降臨，是想像不到的，怎麼可以怠慢呢？」這就是說，隱微的東西必定會顯著，「誠」必定不可以掩蔽，也正像鬼神那樣的吧！

孔子說：「舜可以說是大孝了吧！他有聖人的德行，有天子的尊榮，有包括四海以內的財富。有

宗廟奉祀他，子孫永久保持着對他的祭祀。」所以有偉大德行的人，一定會得到他應得的地位，一定會得到他應得的福祿，一定會得到他應得的名譽，一定會得到他應得的年壽。可見上天生長萬物，一定是按照它們的材質去加以充分完成的。就像農夫對於穀物一樣，凡是值得繁殖的，就把它培養起來；凡是對穀物有危害性的，就把它剷除掉。詩經上說：「和善而安樂的君子，有彰明顯著的美德，能使普通的人和在位的人都相安相善，所以就能從上天受到福祿。天又保佑他，命令他爲天子，還會重複地降福祿給他。」所以凡是有偉大德行的人，是一定會受到天命的。

孔子說：「沒有憂慮的人大概只有文王吧！王季是他的父親，武王是他的兒子，父親創造於前，兒子完成於後。武王繼承了太王、王季和文王的事業，一戰滅殷，就取得天下。他自身沒有喪失過天下的顯名，他有天子的尊榮，有包括四海以內的財富，有宗廟奉祀他，子孫永久保持着對他的祭祀。武王在晚年才受天命爲天子。周公又更加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德行和事業，把太王和王季都追尊爲王，用天子的禮儀去奉祀數代以上的祖先。這種禮儀一直貫徹到諸侯、大夫以至士和庶人。假使父親是大夫，兒子是士，埋葬就用大夫的禮儀，祭祀就用士的禮儀。假使父親是士，兒子是大夫，埋葬就用士的禮儀，祭祀就用大夫的禮儀。爲期一年的喪服，只適用到大夫爲止。三年的喪服，一直適用到天子爲止。因爲父母的喪禮，沒有貴賤的分別，都是一樣的。」

孔子說：「武王和周公可以說是大孝了吧！孝的意思是善於繼承先人的意志，和善於完成先人的事業。在春秋二季祭祀的時候，須要掃除祖廟，陳列祭器，擺設祖先遺留下來的衣裳，供獻四季應時的

食品。宗廟的禮儀，是用來排定『昭』『穆』的次序的。助祭，按爵位來排定次序，爲的是分別貴賤。獻祭，按職事來排定次序，爲的是分別賢能。祭末，當衆人相敬飲酒的時候，位卑年幼的人向尊長舉酒先飲，爲的是把禮儀貫徹到在下的人。祭祀終了，在宴會的時候，按毛髮的顏色分別長幼，爲的是排定大小年齡的坐次。讓祖先升在先王的位次，對他們舉行祭祀的禮儀，演奏先王的音樂；對於所應尊敬的祖先加以尊敬，對於所應親愛的祖先加以親愛；服事死亡的祖先像他生時一樣，服事不存在了的祖先像他還是存在着一樣。這就是孝的最高準則。『郊』和『社』的禮儀，是用來奉事上帝的。宗廟的禮儀是用來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和『社』的禮儀，以及『禘』和『嘗』的意義，治理國家的道理就像擺在手掌上一樣淸楚了。」

哀公向孔子問政治的道理。孔子說：「文王和武王的政治都明白地刻在方版和竹簡上了。有賢能的人存在，好的政治就能實行起來；賢能的人不存在，好的政治就會消滅。人道表現在政治上是成效很快的，地道表現在種植上也是成效很快的。政治就像蒲葦一樣，發展成長是很快的。所以施行政治在於得到賢人，取拔賢人就靠自身，修治自身就要靠道，把道修明起來就要靠仁。仁是愛人，但最重要的是親愛自己的親人；義是適宜，但最重要的是尊重賢人。親愛自己的親人，其中還要有差別；尊重賢人，其中也要有等級。所謂禮就是由這裏產生出來的。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治自身；要想修治自身，就不可以不服事父母；要想服事父母，就不可以不知道人；要想知道人，就不可以不知道天。

「天下通行的大道有五種，實行這些大道的德行有三種。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的交

際，這五種是天下通行的大道。智、仁、勇，這三種是天下通行的德行。五種大道都要通過三種德行，才能實行，要實行這種種德行，却也只有一條。有的人天生就能知道，有的需要學習才能知道，有的必須經過困難才能知道。到了知道了以後却是一樣的。有的人是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安然無事地去實行，有的爲了對自己有利才去實行，有的是需要極大的努力才能實行。到了成功以後却是一樣的。」

孔子說：「愛好學習就接近於智了，努力實行就接近於仁了，知道羞恥就接近於勇了。懂得這三樣的就懂得怎樣修治自身，懂得怎樣修治自身的就懂得怎樣治理別人，懂得怎樣治理別人的就懂得怎樣治理天下國家了。」

凡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有九項原則。這就是：修養自身，尊重賢人，親愛自己的親族，禮敬大臣，體恤各級官吏，愛護民衆，獎勵各種技工，優待遠來的賓客，安撫各國的諸侯。修養自身，就能樹立崇高的道德；尊重賢人，就不會疑惑不明；親愛自己的親族，伯叔兄弟就不會有所怨恨；敬禮大臣，遇事就不會迷失方向；體恤各級官吏，他們就會加倍地報答恩德；愛護民衆，百姓就會都受到鼓舞；獎勵各種技工，財用就能充足；優待遠來的賓客，四方的人就都會歸附；安撫各國的諸侯，天下就都會敬畏服從。齋戒潔淨，穿着整齊莊嚴的衣服，沒有一項不合禮儀的舉動，這是修治自身的辦法。擯去讒人，遠離女色，輕視財貨而重視道德，這是鼓勵賢人的辦法。尊貴他們的爵位，加重他們的俸祿，同情他們的所好和所惡，這是鼓勵親愛親族的辦法。任務繁重的大官，給他們以自己任用部屬的權利，這是鼓勵大臣的辦法。言行忠信的人，就加重他們的俸祿，這是鼓勵士人的辦法。使用他們要在農閒的時候，只向

他們徵收輕微的賦稅，這是鼓勵百姓的辦法。每天加以視察，每月加以考試，計量他們的勞績來給予他們的糧食，這是獎勵各種技工的辦法。去的歡送，來的歡迎，讚美善良而憐惜落後，這是優待遠方賓客的辦法。把絕滅的後世繼續扶持起來，把廢亡的國家重新興復起來，平定亂事，扶持危亡，按照時候朝見聘問，送給別國的東西要豐厚，接受別國的東西要微薄，這是安撫諸侯的辦法。

凡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有九種原則，但是要實行這種種原則却也只有一條。凡事有準備就能成，不準備就不成。說話早先想定，就不會失言；作事早先想定，就不會有困難；行爲早先想定，就不會有後悔；道早先想定，就可以應用無窮。處在下位，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就不能治理百姓。獲得上面的信任是有方法的，如果不能使朋友相信，就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了。使朋友相信是有方法的，不能得到父母的歡心，就不能使朋友相信了。得到父母歡心是有方法的，如果自己不誠，就不能得到父母的歡心了。使自己能誠也是有方法的，不明白什麽是善，自身也就不能誠了。

誠是天道。通過學習，把誠體現出來，是人道。天生就能誠的人，可以不必勉強就合理，不用思索就得當，從從容容地合乎天道，這樣的人就是聖人。通過學習把誠體現出來的，就要選擇善而堅持不怠地去實行，才能有成。具體地說，就是要廣博地學習它，詳細地追問它，謹慎地思考它，明白地分析它，切實地實行它。除非不學習，學習了還不能領會，一定不能休。除非不追問，追問了還不能瞭解，一定不罷休。除非不思考，思考了還不能得出結果，一定不罷休。除非不分析，分析了還不明白，一定不罷休。除非不實行，實行了還不切實，一定不罷休。別人用一分力能做到的，自己就加上百倍的力；別人用十

分力能做到的，自己就加上千倍的力。如果能用這個辦法，卽使是愚笨的人也必定會變爲明智，卽使是軟弱的人也必定會變爲剛強。

由天生的誠達到對一切事的瞭解，這叫作天性；通過學習，才能把誠體現出來，這叫做教育。有了天生的誠就能瞭解一切事理；通過學習，也能把誠體現出來。只有天下至誠的人，才能盡量發展自己的本性。能盡量發展自己的本性，才能盡量發展一切人的本性；能盡量發展一切人的本性，才能盡量發展萬物的本性；能盡量發展萬物的本性，就可以贊助天地的變化和生長；可以贊助天地的變化和生長，就可以和天地並立爲三了。其次，就是在局部小節上用工夫。在局部小節上用工夫，也能對誠有所體會。有了誠的體會，就會在行爲上表現出來，有了表現就會發揚，發揚了就會光大，光大了就能感動人，能感動人就能令人轉變，能令人轉變就能化惡爲善。只有天下至誠的人才能夠使人化惡爲善。

依靠至誠的道理，可以預先知道一切。國家將要興盛起來的時候，一定先有吉祥的徵兆；國家快要滅亡的時候，一定先有怪異的徵兆。有的從卜筮的蓍草和龜甲上表現出來，有的從人的容貌動作上透露出來。禍福將要來到之前，好的一定可以預知，不好的也一定可以預知。所以至誠就會像神靈一樣。

「誠」是用來完成自己的，「道」是用來使自己納入軌道的。「誠」貫徹於一切事物的起點和終點，沒有「誠」就沒有事物。所以君子最重視「誠」。「誠」不僅僅完成自己就算了，而且還要使別人和一切事物都得到完成。完成自己是屬於仁的範疇，完成別人和一切事物是屬於智的範疇，兩者都

是天生的品德，是把自己和一切事物內外結合起來的原則。因此，不論何時都可以措置得很適當。

所以至誠本身是一刻也不容間斷的。不間斷就能長久，能長久就能經得起考驗，經得起考驗就能行之悠遠，能行之悠遠就能廣博深厚，廣博深厚就能高大光明。廣博深厚所以能負載萬物，高大光明所以能覆蓋萬物，悠遠長久所以能成長萬物。廣博深厚和地相配，高大光明和天相配，悠遠長久就無窮無盡。這樣，就可以不必表現而能自然顯著，不必行動而能自然變化，不必有所作爲而自然成功。

天地的道，可以用一句話來全部概括：它的本身是純一不二的，所以它生育萬物也就不可測度。因此，天地的道，就只能用廣博啦，深厚啦，高大啦，光明啦，悠遠啦，長久啦，這一類的字眼來形容它。看那天好像只是一點小小的光明，可是推到它的無窮，日月星辰全都在那裏懸掛着，萬物全都被覆蓋着。看那地好像不過是一小撮泥土，可是推到它的廣博深厚，負載着華山也不嫌過重，收蓄着河海也不致洩漏，其他萬物也都被它負載着。看那山好像不過是一些小塊的石頭，可是推到它的廣大，草木在上面生長，鳥獸在上面居住，寶貴的礦物都從那裏產生出來。看那水好像不過是一小勺，可是推到它的深不可測，黿鼉蛟龍魚鱉都在那裏生活，一切貨財都從那裏繁殖出來。詩經上說：「天命深遠是永無止境的。」這就是說，天之所以能成爲天就在這裏。又說：「唉呀！好光明啊！文王的德行是那樣的純一！」這就是說，文王之所以成爲「文」，也是永無止境的純一。

聖人的道眞是偉大啊！充沛地使萬物生長，它的功德跟天一樣高。眞是偉大極了！重要的禮儀有三百種之多，細節的威儀有三千種之多，但是必須等待有適當的人才能實行。所以說：如果不是有

最高德行的人，那麽，這個最高的道也是不可能總結完成的。因此，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講求學問；既要充實廣大，又要窮盡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於中庸的行爲；既要熟悉舊的知識，又要不斷認識新的事物；既要篤實厚道，又要嫻習禮儀。所以他處在上位，就不會驕慢；處在下位，就不會背叛。在國家治安的時候，他說的話可以使國家興盛；國家昏亂的時候，他的沉默也可以使自己不遭禍害。詩經上說：「既能明達，又有智慧，可以保全自身。」他就是這樣的人！

孔子說：「愚笨的人偏喜歡自以爲是，卑賤的人偏喜歡自作主張，生在現在的時代，偏想向後轉，走古代的道路，這樣的人，是一定不免於災禍的。」不是天子，不能議論禮樂，不能創制法度，不能考訂文字。現在天下行車的軌道是統一的，書寫的字體是統一的，行爲的倫理標準也是統一的。雖然有相當的地位，如果沒有相當的道德，是不敢制作禮樂的。雖然有相當的道德，如果沒有相當的地位，也是不敢制作禮樂的。孔子說：「我講求夏代的禮，但是在爲夏後的杞國找不到充分的證明。我學習殷代的禮，也只有宋國有殘餘存在。我學習周代的禮，現在魯國和其他各國都還在通行，因此，我是主張採用周代的禮的。」

統治天下掌握了三件大事，就可以減少錯誤了。前代人君的禮儀，雖然是好，但已沒有可以證明的。沒有可以證明的，就不能取得信用，不能取得信用，民衆就不能服從。聖人在下的禮儀，雖然是好，但沒有尊嚴崇高的地位。沒有尊嚴崇高的地位，就不能取得信用，不能取得信用，民衆也就不能服從。所以君子行道，就要先從本身做起，用實踐來取得民衆的信任。這樣就可以和前代的三王相考

校而沒有差錯，建立在天地之間而不違背天地，質正於鬼神而沒有疑問，等待着百世之後的聖人也不致疑惑。質正於鬼神而沒有疑問，這是明白了天道的結果；等待着百世之後的聖人也不致疑惑，這是明白了人道的結果。所以君子有所舉動，就可以世世爲天下所遵循；有所行爲，就可以世世爲天下所效法；有所言論，就可以世世爲天下的準則。和他離得遠，大家就仰慕着他；和他離得近，大家也不會厭煩他。詩經上說：「在那邊不被人嫌惡，在這邊不被人厭煩，從早到晚都要保持這樣，才能使名譽永遠長存。」從來的君子沒有不是這樣而能早得名譽於天下的。

孔子繼承了堯和舜的道德，而又以文王和武王的法度作爲典範，上面順從着天地四時的法則，下面因襲着山川水土的規律。譬如天地沒有什麽不裝載的，沒有什麽不覆蓋的。譬如四時的更迭運行，也如日月的更迭照耀。萬物都共同在一起生長而不相殘害，道並在一起施行而不相違背。小德就像流行的河水一樣浸潤着萬物，大德就使萬物全都充實盛大地生長變化出來。天地之所以大，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只有天下至聖的人，才能具有統御一切的聰明智慧的本領，才能具有包容一切的寬裕温柔的度量，才能具有堅持不渝的發強剛毅的決斷，才能具有不敢怠慢的齊莊中正的態度，才能具有辨別是非的文理密察的思考能力。他的規模是廣大的，又是深遠的。就像有本的泉水一樣，隨時都有水流泄出來。廣大可比天，深遠可比淵。他有了表現，民衆沒有不敬佩的；他有了言論，民衆沒有不信服的；他有所施行，民衆沒有不歡悅的。所以他的聲名傳遍了中國，一直推廣到還未開化的地方。凡是車船所能到，人力所能通，天所覆蓋的，地所裝載的，日月所照耀的，霜露所降下的任何地方，只要是有血

氣的人類，沒有不尊重他、親愛他的。所以說他可以與天相配。只有天下至誠的人，才能制定天下的大法，建立天下的大本，明白天地變化生長的道理。這哪裏會有所偏倚呢？誠誠懇懇的是他的仁德，淵淵如水的是他的深靜，浩浩廣大的是他的天性。如果不眞是聰明聖智，明白天的德性的，誰又能瞭解他呢？

詩經上說：「穿着錦衣，外加罩衣。」這是表示對於文采太過顯露的嫌惡。所以君子的道，最初好像看不出來，可是日子久了就會放出光明；小人的道，和射箭的靶子一樣，全部顯露在外面，可是中無所有，就會一天一天地消亡下去。君子的道，平淡而不厭煩，簡樸而有文采，温和而能合理。明白了似遠而實近的道理，明白了風氣所從來的原因，明白了隱微而又顯著的道理，這就可以進入聖人的道德了。

詩經上說：「雖然在潛藏着，還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所以君子省察自己，覺得心裏沒有毛病，就是無愧於自己的心志了。君子所以爲一般人所不可及的，就在於衆人所看不見的地方！

詩經上說：「看你在自己室內的時候，面對那最深密的屋角也不會有所慚愧。」所以君子不需要有所舉動，就能使人敬畏；不需要說甚麼話，就能使人信服。

詩經上說：「在宗廟中奏大樂的時候，人們都靜悄悄的沒有什麼爭論。」所以君子不用行賞，民衆就會受到鼓勵；不用威怒，民衆也會比受到刀斧的刑罰還要畏懼。

詩經上說：「天子的德行是赫赫顯明的，各國的君長都會來取法他。」所以君子誠實恭敬，天下就

會治乎。

詩經上說：「我仰慕光明的德行，因爲它不用粗大的聲音和嚴厲的顏色。」孔子說：「用聲音和顏色來感化人，那就是很微末的事情了。」

詩經上說：「德行像毛髮一樣輕而易舉。」毛髮還是有形體可以比方的東西。「至於上天的行事，既沒有聲音，又沒有氣味」，那才眞是最高的境界了！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一)。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

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二〕，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三〕。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

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四〕。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五〕，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注釋

〔一〕宋是殷代之後，章甫是殷代的冠。

〔二〕王引之說：「不程勇者」應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

〔三〕「不習其謀」，舊說都不妥。俞樾說，習是重複的意思，比較合理。

〔四〕「毀方而瓦合」，舊說亦不妥。焦循據漢書陳湯傳，說瓦合是雜湊的意思。此說可從。

〔五〕「不悶有司」，舊說亦未妥。鄭注「悶」或爲「文」，蓋卽「紊」「汶」字。今略參王闓運說。

譯文

魯哀公問孔子說：「先生的服裝，那是儒者的服裝吧？」孔子回答說：「我幼年住在魯國，所以穿大袖子的衣服；壯年住在宋國，所以戴章甫的冠。據我所知，君子的學問要廣博，服裝要遵從鄉土的風俗。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儒者的服裝。」

哀公說：「那麼，請問儒者的行爲是些什麼？」孔子回答說：「匆忙之間一樣樣說起來，說不完許多事情；若是全部說出來，那時間就太長了，就是讓隨從的人換班休息，恐怕都不能完畢。」

於是哀公叫人給孔子安設座位。孔子陪坐，然後說：「儒者有的稱述上古聖王的寶貴道理，待人來聘問；早晚奮勉求學，待人來諮詢；懷着忠誠信實，待人來薦舉；努力修身行道，待人來取用。儒者的卓然自立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衣冠合禮，動作謹愼。遇到大事情，謙遜不敢接受，就像有些傲慢一樣；遇到小事情，謙遜不敢接受，就像有些虛僞一樣；做大事情好像有所畏懼，做小事情好像有所慚愧。不輕易進居官位，可是常常易於引退，態度很謙虛，好像一點本領也沒有。儒者的容貌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居處嚴肅可畏，坐起恭敬，講話一定先講信用，行爲一定中正無偏。在道路上不與人爭趨平避險的便利，在冬天夏天不與人爭冬煖夏凉的舒適；不肯輕於一死是爲了要留着生命等待明時，保養身體是爲了要有一番作爲。儒者的防備患害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不以金玉爲貴，而以忠信爲貴；不求土地，而以樹立正義爲土地；不求多積錢財，而以學問豐富爲財富。招請他出來做官雖然很難，供給他俸祿却很容易；供給他俸祿雖很容易，要想容留他却又很難。因爲不是有道之世他就不肯出來，這樣，要招請他出來不是很難嗎？不合正義的事他就不肯與人合作，這樣，要容留他不是很難嗎？先做工作，後取報酬，這樣，要供給他俸祿不是很容易嗎？儒者的與人接近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卽使以貨財託付他，以玩好的事物浸漬他，他也不會見利忘義；卽使以許多人脅制他，以兵器威嚇他，他面臨着死亡也不會改變操守。凶猛的禽獸同他搏鬥，他也不估計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勇力；要舉重鼎，他也不估計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力氣。他對過去的事從不後悔，對未來的事也不妄加揣測；對說錯的話不再讓它出現，對無根的謠言也不窮追它的出處。隨時保持着威嚴，計劃定了不再反覆地考慮。儒者的獨立的精神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可以親熱而不可以脅制，可以接近而不可以逼迫，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侮辱。他對居處不求過分，對飲食不求豐富，如果他有過失，可以婉言分說，却不能當面斥責。儒者的剛毅精神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以忠信當作甲冑，以禮義當作盾牌，頭頂着仁道走路，懷抱着正義家居，卽使有暴政，也不改變自己的立場。儒者的自立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只有一畝大小的住地，四面圍着一堵牆的屋子，竹子編的門，門旁開一個小戶進出，用草編成門扇，用甕嵌成小窗洞，全家只有一件外出的衣服，替換穿着才能出門，兩天只吃一天的飯食。君上用他的時候，他不懷着猜疑的心；君上不用他的時候，他也不諂媚求仕。儒者的出仕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同今人生活在一起，却能合乎古人的道理；在現世所作的事，却可以作後世的模範。不幸生不逢時，上面的人不加以援引，下面的人不加以推薦，而讒邪諂佞的人又結成黨羽，對他加以危害，但也只能危害他的軀體，不能動搖他的意志。他雖然受到危害，但意志却始終不屈，而且還是時刻不忘百姓的痛苦的。儒者憂慮的深遠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學識廣博而沒有止境，操行篤實而從不厭倦，在個人獨處的時候不放蕩，在得君行道的時候不感覺才德不足的窘困。他行起禮來貴在上下協和，對忠信的人就加以稱美，對性情柔和的人就隨時取法，對於賢人固然愛慕，對於衆人也能涵容，不惜摧抑自己的鋒鋩，而和衆人相湊合。儒者胸

襟的寬大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推薦人才時對內不迴避自己的親屬，對外不避開自己所怨恨的人，總是考核對方的功績，累積很多事實，然後把賢才推薦到上面去，自己可並不希望得到報答；只要薦舉的人君主認爲滿意，而且又有利於國家就夠了，自己也並不貪求富貴。儒者的推舉賢才和援引有能力的人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聽見好的話就互相告訴，看見好的事就互相介紹，爵位總讓朋友居前，遇到患難卻不惜爭先犧牲自己，朋友久居下位的，自己願意等待着他，共同前進，朋友在遙遠的地方的，也要把他招來。儒者的對人信任和薦舉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潔淨本身的品格，使自己浸潤在道德裏面，對君上陳述了意見之後就退下來等候命令，從容平靜地糾正君主的過失。上面還不知道他的品德，只是微微地給君主以啓發，而又並不操切從事。不在一般人當中顯示自己的高貴，不因爲有些小小勝利而覺得自己了不起。處治世的時候既不輕忽大意，處亂世的時候也不悲觀消極；對意見相同的既不結成黨羽，對意見不同的也不加以打擊。儒者的特立獨行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有的對上不做天子的臣子，對下也不替諸侯服務。謹愼安靜而主張寬和，強毅自持而不苟合於人，學問雖然廣博，有勝過自己的還是佩服。所接近的是文章之事，同時磨厲鍛鍊，使自己成爲方正的人。卽使把國家的土地分給他，他看起來是渺小得不足道的，既不爲臣，也不出仕。儒者爲自己計劃行事有這種樣子的。

「儒者對於志向相合而道路又相同的人，如果地位和他們同等，固然感到彼此愉快，就令所處的地位在他們之下，也並不感到厭惡。即使和朋友久不見面，聽到誹謗朋友的流言還是不肯相信。他的行爲是端方的，是合乎正義的，對道義相同的人就彼此相交，不相同的就退避疏遠。儒者的交友有這種樣子的。

「溫和善良是仁的根本，恭敬謹愼是仁的基礎，胸襟寬大是仁的作爲，謙遜接物是仁的技能，禮節是仁的外貌，言談是仁的文章，歌舞喜樂是仁的和悅，分散積蓄是仁的施與。儒者兼有這一切優點，然而還不敢就說自己是仁。他的注重謙讓有這樣的。

「儒者在貧賤的時候不喪失他的操守，在富貴的時候不喪失他的常態，不爲君王所屈辱，不爲長上所牽累，不爲職官所困擾，所以名爲儒者。現在一般人稱別人爲儒者是亂說的，所以常常以儒者之名互相取笑。」

孔子到了賓館，哀公就加以招待，他聽了這番話，發言格外注重信實，行爲更加遵守正義，他自己說：「我終身再不敢拿儒者開玩笑了。」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一)，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二)。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三)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四)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五〕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六〕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七〕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九〕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一〇〕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一〕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二〕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三〕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四〕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五〕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六〕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七〕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一八〕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一九〕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二〇〕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注釋

〔一〕朱熹注改「親民」爲「新民」，現在仍依鄭玄注。

〔二〕朱熹注將「壹是」解作一切，不合於古訓，並且一切是後來的外來語，所以不可從，今仍從鄭玄說。

〔三〕見詩經國風淇奧篇。譯文以切磋琢磨四字分屬於骨象玉石的製造，是根據爾雅的。

〔四〕見詩經周頌烈文篇。

〔五〕湯之盤銘九個字當中，「苟」「日」「又」是「兄」「祖」「父」三字，而「新」是「辛」字，方才合於古器銘的習慣。現在借「辛」字來說「新」字，古人可能有這種辦法，但是解釋錯了。前人已經有注意到這一點

的，近人也一致肯定，不過現在仍依從前的注疏譯出。

〔六〕見詩經大雅文王篇。

〔七〕見詩經商頌玄鳥篇。

〔八〕見詩經小雅綿蠻篇。

〔九〕見詩經大雅文王篇。

〔一〇〕鄭玄注「辟」作譬喻解，於上下語意不合，故今從朱注作偏邪解。

〔一一〕見詩經周南桃夭篇。

〔一二〕見詩經小雅蓼蕭篇。

〔一三〕見詩經國風鳲鳩篇。

〔一四〕見詩經小雅南山有臺。

〔一五〕見詩經小雅節南山。

〔一六〕僇，同戮。古人的「戮」字不作殺戮解，孔穎達疏說爲刑戮，是正確的，現在的話是懲罰、懲處等。

〔一七〕見詩經大雅文王篇。

〔一八〕「迸」作散解，方不與上文「放」「流」重複，所以不從朱熹注以迸爲逐。

〔一九〕鄭玄注「命」字讀爲慢。

〔二〇〕菑，古災字。

譯文

大學所講的道，在於闡明光明的德性，在於親愛人民，在於達到至善的境界。知道了所要達到的境界，然後志向才能確定；志向確定了，然後心意才能寧靜；心意寧靜了，然後情性才能安和；情性安和了，然後對事物才能詳細考慮；詳細考慮了，然後處理事物才能恰當。萬物都有本有末，萬事都有終有始，知道什麼應當先作，什麼應當後作，那就離道不遠了。

古代要把光明的德性闡明給天下的人，首先就要治理好他自己的國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首先要整齊他自己的家族。要整齊自己的家族，首先要修飭他自己本身。要修飭自己本身，首先要端正他自己的心。要端正自己的心，首先要誠實他自己的意念。要誠實自己的意念，首先要充實自己的知識。充實知識就在於窮究事物的道理。

事物的道理窮究了，然後知識才能充實。知識充實了，然後意念才能誠實。意念誠實了，然後心才能端正。心端正了，然後身才能修飭。身修飭了，然後家族才能整齊。家族整齊了，然後國家才能治理好。國家治理好了，然後天下才能太平。

從天子一直到普通的民衆，一心所要行的，都是把修身看做根本。本已亂，末就不能得到治理。這正像以厚道待人，而人反以薄道報我，以薄道待人，而人反以厚道報我，也是世界上沒有的事一樣。這就叫做知道根本的道理，這就叫做知識的極至。

所謂誠實自己的意念，就是說不要自欺。要像憎惡腐臭的氣味一樣，要像喜歡美好的容貌一樣，

這就是說首先要使自己心安理得。因此，君子在獨自一人才知道的地方就必須謹愼。至於小人，在日常閑居的時候，甚麽不好的事也能做得出來；等到看見了君子，這才躱躱藏藏地把不好的掩蓋起來，把好的顯露出來。其實別人看他自己，正像看透他裏面的肺肝一樣，躱藏掩蓋又有什麽益處呢？這是說明：內裏眞誠的，必然要表現在外面。所以君子必須謹愼在獨自一人才知道的地方。曾子說：「十隻眼睛一齊向他看着，十隻手一齊向他指着，這是多麽嚴肅呀！」財富能夠裝飾房屋，德行能夠修飾人身，心裏寬了，身體就會肥胖，所以君子必須誠實自己的意念。

詩經上說：「看那淇水邊上，菉竹長得好茂盛呀！有道德文章的君子，修養自己，如像製造牛骨、象牙、玉、石的器皿一般，喜於切、磋、琢、磨。他又嚴密，又剛毅，又盛大，又明亮。有道德文章的君子，終久是不能被人忘記的。」「如切如磋」，這是說共同學習的工夫。「如琢如磨」，這是說自己修飾的工夫。「又嚴密，又剛毅」，這是說謹愼警惕的態度。「又盛大，又明亮」，這是說動作有威嚴的態度。「有道德文章的君子，終久是不能被人忘記的」，這是說有盛大的德行，已到至善的境界，人民是不能忘記他的。詩經上又說：「呵呀！前代的君王是不能忘記的呵。」後世的君子既推尊他的賢德，又思念他的覆育之深，小人既安於他的安樂，又享受他的利益之遠，這就是他所以使後世的人民不能忘記的呵。

尙書的康誥篇上說：「要能夠闡發光明的德性。」太甲篇上說：「要體念上天所給予的光明的命令。」堯典這篇上說：「要能夠闡明偉大的德性。」這都是說人們要闡明自己的德性。

湯盤上的銘詞說：「眞誠有一天能夠獲得新的進步，就要一天一天都有新的進步，還要再繼續天天有新的進步。」康誥篇說：「要改變舊的習慣，作一個新的人民。」詩經上說：「周雖然是一個舊的國，它接受的天命却是新的。」所以君子是沒有地方不用盡他的心力的。

詩經上說：「國都所管轄的區域，廣大千里，都是民衆所歸止的。」詩經上又說：「小小的黃鳥，歸止到一個山丘角落的叢林上。」孔子解釋說：「在歸止這一點上，黃鳥都知道它所要歸止的地方，人怎麼可以不如鳥呢？」詩經上又說：「德行深遠的文王，眞是持久光明地致敬於他所歸止的境界呀！」做人君的歸止在仁，做人臣的歸止在敬，做人子的歸止在孝，做人父的歸止在慈，同一國的人交際往來，歸止在信。

孔子說：「聽取和審判民衆的爭訟，我也是和別人一樣的。但是重要的一點，是必須使民衆根本沒有爭訟。」這是說，要使沒有眞情實據的人不敢盡量說假話，這樣，民衆自己心裏就會大大畏服。這就叫做「知本」。

所謂修飭自己本身，在於端正自己的心，就是說，由於自己有所忿怒，心就不能獲得端正；有所恐懼，也不能獲得端正；有所好樂，也不能獲得端正；有所憂患，也不能獲得端正。心如果不在那裏，看也會看不見，聽也會聽不到，吃東西也會不知道滋味。這就是所謂修飭自己本身在於端正自己的心。

所謂整齊自己的家族，在於修飭自己的本身，就是說，由於一個人對他所親愛的人常有所偏，對他所賤惡的人常有所偏，對他所憐惜的人常有所偏，對他所畏敬的人常有所偏，對他所簡慢的人常有所

偏；所以喜歡一個人而又能知道他的缺點，憎惡一個人而又能知道他的優點，天下是少有的了。所以有句俗話說：「人都不知道自己兒子的壞處，也就不知道自己種的禾苗的茂盛。」這就是所謂自身不修飭就不可以整齊自己的家族。

所謂治理一國先要整齊自己的家族，就是說自己的家族還不能教育，而能教育其他人的，是沒有的事。所以君子不須走出家門，就能把一國都教育好。因爲孝就是用來服事君主的，弟就是用來服事尊長的，慈就是用來使用民衆的。康誥說：「要像愛護嬰孩一樣。」誠心去求它，雖然不能完全做到，一定也相去不遠了。世界上原來就沒有哪個女人是先學會了養育孩子然後才出嫁的啊。

一家都仁愛，一國也就會興起仁愛來；一家都謙讓，一國就會興起謙讓來；君主一人貪利妄動，一國就會作起亂來。事情相互感應，關鍵就像這樣。這是所謂一句話可以敗壞事情，一個人也可以把國家安定下來。堯和舜用仁愛來領導天下，民衆就都跟隨着他實行仁愛；桀和紂用暴亂去領導天下，民衆就都跟隨着他從事暴亂。君主所出的命令如果是和他自己所喜好的事情相違反，民衆就不會服從。所以君子必須是自己本身具有德行才可以向別人要求，必須是自己本身沒有過失才可以責備別人。本身不符合於恕道而能使別人諒解的，那是決沒有的事。所以說治國在於整齊自己的家族。詩經上說：「好美艷的桃花，好茂盛的葉子，這個女子嫁出去，是會和一家人相處得很好的。」和一家人相處得很好，然後才可以教育一國的人。詩經上又說：「和弟兄們都相處得很好。」和弟兄們都相處得很好，然後才可以教育一國的人。詩經上又說：「言行態度沒有錯誤，就可以端正四方的國家。」必須

是自己作，父子兄弟都値得效法，然後民衆才會去效法他。這就是說治國在於整齊自己的家族。

所謂平定天下在於治理自己的國家，就是說，在上面的人尊敬老人，民衆就會興起孝道來；在上面的人尊敬長輩，民衆就會興起弟道來；在上面的人照顧到孤兒，民衆也就不會互相遺棄。所以君子有一種測量計度處處都方正的方法。自己厭惡上面的某種作風，就不要照樣去對待下面；自己厭惡下面的某種作風，就不要照樣去對待上面。自己厭惡前面的某種作風，就不要照樣去對待後面；自己厭惡後面的某種作風，就不要照樣去對待前面。自己厭惡右邊的某種作風，就不要照樣去對待左邊；自己厭惡左邊的某種作風，就不要照樣去對待右邊。這就是所謂測量計度處處方正的方法。

詩經上說：「有德行的君子很歡樂，他是民衆的父母。」民衆所愛好的，他也愛好；民衆所憎惡的，他也憎惡。這就叫做民衆的父母。詩經上又說：「好高大的南山呀！巖石層層叠起來；好顯耀的執政官呀！民衆都瞻望着您。」主持國家的人不可以不謹愼，一有邪僻的錯誤，就要受到天下人的懲罰了。詩經上又說：「殷代還沒有失去羣衆的時候，也能夠配得上祭祀上帝。應當把殷代作爲鑑戒呀！獲得上天的大命是不容易的呀！」這是說得到羣衆的擁護，就能獲得國家；失去羣衆的擁護，就會喪失國家。

所以君子首先要在德行上謹愼。有了德行才能有羣衆，有了羣衆才會有土地，有了土地才能有貨財，有了貨財才能供給國家的用度。德是本，財是末，輕視本而重視末，那麼爭利的民衆，就會實行掠奪了。所以把財貨聚歛起來，民衆就會離散；把貨財分散開去，民衆就會團聚。所以人君違背民

心來發號施令，民衆也會違背君心，不肯服從；人君違背民心來聚斂貨財，民衆也會違背君心，實行叛變，雖有貨財，亦不能長久保有。康誥說：「天命不是永久的。」這是說，作善就可以獲得天命，作不善就會喪失天命。楚國的古書上說：「楚國沒有什麽可以作爲寶物的，只有把善人作爲寶物。」晉國的舅犯說：「逃命的人沒有什麽寶物，只有親愛仁道是寶物。」

尙書的秦誓上說：「倘若有一個臣子，誠誠懇懇地沒有什麽別的技能；但他的心胸寬大，好像能包容許多東西。他看見別人有技能，就覺得同自己有的一樣；看見別人的聰明智慧，他就誠心愛慕，簡直和自己口裏說出來一樣；他能包容賢人，因此才能夠保護着我的子孫以及一般民衆。這是對國家很有利的！倘若是看見別人有技能，就忌妬、厭惡；看見別人的聰明智慧，就妨阻他不使他成功；他不能包容賢人，因此就不能夠保護我的子孫以及一般民衆。這是對國家很危險的！」仁人遇到這種人，一定要把他放逐，分散到四方的邊疆去，不讓他同在國中居住。這就是所謂只有仁人才能愛人，也才能恨人。看見賢人而不能拔薦他，拔薦他而不能讓他處在自己前面，這是怠慢職務。看見壞人而不能使他受到斥退，受到斥退而不能使他分散到遠方，這就是錯誤過失。民衆所憎惡的偏要愛好，民衆所愛好的偏要憎惡，這就是違反民衆的本性，災禍一定會落在自己身上。所以君子有一個大原則，必定由於忠誠信實才獲得它，由於驕傲奢侈才喪失它。

生產貨財有一個大原則：生產的人多，吃的人少，製造的快，使用的慢，那麽，貨財就可以經常充足了。仁人用貨財來發展自身的事業，不仁的人用盡自己的心機只求發財。從來沒有上面的人好仁，而

下面的人不好義的，也沒有好義而事業會不成功的，更沒有國庫的貨財不就是自己的貨財的。孟獻子說過：「家裏有車馬的官員，就不應該計較養鷄養豬。喪祭能用冰的貴族，就不應該畜養牛羊。擁有一百輛兵車的貴族，就不應該養着搜括錢財的家臣。與其有搜括錢財的家臣，還不如有盜竊錢財的家臣。」這就是說，國家不要把財貨看成利，而要把正義看成利。主持國家的人而專以講求財用爲事，一定是從小人開始的。國君本想往好處作去，却讓小人去治理國家，一定會召來各種災害。卽使眞有善人，到那時候也沒有辦法了。這也就是說，國家不要把財貨看成利，而要把正義看成利呵。

（全三冊）

統一書號：2018·99

定　價：3.70 元